武俠世界



第36年
19
$18.00

編者話 程天朗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江湖路」刊於本期。唐飛雄本是富家少爺，其父遭人謀財，結果父母雙亡，成爲孤兒，寄居賀六爺大農場，小小年紀嘗盡人間冷暖……秦決與林貞本是昔年摯友，然而江湖路上南轅北轍，一個代表邪惡，一個代表正義……文章深入淺出，爲你揭示了江湖上的黑暗、殘酷、血腥，赤裸裸表現了人性貪婪醜惡的嘴臉。且看秦林之間如何爲金錢、愛情、名利、地位、正義、邪惡爭鬥不休，紛爭的結局如何，有待你細閱本文。

* * *

本期選刊辛士先生的另一部新作「胭脂奴」，辛士先生筆下之人物傳神、風趣，語言凝煉，向來頗受廣大讀友讚賞，請繼續欣賞新故事。

長篇「龍吟鳳鳴下天山」本期刊完，切莫錯過精采的大結局。短篇有「百步穿楊」，請欣賞。

* * *

下期刊登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圍魏救趙」，屆時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83.9.12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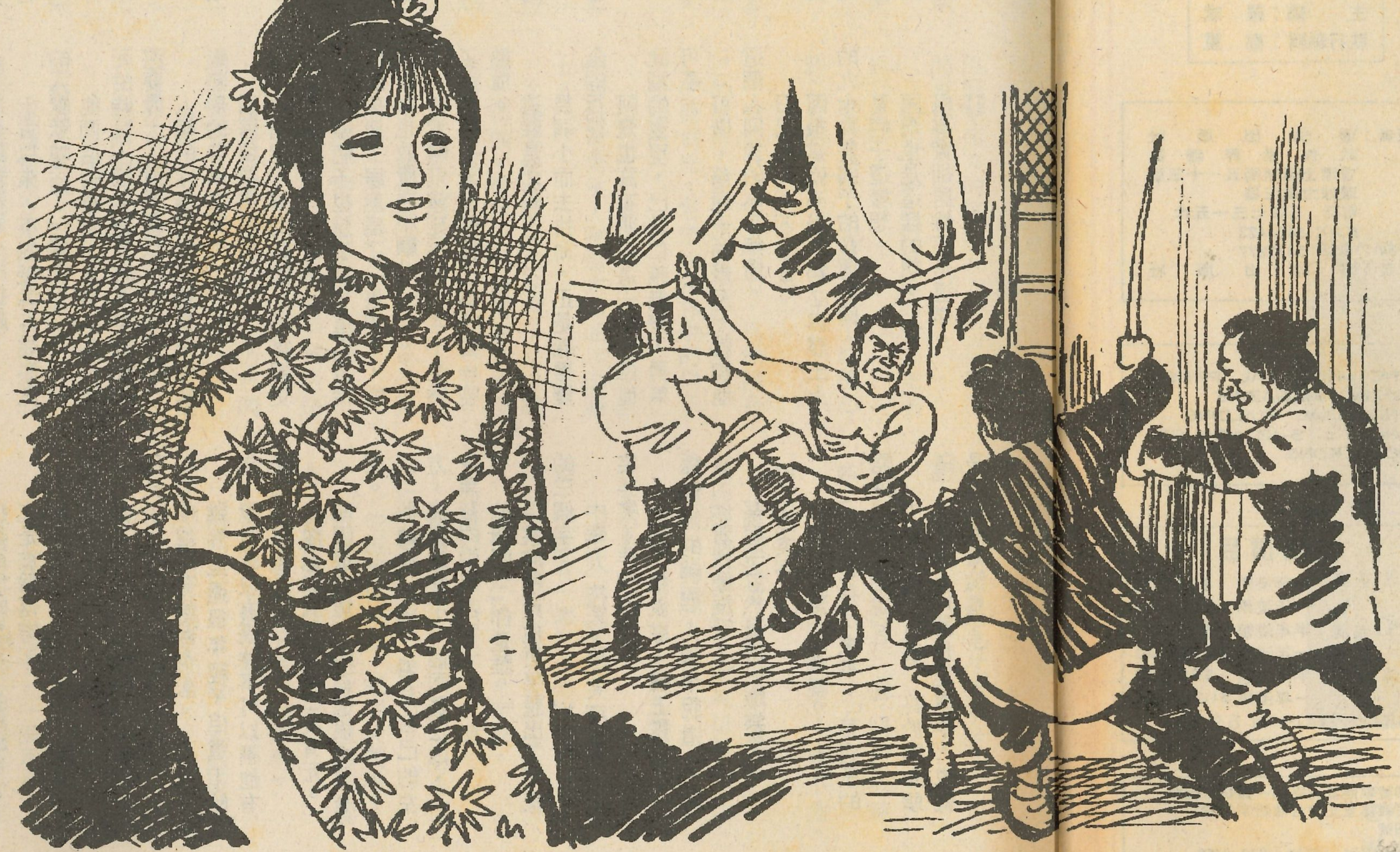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19期
（總號182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江湖路

江湖爭鬥故事／程天朗・文
　　　　　　／可　飛・圖



天外來客　催命煞星

天剛亮，蔡疤子就去大農場裡練刀。

蔡疤子的臉沒有疤，他的疤在胸膛，也在他的心裡。

他練的是飛刀。

他的刀靶是大農場裡的鴿子。

＊　＊　＊

阿飛是少年。

在童年四、五歲的時候，他就已經很討厭蔡疤子這個人。

阿飛是大農場老闆賀六爺的外甥。

可惜這位賀六爺，不但不把阿飛當作外甥，簡直是當作畜牲。

在大農場中，阿飛的身份就和雜役小廝一樣，甚至比雜役小廝還不如。

有一次，阿飛去廚房裡偷吃了一塊蒸雞，給大廚子矮腳三發覺了，結果給揍得吐血。

那時候，他才九歲。

賀六爺知道這件事後，不禁大為震怒。

他怒氣衝衝，衝入了廚房。

他衝入廚房並不是對付矮腳三，而是抓住了阿飛，又重重的刮了幾個耳光。

蔡疤子是賀六爺的結拜兄弟，他是大農場裡最兇的人。

他是管場，今年才四十六歲。

偌大的一座農場，家禽家畜逾萬，員工百餘人，全部歸他管轄。

除了賀六爺之外，他就是大農場裡最有權力的主宰者。

他要幹甚麼，就幹甚麼！

他要換誰，誰就只好自認倒霉。

這幾天以來，他的心情一直都不太好，碰上了他的人，不是挨揍，就是挨罵。

沒有人知道為甚麼。

就連平時最接近他的幾個打手，都不知道這位蔡爺遇上了甚麼事。

這一天，遭殃的不是人，而是一羣鴿子。

無論你是否歡喜蔡疤子這個人，但是，誰都不能否認——他的飛刀很快，而且極準。

阿飛把籠子裡的鴿子，一隻一隻的放出。

鴿子飛翔。

牠們本是象徵和平，天性馴良友善的飛禽。

但這時候，每一隻飛出籠外的鴿子，都遇上了代表死神的飛刀。

颯！一刀飛去。

噗！一鴿跌下！

颯！颯！颯！

噗！噗！噗！

無論鴿子飛得有多快，都及不上那些寒光四射的飛刀。

每一刀都是那麼準，不偏不倚，射在鴿子頭上。

阿飛是奉命行事。

他不能不放鴿子。

他若不放，說不定這些飛刀就會射進他的脖子。

一百口飛刀，祇剩下了一口。

九十九口飛刀已放出，九十九隻鴿子已伏屍塵土之上。

鴿子的血也是血。

鴿血腥血，觸目驚心。

阿飛卻祇有一種噁心的感覺。

籠子裡還有一隻鴿子。

但牠還伏在籠子裡，一直沒有飛出來。

蔡疤子喝道：「把牠捉出籠子！」

阿飛吸了一口氣道：「這……這……鴿子生了病……」

蔡疤子臉色一沉，手裡不斷的翻弄著那第一百口飛刀。

「唐少爺，把牠捉出來。」他那低沉嘶啞，可怕的聲音又響起。

阿飛姓唐，他的姓名唐飛雄。

他本來的確確是個富家弟子的大少爺。

他的父親經營不善，誤交損友，更兼運氣欠佳。結果，弄成債台高築，父上吊，母攜子投井，阿飛幸被救起，但卻已父母雙亡，成為孤兒。

這是慘劇。

但這一件慘劇，只能使上一代的痛苦結束。

對於他們遺留下來的兒子來說，卻是痛苦的開始。

鴿子在籠中，看來的確是有點懨懨病態。

阿飛對於那九十九隻死在刀下的鴿子，有著一份沉重的自咎。

雖然他讀書不多，但也曾經聽過，「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這兩句老生常談的話。

而且，他還認為自己把鴿子放出來，讓蔡疤子一刀一隻的殺掉，自己就是幫兇了。

他本來就是個性情純良的少年。

他不想看到別人的流血，而寧願自己流血。

他突然覺得胸膛內的血液在翻騰。

一股莫名其妙的衝動，使他居然用自己的身子，攔在鴿籠之前。

「蔡爺，你行行好心，放過這最後一隻鴿子吧！」

蔡疤子的臉上掠過一些冷酷而憤怒的神色，「滾開！」

「你已殺了九十九隻鴿子。」阿飛的聲音在顫動，身子卻站立如山，一點也沒有退避開去的意思。

蔡疤子盯著他，聲音更加冰冷：「可是，我手中還有一口飛刀。」

阿飛咬著牙，說不出話來。

「我可以不殺最後一隻鴿子，但卻不能不放這最後一刀。」蔡疤子在笑，他的笑容殘忍而冷酷：「你實在是個很偉大的人，我相信你一定有勇氣，代這隻生病的鴿子承受這一刀。」

他的手指已拈著刀尖。

這是他發刀時的手勢。阿飛剛才已看過了九十九次了。

只要他的手指一動，飛刀就會彈射而出。

但阿飛還是沒有動，只是閉上了一雙眼睛。

蔡疤子瞳孔收縮，一雙濃眉似已打了個結。

「好小子，眞的不想活了！」

阿飛仍然不動！

蔡疤子忽然掏出一隻金光閃閃的袋錶來。

「十秒之內你不走，那麼，你就是第一百隻鴿子了！」

他冷冷的數：「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

阿飛突然睜開眼睛，大聲說：「你盡管殺我，反正我活也生不如死！」

蔡疤子沒有理會他說甚麼，當他數到「一」的時候，刀子已閃電的飛向阿飛的咽喉！

蔡疤子並不是在開玩笑！

阿飛也不是在開玩笑。

這是對死神的挑戰。

這是對殘殺弱小的抗議！

千古以來，不知幾許外表平凡的人默默地活了一輩子。

他們活的時候，看來平凡，但死的時候，卻可能比許多英雄豪傑還要偉大，還要轟烈。

人類的性命，本來就是一件無影無形的無價之寶。

活著須要勇氣。

敢面對死神的降臨，卻需要更大的勇氣。

連蔡疤子也想不到，這孤苦伶仃的孤兒，居然爲了一隻鴿子，就連性命也敢置之不顧。

其實阿飛寧死不退，並不是爲了一隻鴿子，而是爲了胸膛裏一腔熱血。

這就是正義。

爲弱小而去拚命，正是義勇雙全的行徑。

阿飛也許不明白這一點，但他此刻的表現，已是仁義無雙，勇氣可嘉。

可惜，蔡疤子的飛刀，就和他這個人同樣的冰冷無情。

刀已飛出。

阿飛這條小命，勢必與塵土上的九十九隻鴿子的命運相同。

蔡疤子這樣想。

阿飛也是這樣的想。

但事實卻居然不是這樣。

叮！

疾射而出的飛刀，忽然墮下。

它是被擊落的。

擊落這口飛刀，居然不過是一塊銹跡斑斑的廢鐵。

當飛刀落下的時候，阿飛以爲聽見了自己跌落到地獄的聲音。

但他沒有後悔。

雖然他還很年輕，但這十餘年，還眞的沒有幾件事可以讓他有後悔的感覺。

但他很快就知道自己沒有死。

原因很簡單，因爲他根本沒有死。

他轉側了臉，看見自己的左方，那裏站著了一個兩鬢已白，一身黑衫的中年人。

他想問：「你是誰？」

但蔡疤子比他更早說出了同樣的三個字。

中年人一笑，這笑可說是「似笑非笑，非笑似笑」。

他拍了拍衣襟，臉上露出了一種慵倦的神態，緩緩說道：「蔡爺，你看我像誰呢？」

蔡疤子忽然覺得一陣寒冷。

「沈東亭。」

「你認爲我像沈東亭？」

「你一定是沈東亭。」蔡疤子的語氣很肯定的說。

中年人嘆了口氣，終於點點頭道：「不錯，我就是沈東亭，也就是你的催命煞星。」

蔡疤子忽然向後退，滿臉驚駭之色。

阿飛望著他，呆住。

他從來都想不到，這位平時威風八面的蔡疤子管場，竟然也有如此恐懼的時候。

他又看着那個自稱沈東亭中年人。

只聽得沈東亭慢慢的對蔡疤子說：「雖然你手裏沒有刀，但身上一定還有，而且最少還有五口，只要其中一口射進我的咽喉，那麼……」

他還沒有說完，蔡疤子已經跪下。

蔡疤子跪下的姿勢很特別。

他跪下並不是求饒。

因爲他知道，沈東亭既然已到來了，就算怎樣求饒，也是無補於事。

所以，他跪下來並不是求饒，而是作孤注一擲的攻擊。

颯！颯！颯！三口飛刀連珠電射而出。

品字形的攻擊，每一刀都攻向沈東亭的要害。

阿飛吃了一驚，一顆心似將跳出了口腔之外。

他甚爲沈東亭擔心。

但是，很快他就知道，這種擔心是多餘的。

沈東亭仍然站立在那裏，但那

三口飛刀已被他一一的接下。

蔡疤子咬牙，突然從褲管內抽出兩把短刀。

沈東亭對他的估計，相當準確。

他身上的確還有五口飛刀。

「姓沈的，老子跟你拚了。」

他飛撲了過去，雖然他在驚怒之中，但行動仍然極其敏捷。

沈東亭把剛接下的三把刀棄掉。

他一向不喜歡用別人的武器。

蔡疤子目中兇光更盛，去勢更急。

他在十六歲的時候，就已懂得怎麼用刀子殺人。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熟能生巧」的。

殺人也不例外。

只可惜這一次，他遇上了一個比他更熟悉怎麼樣殺人的高手。

沈東亭是高手。

殺人的高手。

雙刀連環刺出。

這樣刀法，蔡疤子已苦練了二十年。

當第一刀刺出的時候，第二刀已看準了敵人的破綻，接著急疾的刺過去。

無論是誰，能接下蔡疤子的第一刀，已經很不錯。

然而，就算他能閃開第一刀，但緊接而來的第二刀，一定很難再閃避得過。

蔡疤子一向對自己的刀法充滿信心。

但這一次，他已失去了那種必勝必殺對手的氣概。

刀勢仍然急速燦爛。

蔡疤子已盡了全力，爲保護自己的性命，而發出最狠辣的攻擊。

他很兇，看來比森林中的豹子還兇萬倍。

但是沈東亭，看來很柔和，就像個與世無爭，隱居大山名川的隱士。

甚至他一掌拍在蔡疤子左邊胸膛上時候，他臉上的表情還是那麼悠閒，又似是那麼無可奈何的事。

刀是殺人的武器

但人類最原始的武器並不是刀，而是一雙手。

蔡疤子的刀雖然兇，雖然快，但還是及不上沈東亭的手靈活快捷。

兩把百煉精鋼造的刀，仍然閃動著寒光。

但蔡疤子甚麼都看不見，只是看見沈東亭用一種很奇怪的目光，目不轉睛的老盯著自己。

這目光彷佛是塊大石，可以把他整個人壓扁，變成肉醬。

這種目光又彷佛是來自遙遠的遠方，虛無縹緲，不可捉摸。

最後，他聽見沈東亭說了一句話：「你是今天第一百隻鴿子。」

* * *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開始」的時候。

這裏所說的「開始」，並不是指「出生」。

假如你是一個相信命運的人，那麼這個「開始」，就可以稱爲「命運轉變的開始」。

這種「開始」，未必是「變好」，也未必是「變壞」。

「變好」與「變壞」，在客觀上來說，很難有一個眞正的定論。

正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看似「好」的並不一定好。

看似「壞」的並不一定壞。

但無論是好是壞，阿飛的命運已在改變。

他跟著沈東亭，離開大農場。

跟著沈東亭，不單止阿飛，還有一隻身體虛弱的鴿子。

身體虛弱並不是一件好事。

生病更不是好事。

但冥冥中自有主宰，有時候的確使人無法不相信命運。

這隻鴿子若不是生病，恐怕早已「衝籠而出」，接著便死在飛刀之下！

* * *

九十九隻死鴿子，一個死人。

賀錦山站在這個充滿血腥的地方，臉龐上的表情也僵硬得像是死鴿子。

他是蔡疤子的老闆，也是蔡疤子的結拜大哥。

但蔡疤子卻死在他的農場裏。

「六爺，阿飛不見了。」一個手下向他報告。

「他奶奶個熊！」賀錦山連脖子都突然長了幾寸：「把小雜種找回來，死活不論。」

他背負著雙手，臉色陣紅陣白，似乎是想吃人似的。

他看見滿地鴿屍，忽然大喝：「把這些死鴿子拿去餵狗。」

九十九隻鴿子立刻就被拿去了。

「傅中。」他又在狂叫。

傅中是賀家的老管家，跟從著賀錦山已三十年了。

他很少說話，但賀六爺吩咐的每一件事，他一定能辦得妥當。

平時，他絕不會站在賀六爺的身邊。

但每當賀錦山需要他辦事的時候，他會像隻忠心的獵犬出現。

賀錦山叫喚傅中。

傅中在。

賀錦山吩咐：「厚葬蔡爺，以及派矮腳三去找秦決。」

傅中沒有點頭，甚至連一個字都沒有說話就退下了。

* * *

初三日黃昏，一輛黑色的車子，駛到賀宅。

秦決已來了，蔡疤子已被厚葬。

書房內，賀錦山從一本厚厚的佛經裏，拿出了一支細小手鎗。

這種鎗，全國計下來也許只有一柄，是賀錦山的法藉律師高禮文送給他的生日賀禮。

以手鎗作爲生日賀禮，可說罕見。

但賀錦山頗欣賞這柄鎗。

他把它收藏在一本挖空了心的佛經裏面。

直到秦決啟門的時候，他才把手鎗放回佛經裏面去。

秦決是個不苟言笑的人。

他不老，才三十歲，但卻比書房裏的六十歲八股老師還要嚴肅。

他是天津人，在上海闖出了他的事業。

到現在，他已經是兩間夜總會的董事長。

只有極少數人才知道，他這個董事長是怎樣才當上的。

賀六爺是其中之一。

因爲如果沒有他的支持，根本就沒有誰能輕易踢去這兩間夜總會以前的董事長。

賀六爺全力支持秦決。

他認爲秦決是可造之材。

和掌管大農場的蔡疤子相比，蔡疤子只能算是棋盤上的一枚兵卒，而秦決卻是車馬。

兵卒雖然也能衝鋒陷陣，但畢竟非大將之材。

而且，卒已給人吃掉了。

賀六爺現在必須反擊。

所以，他召來秦決。

* * *

秦決的臉色有點蒼白，似乎是睡得太少，酒和女人却是太多。

他還沒坐下，賀六爺就已爲他燃點了一根雪茄！

「夜總會的生意怎麼樣？」

「不錯。」秦決接過雪茄，重重的吸了一口。

「鳳妮呢？」賀六爺臉上忽然露出了一絲曖昧的微笑：「聽說她有了身孕。」

秦決冷笑著：「她只不過是條母狗。連二同窰子裏的婊子都不如。」

賀六爺搖搖頭，嘆了口氣道：「也許我老了，你們年輕人的事，我實在不懂。」

秦決臉上木無表情，忽然問：「蔡管場是不是死在農場裏？」

賀六爺點點頭。

「兇手找到了沒有？」

賀六爺搖搖頭：「沒有。」

秦決道：「可知道兇手是誰？」

賀六爺又搖搖頭：「不知道。你呢？」

秦決道：「我也不知道，但崔廣四那裏的消息說黑殺手已經混入到了這裏。」

「黑殺手？」賀六爺的眸子一陣的閃動：「你說的這個黑殺手，是不是沈東亭，你懷疑是他幹的？」

秦決冷冷笑道：「不是沈東亭，還有誰能輕易地闖入大農場，把飛刀老蔡置諸死地？」

賀六爺默然。

秦決凝視著手中的雪茄，慢慢的接著說道：「聽說老蔡是給人用重掌活活的劈死的。」

「不錯，他左胸至少斷了七根肋骨，」賀六爺點點頭道：「這人掌力沉重兇狠，實在罕見。」

秦決道：「沈東亭在二十歲那年，曾在黑龍江一掌打死身材比他粗壯三倍的俄國大力士。」

賀六爺道：「那一掌，他擊斷了大力士的喉管。」

秦決道：「這人若與我們作對，並不是一件好事。」

賀六爺道：「他是個職業殺手，若是殺手，那一定都有個價碼的。」

秦決默然。

賀六爺看著他，接道：「你去找他，給他雙倍，三倍，五倍，甚至十倍的價錢，要他去幹掉主使他去殺蔡疤子的人。」

秦決仍然是沉默著。

賀六爺望著他，半晌，才慢慢的道：「你是否已經知道主謀的人是誰？」

秦決也望著賀六爺，半晌才慢慢的道：「你同樣知道！」

賀六爺默然半晌，忽然把雪茄截成兩斷。

「是林貞，」他的目中已露出一片凌厲的殺機，「除了林貞之外，這裏還有誰敢動老子的人。」

秦決眼角的肌肉似是一陣的顫動，欲言又止。

兩人的目光變得更深沉，更可怕。

賀六爺忽然長長的吁了口氣：「你現在應知道我會怎樣做。」

秦決霍然站起，冷冷道：「三天之內，林貞不死，我死。」

接著，他告辭了。

賀六爺忽然大笑：「別人都說，好人不長命，所以，你一定會長命百歲，多福多壽。」

秦決已走。

風雨却在這時候洶湧而來，天地刹時昏暗。

* * *

暴風雨有如醉酒狂徒，挾著瘋子般的駭人的衝力，闖進老牛的破屋子裏。

老牛是大城市裏的一個小人物。

年輕時，他甚麼都幹過，包括

合法與不合法的行業。

壯年時，他賭運不濟，一口氣輸掉了三幢房屋，五萬八千塊現金，最後連老婆都輸掉了。

現在他不算太老，才五十出頭。

但他憔悴了，憔悴得就像個在監獄裏渡過了大半輩子的囚犯。

他沒有怨誰，他沒有怨天怨地，甚至連自己都沒有埋怨。

「大丈夫，要就不賭，輸就輸，怨天尤人的就不是好漢！」

所以，雖然他窮了，雖然他憔悴了，但認識他的人，都說他不愧是條好漢。

絕大多數人都不能沒有一張床。

老牛雖然已經「很霉」，但總算還有一間屋，一張床。

屋子的缺點却是「漏水」。

床的缺點却是酒氣和臭氣，兩者皆薰天。

雖然雨點打在老牛頭上，但他不在乎。

他半躺半坐，斜靠在床上，床頭有個椰殼碗，碗裏還有滿滿的一碗竹葉青。

現在，他已很滿足。

假如現在有人問他，有甚麼要求的話，這時，他的回答一定是：「花生，炒麥餅。」

雖然沒有花生，也沒有炒麥餅，但這碗酒他還是痛痛快快的喝掉了。

老牛的眼睛已合上，他現在本是想好好的睡一覺。

他希望明天將有一個很好的天氣。

但他也還沒有睡著，前邊的木門忽然被人撞開。

老牛也不在乎，他甚至連眼皮也沒有抬起。

管他來的是小偷或者是江湖大盜，反正老子是光棍一條，就算跑進來的是一條吃人老虎，也大不了奉上一副臭皮囊而已。

但等到這人開口的時候，就算他睡了三天三夜，恐怕也會立刻睡意全消，把眼睛睜得比椰殼碗還大。

「牛叔。」

這世間上叫老牛爲「牛叔」的人，據他記憶之中，只有一個。

那是一個居住在彩棉路三十二號的女人。

老牛現在的職業，是登門派報紙。

這份差事賺錢不多，但卻已是老牛現在唯一能賺錢的工作。

通常一戶人家只訂購報紙一份。

但是這個女人需要的却是別人的三倍。

老牛派報紙到彩棉路三十二號，已有三年了。

這三年之內，他遇見她的次數，卻還不超過十次。

他派報的時間太早，總是在清晨。

但她卻每天日上三竿才起床。

老牛每次清晨遇見她，並不是她特別早起床，而是剛從外面回來。

她很迷人，又年輕，又漂亮。

老牛最後遇上她的一次，是在三個星期前的一個清晨。

那一次，她沒有塗脂抹粉，身上衹穿著一襲雞翼袖的輕紗旗袍，一張鵝蛋型的臉在長長秀髮下，清麗脫俗到不得了。

老牛只瞥了她一眼，就匆匆放下三份早報離去。

但他仍然聽見，她輕輕的呼叫：「牛叔，你早。」

老牛沒有慌張。

他覺得自己根本不配和她說半句話。

直到那一天的下午，他才從別人的口中，知道這個女人的名字。

她姓朱，芳名鳳妮。

在上流社會場合裏，她必然是備受公子哥兒所追求的對象。

老牛不是公子哥兒，也不是甚麼名流商紳。

他知道，自己現在只配和那些賤貨的老妓混在一起。

對於朱鳳妮，就算是夜闌更靜，睡覺之前，他也絕不敢想去看朱鳳妮的影子。

可是，她竟然會在這狂風驟雨的晚上，來到了自己的破屋中。

這實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絕對不可思議的怪事。

老牛又不是少年。

就算他在少年的時候，也很少事情可以令到他臉紅。

想不到，到了這把年紀，這時候他居然會臉紅起來。

「朱小姐……」他很窘，不知怎的，他窘得就像個沒穿褲子的小姑娘。

他的身體在發熱。

他知道，這絕不是因爲喝了酒，而是因爲朱鳳妮居然會在這個時候，闖進自己這個狗窩還不如的老巢。

朱鳳妮卻沒有絲毫的窘態。

但她的臉龐也是陣陣緋紅。

然而那不是窘，而是因爲喝了酒。

老牛甚至已嗅到，她身上有著很濃厚白蘭地酒的味道。

「妳喝了酒？」

「唔，」她笑哈哈地：「我曾經聽柯大媽說過，你也喜歡喝酒」

老牛穿上一件比較像樣的外衣，吶吶地道：「我也喝，但只

是……只是偶然喝一點。」

朱鳳妮吃吃的笑：「那好極了，我也是一樣，只是偶然喝一點。」

老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他望著她。

雖然外面正下著大雨，但她的頭髮只是濕了一點點，衣服還是乾爽的。

但她卻沒有帶任何雨具。

老牛有點迷惑。

但他很快就知道了答案。

因爲他已看見，在自己破屋子門外，原來已停放著一輛鮮紅色簇新的汽車。

汽車沒有司機，也沒有任何人。

老牛知道，她懂得駕駛汽車，而且開車的速度，比任何男子都不輸虧。

朱鳳妮忽然拉著他的手。

老牛又吃了一驚。

「朱小姐……妳醉了！」

「怎麼又說這種話，」朱鳳妮皺起眉頭：「他們不是喝酒的人，他們說這種話，我不生氣，但連你也這樣說，太不像話了。」

老牛乾咳了兩聲。

「的確有點不像話，但……但……但……」

他一連說了幾個「但」字，但卻「但」不下去。

朱鳳妮的手拉得更緊，說話的聲音卻像是在夢囈：「來，我們現在去美都夜總會喝酒，不醉無歸。」

她如在夢中。

老牛也如在夢中。

若是換上了別人，也許會敬謝不敏。

但老牛卻終於還是答應了。

「好，我去。」反正牛叔本來就是一條光棍。

汽車開得快，最少有三次險些撞倒了大雨中的行人。

有一次，朱鳳妮甚至於幾乎把汽車駛進了大廈中去。

但老牛沒有感到害怕。

相反的，他有點興奮。

他忽然憧憬著年輕時那段燦爛輝煌的歲月。

那段歲月本已過去，一去不回。

但現在，它彷彿又回來了。

朱鳳妮似乎很愉快。

她一面駕駛著汽車，一面吭著小曲。

老牛坐在她身邊，原本那份自卑，居然漸漸變成了優越感。

他似已忘記自己的身份。

美都夜總會是最上流人才能夠逗留的地方。

沒有錢，你絕不敢推開那扇寬闊光滑的玻璃大門，更不敢在這裏喝一口酒，甚至淡淡的一杯茶。

老牛沒有到過這裏。

在昔年，當他還有點錢的時候，美都夜總會還沒有開始創業。

想不到這個滂沱大雨的晚上，朱鳳妮會把他帶到這高尚豪華的夜總會來。

但他知道，此刻每個人都投以驚詫的目光，看著他們。

艷名遠播的朱鳳妮，怎會和一個衣衫襤褸的男人在一起？

他們實在感到莫名其妙，感到極度詫異。

連莫經理也是一樣。

莫經理很快就回到了經理室。

他只是看了一眼，就覺得事情很不對勁。

這是美都夜總會，而這間夜總會的董事長是秦決。

秦董事長很少跳舞。

而他若在夜總會的舞池上翩翩起舞，那麼他的舞伴絕不會是別人，而一定是朱鳳妮小姐。

但現在，朱鳳妮小姐卻居然和一個比乞丐好不了多少的男子在一起。

這實太不成體統了！

董事長若然知道了，那將會怎麼樣？

莫經理不敢想。

他本不想說給秦決知道，但他又不敢不向這個冷酷無情的董事長報告。

他回到經理室，立刻撥了一個電話。

這電話是通往另一個夜總會的。

而也是秦決的夜總會

他知道，在這個時候，董事長一定在那裏。

荷香夜總會距離美都夜總會差不多兩里。

當秦決聽完這個電話之後，立刻就帶著左雄、魏勇，乘坐汽車，一輛銀灰色的汽車，風馳電掣般馳向美都夜總會。

左雄、魏勇，都是秦決的保鏢。

但與其說他們是保鏢，不如說他們是殺手，更爲恰當一些。

秦決並不需要別人來保護自己，他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很可怕的殺人專家。

大雨中，秦決的汽車撞倒了一個途人。

車沒停下。

車子幾乎想衝進美都夜總會內。

＊　＊　＊

秦決衝進夜總會中，一眼就看見了莫經理。

「朱小姐在那裏？」

「她……剛走了。」

「甚麼？你竟然沒有阻攔她，任由她帶著那老王八離開這裏。」

秦決的眼睛，似快要噴出火焰。

莫經理的臉色變了。

他急急的說：「我曾經阻攔她……但……但……但……」

秦決直視著他：「說下去！」

「她打了我一個耳光。」莫經理委屈地說。

「噢，原來是這樣，難怪你阻攔不住。」秦決冷冷一笑：「他們去了甚麼地方，你可知道？」

莫經理搖搖頭。

「他們只逗留了十分鐘，喝了幾杯酒，就離開這裏！」

「莫經理，我不是問他們喝了多少酒，而是問他們去了哪裏。」

「這個……這個可不知道。」莫經理吶吶的說道。

秦決臉色沉了下來，忽然對左雄說：「給他記大耳光，然後踢他出去！」

莫經理臉色大變。

「董事長……」

他只說出了三個字，左雄已重重的在莫經理左頰上摑了一記耳光。

大耳光並不好受。

尤其是由左雄出手，那更是一種要命的酷刑。

＊　＊　＊

老牛已很久沒有開過汽車。

想不到現在他居然有機會駕著一架簇新的汽車，在這繁鬧的大都市裏左穿右插。

這還不算。

在他身邊的還有一位婀娜多姿，美麗迷人的朱鳳妮小姐相陪伴

她捧著一瓶白蘭地。

她喝了一口，然後又遞給老牛喝一口。

老牛照喝。

他那多年不見的豪氣，此刻又再洋溢無遺了。

不知如何，老牛把車子駛到了彩棉路三十二號。

那是朱鳳妮的家。

朱鳳妮躺在老牛的大腿上：「我不回去。」

老牛道：「這是妳的家。」

「家？」朱鳳妮忽然笑道：「誰說這是我的家？像我這種女人，能擁有一個家嗎？」

老牛愕住了，答不上了。

他想說：「妳醉了。」

但他知道，這三個字是沒有用的。

朱鳳妮忽然下車。

外面仍然有雨，雨勢仍然很大。

「朱小姐……」

但朱鳳妮並不是要離開這輛車子，而是繞到另一扇車門，又鑽了進來。

她把坐在司機位置的老牛，推到她剛坐的座位上。

「你坐著，由我來開汽車。」

老牛茫然的望著她。

「這麼晚了，咱們還上那兒去？」

「不晚，一點都不算晚，我帶你去一個下流的地方。」

朱鳳妮又把汽車開動了。

她把老牛帶到一間第八流的旅館。

老牛住的地方，雖然已經霉氣十足，但比起這間旅館，居然還要好一點點。

旅館的管事先生，以爲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

他不認識朱鳳妮，也不知朱鳳妮是個怎樣的人物。

但從那輛名貴的汽車和她身上的裝扮看來，她絕對不是個付不起第一流旅館房錢的人。

而她一出手，就是一張大額的鈔票。

管事接過這一張鈔票，皺著眉。

旅館抽屜裏的錢，根本就不夠找數。

但這個令他看得爲之眼花撩亂的女人接著卻說道：「不用找了，餘下的是賞錢。」

管事揉揉眼睛，如墮五里霧中。

在第八流的旅館裏，他們租下了最乾淨，也最寬敞的房子。

但在這「最乾淨」的房子裏，老牛也趕走了兩頭老鼠。

趕走了兩隻老鼠之後，這地方總算是比較好一些了。

朱鳳妮扭動著水蛇腰的腰肢，雙手摟著老牛的脖子。

她眉眸閃動，呵氣如蘭。

老牛的心跳最少加速快了三倍。

「牛叔，你說我美不美？」

「從第一次看見妳的時候，我已經認爲妳是世間上最美麗的女孩子。」老牛這兩句話，倒是由衷之言。

朱鳳妮伏在他胸脯之上：「你看我像甚麼？是不是像個美麗的小天使？」

老牛沒見過天使，甚至連天使這兩個字都從未聽說過。

他只好說：「妳比最美麗的小天使還更要美麗。」

這句話，他認爲自己說得很不錯。

但是，朱鳳妮卻忽然昂起頭來，冷冷的一笑，說道：「天使？誰說我像個天使，我其實簡直不是個人，而只是一條到處找男人的小母狗。」

老牛的身子猛然地一顫。

假如她這句話是一把刀，那麼這把刀一定是雙鋒刃的。

它除傷害了她，也傷害了老牛。

他的一顆心忽然沉了下去，一直沉到腳底去。

他忽然說道：「我有點不舒服，告辭了。」

他拉開門，想走。

但朱鳳妮卻用力的拉著他。

「不，你別走。」

老牛冷笑，笑聲有點發抖：「我爲甚麼不能走？這裏既不是我的家，妳也不是我的甚麼人！」

朱鳳妮胸脯起伏：「你若走，我死在這裏。」

老牛仍然不理。

他知道，女人有三件「法寶」。

那是，一哭，二餓，三上吊。

朱鳳妮沒有哭。

她也不是在絕食。

他相信她絕不會上吊。

老牛算得上是甚麼東西，她會爲了自己而自殺嗎？那簡直是笑話。

笑話中之笑話。

於是，他仍然要走。

但就在這個時候，他忽然看見朱鳳妮不知從那裏弄出了一把刀。

刀很小，但卻很鋒利。

她也不是在裝模作樣，而是一下子就狠狠的插向自己的心房！

她眞的要自殺！

但她究竟是爲了甚麼要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爲了老牛？

不！

這是絕不可能的。

老牛從來都沒有眞正的把自己看得那麼高，雖然今天晚上，他已有一點躺在雲堆裏的感覺。

刀光一閃！

絕不留情！

只要這一刀插了下去，這個美麗的小天使立刻就要掉進萬劫不復的地獄裏。

* * *

倘若老牛祇是一個尋常人，那麼朱鳳妮一定已經掉進了地獄裏去。

但老牛並不尋常。

在年少時，他曾赤手空拳打退了八個斧頭黨的兇徒。

在壯年時，他的一手刀法，連名震大江南北的刀王葉裕川也要喝采叫好。

若非厭倦江湖的仇殺，此刻必然還是道上的有頭有面的人物。

無論他走的是正道還是黑道，他都一定有頭有面，幹得比大多數人更出色。

但是，他現在寧願做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他已經好多年沒有跟人打架。

他也已忘記了自己究竟是已有多久沒有用刀子跟別人拚命。

他的確是疏於武功。

但他畢竟是一個有根基的人。

他的反應，仍然和年輕時代一樣的敏銳。

朱鳳妮那一刀已不算是慢的，她本來就是眞的求死。

但老牛那看似笨拙的手，此刻卻已發揮了一種驚人的速度。

颯！

他及時扯住了朱鳳妮的左腕。

「朱小姐，死不得！」

「放開你的髒手，」朱鳳妮嘶聲叫道：「我只不過是個婊子，生生死死，誰都不會放在心上，誰都不會在乎。」

「誰說沒有人在乎，」老牛咬著牙：「妳若死了，我每天就得少派三份早報。」

朱鳳妮怔住了，忽然「噗嗤」的笑了起來。

「三份早報，原來我祇值三份早報的價錢。」

老牛的手指扣得更緊。

「叮」的一聲，刀子跌落在地上。

她卻投在老牛的懷裏。

他聽見她那夢囈般的語音，輕輕的在耳畔響起：「你看我像不像個淫婦。」

老牛搖頭。

「不，妳是個美麗的小天使。」

「你若知道我是誰的情婦，也許你連我的頭髮都不敢碰一下。」

「牛叔不怕。」

「眞的不怕？」

「我若是怕了，今夜也不和妳到處去走。」

朱鳳妮抬起了頭，凝視著他。

老牛的心跳又快了三倍。

她突然把上半部的衣服輕輕的褪下。

她的動作是那麼的柔美。

她的肌膚是那麼晶瑩雪白。

她的軀體是那麼健康、苗條，而該豐滿的地方又是那麼堅挺，令人目眩，令人心醉。

老牛呆住了，臉上的表情就像個已經餓了三天，卻忽然看見一隻肥嫩的燒鵝的小孩。

對老牛來說，這天晚上的奇遇，不啻是一個夢。

她爲何帶來不可思議的一夜？

她令他痴迷，令他迷惘，令他興奮，她帶領著他闖進了一個瘋狂的境界。

雖然她不是處子，但老牛卻視她如純潔無瑕的聖女，視她不能任人褻瀆的女神。

他吻過了她每一寸的肌膚。

她承受他所發洩的一切。

最燦爛輝煌的流星也總會消逝。

最瘋狂的愛慾也同樣會趨於平靜。

現在，老牛所感受到的不單是滿足，還有一種比酗酒後醒來更茫然的惆悵。

他知道，她並不屬於自己的。

他倆根本就不可能有眞正的情存在。

老牛已不年輕，絕不是上流社會的富商，大亨。

她爲甚麼要揀了自己？

答案是：「報復。」

還是：「發洩。」

她在向誰報復？向誰發洩？

老牛不知道。

朱鳳妮卻在他的胸脯上睡著了！

* * *

她是不是眞的睡著了？

老牛不敢肯定。

但他不敢移動身子，恐怕會弄醒了她。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了。

還有多久才天亮？

天亮之後，她又會對自己怎麼樣？

老牛不再想下去，因爲他知道就算想下去也是多餘的。

他突然聽到走廊外傳來一陣沉重而急驟的腳步聲。

接著，「砰」的一聲巨響，那道不算結實的木門，已被人家猛力的撞開了。

門外來了三個人。

老牛知道這三個人是誰。

每天清晨，老牛都會把早報送到荷香夜總會。

這三個人也許不知老牛是誰，但老牛卻知道，他們是秦決手下左雄和魏勇！

秦決是個有身份的人，有地位的大老闆。

直到這一刹那，老牛終於知道朱鳳妮是誰的情婦。

很少人敢開罪秦決。

敢開罪秦決的人，現在沒有幾個還能活著。

但老牛現在卻像是變成了一隻瘋牛。

「出去！你們統統給老子滾出去。」

秦決的臉色變成了一張紙的白。

他彷彿變成了一根大釘子，呆呆的釘在地上動也不動。

他那深沉可怕的目光，有如刀鋒般盯在老牛的臉上。

左雄、魏勇已一左一右，向老牛衝了過來。

但朱鳳妮卻忽然從床上跳起。

她全身赤條條的，就像個剛出世的嬰孩。

「你們要怎麼樣，是不是想看看我？」

左雄、魏勇臉色驟變，不由自主的退下。

這兩個人就算面對豺狼虎豹，吃人妖怪，也絕不會如此的手足無措。

但是他們面對著的，卻是個赤條條的朱鳳妮，而朱鳳妮冷冷一笑道：「怕甚麼，難道你們連女人都沒有見過？」

秦決突然跨上一步，摑了她一個耳光。

「賤貨，不要臉！」

朱鳳妮昂著頭，居然微笑道：「不錯，我本來就是個不要臉的賤貨。但你又算是個甚麼東西？你賣友求榮，橫刀奪愛，簡直比畜牲還不如。」

啪！

又是一記耳光刮在她的臉上。

朱鳳妮連臉都給打歪了，但她還是在笑，放肆的大笑：「這不算英雄，不算好漢，你何不在我肚子上踢兩腳？」

秦決臉上的肌肉已繃緊了：「妳以爲我不敢？」

朱鳳妮冷冷的一笑道：「還有甚麼事情你不敢做的，何況我肚子裏的塊肉，也未必就是你的骨肉。」

老牛聽到這裏，心冷了一截，血液反而熱熾起來。

他看見秦決的瞳孔在收縮，一隻穿著鱷魚皮鞋的腳已飛了過來。

「秦……」老牛大喊。

但遲了。

無情的一腳，狠狠的踢在朱鳳妮的小腹上。

她悶哼了一聲，痛得整個人像蝦米般彎起來，嘴角還在流血。

想不到她還在笑。

「好，這一腳踢得好，但還不夠，再踢！再踢！不敢踢就是王八。」

她又挺直了腰，原本雪白的小腹已經腫了一大塊。

老牛暗呼老天。

他若已懷孕，這一腳不啻是索命。

秦決竟然還要踢第二腳。

老牛再也無法再忍耐，竟然赤條條的從床上撲起，左掌忽斬秦決腿骨。

秦決急縮。

魏勇卻已撲前，一拳揮向老牛的鼻樑上。

在道上混的人都知道，秦決手下兩位保鏢，左雄刀法狠，魏勇拳頭硬。一刀一拳都有極響亮的名氣。

這個和朱小姐在一起的霉漢，又怎能擋得住魏勇的鐵拳。

看來他的鼻子非要被打得爆裂不可，臉上變得一片糊塗不可了。

可是，這又錯了。

老牛的鼻子沒事。

因爲他的頭輕輕一側，已閃開

了魏勇這一拳。

魏勇連看也不看，反手以掌背拍出一掌，急打老牛後腦。

他手力沉猛，經過多年浸淫苦練，這一掌大可把老牛的腦袋拍爛。

但老牛居然又以極快的速度，閃開了魏勇的第二著攻擊。

左雄一看，他已看出這霉漢子實在是有兩下子本領。

嗤！

他掣出了一把鋒利的鋼刀，疾刺老牛咽喉。

左雄除非不動刀子，一動刀子就要殺人。

這一刀輕快，而且極準。

老牛雖然也是刀法上的大行家。但這時候卻是以一敵二，而且又是空拳赤手。

縱然他本領不弱，但突然而來的一刀，看來他也只有挨下來的份兒。

殺手揮戈　各爲其主

突然「叮」的一聲，左雄的刀子忽然被一件東西擊落在地上。

左雄的臉色也變了。

魏勇亦同時臉色不由一變。

只有秦決，還是剛才那副樣子。

把左雄刀子擊落的，原來又是一塊廢鐵。

在走廊外，不知何時出現了一個黑衣人。

秦決背對這個人，淡然說：「沈先生，久仰大名，想不到今天居然會在這裏相遇上。」

這黑衣人居然就是沈東亭。

「好說，好說。」

「沈東亭先生一直住在這旅館？」

「不錯。」沈東亭輕笑了一聲：「這裏租金特別平，除了這裏之外，我已沒有甚麼地方可以歇下來。」

秦決忽然對左雄、魏勇道：「你們先回去吧。」

左雄猶疑了片刻，正想說話，秦決又揮了揮手道：「有沈先生在這裏，我一定會很安全的。」

左雄，魏勇不再說甚麼，雙雙盯了沈東亭一眼然後離去。

沈東亭淡淡的道：「秦董事長是個大忙人，倒不知道外面吹甚麼風，會把你這位貴人吹到這裡來。」

秦決皺了皺眉：「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在下正想找沈先生！」

沈東亭笑了笑道：「找我？」

「不錯，有點小事，我正想跟你談一談。」

「既是小事，請就這裡談談吧！」

「不，這裡不太方便。」秦決的神色很愼重：「明天中午十二點，我在川香園飯館，等候大駕光臨。」

沈東亭聳聳肩，微笑着。

過了很久，他才說：「你不妨等，但我不一定來。」

他居然在擺架子。

秦決却不在乎，只是說：「好，我等你！」

說完，擰頭就走，再也不看朱鳳妮一眼。

老牛楞在那裡，赤裸裸的楞着。

沈東亭忽然走了過去，拍拍他的肩頭道：「老兄，你現在已經算是一號大人物了。」

「大人物？甚麼大人物？」

「能把秦決氣得死去活來的人，絕不簡單！」

老牛一笑，笑容乾澀。

朱鳳妮却已悄悄的穿好了衣衫。

她沒有臉紅，也沒有流淚。

她却忽然暈過去，倒在床上。

＊　＊　＊

外面仍然有雨。

朱鳳妮停放在外面的汽車，却已被人毀爛，變成一堆廢鐵。

＊　＊　＊

夜深。

雷有基醫生不斷的用手帕擦汗。

爲了拯救朱鳳妮的性命，這位六十三歲，曾經留學的老醫生，可說是已經盡其所能了。

＊　＊　＊

這裡並不是那間小旅館，而是一座兩層高，外面有花園噴水池的華麗房子。

把朱鳳妮送到這裡來的是沈東亭。

這裡並不是雷有基醫生的醫務所，而是雷醫生的隔鄰。

這屋子的主人，是個紳士。

一個祇有三十歲的青年紳士。

他姓林，名貞。就是林貞。

＊　＊　＊

林貞是個怎麼樣的人？

這一點可說是人言人殊，莫衷一是。

有人說他無情。

但又有人說他多情。

有人說他是文弱青年。

更有人說他是個深藏不露，是個一流的技擊名家高手。

但有一點，却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那是林貞現在很有錢。

他有兩間百貨公司、三座貨倉，還有一間船務公司，規模都很龐大。

但這祇是兩三年以來的事。

從前這些百貨公司，貨倉如船公司的老闆，都另有其人，而不是

林貞。

但這已成過去。

林貞有錢。

在這世間上，只要有錢，有權勢，就算是做皇帝，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

他的錢從何而來？

這一點已經沒有人去追問。

正是：「英雄莫問出處。」這一點，是每個人都不妨緊緊記住。

＊　＊　＊

晨曦斜照，透過了那一塵不染的玻璃窗子，照射在雷醫生的臉龐上。

他已經很疲累了。

朱鳳妮仍然躺在床上。

雷醫生離開房子，把門關上。

林貞已站在門外。

「雷醫生，她怎麼樣？」

雷醫生吸了一口氣，忽然說道：「我想喝杯水？」

林貞臉色一變，立刻叫道：「瘦駝子，給雷醫生一杯清水。」

瘦駝子的確人如其名。既是駝子，又是骨瘦如柴。

他是林貞的家僕。

從外貌看來，他至少比林貞大五六歲，但實際上却是林貞比他大一歲。

他和主人一樣，想睡沒有睡過。

他匆匆倒了一杯水，雙手捧送給雷醫生。

雷醫生幾乎是一口氣把整杯水喝光了。

「雷醫生，她怎麼了？」林貞又再問道。

雷醫生疲憊地坐在廳中一張沙發上，道：「是誰踼她這一脚的？」

林貞說：「不是我！」

雷醫生望了他一眼：「我看你也不像是個兇手。」

「甚麼？她死了？」林貞的臉一陣煞白。

「不，她還可以活下去，但肚子的小生命，却已無法保得住。」

雷醫生忽然握着他的手：「很抱歉，我已盡了全力。」

林貞的眼睛一陣寒芒閃動。

他的手很冷。

「我現在能不能去看她？」

「不，她現在已經睡着了，你要看她，必須要等她醒過來之後，而且不要說得太多。」雷醫生神色很愼重：「她的身體本就很虛弱，再經此變故，凡事都必須小心一點才好。」

林貞點點頭，但却有點心不在焉的樣子。

＊　＊　＊

雷有基醫生走了。

但他却把最信任的護士留下在鳳妮身邊。

林貞坐在軟軟的沙發上，臉上的表情却是一片僵硬。

朱鳳妮是沈東亭昨夜把她帶到這裡來的。

沈東亭早已走了。

除了她之外，和他一起來的還有老牛。

林貞不認識老牛，也不知老牛是什麼人。

他只知道，一個自己痴戀了許多年的女孩子，現在已經變成了這副樣子。

＊　＊　＊

經過了一場暴風雨之後，今天總算有了個好天氣。

正午。

陽光燦爛，但却仍然照射不到川香園。

這間古老的菜館，就和它的招牌一樣，看來暮氣沉沉，缺乏一種生氣。

無可否認，這裡的一切都很保守，甚至連伙計都絕少更換，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懶洋洋，待客態度相當差的老伙計。

但他依然能在這個繁榮的大都市存在。

原因很簡單，因爲這是菜館。

最主要的是菜餚炮製得出色，色香味美俱全。

這一點，川香園的廚師，可說是絕對滿足了老饕的要求。

所以，儘管這裡的伙計平時招呼欠妥，但上門光顧川香園的食客，仍然大不乏人。

但這一天，情形有點特別。

川香園的幾個「老牌伙計」，忽然變得恭敬有禮，招呼之佳，服務態度之勤懇，未知是否「空前」了。

然而，能夠享受這種慇懃招待的貴客，也僅僅限於坐在第一號桌子上的寥寥數人而已。

他們是左雄、魏勇。

在這兩大保鏢中間的，當然就是秦決。

＊　＊　＊

秦決給人的印象，永遠都那麼衣履整齊，但絕對不苟言笑。

他現在的形態也是一樣。

那幾個「老牌伙計」，就算吃了豹膽熊心，也絕對不敢開罪這幾位客人。

休說是開罪，就算待慢了一些，也是非同小可的罪過。

秦決是什麼人，豈可以待慢！

＊　＊　＊

十二點三十八分，秦決已喝完了最後的一杯花雕。

他只是喝酒，所點的幾道川菜，仍然在廚房裡，「按菜不動」。

他們在等待一個人：

沈東亭。

＊　＊　＊

一點正，沈東亭終於來了。

但他好像根本不認識秦決。

秦決坐在第一號桌，但沈東亭卻跑到第十二號桌，慢條斯理的坐下。

一個老伙計懶洋洋的走到他身邊，但卻不理不睬。

沈東亭忽然說：「老彭。」

這老伙記一怔。

他的確叫老彭，「這人怎會知道自己的是老彭呢？」

沈東亭淡淡道：「我認識這裡的老闆，他叫葉平生，年輕的時候咱們還打過一場架。」

老彭又是怔住，道：「這和你知道我叫老彭的有什麼關係？」

沈東亭道：「葉平生曾對我說，在川香園裡，有一個只有九隻手指的老伙計，他叫老彭。」

老彭的臉色立時變得不好看。

他的確有九隻手指，而且一直都不喜人提起。

沈東亭卻是一點也不覺得怎麼樣，道：「我想喝花雕。」

老彭一聲不响，走了。

但他沒有把花雕拿來，而是「轉移陣地」，從第十二號桌跑到一號來，連眼角也不望沈東亭一眼。

他嘴裡已不知有幾百句、幾千句「他娘的」想罵了出來，但有秦決在，這種脾氣還是發不得的。

忽然間，又有個人叫他。

「老彭。」

老彭一愕，原來是左雄叫他。

他立刻堆滿笑容迎了上前。

「左爺，有什麼吩咐？」

左雄微微一笑，說道：「我想要一瓶花雕酒。」

老彭在彎腰，也在微笑：「是！是！」

他立刻拿一銅盤子，端着一瓶花雕酒，小心翼翼的捧到第一號桌。

他把酒放下，正想退下去，左雄又把他叫了回來：「且慢，有件事想問問你老兄。」

「不敢，左爺請吩咐。」

「你有幾根指頭？」

「九……九根！」老彭的臉色一陣發白，但臉上仍然强顏歡笑。

「很好，一個人活到你這把年紀，還能有九根手指，已算不錯。」左雄看着他，那種目光，簡直可以讓人從心底冷出一塊冰來。

老彭還在笑，但喉頭已乾澀，甚麼話也說不出來。

魏勇却在這時候，冷冷的一笑道：「就算八根手指，也算不錯了，對嗎？」

說到最後兩個字的時候，左雄已上前，緊箍着老彭脖子。

老彭動彈不得，一張臉龐剎那間變成了猪肝色一樣。

「秦爺……這……」

秦決連看都不看一眼。

魏勇亮出了一把寒光四射的尖刀，把老彭的左手按在桌上。

颯！

刀光一閃，老彭又不見了一根尾指。

他渾身戰抖，可說是又驚又怒，但在這三個人面前，却又無從發作。

魏勇盯着他，忽然大笑：「這只是小小皮外傷，死不了的。」

然後，他又用小刀割下了一塊桌布，以純熟而快速的手法，爲老彭包住了傷口。

左雄冷冷一笑，忽然把那瓶花雕遞給老彭。

「要這瓶花雕的不是我們，而是剛才那位先生的！」說着，向沈東亭一指。

沈東亭却在看着一張早報，好像剛才的事，他甚麼也沒有看見。

＊　＊　＊

老彭終於知道自己爲甚麼會惹來這場斷指之禍，雖然他沒有待慢了秦決，但小覷了坐在第十二號桌那位顧客。

他終於還是要把花雕送上去，但却已白賠了一根手指。

沈東亭接過了花雕，忽然嘆了口氣。

老彭誠惶誠恐的站在一旁，臉色蒼白得可怕，却不敢說半個字。

在這個吃人的大都市裡，他畢竟還是個微不足道的菜館伙計。

沈東亭看了他一眼，忽然說：「少了一兩根指頭，雖然不好看，但總比連甚麼都看不見好得多。」

老彭點頭不迭。

沈東亭說的話，他明白是甚麼意思。

這時候，秦決已經獨個的走了過來，很有禮貌的問沈東亭道：「我能否在這裡坐下？」

沈東亭點點頭，漫不經心地道：「當然可以，我還沒有把整間川香園包下。」

秦決臉上木無表情，坐下。

他看看牆上古老壁鐘一眼，淡淡的說道：「雖然沈先生遲了一些，但畢竟還是來了！」

沈東亭仍然在看報紙：「我來，是因爲餓了，而且恰好想吃點川菜。」

秦決道：「這裡的雙脆魚香、乾煏蟮背和火爆猪肝，都很不錯的！」

沈東亭道：「但我想吃的却是回鍋肉、乾炒牛肉絲。」

秦決立刻吩咐老彭：「回鍋肉、干炒牛肉絲，另外弄點可口不膩的小菜。」

老彭唯唯諾諾的退下。

沈東亭終於把報紙摺好，放在桌上。

「今天總算是個好天氣，今夜必然羣星閃耀，明月高掛。」他似乎要把話扯到不着邊際去。

秦決的反應却是：「林貞給你多少，要你殺蔡疤子？」

沈東亭似是一愣。

良久，良久，他才慢慢的說道：「你以爲人命是回鍋肉？可以訂個價錢？」

秦決道：「在沈先生的行業裡，每個人都該有個價目。」

沈東亭搖搖頭道：「錯了，從五年前開始，我已不把殺人作爲自己的職業。」

秦決緩緩的說道：「你爲甚麼要殺蔡疤子？」

沈東亭淡淡道：「這是報復，爲三個死在江邊碼頭上的人報復。」

秦決道：「他們是你的兄弟？」

沈東亭道：「他們是林先生的兄弟，也就是我的兄弟！」

秦決道：「你曾經恐嚇過蔡疤子？」

沈東亭搖搖頭道：「那不是恐嚇，而是實實在在的告訴他，他就快要死了！」

秦決道：「他相信嗎？」

沈東亭道：「無論他是否相信，但他在死前必已有三幾天睡不着覺！」

秦決臉上完全沒有表情。

他忽然把一叠鈔票放在桌上。

沈東亭皺起了眉：「這裡的酒菜雖然不算便宜，但也絕對不需要用這許多的錢付帳！」

秦決道：「回鍋肉當然不值錢，但你却不是回鍋肉。」

沈東亭看着這一叠鈔票：「這裡總共是多少錢？」

「一萬。」

「假如我收下一萬塊錢，要幹些什麼事情呢？」

「殺一個人。」

「殺誰？是不是林貞？」

秦決點一點頭道：「不錯，就是林貞，事成之後，再付一萬。」

沈東亭喝下了一口酒：「無論怎樣，你的出手已經夠很闊綽了。」

秦決道：「殺林貞，付萬兩，這筆數目的確是不算少。」

沈東亭的臉色忽然變得很嚴肅，道：「但却還不夠！」

「兩萬還不夠？」

「不錯，最少還得多加一點。」

「加多少？」

「九十八萬。」沈東亭剛才還很嚴肅的臉孔，忽然又緩和了下來，微笑的說道：「無論是誰，只要能付出一百萬塊，莫說要區區林貞，就算是要我殺了自己，也無不可。」

秦決也笑了。

「想不到名震天下的黑殺手，居然會是一個這麼有趣的人物。」他一面笑，一面把桌上的鈔票放回自己的衣袋裡：「當我湊足了一百萬塊的時候，一定會再來找你，再見。」

雖然兩人都在笑，但目光却比殺人的刀還更鋒利。

＊　＊　＊

秦決在兩個保鏢陪伴之下，離開了川香園，這次的會面，沒有什麼結果。

在他們這個圈子裡，沒有什麼結果的談判，往往也就是最凶險的談判。

沈東亭是老江湖。

秦決在道上混的時間也不算淺了。

他們都已彼此心中有數。

＊　＊　＊

兩點三十八分，沈東亭才慢條斯理的從川香園裡走了出來。

回鍋肉不錯。

乾炒牛肉絲也很可口。

加上香醇醉人的花雕，這一頓午飯的確是不錯。

他以不緩不急的步伐，轉過了南大街，來到了銅皮巷。

這條小巷以前曾經有個補鞋匠，手藝極佳，人人都叫他銅皮十。

自從銅皮十離開這裡，到外面謀生之後，這條巷也就叫了銅皮巷。

直到現在，還有不少人在懷念着銅皮十。

但他已離開這條巷子凡十餘年，一直沒有回來。

銅皮十是個補鞋匠，最常用的工具是一把鎚子。

當沈東亭來到了這條巷子的時候，他也看見了一個人，手裡拿着鎚子。

但是鎚子份量沉重，最少比銅皮十的鎚子大上三倍。

這人也不是補鞋匠，而是一個專門靠敲碎別人腦袋爲活的惡流氓。

他已不年輕，快將四十了。

在昆明的時候，沈東亭曾看見過他。

那時候，他混得很不錯，經常在賭場上出沒，贏得大，輸的也不少。

想不到在這裡，他們又相逢。

狹路相逢。

＊　＊　＊

「鬼鎚花雨雨。」沈東亭冷冷一笑：「聽說你比我更早離開了昆明。」

這人獰笑。

他正是黑道上人稱之爲「鬼鎚」的花雨雨。

「沈兄，別來無恙！」

「我若有什麼不妥當，現在也不會站在你的面前。」

「沈兄，還記得上次，咱們在賭場押骰寶的事嗎？」

「當然忘不了，那次你押大我押小，結果開出來的是三顆六，大小統吃。」

「所以最聰明的賭徒，永遠都是作莊。」

「但當莊家必須要有眞本錢？」

「不錯。」花雨雨淡淡一笑：「我若有眞本錢，下次一定開賭場。」

「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才有眞本錢。」

「不必太久。」花雨雨撫弄自己手裡的鐵鎚子：「只要它爭氣，在你的腦袋上用力一敲，我就會有錢了。」

「噢，眞是好極了。」沈東亭冷冷一笑：「一直以來，都是別人給我沈某錢，要沈某去殺人，想不到現在居然反過來，有人要買兇殺沈某人，眞是他媽的天理循環，報應不爽。」

花雨雨嘆了一口氣：「小弟這是拿人錢財，與人消災，沈兄休怪。」

「當然不會見怪，咱們反正都是同行。」沈東亭冷笑着：「別人說同行如敵國，這恐怕用不到咱們身上了。」

花雨雨點點頭。

「不錯，咱們總算是一場朋友，這一頓飯，你也不必客氣了！」

他說的好像在請人家吃飯，但他拿出的却不是飯碗筷子，而是一柄可以敲碎獅子腦袋的大鐵鎚！

* * *

花雨雨並非尋常之輩，每年都有不少成名英雄——江湖好漢死在他的鐵鎚之下。

根據以往的紀錄，不少人連他三鎚都接不下。

他眼明手快，出手霸道狠辣，而且膂力沉穩，每一招都那麼猛烈的不可輕侮。

如果換上別人，恐怕三兩個照面之間，便死在他這猛烈的攻擊之下。

但沈東亭是個勁敵。

花雨雨連攻十二鎚，但却都被沈東亭一一化解開來。

沈東亭冷冷一笑：「來而不往非禮也，花老弟，你可要小心了。」

他在發動反擊之前，居然還給予對方一個很淸楚的警告。

花雨雨沒有動怒。

他也是個老江湖，知道若在這時候動起怒火，那不啻是自取滅亡。

他又攻了五鎚！

但對於沈東亭來說，居然沒有半點威脅。

直到現在，他終於知道，自己已接錯了這宗買賣了。

他根本不是沈東亭的對手。

但此刻，他却已勢成騎虎。

除非他立刻求饒承認失敗，否則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然而，世間上却是有種人，寧願戰死也絕對不投降的。

花雨雨也是這種人。

沈東亭扣住他的右腕。

花雨雨鬆開了鎚子，反身以肘重擊沈東亭的小腹。

但這時候，沈東亭已是智珠在握，任由花雨雨怎樣掙扎，他勢難傷他分毫。

突地，他一掌拍下。

花雨雨這一肘擊落空，而沈東亭這一掌却是擊了個結結實實。

沈東亭練的到底是甚麼掌力，沒有人知道。

在道上混的人，不少高手都知道，在中了他一掌之後，就再也活不下去。

花雨雨已是個窮兇極惡的殺手。

爲了錢，他殺人。

爲了一時之快，也出手殺人。

他殺人根本就不需要甚麼理由，無緣無故死在他的鐵鎚之下的人，不知凡幾。

所以，沈東亭也沒有手下留情的打算，況且這人本來就是要來殺害自己的。

一聲悶哼，花雨雨祇覺得頭頂上一陣劇痛，如遭雷殛。

然後，他就軟綿綿的倒了下去。永遠再站不起來。

就在這個時候，一人輕輕的鼓掌。

「好功夫，好功力，不愧是名震天下的黑殺手。」

沈東亭沉聲喝道：「甚麼人？」

巷端緩緩地出現了一個背着皮袋的老人。

沈東亭看着他，很久很久，然後目光大亮，「是十叔。」

老人大笑：「小沈，你差點連我都不認得了！」

沈東亭急步上前：「十叔休怪，一別多年，想不到你還是那麼壯健。」

老人搖搖頭嘆道：「不中用了，別人說到金山掘金礦，我却連銅板也掘不着一枚，到了那種鬼地方，仍然幹回老本行，替人補鞋修靴子，眞個他娘的笑話，笑話！」

原來這老人就是銅皮十。

只有極少數的人，才知道這位補鞋匠，原來竟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

沈東亭認識銅皮十，是遠在少年時。

銅皮十並不是沈東亭的師父，但却曾經傳授他幾套掌法。

那時候，他們還是同鄉。

但不久之後，銅皮十離開了家鄉，來到了這個繁華的都市，成爲了鞋匠。

沈東亭在鄉中也沒歕了多久，就離鄉背井，最後更成爲名震江湖的黑殺手。

誰也想不到，銅皮十居然會在這時候出現。

「小沈，去喝一杯，慶祝慶祝吧！」

「慶祝甚麼？」

「當然是慶祝你打垮了花雨雨！」銅皮十很興奮，就像個七八歲的小孩童，不斷的手舞足蹈。

這一次，銅皮十居然又帶着沈東亭，回到了川香園。

* * *

銅皮十喝了兩瓶酒，意氣飛揚。

「小沈，早在卅年前，十叔就已對村長說：沈東亭是個可造之材，現在可證明我一點也不糊塗，眼光一點也不差。」

沈東亭嘆了一氣：「小沈不中用了，幹不出甚麼大事來。」

「幹大事有甚麼用？最重要的是發大財！」銅皮十挾起了一塊回鍋肉：「像洪村長的兒子，他立志要幹大事，要當軍政界紅人，結果大事還沒有幹成，就死在會議室裡。」

「他怎麼會死在會議室？」

「是暗殺！」

「兇手抓着了沒有？」

「抓他娘個屁，」銅皮十搖搖頭，嘆着氣：「江湖上雖然風險大，要幹大事，倒不如像我這個老不死替別人補鞋。」

沈東亭緩緩地喝了一口酒。

「聽說你去了金山？」

「唉，正是一子錯，滿盤皆落索，」銅皮十不住搖頭：「以爲在彼邦，可以大發橫財，誰料碰了一鼻子灰，一船三十人齊去，到現在就只有我能回來，掘金夢，還是別提，別提！」

說到這裡，這個老人似乎是已有點醉意了。

他忽然巍巍巔巔的站了起來，大叫：「伙計，伙計，」

在不久之前吃了大虧的老彭，戰戰兢兢的走了過來：「這位大爺有甚麼吩咐？」

他現在已是驚弓之鳥，也難爲他被人砍掉了一根指頭，仍然扶傷工作，沒有休息。

銅皮十有點醉眼惺忪的樣子：「厠……厠所在甚麼地方？」

他一搖一擺，看來眞的醉了。

沈東亭急扶着他。

「唷！」

銅皮十口吐黃箭，醉得厲害。

沈東亭攙扶着他，到廚房後的一座厠所。

「十叔，小心點！」

「別緊張……我不會摔倒的……」

話猶未了，他已像個元寶般摔落到地上。

沈東亭再扶起他。

忽然間厠所門關上。

厠所內一陣寂然。

沉寂得無聲。

* * *

兩分鐘後，厠所門又打開了。

銅皮十神色木然，不徐不疾的離開了。

他沒有結帳。

川香園的伙計也沒有追問，因爲沈東亭還在厠所裡。

但過了整整半個小時，他們還沒有看見沈東亭出來。

老彭忍不住去看究竟。

他打開了厠所門。

沈東亭還在厠內。

但他咽喉已被人用把尖刀戳破了。

* * *

黃昏。

老牛飲醉了。

帶着最少有九分醉意，他去找林貞。

林貞沒有拒絕接見他。

老牛一見了林貞，就大聲叫道：「沈東亭死了，你知道嗎？」

林貞毫無表情，只是淡淡的說道：「我知道了，早已知道了。」

「你知道？」老牛轟聲怒叫起來：「老子還以爲你甚麼都不知道！」

林貞道：「你喝了酒？」

「沒有，老子沒有喝酒，老子喝的只不過是一毛錢就可以買一大罈的醋！」

「醋也同樣會醉死人的。」

「老子寧願醉死，也不願意看見這個世界，已經變成了龜孫子的天下！」

「誰是龜孫子？」

「秦決是龜孫子，左雄、魏勇是龜孫子，你若不敢去對付他們，那麼你們就是比龜孫子還要混帳的混龜孫子！」

林貞輕輕嘆了口氣：「這種事，你還是少管一點的好。」

老牛瞪大了眼睛：「你是看不起老子麼？」

林貞道：「你錯了，秦決是個怎麼樣的人，我比你更清楚，他手上的寶刀怎麼樣，我知道得比你多，要對付這個人，並不如想像之中那麼簡單容易。」

「不容易？」老牛嘿嘿的冷笑：「老子不信這個邪，他奶奶的，就算他有三頭六臂，老子也要把他們剁成肉醬！」

說到這裡，身子搖搖晃晃的，走了出去。

但他忽然走了回來，問林貞：「朱小姐……她怎麼樣？」

林貞看着他，過了很久才緩緩的說：「她沒事了。」

「很好，她沒事，老子放心！再見！」老牛又一搖一晃的離去。

但他還沒有走出門外，就已給人制服。

兩個大漢，把他綑綁住。

林貞揮了揮手，沉聲道：「暫時把他關在牢裡，他清醒後才放他回去。」

老牛在大罵：「姓林的，你沒種，自己不敢去對付秦泱也還罷了，還要囚禁老子，這算是甚麼英雄好漢。」

他一面大叫，一面掙扎。

但他的確是醉了，他的掙扎完全無濟於事，他被關在一座囚牢裡。

* * *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老牛終於從醉鄉清醒過來。

他已忘了自己是怎麼樣被人關了起來的。

他甚至忘記了自己去過甚麼地方。

他居然以爲自己給人暗算了。

幸好事實並非如此，他很快就已經被釋放出來了。

* * *

外面的天氣很好。

老牛決定馬上去找一個人。

他要找的人，就是川香園的老彭。

老彭沒有休息，但一隻手却已纏着了厚厚的紗布。

老牛把他拉了出來。老彭沒有拒絕出來，因爲他認識老牛，而且曾經有一段時期，還和老牛合得來。

老牛問老彭：「你近來混得怎麼樣？」

老彭皺眉道：「像我這種老廢物，還能混得怎樣？來來去去，還不是在這菜館裡幹活。」

老牛道：「這已算是不錯了，總比我好得多。」

老彭道：「我也會多次叫你進川香園，但你都老是不肯！」

老牛搖搖頭：「我不懂燒菜，也不喜歡幹侍役，這種工作不合適我。」

老彭嘆了口氣：「這可難說。」

老牛看着他那棉紗布包住的手：「甚麼事？是不是又給人欺負？」

老彭搖搖頭：「不要提這種霉氣，好不好？」

老牛看着他，「看你的樣子，似乎有點神不守舍，是不是碰見了瘟神？」

老彭吁了口氣。

「何止碰見了瘟神，而且還碰見了一個死人！」

老牛道：「你說的這個死人，是不是沈東亭？」

老彭一楞！

「你認識他？」

老牛道：「你且莫誤會這點，現在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問你，那兇手是誰？」

老彭道：「巡捕房的傢伙已問了我許多次，想不到你也來問我。」

老牛道：「巡捕房的人，我不管，我現在是問你。」

老彭道：「是一個補鞋匠。」

老牛目光一亮：「聽說銅皮十已回來，難道就是他？」

老彭道：「我不知道是不是銅皮十，但有人叫他十叔。」

「這就是了，」老牛一拍大腿，「這老傢伙表面上是個和藹可親的老人，其實却是個見錢眼開六親不認的混世魔王！」

老彭道：「怎麼一個補鞋匠，會是個混世魔王，你是不是說得太過份一點了？」

「呸！你知道個屁！」

老彭一怔，繼而嘆道：「但願我連個屁都不知道，省掉了許多痲煩。」

老牛瞳孔暴縮，不再說話，掉頭就走開。

老彭看着他的背影，喃喃的嘆息道：「看來他還比我倒霉……混了大半輩子，還是這副模樣，唉……」

他搖頭不迭，正待回川香園，忽然看見一個白臉漢子攔住了他的去路。

老彭瞪了他一眼：「請讓開一點。」

這白臉漢子大概是三十五六歲年紀，着一襲灰衣，臉上的表情是皮笑肉不笑。

老彭忽然覺得不對勁。

白臉漢子忽然說：「我若要讓開一點，也不會攔住你的去路！」

老彭臉色一變：「先生，我只是個菜館中的伙計，身上沒有多少錢？」

「廢話！」白臉漢子冷冷一笑：「我不是要錢，而是要你的性命！」

老彭目中已露出了恐懼之色：「你爲甚麼要殺我？」

白臉漢子目光如刀，冷冷道：「你對老牛說得太多了，這已是死罪！」

老彭雙手亂搖。

「不！你切莫誤會，我沒有對他說過些甚麼來……」

但他祇是說到這裡，臉龐上已多了一樣東西了。

那是一柄黑漆面鋒利的斧頭。

* * *

有人說，在這都市中，殺死一個人，看來就如殺死一隻螞蟻沒有多大的分別。

螞蟻固然可憐。

但兇手的下場，又將會怎麼樣？

除了冥冥中的主宰外，又有誰能預料。每個人最後的下場，將會怎樣？

* * *

賭場裡，總是烟雲瀰漫。雪茄、洋烟、土捲紙烟和烟桿子噴出來的氣味，簡直可以把不吸烟的人薰死。

銅皮十一向都不吸烟，他却能抵受得住賭場裡的這種混濁的空氣。

他今天手風很不錯，在骰寶桌上贏了四百，又在牌九桌上贏了一千二百五十。

賭坊裡的大耳方三走了過來，笑咪咪的對他說：「十叔，這裡比金山還容易發達呢？」

銅皮十看着他道：「怎麼啦，又要賞錢？」

方三搖搖頭：「不必了，你再給，我也不好意思再要。」

銅皮十咧嘴一笑：「話說得漂亮，就看在這句話份上，再賞你十塊！」

說着，十塊大洋，塞到方三的袋裡去。

方三笑得合不上嘴來：「十叔不愧爲江湖前輩，手面闊綽不在話下，而且……」

「夠了，夠了！還是那句老實話，別再沾那害人的鴉片，看你越來越瘦，再如此下去，恐怕快要變成一堆骷髏骨了。」

方三立刻不笑，訕訕道：「十叔說得是，老方明天我把它戒掉，戒掉！」

銅皮十帶着勝利的愉快心情，離開了這個賭坊。

方三臉上換了一副表情，喃喃的冷笑道：「戒他奶奶個屁！」

* * *

會到異鄉大發黃金夢的銅皮十，這時候才發覺人離鄉賤這個道理。

他正在暗自慶幸還能回來，而且一回來就賺到了一筆爲數不少的外塊。

他殺了沈東亭，獲得的酬勞是三千塊大洋。

這筆數目，已不算少。

而且，它還爲他帶來了好運，在賭坊上又贏了千多塊！

雖然，他一直都覺得小沈很不錯，但和三千塊大洋相比，顯然後者可愛得多了。

爲了三千塊，就算是砍翻了十個小沈，一百個小沈，他是絕對不會皺眉的。

錢，這個東西實在可怕。

它可以殺人，可以令善良的人變成醜惡。

沈東亭直到嚥氣的一刹那，還不肯相信，這個已「醉得一塌糊塗」的老人，竟然會出其不意向自己施殺手。

小沈雖然是殺人的大行家，但畢竟還是及不上銅皮十那麼老辣。然而，最重要的關鍵却是沈東亭根本就沒想到，銅皮十竟然包藏禍心，要暗殺自己。

當然，主謀者一定就是秦泱。

但他已再也沒有法子爲自己報仇了。

* * *

沈東亭雖然是死了，但老牛沒有死。

老牛已不甘寂寞！只要置生死於度外，像他這種人活在世上，一定是多姿多采，充滿傳奇性的。

他在賭坊外，等候着銅皮十整整兩個小時了。

他用盡了一切方法，終於查出了銅皮十的下落。

他知這銅皮十在賭坊裡。

他知道銅皮十無論是贏是輸，都一定會從賭坊中出來。

* * *

銅皮十已出來了！

老牛拿着一瓶酒，渾身酒氣，一搖一晃，的走到銅皮十面前。

他在裝醉。

「這位大爺，請問玉皇大帝在那裡？老子要找他，借十萬天兵天將……攻打……攻打四方城……」

銅皮十皺皺眉頭，避開。

老牛又向他仆倒過去。

「老子知道你一定贏了不少錢，能否……賞一毛錢……」

他堆着滿面笑容。

老牛伸手。

銅皮十嘆了一口氣，從袋裡掏出一塊大洋：「拿去，別囉嗦！」

但他却不是接那一塊大洋，而是突然閃電的一刀向銅皮十刺出一刀！

* * *

刀光如電。

老牛的目光也在刹那間變成黑暗中電光般的明亮。

銅皮十在裝醉中殺死沈東亭。

老牛現在是用同一手法，裝醉殺銅皮十。

這一刀，他刺向銅皮十的左胸上。

這是致命的一刀。

眼看這一刀立刻可以在銅皮十的胸口上刺出一個血洞，突然有一片細小而沉重的東西，重重擊在老牛的右腕上。

叮！

老牛的刀已跌下，他的人也跟蹌的退開去。

他沒有醉。

只可惜銅皮十也沒有以爲他醉了。

一個是裝醉。

而另一個是裝糊塗。

銅皮十根本不是要給他一個大洋，而是一柄補鞋時必須用的鎚子。

他的聲音也像是鎚子，那麼沉重：「我老人家沒有敲破的你腦袋，是因爲我現在的心情很愉快，否則你現在已腦漿塗地了。」

老牛的臉已發白。

他忽然咬牙道：「我承認自己的刀法是疏練了，所以才會失手，但總有一天，你會知道老子的刀法，並不如你想像中那麼不濟事的。」

銅皮十忍不住大笑。

「很好，有名氣，我這個老人家一定會等你的。」

他在大笑中離去。

老牛還是站在那裡，就像個遊戲中失敗之後，尚且深深不服氣的小孩子一樣。

但就在這時候，四個青衣漢子已圍了上來。

「噢！這不是派報的傢伙嗎？」

「他好像叫老牛。」

「老牛，哈哈，老牛有什麼用？連犂田耕地都沒氣力啦！」

「如此老牛，不如宰掉了。」

「看他這個樣子，好像還廢了一隻手呢？」

「眞可憐，又老又殘廢了一隻手，恐怕……」

最後說話的一個漢子還沒有說完，他的鼻子忽然四分五裂。

砰！

老牛閃電般的發拳。

左拳！

老牛的右手雖然已經受傷了，但左拳威力仍在。

這青衣漢子猝不及防，重重的吃了一拳，又驚又怒，還想撲前報復，但由於這一拳的力道實在是太兇猛了，他的身子剛想提前，但是眼前一黑，反而倒仆地上。

老牛冷笑。

他現在祇能以單拳應戰，但却還是那麼氣勢逼人。

砰！

又有一個青衣大漢胸口中拳，吐血退了下去。

老牛似乎殺得性起，連環脚左右飛踢，又把最後兩個青衣漢子踢得抬不起頭來。

這四個青衣漢子都是秦決手下身經百戰的打手。

他們以爲很輕易就可以把老牛收拾下來，但那却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老牛雖已受傷，但仍然不費吹灰之力，就把他們一一的擊倒。

幸好老牛沒有趕盡殺絕。

他們畢竟是秦決手下的小角色，老牛要對付的目標，並不是他們。

他現在必須回自己的老巢，待傷勢復原，才能作下一步的打算。

* * *

老牛累了。

他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必須舒舒服服的睡一覺。

他回到老家的時候，却看見一個少年，坐在自己的床上。

「阿飛。」

這少年赫然竟是沈東亭從大農場裡帶出來的阿飛。

沈東亭曾把阿飛帶到老牛面前，對他說：「他叫阿飛，我若有什麼不測，你一定要照顧他。」

老牛答應下來，但一直都沒有放在心上。

因爲在那時候，老牛根本不相信沈東亭會有什麼「不測」。

直到沈東亭死後，老牛又一直怒火如焚，居然忘記了阿飛。

「阿飛，你知道我住在這裡？」

阿飛點點頭道：「要找你，並不困難，很多小販都知道你住在哪裏。」

老牛也點點頭。

「不錯，這裡的確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阿飛道：「沈伯伯曾對我說，你是個很有本領的人，還叫我拜你爲師。」

「拜我爲師？」老牛苦笑道：「你若眞的拜我爲師，倒不如跟隻猴子學些猴子戲還更實用啦！」

阿飛搖搖頭。

「不，我相信沈伯伯的話，他說你是個很有本領的人，那麼你就一定是個很有本領的人了。」

老牛呆住。

他年輕時，的確很有本領。

但現在呢？

無論如何，他的「本領」必然已大大不如前的打了個大折扣，因爲他已很久沒有動刀子，也很久很久沒有跟任何人動手了。

他能否重振昔日雄風？

這很難說。

但他現在又已受了傷，一時之間，是勢難復原。

將來的事會演變成了甚麼樣，實在是難以預料。

阿飛仍然堅持着，一定要拜老牛爲師父，他甚至要跪了下來。

老牛看着他，呆住了。

他突然沉聲喝道：「什麼人？」

阿飛吃了一驚，只見門外忽然出現了三個人。

老牛却在這時候鬆了一口氣。

但他也實在想不到，來的居然

老牛突然被四個青衣漢子圍而攻之……

會是林貞。

* * *

林貞在門外，用一種奇怪的目光望着老牛。

老牛吸了口氣：「我有什麼好看，莫不是我的鼻子上長出了一株人參？」

林貞微微一笑道：「你很夠勇氣，居然去動銅皮十。」

老牛道：「這老渾蛋害死了沈東亭，老子要他償命。」

林貞道：「可是，他沒有死，而你却反而受了傷。」

老牛一怔。

「你都知道？」

「我若什麼事情都不知道，也不配和賀錦山、秦決這些老江湖作對。」

老牛嘆息道：「老牛老了，再不是那些兔崽子的敵手。」

林貞道：「這並不是年紀的問題，而是你根本就已把功夫弄疏了，那就像一匹千里馬，倘若許久沒有鍛煉，又怎能像以往般，奔馳千里。」

老牛點點頭：「林先生說得對，但老牛畢竟已是一條年紀老邁的牛，再也不能和初生之犢相比了。」

林貞道：「銅皮十可也不年輕，他的年紀甚至可以做你的父親。」

老牛說：「我是條老牛，又老又鈍，但他却是塊老薑，越老越辣。」

林貞道：「但你也可以變成一塊老薑的，甚至可以辣死銅皮十。」

老牛苦笑道：「你別把我捧上半天好不好？」

林貞道：「我爲什麼要捧你？要捧，何不捧捧我自己？」

老牛道：「林先生的好意，老牛是知道的，只是……」

林貞截斷他的話：「現在你什麼都不要管，這裡的一切，有我。」

「有你，但我這條老牛又怎麼樣？是不是要離開這裡？」

「不錯，你說得很對！」林貞臉上的神態很認眞。「你現在馬上就要離開這個都市，而且走得越遠越好。」

老牛又想開口，林貞已截然道：「對付秦決，對付銅皮十，對付賀錦山，這都由我來幹，你現在唯一要幹的事，就是小心保護阿飛，收他爲徒。」

老牛呆住。

「你一定要我走？」

「這是形勢所逼。」

老牛神色黯然：「我明白，老牛留在這裡，對你們是一種負累。」

林貞搖搖頭：「這不是負累不負累的問題，而是目前的情況，對你和阿飛都極其不利，你可以拚了老命，但是阿飛又怎樣？」

阿飛忽然大聲道：「我不怕，你們要幹，我也願意同牛叔同生共死。」

談判破裂　立場顯明

阿飛的聲音很雄壯，態度也很堅決。

但林貞却一點也不欣賞。

他給予他的回答，是一個火辣辣的耳光。

啪！

一記耳光刮下去，聲音清脆，阿飛的臉上立刻浮現出五條指印。

阿飛沒有退縮，也沒有問林貞爲什麼要打他，只是仍然道：「就算你打死了我，我還是不怕。」

林貞冷冷的一笑道：「你以爲這就是英雄好漢的行徑了？」

阿飛道：「就算不是英雄好漢，最少也不算是懦夫！」

林貞道：「但這是愚勇。愚忠、愚勇都是過猶不及的愚蠢行爲。」

阿飛問道：「何謂愚勇？」

林貞冷冷一笑道：「不自量力，螳螂手臂擋馬車，這就是愚勇，白白送死，簡直是連懦夫都不如，最少，懦夫還懂得怎樣保留自己的性命。」

阿飛挺起胸膛。

「我本來就是個死不足惜，也沒有人會關心的孤兒，與其苟活，不如和那些害人的壞蛋拚了。」

「拚？你憑什麼去拚，憑拳頭，你的拳頭不夠硬，憑氣力，你現在的氣力有多大？」林貞揪着他的衣襟：「你以爲拚命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你以爲拚死就可以解決一切？」

阿飛胸膛起伏，但是眼神還是那麼倔强。

林貞冷冷一笑，接道：「就算你不怕死，不在乎丟掉性命，但有一件事，你切勿忘記，還有一段血海深仇，等待着你去伸雪。」

阿飛一凜：「你說什麼？」

林貞冷冷笑道：「我是說，有一段血海深仇，正等着要你去伸雪。」

「血海深仇？什麼血海深仇？」

阿飛的目光有點茫然。

林貞盯住他：「你可知道自己的父親是怎麼樣死的？」

阿飛道：「他……他在賭場上輸得很慘，弄得債台高築，所以……所以……」

林貞接着說道：「所以他上了吊，是不是？」

「是又怎樣？」阿飛咬牙說。

「除此之外，你還知道些甚麼？」

「這已足夠！」

「不夠！不夠！大大的不夠！」林貞長長的嘆了一口氣，「你若以爲知道這些就已足夠，那是大錯。」

阿飛臉色一變。

「難道其中有甚麼蹊蹺？」

林貞點點頭：「你父親本來並不嗜賭，但却給一個用心不良的人引誘，染上了賭癮，而且最後還用騙術，把你父親所有的錢騙光了，還累他欠下一大筆債。」

阿飛聞言，渾身猛然一震。

「你說的都是眞話？」

林貞道：「我爲甚麼要騙你，騙了你對我有甚麼好處？」

阿飛急問道：「那人是誰？」

林貞道：「就算我把這人的名字告訴你，你又能怎樣？你想爲父母報仇，還差得遠了！」

阿飛道：「但我最該知道這仇人的名字！」

林貞道：「這個人的名字，你當然必須知道，但却不是現在，而是將來。」

「將來？」阿飛叫了起來：「要等到甚麼時候？」

「等你長大後，等你有眞實的本領，可以對付仇人的時候。」

阿飛的眼睛忽然一轉。

「我明白了！」

老牛看着他：「你明白了甚麼？」

阿飛冷冷一笑，盯着林貞道：「你說的都是假話，我根本沒有甚麼殺父仇人，你只是在騙我，要我跟隨着牛叔離開這裡？」

林貞嘆了口氣道：「你不相信我？」

阿飛道：「我爲甚麼要相信你，除非你有證據！」

「你對我所說的話有懷疑，那是很難怪的！」林貞看着他，緩緩道：「在這世間上，你最信任的人，是不是大農場裡負責養鴿的譚八叔？」

「八叔，想不到你也知道八叔這個人。」阿飛點點頭：「不錯，只有譚八叔，才是世間上最老實的人，最可靠的人，最少，他是在農場看着我長大的，這許多年以來，他從未騙過我一次。」

林貞道：「假如他向你說，你會不會相信這是事實？」

「但他在大農場裡……」

阿飛沒有再說下去。

因爲就在這個時候，他看見一個戴着毡帽的老人，已蹣跚地從門外出現。

「八叔。」

老人向阿飛露出了一個苦笑道：「小唐。」

他一向叫阿飛做「小唐。」

阿飛走了過去。

這老人正是譚八叔。

他撫摸着阿飛的頭髮，緩緩的道：「剛才林先生所說的，都是眞話，你父親的確被人騙得很慘。」

阿飛全身一震：「這騙子是誰？」

譚八叔搖搖頭：「現在不能說，你也不能亂猜，總之，你一定要等待，等待到時機成熟的時候，才去報復，但絕不是現在！」

阿飛拉着譚八叔的手：「不！你一定要說出那人的名字！」

譚八叔閉上了嘴巴！

這時候，老牛忽然衝前，掄起拳頭，對阿飛道：「你聽不聽師父的話？」

「師父？誰是我的師父？」

「當然是我這條老牛，難道你不喜歡我做你的師父？」

「不！徒兒叩拜師父。」阿飛幾乎立刻就要跪下去。

老牛却把他拉起。

「別來這一套。牛叔不喜歡這種禮節，你只要叫我師父，也就夠了。」

「是的，師父……」阿飛的情緒很複雜，既是驚喜，又是哀怒。

老牛嘆了口氣：「父仇這件事，你暫時不要問，等你長大了之後，有了報仇的本領，我們一定會把仇人的名字說了出來。」

林貞目露滿意之色：「不錯！牛師父說的話，你一定要記住，牢牢的記住。」

就這樣，老牛終於走了。

老牛帶着阿飛，離開了這個充滿着黑暗罪惡的都市。

林貞知道，他們遲早會回來的。

但等到他們回來之後，這裡的一切將會變成怎樣？恐怕只有天才知道了。

* * *

在賀錦山的書房中，秦決的臉色有些不大好看。

因爲賀六爺已拿着那柄短短的手鎗，對準着他的眉心。

賀錦山問秦決：「上次你來到這裡，距離現在有多久？」

「五天。」

「五天？眞的是五天？」

「不錯，是五天……」

「你還記得，五天前你在這裡說過的最後一句說話嗎？」

秦決沉默了半晌，終於道：「我還沒有忘記……」

賀六爺的瞳孔漸漸縮小，手槍却距離秦決更近：「我想再聽一遍。」

秦決吸了一口氣，說道：「三天之內，林貞不死，我死。」

「很好，說得很好！」賀六爺在笑，笑聲中帶有說不出的諷刺。「話是你說的，現在已是第五天，但是林貞還是活得很好呀！」

秦決垂下了頭。

賀六爺冷冷一笑：「你說，你現在是不是很該死了？」

秦決點點頭。

「六爺說得對，我該死，我太低估了林貞的力量。」

砰！槍聲突響！

秦決縱然膽色過人，但也不禁給這一下的槍聲嚇出了冷汗。

他被嚇出了一身冷汗，只因爲這一槍雖然是開了，但却不是射在他的眉心，而是射在天花板上。

他若中了這一槍，立刻就是個死人。

死人是不會出汗的。

* * *

賀六爺沒有眞的殺了秦決。

其實，秦決也知道，賀六爺是絕不會爲這一句話，就把自己幹掉的。

他若眞的殺了自己，無異是砍了自己的一條臂膀。

賀六爺是個聰明的老人，這種愚蠢的事，他絕對不會幹的。

但他現在很不高興，却是事實。

「你現在說，該怎辦？」他冷冷的盯住了秦決道。

「我們已殺了沈東亭……」

「這雖然是也算 是一件功勞，但沈東亭的性命，又怎能與林貞相比？」賀六爺終於把 手鎗收起，冷冷的道：「還有阿飛 那小雜種，你們還沒有把他抓回來，可說是大事幹不成，連這點小事情也沒有辦好！」

秦決道：「我已加派了人手，去找那小子，但……」

「別再提了，總之這兩件事，你一定要辦妥，否則那一宗買賣，一定會礙手礙脚！」

「六爺，那批貨有多少？」

「超過五十萬！」

「五十萬？」秦決吸了一口氣：「是誰有這麼大的一批貨？」

「當然是胡跛子。」

「不錯，這老傢伙的手段越來越厲害，據說連東三省的黑霸王都給他的人幹掉了！」

「黑霸王算是老幾？」賀六爺冷冷一笑：「和胡跛子手下四虎將相比，他的手下都是飯桶廢物，又怎能和老胡相提並論？」

「這批貨可靠嗎？」

「當然可靠。」賀六爺冷冷一笑：「在鴉片這門事情上，胡跛子是第一把交椅人物，五十萬貨雖然爲數不少，但對他來說，還不是最大的一宗買賣。」

秦決沉吟着道：「目下好此道者，頗有貨源短缺之憂，倘若這一

批貨能順利到手，咱們所賺的利潤，可是一個很可觀的數字。」

「這個自然，」賀六爺燃點着一根雪茄：「但林眞却是一塊絆脚石。」

「既是絆脚石，我們就一定把它踢走！」

「你踢得動嗎？」

「盡力而爲。」

「不，暫時不要動林貞。」賀六爺沉吟着，似是若有所思。

秦泱看着他，忽然道：「六爺有甚麼主意呢？」

賀六爺緩緩噴出一口烟：「你和李紅鬍有沒有交情？」

「李紅鬍？」

「不錯，他是北三街的流氓頭子。」

「這人很不好對付，我和他雖無交情，但却沒有交惡。」

「這人向來喜歡獨當一面，誰的帳他都不賣！」賀六爺緩緩的道：「我要在他的地方上，會一會林貞！」

秦泱目光一亮。

「在北三街殺林貞？」

「不是殺林貞。」賀六爺搖搖頭：「在李紅鬍的老地方，我們不能動林貞，林貞也絕不敢動我們。」

秦泱眉頭一皺：「六爺的意思是要在李紅鬍的北三街上，跟林貞進行談判？」

「不錯，你反對？」

「不，只要是對於六爺有利的事，我絕不會反對。」秦泱說。

賀六爺點頭道：「那麼，這件事就交由你去辦。」

「是。」

秦泱退了出去。

賀六爺吸着雪茄，獨坐書房中，臉上木無表情。

他是大農場的老闆。

他是個大毒梟。

＊ ＊ ＊

兩日後的黃昏，北三街籠罩着一種不尋常的氣氛。

北三街有家酒家。

那是好漢樓。

光顧好漢樓，未必一定是好漢。

在這裡的流氓，遠比好漢爲多。

怎麼樣才算是「好漢」？

這很難說。

那些流氓，也常常拍着自己的胸膛，在好漢樓頭大呼：「俺是好漢。」

但他們眞的是好漢嗎？

不，他們只是流氓。

流氓就是流氓，倘如把流氓當作好漢，那眞是一件可笑復可悲的事。

雖然，有時候流氓和好漢的外表，看來是完全沒有什麼分別的。

＊ ＊ ＊

好漢樓的老闆，就是北三街的流氓頭子，李紅鬍。

他是流氓出身，這座好漢樓，也是他和手下以强買的手段弄回來的。

他平時總是喜歡穿着一件對襟短打的衫，敞開胸膛大馬金刀的坐在櫃枱內。

從流氓變成了大掌櫃，的確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

當然，若有人想打架，他是絕對不甘後人的。

但是這一天他一改常態，居然穿着一套筆挺的西服，正襟危坐地坐在好漢樓上。

今天，他可說是擔當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賀錦山和林貞，要在他的好漢樓，進行親切友善的會談。

他當然知道，這是一宗很危險的事。

說不定，兩幫人馬會在這裡突然火併起來。

但他還是沒有拒絕，因爲他既不想得罪賀大爺和林貞，也不想給別人說，李紅鬍沒有這個勇氣，讓賀、林在好漢樓進行談判。

所以，這雖然是一個燙山芋，但他還是接下了。

但他却堅決地和對方說明：「誰敢先在北三街動手，俺就先幹了誰。」

他是站在中間，誰也不偏幫。

而且，對於人數，也有限制。

這規定是，雙方祇能派三人，進入好漢樓。

＊ ＊ ＊

會談的時間，是由六時正開始。

林貞很守時，五點五十八分，已到了好漢樓，陪他一起來到好漢樓的是容健、趙豹。

容健是個體魄魁梧的壯漢，他練的是大力鷹爪功。

趙豹來自廣西，雖身材遠遜於容健，又矮又瘦，但他的刀法和腿法，却絕非等閒之輩可以匹敵。

三人背牆而坐。

李紅鬍臉色沉重，等待賀六爺的來臨。

＊ ＊ ＊

賀六爺來到了好漢樓的時候，是六點零五分。

他來得不算太遲，但總算是遲到。

在他身後的，是秦泱、狄天保。

狄天保是賀六爺的保鏢，大概三十七八歲年紀，外貌很平凡，沒有半點特別的地方，就和街上每一個普通人沒有什麼兩樣。

他跟隨着賀錦山已十五年。

在這十五年內，他可說是從來

都沒有出過任何一次岔子。

這種保鏢，當然是值得賀六爺深深信賴的。

＊ ＊ ＊

雙方進入好漢樓的，各只有三人。

林貞和賀六爺相遇，可說是道上的一件盛事，但他們談些什麼，就只有他兩人才知道。

即使是和他們一起進入好漢樓的手下，也不知道。

因爲他們一見面，就已走到了一個角落，細語交談。

＊ ＊ ＊

賀六爺不斷的看着林貞。

「林老弟，你還年輕，但却已是大有成就，我實感到很佩服。」

林貞道：「六爺有什麼指點，還是開門見山好了。」

「好！快人快語！」賀錦山點點頭，道：「我也不喜歡兜圈子，轉彎抹角。」

林貞道：「六爺本來就是個爽快的人。」

賀六爺微笑道：「坦白的說一句，這幾年以來，我們都是處於對立的形勢下，這一點，無論對你、對我都是一件很不利的事。」

林貞點點頭道：「我承認。」

賀六爺臉上的笑容漸漸的收斂，嘆道：「蔡疤子死了，沈東亭也死了，這樣鬧下去，將來說不定有一天，死的不是我們的屬下，而是你和我。」

林貞又是點點頭：「這種可能性，是誰也不能加以抹煞的。」

賀六爺皺着眉：「有這種必要嗎？」

林貞道：「這不是必要與否的問題，而是誰都不可能預料得到，將來的事會演變成怎麼樣。」

賀六爺目中閃動着光芒。

「但與其長期針鋒相對，何不衷誠携手合作？彼此清除心中的成見？」

林貞似是微感意外。

賀六爺又說：「你我若聯手，可以說有百利而無一害。」

林貞盯着他的臉：「我想知道眞正的原因是甚麼？」

賀六爺似是一怔，繼而笑道：「聰明！果然是個聰明人！」

說到這裡，忽然把嗓子壓得很低：「你是否已知道了一個秘密？」

「甚麼秘密？」

「明人面前不說暗話，在半個月前，東三省黑霸王的姨甥郭小男是不是曾經到府上拜訪老弟？」

林貞沉默了一會，才道：「六爺消息靈通，在下實在佩服！」

「這也不算甚麼，黑霸王給胡跛子弄得一敗塗地，郭小男心心不忿，要向你告密，那是理所當然的事。」

林貞淡淡道：「六爺以爲在下一定去對付胡跛子？」

「這倒不是，」賀六爺乾咳了一聲，慢慢的說道：「黑霸王與胡跛子的恩恩怨怨，你我都是局外人，犯不着管，咱們在道上雖然講義氣，但閒事嘛，還是少管的爲妙！」

「那麼，我可以肯定的回答六爺，黑霸王與胡跛子的事，我本來就是不想理，郭小男這一趟，是白跑了。」

賀六爺道：「但郭小男一定曾經向你說過另一件事？」

林貞目光一閃，忽然露出一個曖昧的笑容。

過了許久，他才沉聲說出了兩個字：「鴉片？」

賀六爺笑了，笑得就像一條狐狸！

「不錯，是鴉片！」

「數目不少吧。」

「五十萬，」賀六爺的聲音更低沉：「說實在的一句話，我一個人吞不下，這一次一定要你幫忙！」

林貞臉上仍在笑。

但忽然間，這種笑容就像冰雹掉進了沸鍋之中，刹那間消失得乾乾淨淨。

＊ ＊ ＊

林貞沉着臉，聲音也好似忽然變得很不客氣：「六爺，你已一大把年紀，賺的錢也很夠了，想不到還要幹這種傷天害理的勾當！」

賀六爺臉色一變。

林貞冷冷一笑，接道：「開賭場、妓院，我不反對，但這種殺人不見血的買賣，不知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在下是決不沾手的。」

說到這裡，已成僵局。

賀六爺臉上的肌肉也已僵硬。

「好小子！」

「六爺，奉勸一句，你所幹的傷天害理的事已經夠多了，再變成毒梟，那可是萬劫不復的禍事！」

一切都已沒有轉圜的餘地。

林貞拂袖而去。

賀六爺仍然坐在那裡，目光帶着一種可怕的殺機。

李紅鬍走了過來，道：「六爺，先喝杯水酒，俺已經囑咐廚師，弄幾道精美的小菜……」

「不必客氣了。」賀六爺勉强地一笑：「咱們還有一點事要幹，改天再來拜候李爺。」

李紅鬍一笑：「既然如此，俺也不便勉强，請！」

＊ ＊ ＊

談判已破裂。

完全的破裂。

林貞的立場已很明顯。

他決意不沾手毒品。

這是明智之舉？

還是會惹來一場大禍？

目前來說，那是言之過早。

但一場兇險的大風暴已在醞釀，那是每個人都可以感覺得到的。

一個星期過去了。

這個星期之內，一切都很平靜。

平靜得簡直令人驚奇。

但這種平靜還能維持多久，却是誰也沒法可以預料的事。

* * *

清晨，七點二十三分。

容健從浴室裡走出露台，呼吸着新鮮的空氣。

每天早上，他一定要淋個冷水浴，無論是在暑天或是大雪紛飛的嚴寒，這習慣從來沒有改變過。

他是林貞的保鏢，也是林貞最信任的一個殺手。

容健曾殺人，他每次殺人，都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林貞。

林貞能夠成為黑道上的頂尖人物，並不是偶然的幸運。

他的江山，是打出來的，而不是別人雙手白白奉送的。

要打江山，不能單靠一個人的力量。

容健、趙豹都是林貞的得力助手。他們都曾身經百戰，會過無數江湖高手，三山五嶽各式各樣的人物。

容健練的是大力鷹爪，但也很喜歡練習西洋拳。

他認為西洋拳並不是一般人想像中那麼簡單，只靠氣力就可以佔到優勢。

用氣力發拳，只是最簡單最基本的步驟。

眞正的西洋拳，那必須經過嚴格的訓練，長時間的栽培，才能成為眞正的高手。

無可否認，西洋拳極重視氣力。

沒有氣力，再快的拳法，也不一定能夠獲勝。

跳繩和跑步，都是練習西洋拳不能缺少的基本功夫。

自從三年前初學西洋拳開始，容健就一直沒有停止過這兩種看似呆板，其實絕不簡單的鍛煉方法。

容健住的地方，是在一個小山坡上。

他每天沐浴之後，一定會從住所跑下山，然後繞過一個大圈子，而回到自己的房子。

這已是每天不可缺的「例課」。

就算是暴風雪來臨，或者是在積雪盈尺的季節，都不會令他「暫停一課」。

這是，恆心、毅力！

他一向是個很有毅力的人，而林貞最欣賞的，也就是這一點。

而且，容健這個人還有一個很奇怪的特點，雖然在黑道上混，卻不貪財。

林貞每個人給他們的薪酬，是五百塊。

五百塊在當時已不是一個不小數目。

但容健卻從不支取五百塊，每個月只支取一百塊就算了。餘下來的四百塊，他全都贈給一間孤兒院。

半年前，孤兒院要擴建，想籌募兩萬塊，但經過多方面的奔走，才總籌得八千塊。

距離目標太遠了，計劃受到阻延。

容健也沒有方法，他手頭上的錢本來就不多。

但就在這個時候，林貞給了他一張一萬五千塊的支票。

容健沒有甚麼表示，甚至連一聲多謝也沒有。

他對一個人的感激，並不是掛在口邊，而是記在心上。

假如林貞要他從一百層高樓跳下，他絕不會在九十九層跳下去。

但林貞絕不會叫他跳樓的。

他只是希望這個難得的好心人，能活到八百歲，與傳說的彭祖看齊。

雖然天氣並不炎熱，但當容健經過山坡，跑回自己那幢房子時候，他已渾身濕透，大汗淋漓了。

他有車子，這輛車子並不寬敞，也不華麗，但卻很實用。需要的時候，它的速度絕不會比任何名廠的跑車輸虧。

假如車主能代表主人的性格，那麼容健的車子無疑就像是他的主人。

唯一分別的，就是容健的身材挺魁梧，而這輛車子的外型卻是未免細小了一點。

但容健不在乎。

他覺得這輛汽車很好，如果能一直不損壞的話，那麼他將會一輩子都不轉用另一輛汽車。

他是個很念舊的人。

每天清晨，他的例行工作是沐浴、跳繩和跑步。

而每天晚上臨睡之前，他必然要幹的工作，就是把這輛汽車抹得乾乾淨淨。

當他這天跑步回來的時候，他知道這輛車子，此後都不必洗抹了。

因為這輛車子已被燒成一團廢鐵。

假如有人用十輛的名貴跑車，要和容健交換這部汽車的話，那麼這人必然會碰了一個硬釘子。

容健不愁沒車可用。

他喜愛的東西，就算你用天下間所有的財富來跟他交換，一樣不可能令到這個頑固的人點點頭。

也許有人會認為他是個傻子。

傻得莫名其妙，傻得不可思議。

但在林貞的眼中看來，這不但是他這個人的優點，更是令人無法不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

唯利主意者，是用金錢來衡量一切。

但容健最討厭者，也就是唯利主義者的那一羣人。

千萬財富散盡，他總不會痛心。

但這輛一直與他出入相陪的汽車被焚毀，他却是心痛得要命。

好好的一輛汽車，怎會被燒掉？

這顯然是給人故意破壞。

他狂衝，衝入屋子裏。

他雖然沒有結婚，但居室一向收拾得「井井有條」，絕不紊亂。

但這時候，他的房子已和他出門的時候，完全兩樣。

櫃被推翻。

枱椅支離破碎。

燈飾幾乎沒有一件是完整的。

但這都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一幅照片。

這照片是用玻璃鏡架鑲好的，一直掛在他的床頭上。

但這時候，玻璃相架已被摔破，而那張可愛的相片，居然被人用鮮血淋得一塌糊塗！

鮮血已遮住了相中人，鮮血已遮住了容健的眼睛。

他的拳頭已握緊，額上青筋根根怒突，看來就像是一隻憤怒的獅子！

房子裏唯一沒有遭受到破壞的，是一張天藍色的沙發。

這張沙發並不是買的，而是孤兒院送的。

它也不是孤兒院買的，而是孤兒院的孤兒，花了整整三個月時間才造好的。

對容健來說，這張沙發簡直比整幢房屋還更重要。

它是那麼完全美，那麼珍貴。

它代表一份純眞的愛，它代表著一羣可愛兒童的心血結晶。

但這時候，在這張珍貴的沙發上，卻坐著一個臉色慘白，笑容卻詭異如同鬼魅，形態邪惡可怕的漢子。

容健已差點兒氣得吐血。

他握起粗壯的拳頭，一拳就向這個人的臉龐上狠狠的揮了過去。

假如容健在盛怒中所發出一拳，可以打死世間最强壯的人，那絕對不是誇大之言。

但這個坐在沙發上的白臉漢子，絕不會是世間上最强壯的人。

這一拳若打在他的臉上，那麼，這漢子就算還能活下去，恐怕最少要躺在床上好幾個月了。

但容健這一拳，卻忽然硬生生的收回來。

這白臉漢子沒有反擊，也沒有閃避。

他祇是及時亮出了一件東西。

武器？

不！

就算是亮出了一支手鎗，甚至一枚炸彈，都絕不足以讓容健這一拳停止下來。

他亮出是一串項鍊。

一串由無數顆美麗、圓滑的珍珠所串成的項鍊。

看見這串珍珠項鍊，容健的拳停下。

他的心也在向下沉。

白臉漢子也在微笑。

「容先生，你一定不會認識我，因為在一個月之前，我還遠在山東。」

「你知道我是容健！」

「當然，否則又怎會到來這裏，為你送上這件珍貴的禮物。」

容健勉强沉住氣。

「你是誰？」

「我就是殺了川香園老彭的人，姓蒲名不留。」

「你就是江湖中人稱『不留後路，絕不留情』的東斧老蒲？」容健吸了口氣。

「不錯，區區正是東斧，這是第一次登門造訪，這一點小小禮物，還望不要見笑。」

容健伸手接過這串項鍊，仔細的看了一遍。

毫無疑問，的確是那一串。

那是他去年，送給孤兒院楚珍美小姐的生辰禮物。

一直以來，楚珍美都是容健心目中不可侵犯的天使，不容褻瀆的女神。

她是那麼高貴、純潔、慈愛。

她若不是楚珍美，他早就向她求婚了。

但正因她是楚珍美，是他心目中最圓美的女神，所以，一直以來，他居然不敢開口，向她表示心中那份强烈得快要使他發瘋的感情。

人就是這麼複雜而奇怪的。

他簡直已變成了她的奴隸。雖然，她從來沒有奴役過任何人，包括他和那些可愛又可憐的孤兒們在內。

楚珍美是純潔的。

珍珠也是純潔的，高貴的。

但是，它竟然落在蒲不留這種人的手上。

它的主人又是怎樣？

容健不敢想像。

他寧願砍掉自己的腦袋，只要有人能證實，她直到現在還是安全無恙，沒有遭受到邪惡的侵犯。

但他現在面對的不是楚珍美，而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東斧老蒲！

蒲不留坐在那張沙發之內，臉上那張洋洋自得的神態，簡直可以氣爆容健的肚皮。

容健沒有動手。

他不動手並不是因爲怕了老蒲的名氣銜頭，而是擔心著楚珍美。

「楚小姐今年二十三歲，有一種說不出的成熟美，就像一朵玫瑰，又像是一株美艷的牡丹，眞是我見猶憐。」蒲不留神態齷齪、下流，卻又儘量裝作很富有浪漫色彩的樣子。

幸好容健還沒有吃早餐，否則，他現在也許會吐了出來。

「你想怎麼樣？」他壓抑著胸中澎湃的怒潮。

蒲不留緩緩的站了起來，慢慢的說道：「我們並不想怎樣，祇要求容先生幹一件事。」

「你說！」

「殺一個人。」

「誰？」

「林貞。」

「甚麼？」容健的身子猛然一陣劇烈的顫抖著。

「我是說，要你去殺……林……貞。」說到最後三個字，蒲不留的語氣特別重，聲音也特別拖長。

「不能！」容健搖搖頭：「你們找錯了對象。」

「不，我們絕對不會找錯了人。」蒲不留乾笑着，兩顆白多黑少的眼睛盯著他：「要殺林貞，一定要用他身邊的人，你就是最適合的人選。」

容健用力的搖頭。

「我不幹。」

「你眞的不幹？」

「不幹！」

「很好，你不幹，那就由我們兄弟去幹。」蒲不留的臉上泛起了些淫邪的笑容：「放心，我們的兄弟不是去幹林貞，而是一個跟一個的慢慢去幹楚珍美。」

容健再也忍不住，終於發拳。

拳風呼呼。

但蒲不留身手不慢，居然一下子就閃了開去。

他笑吟吟的說：「像楚小姐那種難得一見的美人兒，誰不怦然心動，若不是老蒲按住他們，那伙急色鬼早就幹上了。」

容健臉色慘變，一雙眼睛彷彿已噴出火花來。

蒲不留吃吃一笑，步出門外。

「現在還早，不妨先去吃個早餐，但在今晚九時之前，你一定要殺了林貞，否則，那位可愛的楚小姐，恐怕要被先姦後殺，然後棄屍在門口之上。」

容健緊握雙拳，忽然大聲的說道：「難道你們就不能再給另一條路我走？」

蒲不留似是長嘆了一口氣：「很對不起，這是唯一的辦法。但老蒲可以保證，只要林貞在今晚九點正之前死亡，那麼楚小姐必然可以毫髮不損，重歸你懷抱。」

容健呆住。

「再見！」

蒲不留走了。

他留下的是一個死結！

容健將會怎樣解開這個死結？

沒有人知道。

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 * *

這一天，林貞的社交應酬很忙。

容健、趙豹一直都陪伴他。

容健一言不發，臉上老是木無表情。

但他平時也是這副樣子，誰也沒有對這位保鏢加以注意。

到了黃昏，大概快要接近六點的時候，趙豹忽然腹痛，被送入醫院。

陪伴著林貞的，就只有容健。

他當然不會忘記了蒲不留說的話。

「今晚九點之前，你一定要殺了林貞，否則，那位可愛的楚小姐，恐怕要被先姦後殺……」

這是可怕的恫嚇，可怕的威脅。

每一個字，都像一柄大鎚子，狠狠的敲在容健的腦袋上，心臟上。

「你一定要殺了林貞。」

但他能下手嗎？

他已去過孤兒院，平時準時回院的楚小姐，直到十點三十分還沒有回來。

她也不在家。

蒲不留並不是在虛言恫嚇！

他們的手段，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甚麼事情都可能做得出來的！

時間又一分一秒的過去。

夜幕低垂，轉眼已是八時三十分了。

林貞忽然叫他進入臥室，下圍棋。

黑白棋之道，學之不難，但求精卻不易。

林貞已是高手。

容健卻是他的勁敵。

但這一夜，容健的棋子失據，應該上風的時候，反而給對方重重圍住，失地不可勝算。

八點五十五分，容健忽然對林貞說：「有人要我殺了你！」

無論是誰，在下棋的時候，忽然聽見這句話，都一定會有反應。

林貞亦然。

但他的反應卻是很平淡，他只是淡淡的道：「這種事很沒趣，何不下完了這一局棋再說。」

容健默然。

他眞的甚麼也不再說，又再下棋。

一子錯，滿盤皆落索。

一子之微，尚且可以影響大局，則數十子之錯，自然鑄定敗局無疑。

容健輸了。

他的臉色在燈光之下看來是那麼蒼白。

這局棋他們下得不慢。

當棋局完了之後，時間已是九時一十八分。

林貞看著容健，忽然問：「你現在想繼續下棋還是殺了我？」

容健苦笑。

「林先生，我若要殺你，是在棋局之前，而不是棋局之後。」

林貞似是一怔。

「這有分別嗎？」

「他們給我的最後限時是在今晚九點正。」

「現在已快九時三十分。」

「所以，我早已沒有這個必要。」

林貞的臉上沒有甚麼特別反應之處，居然微笑著說：「既然你已不打算殺我，那麼繼續下棋吧。」

容健搖頭。

「不必了。」

「不必，你以爲自己一定輸？」

「我已敗了，又何必一敗塗地。」

「不！你可以收復失地，就像你最崇拜的一個拳手，在苦挨了十四個回合之後，卻在最後一個回合把對手重拳擊倒。」

「很抱歉，我已沒有這份信心，我想到外面呼吸新鮮空氣。」

容健的聲音混濁而低沉。

林貞無可奈何，聳肩微笑。

容健走了。

林貞卻還是若無其事，居然往床下找出了一支手槍，擺放在小几上。

* * *

棋局已敗，窗外羣星閃爍，但卻看不見那皎潔的明月。

容健沒有殺林貞。

倘若東斧老蒲提出來的條件，不是要他去殺林貞，而是去殺他自己的話，那麼他早已動手了，把自己送到西方極樂世界上。

他甚麼都不重視。

他只重視楚珍美的安危。

但若要他殺林貞，救珍美，那卻是萬萬辦不到的事。

他忽然有個很傻的想法：殉情。

他覺得自己對不起楚珍美，對不起孤兒院那一羣可愛又可憐的孤兒。

他沒有流淚，但嘴唇角已咬出血了。

走廊不長。

但容健從林貞的臥室去客廳，卻彷彿要花費了大半輩子的時光。

他頹然的坐下。

他坐的不是椅子，而是一個花盆。

花都給他壓平了，但是他還懵然不知。

他垂下了頭，看著自己的一雙腳。

這雙腳有甚麼用？沒用！

我這個人有甚麼用？

也是沒用！

他恨不得立刻從泰山之頂跳了下去！

但就在這個時候，他忽然看見另一雙腳。

那是肌膚雪白，很秀氣，也很熟悉的一雙腳。

他抬起頭來，突然發現了一張他朝思暮想的臉孔。

「珍美！」他驚叫。

他跳了起來，臉上表情簡直比守財奴發掘出寶藏還更高興。

他揉揉眼，捏捏指甲。

這不是做夢？不！

這不是夢！

楚珍美竟然活脫脫的站在他面前，眼眶裏卻飽含了晶瑩的淚。

容健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激動，忽然緊緊的擁抱著她。

她沒有抗拒。

她迎接他的擁抱，兩口子緊緊的靠在一起。

愛情是多麼奇妙。

他倆第一次擁抱，又是多麼的激動，眞不可思議！

容健抱緊著她，吻她的臉，吻她的脖子，吻她的櫻桃般的嘴唇。

他已忘了這裏是甚麼地方，也看不見一個人已正在笑咪咪的看著他們。

直到很久很久之後，他才突然驚覺，在他倆不遠，還站著一個身材矮瘦的白衣人。

「趙豹！」他大感詫異。

他放開了楚珍美。

她的臉已透紅，淚水卻已忍不住掉落下來。

忽然看見了楚珍美，已是一個意外。

再看見趙豹，更是意外中的意外。

「你不是被送進醫院？」

趙豹摸摸肚子：「趙某走也走得，吃也吃得，要睡覺的時候，就算一口氣睡十八小時都絕不成問題，爲甚麼會被送進醫院去？」

容健恍然而悟。

「是你救了楚珍美？」

趙豹微笑：「這不算是我的功勞，還有十二個經常跟你出生入死

的兄弟！」

容健呆住了。

「你們早已知道了楚小姐被擄？還知道她在甚麼地方？」

趙豹吟吟一笑。

「這不是我的本事，是林先生告訴咱們的。」

容健又呆住了。

直到這時候，他才明白，楚珍美被擄的事，林貞早已知道，而且早已部署好一切，暗中派趙豹把楚珍美救了回來。

想到這裏，容健忽然大笑。開懷的大笑。

他突然拉著楚珍美的手，飛也似的奔跑到林貞的臥室中。

房門沒有關上。

他們看見林貞坐在一張矮沙發上，面露笑容，手裏捧著一瓶香檳。

笑聲喧天。

「波」的一聲，香檳打開了，他們熱烈地慶祝打了一場勝仗。

＊　＊　＊

十點三十分，東斧老蒲在荷香夜總會的賬房中，面目無光。

賬房中，董事長秦泱在，左雄、魏勇也在。

還有賀六爺和狄天保。

氣氛是嚴肅的。

每個人的臉色，都是很深沉。

「老蒲，你也是個老江湖了，居然也給人搗翻了老巢，弄得賠了夫人又折兵。這件事傳揚出去，豈不是天大的笑話！」秦泱還在咆哮著。

蒲不留的臉色本已夠蒼白，這時候更加是慘白了幾分。

他無話可說，他把楚珍美藏在一座古老大屋之中，想不到卻在傍晚時分，給趙豹的突擊，殺了個措手不及。

那時候蒲不留還在川香園裏喝酒，等到他接獲消息的時候，趙豹早已帶著楚珍美離去了。

現在他祇好承認這一次的行動，徹底失敗。

秦泱再也沒有罵下去。

因為賀六爺也在這裏。

氣氛又沉默了下來。

過了很久，賀六爺才緩緩的說：「這次一擊不中，林貞必然加强防備，咱們暫且按兵不動，然後徐圖後計。」

蒲不留吸了口氣道：「六爺……」

賀六爺盯著他，聲音卻很柔和的道：「不必頹喪，勝負本來是兵家常事，何況這次我們的損失也並不嚴重，正是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

蒲不留道：「容健和趙豹是林貞的左右手，我想把他們都砍了下來。」

「這主意本來是不錯，但現在你動手，卻還不是時候。」賀六爺臉上的表情很嚴肅：「別忘記還有幾天，你們都有很重要的任務。」

蒲不留默然。

賀六爺環視了他們一眼，又緩緩的接著說道：「在這幾天之內，須知一時之勝利，並不是永久的勝利，一時之挫敗，也不是永遠的失敗，誰若沉不住氣胡來一番，殺無赦！」

他的聲音越說越嚴厲。

每個人都聽得很清楚。

蒲不留的耳朵沒有毛病，當然也都聽見。

但他心裏在想些甚麼，卻是沒有人知道。

＊　＊　＊

又是黎明。

容健陪著楚珍美，登上了一列火車。

車站上，趙豹和三個手下，目送著這一列火車，直至它在鐵軌上遠方失了蹤影。

楚珍美本不想離開這裏，她實在捨不得離開這一羣孤兒。

但在目前的情況之下，她是絕不能再逗留下去的。

所以，她祇好暫時回鄉下去。

林貞卻令容健親自護送楚小姐回鄉，然後才再回來。

這是「命令」。

容健無法推辭，另一方面也是樂於「遵命」的任務。

他會很快回來。

他當然希望自己回來之時候，局勢還是很穩定。

他突然有點擔心林貞。

林貞面對的敵人，勢力龐大，而且陰謀層出不窮，可說是不擇手段。

所以，儘管現在他和楚珍美在一起，內心之中，仍然難免忐忑不安。

火車已遠離車站。

趙豹已和幾個手下，登上了停放在車站不遠的汽車。

汽車向北行。

駕車的是個叫「大象」的大塊頭。

大象雖然手粗腳大。他駕駛汽車的技術，卻是第一流的。

汽車駛到森林路，忽然停下。

森林路的兩旁，全是樹林。

趙豹問大象：「甚麼事？」

大象嘆了口氣。

「車壞了！」

他下車，檢視車輛。

但就在這個時候，樹木兩旁，突然衝出了十幾個黑衣漢子。

每個人都殺氣騰騰。

每個人都手持殺人利器。

趙豹臉色一變，喝道：「大象，你出賣了我們！」

大象就根本不是在檢查汽車出了甚麼毛病，因為車子本來就沒事。

他冷笑！

「趙豹，你完了！」

趙豹的一個手下，立刻爬到司機的座位，要開車。

但車子還沒有開動，一根鐵棒已敲破玻璃窗子，接著砸破了他的腦袋。

趙豹又驚又怒。

他閃電般打開車門，永不離身的刀子，已向那手持鐵棒的黑衣大漢刺去。

嗤！

他不愧是一流好手，一出刀子，已殺了此人。

但卻同時陷入一個極兇險的局面。

最少有兩把斬眉刀，三柄斧頭向他狂揮過來。

還有大象，他居然也掄起一根鐵棒子，向趙豹襲擊。

可是，他們來勢雖洶湧，但想一下子就把趙豹置諸死地，卻還不容易。

趙豹絕不畏縮。

他居然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法，手中利刀有如流星般，首先將最兇悍的黑衣人擊退。

這人雖然兇悍，但胸口已挨了一刀之後，就再也兇不起來了。

大象忽然一聲厲喝：「他奶奶的趙豹，看棒！」

他嗓門極大，身材驚人，這一喝之威，的確令人為之心寒。

但趙豹根本不當是甚麼一回事。

大象一上來，就已用畢生最得意的絕技，那是他少年時候從一個和尚那裏學回來的棒法。

那和尚對大象說：「這是無名棒，全套共有三招，第一招傷人，第二招殺人，而第三招則是救命絕招。」

大象學了三招，居然頭頭是道，而且也曾經憑這三招棒法，擊敗不少强敵。

他對趙豹，平時已是很妒忌，這時候有機會放手一搏，居然一出手就是第二招，想殺掉趙豹。

但趙豹的身手敏捷，卻是大出他意料之外了。

殺人的絕招還未完全攻出，趙豹的刀子已急刺向他的咽喉。

大象急改招式，由第二招改為第三招。

那是「救命絕招」。

可是，趙豹的刀實在是太快了，大象根本還沒把「救命絕招」使出來，咽喉已被擊中。

重重的擊中。

大象雖然身子粗壯，猶在容健之上，但這一刀經已命中咽喉，他也不能不倒下去。

趙豹不愧是高手。

突然，一人冷喝：「你們都退下去。」

趙豹目光一亮。

他看見一個白臉的漢子，手裏緊握著一柄黑漆漆的斧頭，向自己走了過來。

「東斧蒲不留！」

「趙兄，咱們都是明白人，別的話不必多說了，蒲某倒想領教閣下的驚人絕藝。」

趙豹冷笑。

「肉在俎上，要剮要殺悉隨尊便，只是且莫太興奮，小心割破自己的指頭。」

蒲不留乾笑。

「一幕勇救佳人，使趙兄名揚江湖，但老蒲這個顏面却丟得太大了，今天若不與趙兄好好地較量一番，恐怕我是沒臉見人了。」

「既然如此，快動手吧！」趙豹沉聲道。

蒲不留的腳向前移動。

他號稱「東斧」，手裏一柄斧頭，絕對不容任何人小覷。

兩人的距離漸漸縮短。

殺氣逼人眉睫，每個人都可以聽見自己的心跳最少比平時快了一倍。

倒是蒲、趙二人，反而是那麼沉著，一點也沒有急躁的樣子。

斧頭霸道。

刀却兇狠！

刀斧相爭：將會是誰勝誰負？在決戰之前，實在是難以逆料。

突然，蒲不留大喝，揮斧撲前。

趙豹早已準備沉着應戰。

但却也同一刹那，一聲異响响起。

颯！

在一株巨樹上，竟然有人突施冷箭。

在這個時代，弓箭本已很少人使用。

但這個在巨樹上施放冷箭的，顯然是箇中的高手。

趙豹忽然渾身打了一個寒戰。

他伸手摸向胸膛，他摸到了鋒利的染滿自己胸膛上流出鮮血的箭尖。

他臉色慘變，「蒲不留，你好卑鄙！」

蒲不留獰笑，忽然上前，再在趙豹的臉上用力加劈一斧。

笑聲有如鬼魅，令人毛骨悚然。

昔日摯友　誓不兩立

同日正午，賀六爺向秦泱大發雷霆。

「老蒲是怎樣搞的，他簡直完全把我的話放在心上。」

秦決吁了氣道：「他眞的幹了趙豹！」

賀六爺一拍案子道：「幹掉了趙豹又有甚麼用？他又不是林貞！」

秦決道：「那總比……」

「別再掩耳盜鈴，」賀六爺「呸」的一聲：「趙豹、容健只是小角色，殺了他們，對大局未見有利，先見其害。」

秦決有點不懂。

賀六爺冷冷一笑，捲起衣袖，說：「幹掉林貞，咱們還可以說打了一場大勝仗，但幹掉了趙豹，卻不啻是惹起了黑環幫中的憤怒，使他們加速投向林貞那一方。」

秦決似是吃了一驚。

「趙豹和黑環幫有淵源？」

賀六爺瞪着眼：「你原來一直都不知道，趙豹同父異母的兄長，就是黑環幫的龍頭老大趙金剛。」

秦決苦笑。

「六爺不說，我的確不知道。」

賀六爺臉色一沉：「東斧老蒲並不是爲咱們這個組織着想，而是爲了賭氣！」

秦決的臉色也沉了下來：「在這個時候，意氣用事，乃是兵家的大忌。」

賀六爺冷冷的看着他：「老蒲這種人，留下來始終是一個禍患。」

秦決點點頭。

「我已知道該怎樣辦！」

他正要離去，賀六爺忽然又把他叫了回來。

「聽說趙豹是射殺的？」

「不錯！」

「放箭的人是誰？」

「蒲不留有個已經訂了婚十年的未娶妻子，她是長白山呂放鴻的女兒。」

「呂鴻音？」

「不錯，就是女箭王呂鴻音，倘若我沒猜錯，這一箭一定是呂鴻音放的。」

「唔……」賀六爺沉吟着：「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一雙混帳男女，都留不得！」

秦決點點頭，作出了一個手勢。

這手勢意思是：「殺！」

＊　＊　＊

晚上八時三十分，天上羣星閃爍，在江邊碼頭附近的一片廣場上卻是非常的熱鬧。

每逢到了黃昏的時候，這裡就會很熱鬧。

耍猴子戲的、賣藝表演的、唱曲的、賣膏丸丹散的、相命的、擺棋局的以至扒手小偷，都湧到這裡來，各據一方，大家的目的都只有兩個字「賺錢」。

在這種趁墟式的地方，當然缺不了吃喝這種事。

湯餃子、牛肉麵、花生糖、生果，各式各樣的甜品，只要閣下的要求不太高，保證可以大快朶頤，吃個不亦樂乎。

在芸芸攤檔中，最受歡迎的，似乎是一個唱京曲的小婦人。

她梳着一個高高的髻，穿一襲湖水綠色的旗袍，高跟鞋，襯着一副窈窕動人的身材，雖然年紀已快將三十歲，但却是聲音甜美動人，人也婀娜多姿，教人看得不忍離去。

在她的身後，有兩個已一大把年紀的老者，一個吹竹笛，一個奏絃琴，雖然音律略嫌單調一點，但再配上她那動人的歌聲，這就足夠讓人老是站在那裡，捨不得離開。

圍觀的人越來越多，簡直就是水洩不通。

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突然發生。

坐在兩張摺椅上吹笛奏琴的老者，突然被人推倒在地上。

是不是圍觀的人太多了。

初時，人們也會這樣的想。

但是，接着，有人「哇」的一聲叫了起來。

「哇」的一聲，其他的人也發覺到不對勁。

因爲這兩個老者被推跌之後，突然刀斧紛飛，殺出幾個以黑巾幪面的大漢。

這是不是「加插表演？」

不！

這是一幕血淋淋的仇殺。

＊　＊　＊

人羣迅速散開。

那兩個奏樂的老者已嚇得魂不附體。

那幾個以黑布幪面的大漢也呼嘯揚長而去了。

剛才還在引吭高歌的歌者，已俯伏在地。

地上血跡斑斑。

她背上還插着一把刀。

這一刀插得很深，直至沒柄。

絕對沒有任何人能在這種嚴重的傷勢之下還能活下去的。

＊　＊　＊

十點五十分，一個臉色慘白的漢子，帶着急速的步伐，衝入荷香夜總會的帳房。

他是蒲不留。

他的眼睛已一片血紅。

他要找秦決。

秦決在帳房。

當蒲不留衝進帳房的時候，他正在享受着一碗剛送來的魚翅。

魚翅很香。

但蒲不留却是帶着渾身汗臭衝了進來。

「秦決，你們幹得好絕。」

秦決看着他，微笑道：「什麼事這麼緊張？嗯，這魚翅不錯，要不要叫人多送一碗來？」

蒲不留「呸」的一聲。

「你們殺了鴻音？」

「鴻音，誰是鴻音？」

「秦決，你不必裝蒜了，今晚在江邊碼頭廣場上給人暗殺的賣唱女人，就是我的未婚妻子呂鴻音。」

「噢！有這件事？你的未婚妻爲什麼要跑到那裡去賣唱？」

「這是她喜歡的職業，誰都管不着。」

秦決似是一怔，繼而嘆了口氣，道：「我若是她的未婚夫，就絕不容許她在外邊拋頭露面，賣什麼唱？豈不笑話？」

蒲不留被氣得臉都黃了。

「你還在說風涼話，我已知道殺她的是何得標、周萬勝，還有左雄、魏勇。」

「左雄、魏勇？」秦決眉頭一皺：「他們怎會動手去欺侮一個女人？」

「還在裝蒜，他奶奶個熊，看斧。」蒲不留眞的動了怒火，揮斧襲擊秦決。

秦決很鎭靜，一閃避過。

「老蒲。」他冷笑不迭：「你的膽色是越來越不錯，可是這一次你是自投羅網呢！」

蒲不留又揮斧。

但這時候，左雄和魏勇已從外面衝進來。

蒲不留悍然不懼。

這帳房地方特別寬敞，就算同時筵開四席也絕不成問題。

這倒是個動手相搏的好地方。

左雄和魏勇，纏鬥蒲不留不滿十招，忽然雙雙退下。

秦決已在同一刹那間，擲出一口飛刀。

颯！

一擊即中，刀鋒已沒入了蒲不留的咽喉。

斧頭跌在地上。

蒲不留慘笑，但却是笑不出聲。

秦決微微一笑，對左雄道：「搖個電話報知六爺，說蒲先生已回山東去了。」

「是。」左雄也微笑應道。

蒲不留這時，已氣絕倒下了。

＊　＊　＊

凌晨。

林貞接到了一個電話。

「林先生，趙豹已死了。」聽筒中傳出了一個男人低沉的而憤怒的聲音。

林貞吸了一口氣。

他的聲音也同樣低沉，低沉而略帶點嘶啞：「我已知道，閣下是……」

「你應該聽得出來。」

「是趙幫主？」

「不錯，我是趙金剛。」

「這件事，在下很抱歉。」

「不，你不必說這種話，一切都不干你的事。」趙金剛的聲音，越來越是激動：「賀錦山那老賊簡直不把道上的人放在眼內，他想在這裡隻手遮天，恐怕還不這麼容易。」

林貞黯然說道：「趙幫主，你的意思是……」

趙金剛在電話大聲道：「他們害死了我的親兄弟，我要他們血債血償。」

林貞道：「趙幫主，這件事非同小可，切莫太衝動，以致……」

「不必說了！」趙金剛道：「目下的形勢，我很清楚，憑我們黑環幫的力量，還不足以撼垮賀錦山，但以林先生在這道上的聲譽，再加上黑環幫，我不相信鬥不過賀、秦兩賊。」

林貞道：「趙幫主願意跟在下聯手對付賀錦山，那是最好不過的，但還是那句老話，萬萬不能輕舉妄動，以免牽一髮而動全身。」

過了很久，他才沉着聲說出了三個字：「我知道。」

然後，電話被掛斷了。

林貞呆在沙發上，很久很久還沒有上床去睡覺。

＊　＊　＊

微雨中，火車站上。

這裡是梅鶴鎭，是楚珍美的故鄉。

容健親自送她回來，又在鎭上逗留了兩天。

梅鶴鎭雖然並不是一個很繁盛的地方，但也有一間規模不大不小的珠寶店。

容健在這間珠寶店裡，購買了一隻鑽石指環。

一枚雖然不算大，但却是很圓美的鑽戒。

車站上，容健把它套在楚珍美的手指。

這是求婚，她的臉已紅。

他知道，她絕不會拒絕。

他告訴她，只要辦妥林先生的事，他就會回來和她結婚了。

他希望帶着她回重慶。

重慶是容健的故鄉，在那裡，他還擁有一幢很寬敞，環境幽雅之極的房子。

聽到這裡，楚珍美臉上泛起甜美的微笑。

火車快要開行。

他倆雖然無言，却又是那麼的依依不捨。

＊　＊　＊

火車正拖着濃密的黑烟，離開了梅鶴鎭。

容健的心情很複雜。

一方面，他很興奮。

楚珍美現在已是他的合法妻子，這是他一直夢寐以求的一段美好姻緣。

雖然他們現在還未成爲夫婦，但却已向前跨進了一步。

而另一方面，他正在爲林貞的事而擔心。

在他的一個皮袋裡，裡面裝着兩件禮物。

那是他從梅鶴鎮一家皮具店購買的鱷魚皮錢包。

他打算把這兩件禮物，送給林貞和趙豹的。

車抵終站，已是傍晚時分。

容健下車的時候，天降大雨。

* * *

大雨滂沱。

林貞拿着一把雨傘在路上奔馳。

路筆直。

這條路是通往聖安路墳場的。

* * *

一個女人拖着軟弱無力的步伐，踏着滿地泥濘，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她拿着一瓶已喝掉大半的拔蘭地，不時仰望着灰暗的天色，又不時猛喝一口酒。

路很靜。

沒有人看見她。

雨點很大。

沒有人會在這個時候，跑到墳場來。

只有拿着雨傘，在背後狂奔的林貞，是例外。

「鳳妮！鳳妮！」

他的聲音，似被狂風暴雨聲音所掩蓋了。

她彷彿沒聽見，仍然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沒有停下，也沒有回頭。

林貞跑得更快。

兩人的距離漸漸的接近。

然而，他倆的距離又似是那麼遙遠，不可捉摸。

* * *

朱鳳妮似已是全身濕透。

她身上沒有任何雨具，她手裡拿着的並不是雨具，而是一瓶酒。

蒼白的臉龐，冷得開始發黑的嘴唇，她看來是那麼脆弱，脆弱得那麼令人心碎。

林貞終於追上了她。

林貞的心已經在碎裂，隨着雨點滲進脚下的泥濘裡去了。

* * *

漆黑的雨傘，已遮在朱鳳妮的頭上。

雨點雖然被擋住了一點，但一陣狂風又令到雨勢縱橫的飛來。

林貞抓緊着她。

「鳳妮，鳳妮，妳瘋了嗎？妳的身體還沒有復原！」他剛才奔跑得太急速，不住的在喘氣。

她看了他一眼，然後淡淡的一笑。

她的聲音，反而出乎意料的平靜：「你已忘了趙豹？」

林貞渾身猛然一陣戰抖。

朱鳳妮忽然把酒瓶遞給林貞：「你若還記得趙豹，你也同樣會借酒消愁。」

林貞接過那瓶白拔蘭地，忽然大笑。

「不錯，趙豹是好人，他甚麼都好，就是命短了一些。」

說到這裡，幾乎是一口氣把剩下的酒喝得點滴不存。

他們來到了墳場。

他們走到了新墳之前。

那是趙豹的墳。

林貞忽然跪下。

「趙豹是我害了你！」他緊握拳頭，幾乎連牙齒也給咬碎了。

鳳妮喃喃地說道：「趙豹很好，最少比我好十倍百倍，他忠誠、重義氣，而我，却只是個淫娃蕩婦……」

「不要再說下去，」林貞在雨中嘶叫：「忘了過去，忘了孩子，忘了過去一切，忘了秦決！」

鳳妮慘笑。

「我怎能忘了秦決？他和你本是摯友，但却橫刀奪愛，强姦了我。」

林貞的臉色發白。

「求求妳，一切已成過去，妳爲什麼還不能原諒自己，這根本不是妳的錯！」

「不是我的錯？」鳳妮仰天，長長的吐了一口氣。「這的確不是我的錯，但是，我這個人，也許一出生就已是件嚴重的錯事。」

她的臉滿是水珠。

那是淚？還是雨？連她自己也不知道了。

就在這個時候，那滿地泥濘的路上，又有一人猛奔而來。

這人身材高大。

這人奔跑的速度，看來甚至比林貞還要快。

* * *

墳前已是一片靜寂。

雨點似是要佔勝了整個天地，再沒有任何一種聲音足以和它抗衡。

然而，黯淡的空氣忽然又响起了一個人的呼喊。

「趙豹，趙豹。」

林貞目光一亮，不由脫口叫道：「容健，你在那裡？」

雨點聲再大，也遮掩不過這兩個人的呼應。

一人疾衝而來。

那是容健。

他從火車站出來，就已接到了

可怕的消息。

趙豹已死。

天，這是不是惡夢？

趙豹送他上火車時的情景，尚且歷歷在目。

怎麼當他回來的時候，趙豹就已經死了。

這怎麼可能？

但事實却是如此。

* * *

趙豹墳前，三人相對，都是欲哭無淚，欲語無聲，雨點千萬。

每一點都已化成血！

每一滴都已變成不可分解的仇恨！

* * *

翌日清晨，林貞親自煮了一壺咖啡。

雷醫生在凌晨五點十八分就被林貞吵醒，求他去看看朱鳳妮。

她又病倒了。

她的病本來就沒有痊癒。

* * *

咖啡香濃。

雷醫生從林貞手中接過一杯咖啡，却沒有把它喝掉。

林貞看着他。

他也冷冷的看着林貞。

他的目光就像是兩把尖銳的錐子。

「想不到廖護士才告假了半天，你就看不住她，居然讓她在外面淋了大雨。」

林貞雖然喝了半杯咖啡，但喉頭却還是很乾澀，幾乎說不出話來。

過了很久，他才勉强道：「這是一時疏忽——而且也想不到，她忽然會跑到外面去的。」

雷醫生嘆了口氣，忽然把手裡的咖啡，潑在地上。

林貞臉色驟變。

「雷醫生，這……」

「這杯咖啡，是被浪費了，就像是朱小姐的生命一樣。」

「不！」林貞臉上的表情，幾乎是急得快要哭出來。「你救救她，求你，救救她。」

林貞絕不喜歡向任何人說這個「求」字。

但在昨夜，他求鳳妮忘記過去。

到現在，他在求雷醫生挽救鳳妮的性命。

雷醫生的臉上沒有半點表情。

他全身的肌肉似已僵硬。

「醫者父母心，然而，我已經盡了全力。」

林貞臉色大變，顯得比一張紙還更白，他突然轉身，狂奔進入鳳妮的房子。

「鳳妮！」

雷醫生沒有逗留下來，走了。

容健在廳中，一張臉龐也是蒼白得可怕。

命運之神，爲什麼總是給予人類如此之悲慘的遭遇？

* * *

久雨之後，終於天色漸晴。

從正午十二點十八分開始，秦決狂飲烈酒。

因爲他在十二點十七分的時候，證實了一個消息：

「朱鳳妮已經香消玉殞了。」

* * *

有什麼人比一個酗酒之徒更瘋狂？更可怕？

答案只有一個，那是——一個悲憤交集的酗酒之徒。

在這個都市中，這種可怕的醉漢是很常見的，就像森林中的豺狠，大海裡的惡鯊。

現在這裡又出現了一個。

秦決。

* * *

秦決有個司機叫袁烈。

在下午一點卅五分的時候，袁烈看見秦決搖搖晃晃的走過來。

他知道秦董事長要用車子了。

他已戴上平時駕車必用的白手套，準備爲秦決董事長效勞。

他爲秦董事長駕駛汽車已三年。

秦決對袁烈的駕駛技術，一向都推崇備至。

但這一次，秦決走到汽車面前，却並不需要袁烈開車。

他幾乎把袁烈整個人揪了起來，扔了出去。

袁烈大爲吃驚，却不敢說半句話。

他看見秦董事長登上了車子，開車絕塵而去。

秦決駕駛汽車的本領，原本不在袁烈之下。

但這時候，他簡直是像個初次學開汽車的人，車子所走時的姿勢，和他一樣，左擺右晃。

這本是已嚇人。

但更嚇人的却是汽車的速度，簡直比箭還要快。

袁烈呆住。

他只好暗自爲這位喝醉了的秦董事長向蒼天祝禱。

* * *

不知道這是否袁烈的祝禱已獲神靈接納，還是秦決的駕駛技術的確是一流，這輛汽車行走了十五分鐘，居然平安大吉地來到了彩棉路三十二號。

那是朱鳳妮一直居住的地方。

秦決進內，看見了柯大媽。

柯大媽是他爲朱鳳妮聘請回來的老傭人，她做事勤快，而且很懂得如何伺候朱小姐。

柯大媽看見了秦決，立刻堆滿一臉笑容。

「秦爺，坐啊！」

秦決坐下。

柯大媽奉茶，茶很燙，是灼手的。

他接過杯子，却不把茶喝進肚裡，而是潑在柯大媽的臉上。

柯大媽吃了一驚，她早已嗅到了秦決的一身酒氣。

「秦爺，你是醉了……」

「誰說我醉！」秦決霍然站起，一根手指幾乎已指到柯大媽的鼻尖上：「妳是怎麼侍候小姐的？妳說？妳說？」

柯大媽的臉已發青，但仍然是陪笑道：「小姐很好，她很快就會回來……」

她還不知道，朱小姐已經病逝榻中。

秦決大笑。

他突然一腳踢在柯大媽的肚子上。

柯大媽的身子立刻痙攣起來了，極爲痛苦的倒了下去。

「秦爺……」

秦決咆哮地大叫：「妳滾出去，馬上滾出去，以後再也不要回來！」

柯大媽又是痛，又是驚慌，不等秦決說下去，已連跑帶縱的跌出大門外。

這房子裡也有酒。

有酒也有杯！

秦決大笑，甚至笑出了眼淚。

他把酒喝掉了，却把所有的杯子統統摔了個稀爛。

等到他又喝完了這整瓶酒的時候，已經無法可以分得出，他究竟在笑，還是在哭？

* * *

大醉一場後，總會清醒。

當秦決清醒過來的時候，天色已晚。

他要出外，離開這幢房子。

他才出門，就看見了左雄、魏勇像守衛的守在門外。

「秦先生，六爺有事找你。」左雄首先開口。

「你們在這門外等了多久？」秦決皺了皺眉，看着他倆。

「還不到一個小時。」魏勇微笑的答道。

秦決吸了一口氣：「對不起，累你倆等。」

他忽然變得很客氣。

一個人從大醉中清醒過來，總是會和平時有點不相同的。

雖然他忽然大醉一場，但在這段大醉的時候，他的手下仍然及時趕來，保護他的安全。

這實在是難能可貴。

他暗暗發誓：「再也不要爲朱鳳妮而酗酒，那遲早會毀了自己的。」

這時候，他的確是清醒得多了。

* * *

書房中，賀六爺在抹槍。

這是一種興趣。

一種無以之上的興趣。

就在他準備把槍藏好的時候，秦決已來。

他本想把槍藏回，但這時候却又忽然改變了主意，用鎗管對住了秦決的臉龐。

秦決不動。

秦決點頭承認。

賀六爺把手鎗一陣的戰動，道：「你可知道，酒能亂性，也能毀掉整個人？」

秦決默然。

「朱鳳妮雖然已死了，但天下多的是美女，大丈夫何患無妻？只要闖出自己一番事業，你說這麼一個朱鳳妮，就算要娶皇帝老子的女兒，亦非難事。」

秦決沒有反駁。

因爲他知道，無論自己怎麼樣反駁，都一定是多餘的。

他不喜歡幹多餘的事，說多餘的話。

賀六爺終於把手鎗收回。

他燃點了一支雪茄，噴出了濃濃的一口烟。

「胡跛子的貨，已在付運途中。」

秦決精神一振：「什麼時候才到？」

「明天下午。」

「這麼快？」

「這種事，越快越好，而且絕對不能洩漏半點風聲。」賀六爺的神態很嚴肅。

秦決點點頭。

「朱鳳妮死了，林貞也許會比我更難過。」

「聽說他比你早認識朱鳳妮。」

「不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但是最先把她弄上手的却是你。」

「是的。」

「難怪林貞難過。」賀六爺聳聳肩，忽然大笑：「就讓他傷心得要死好了，咱們這一次的買賣，他絕對不會知道的。」

「但萬一他知道？」秦決說。

賀六爺的臉色很不好看：「他怎會知道，而且，巡捕房與警備司令那裡，我們已經弄好一切的關係，他若去告發，到頭來，恐怕反而會給老韓、洪司令弄進牢裡去。」

「什麼罪名？」

「莫須有。」

賀六爺又在笑。

秦決也不禁隨着大笑了起來。

* * *

朱鳳妮之死，不但令秦決大醉，林貞亦然。

他甚至比秦決醉得更厲害，整個人都在迷惘，糊裡糊塗之中。

容健陪着他。

他並不是陪伴他喝酒，而是極力的勸阻。

然而勸阻無效。

林貞簡直把酒當水，一瓶又一瓶的灌進肚子裡去。

但他却沒有醉倒不起。

只是，若再喝下去，也未免是太可怕了。

容健忍不住，找了一個拳套，把它戴上，然後揍了林貞三拳。

林貞沒有閃避，也許是喝酒太多，反應遲鈍，根本是閃避不了。

挨了三拳兩拳之後，他昏倒過去。

容健暗罵：「這是餿主意。」

但餿主意總比沒主意好一點，最少，現在林貞已睡着了。

容健寸步不離，嚴加守護。

自從趙豹死後，他已是林貞最可靠的一個保鏢了。

* * *

深夜十一點五十分。

林貞總算清醒過來。

他醒過來第一件事要做的，並不是馬上去洗個臉，而是接見了司徒登。

* * *

司徒登是個浪子，對玩女人和賭博都很有手法。

只可惜在這兩種事情上，很少人能永遠一帆風順的。

他終於也遭到了失敗。

嚴重的挫敗。

但這還不足以是他最要命的。

最要命的是：他染上了毒癖，而且需要毒品的數量越來越大。

他已是泥足深陷，無法自拔。

林貞認識他。

而他也不只一次向林貞借貸。

每一次，林貞都沒有拒絕，等到他知道司徒登染上了毒癖之後，他就堅決表示，倘不戒除毒癮，絕對不會再在金錢上給予任何幫忙的。

司徒登初時不允。

但等到他發覺，自己已走投無路的時候，他終於還是再來求見林貞。

林貞又幫了他一次。

他也終於成功地戒除了毒癮。

但林貞却有個要求。

他要求司徒登在外面，仍以癮君子的身份示人。

司徒登答應下來。

因爲他已經成爲林貞的「間諜」。

他要刺探消息的對象，當然就是賀六爺和秦決。

* * *

這一天晚上，司徒登說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消息。

林貞絕不懷疑這消息的眞實性。

因爲他雖然憑司徒登的能力，絕不足以探取這份消息的，但透露這消息的主要來源，却不是司徒登，而是另有其人。

林貞不再喝酒，也不再傷心。

他不喝酒是因爲要保持頭腦清醒。

他不再傷心是因爲現在「暫時沒有空去傷心！」

「傷心」是一件不容易消除，而又極其浪費精力的事。

但他現在一定要控制自己。

他決定要給予賀錦山和秦決一個致命的打擊。

* * *

翌日黎明，林貞絕早的起床，甚至比容健還要更早。

他喝了一杯牛奶、兩隻煎蛋，另再加一塊厚厚的火腿。

這是他最喜歡的早餐。

容健的心情也隨同開朗了不少。

他弄好了一份式樣相同的早餐，唯一的分別並不是質，而是量。

他需要的是三杯牛奶、四隻煎蛋，和五倍份量的火腿。

他吃喝的速度，比他跑步和跳繩的速度慢得多。

這是絕對正確，也是絕對符合衞生。

早餐剛剛吃完，就聽外面傳來汽車駛近的聲音。

不等他開口，林貞已回答說：「來的是趙幫主。」

「趙金剛？」

「不錯，是趙豹的兄長，也是黑環幫的龍頭老大趙金剛。」

說到這裡，他已迎了出去。

* * *

來的果然是趙金剛。

趙金剛的身材遠比趙豹還高大，膚色更黝黑，眉粗目大，却是相貌堂堂。

這種人一望而知，無論在甚麼地方，都一定是個發號施令的領導者。

但在林貞的面前，他却是那麼謙虛。

林貞攜着他的手，和他走進偏廳。

* * *

現在，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

* * *

下午，一時零六分，一輛卡車，駛過了渡城大橋。

* * *

渡城大橋已是近郊。

再向西行五里，就是市區。

大橋有警衞，而且對每一輛卡車，都會作出徹底的檢查。

他們是職責所在，每個人都是

精明老練，是警衛隊的精英。

這輛卡車當然也被搜查。

但這一次的搜查，却似乎有點特別。

平時連一個小孔都要挖穿掀起，看個清楚才肯罷休的姚隊長，今日似乎由「目光如炬」變成了「烏蠅豆鼓」。

卡車裡載着一大批舊傢俬雜物，那是每個不瞎的人都一定看得見的。

在這麼一大堆雜物裡，其中還有兩個舊箱子，混在其中。

這兩個殘舊的箱子，它的體積也不能算是細小。

若在平時，姚隊長不下令掀開來看個清楚那才怪啦！

但今天，他的眼睛似乎是出了毛病。

他的警衛手下也是一樣。

他們只是東翻翻，西找找，不旋踵間就「搜查清楚」可以過關。

這豈不是怪事麼？

＊　＊　＊

駕駛卡車的人，是戴着一頂皮帽，唇上蓄着小髭子的中年人，除了中年人之外，卡車上還有五個壯漢子，但看來一些也不像苦力的搬運工人。

他們本來就不是苦力。

他們是殺人不眨眼的漢子。

＊　＊　＊

渡橋再駛兩里，卡車來到一個小鎮。

這小鎮的名字，就叫「小小」。

鎮小小，叫小小，這是一個沒有人注意，偏僻的小小鎮。

小小鎮裡，最大戶的一家是范家。

范家主人，本是書香世代，以前曾經是個秀才的范老太爺。

但范老太爺已於半年前去逝。

他只有一個兒子，名爲宗會。

但范宗會不善生財，不到兩年，范家已是家道中落，虛有其表了。

到現在，范家唯一還保存的，也就是只有這座古老大屋而已。

＊　＊　＊

卡車駛進了小小鎮，居然直向范家後園駛去。

駕車者似乎是老馬識途，無須路人指點，繞過幾步曲折的泥路，一下子就駛進范家。

范家後園地方寬敞，休說是一輛卡車，就算是十輛八輛同時駛進去，也可以容納得下。

范家後園已有人在恭候。

其中一人赫然是賀錦山！

＊　＊　＊

賀六爺極重視這一宗買賣，就在這裡完成。

五十萬的一批鴉片，已順利運到目的地。

這一次，他將會獲得空前未有的龐大利潤，雖然，他已很富裕，但是爲了要滿足野心的需要，他決心把業務更進一步，拓展毒品的經營。

野心是一個怪物。

恆古以來，又有那一個野心家能眞正的滿足呢？

野心家若能容易的滿足，也不能算是野心家了。

賀六爺亦然。

當他少年時，曾渴望自已有一天，會擁有一百塊。

但現在，在他的眼裡看來，不要說是一百塊，就算一萬塊，也不能算是一個很大的數目。

但人心不足。

他仍然貪婪地，要攫取更多的金錢。

這是明智之舉？

還是愚不可？

＊　＊　＊

卡車匆匆的來，很快的又匆匆離去。

負責運送鴉片的任務，他們已完成了。

這時候范宗會也從大屋走了出來，形影不離的站在賀六爺身邊。

賀六爺微笑的問秦决道：「你打算給他們多少酬金？」

秦决道：「五千。」

賀六爺點點頭道：「好，付夠一萬。」

范宗會大喜過望。

秦决提着一個皮包，對他說：「請過來這一邊。」

范宗會立刻跟了過去。

秦决把他帶到了一角，打開皮包。

他拿出一本支票簿，但支票簿下却還有另一樣東西。

范宗會一笑，他想看清楚那是甚麼東西。

秦决也是一笑。

支票簿下的東西，却在這時候電射而出，一下子就牢牢地插中范宗會的咽喉。

范宗會臉色大變，眼睛裡還充滿了恐懼和絕望的神色。

秦决還是微笑着。

「你已是范家最後的一人，活着也沒有甚麼意思了，你不如早點去會見范老太爺！至於這幢屋子，賀六爺很欣賞，他一定會爲你小心保存的。」

范宗會還沒有聽完秦决所有的話，已倒了下來。

從這一秒鐘開始，范家大屋已變成了一座堡壘。

毒梟賀錦山的堡壘。

＊　＊　＊

范家本是名門望族，但現在却已變成了毒梟、不法之徒的天下。

賀六爺已準備了下一個計劃。

但就在這個時候，那輛卡車忽然又駛了回來。

賀六爺眉頭一皺。

左雄、魏勇二人已上前，大聲問：「發生了甚麼事？」

剛才那個戴着皮帽子的中年人，首先下車，他的臉色蒼白得很可怕。

魏勇急扶着他。

他却連站立的氣力也沒有了，整個人突然仆前。

左雄、魏勇二人的臉色皆是一變。

這人已背心中刀！

秦决見狀，立刻大喝，道：「小心，車裡有鬼！」

＊　＊　＊

車裡沒有鬼，却有人。

那是秦决的死對頭——林貞。

忽然間，四方八面都出現了人。

其中一人，赫然正是黑環幫第一把交椅的人物——趙金剛。

賀錦山瞳孔暴縮，臉上却浮現一種詭異的笑容。

「趙幫主，久違了！」

趙金剛冷冷一笑，忽然大聲吼叫：「爲阿豹伸雪寃仇！」

賀六爺臉色一變。

「趙幫主，你錯了。」

「錯，錯在那裡？」

「殺趙豹的，全是東斧老蒲的主意。我一直都不贊同，而且，當他殺了趙豹之後，我已執行幫規，把蒲不留、呂鴻音雙雙處決！」

「呸！」趙金剛吼道：「沒你的主使，東斧老蒲就算吃了豹膽熊心，也絕不敢動阿豹一根毫髮，這種謊話，你留着去騙鬼好了。」

賀六爺沒有說謊。

但這時候，要想趙金剛相信他的話，却是比登天還難。

那邊廂，秦决已和林貞對峙。

兩人就像兩根尖針，針鋒相對。

＊　＊　＊

「鳳妮死了！」林貞先開口。

秦决臉色蒼白：「你比我幸福，她是喜歡你的，而且也死在你身邊。」

林貞慘笑。

「這也算是比你幸福？」

「不錯。」秦决的笑容也是慘兮兮的：「雖然我佔有了她，她還曾經爲我懷孕，但結果却還是徹頭徹尾的失敗者。」

林貞冷冷笑道：「想不到你也會承認是失敗者。」

秦决道：「天下間沒有永遠成功的人，天下間也沒有絕對不會失敗的戀情。」

「戀情？」林貞忽然大聲叫了起來，戟指大駡道：「你配提起這兩個字嗎？她是怎樣懷孕的，她的孩子又是給誰一脚踢掉的？你說，你說。」

秦决沒有說，他是無話可說。

現在，他和林貞之間，已結了一個不可解脫的死結。

死結不可解，只可以一刀揮斷。

昔日的摯友，今日已勢成水火，誓不兩立。

林貞赤手空拳。

秦决也把手中的武器丟開。

遠遠的丟開。

林貞突然道：「少年時，你我也曾赤手相搏。」

秦决道：「那是兒戲之爭。」

林貞道：「今日呢？」

秦决沉默了半晌，終於說：「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林貞擺出了一個架式。

「你還記得這一招麼？」

「記得。」秦决眼中已露殺機：「這是你我昔年合創的『雙飛蝴蝶』，那時候，你我都爭着要和鳳妮一起練。」

林貞一笑。

「她已不在。」

「但你我仍然活着。」秦决冷冷的道：「現在我們就要決定讓誰去陪鳳妮。」

「很好。」林貞大笑：「我若死在你手中，只要能到黃泉之下找到鳳妮，我還是會很感激你的。」

「不必，你我畢竟還是一場朋友，所以，無論是誰都不必說感激二字。」

兩人同時大笑，兩人同時躍起，同時使出了奪人魂魄的厲害招數。

＊　＊　＊

范老太爺若是泉下有知必然悲痛萬分。

范家完了。

這個昔年充滿歡樂的地方，現在已經變成仇殺，血腥遍佈的人間地獄。

他一定極之不高興。

賀六爺也同樣的不高興。

這本是他躊躇志滿的大展拳脚開拓毒品事業的時候。

但事機不密，最後竟然還是洩漏了出去。

容健已衝殺過來。

狄天保力護賀六爺。

容健和一干手下，每一個都曾經過大仗大陣，根本就不怕任何人，任何武器。

狄天保是高手。

是空手道的高手。

他原來是個中日的混血兒。

他父親是日本空手道高手，叫澤木上夫。

狄天保的眞正名字，是澤木關次郎。

但無論他是中國人也好，日本人也好，他對賀六爺的眞心，是絕無疑問的。

任何人殺賀錦山，最先要讓狄天保先躺下去。

但要狄天保躺下去，並不容易。

而且在狄天保的四周圍，還有不少賀錦山的打手，他們的實力也同樣不可輕侮。

容健力退三人。

他終於同狄天保拚上了。

* * *

狄天保以猛烈的空手道，迎戰容健的西洋拳。

空手道勢子兇狠。

西洋拳勁力沉雄。

這是一場很可觀的龍爭虎鬥。

賀錦山沒有錯過，居然慢條斯理的坐在一張椅上，慢慢的欣賞。

這是一場驚心動魄的生死決鬥。

沒有人能預料得到，這一戰的結果。

但賀錦山對狄天保充滿了信心。

他知道狄天保的空手道，在這城市裡已沒有什麼人能比得上。

雖然，容健也是强健者。

但是强中自有强中手，面對着容健，賀六爺相信他必敗無疑。

至於秦決與林貞的一戰，他也看好秦決。

他知道林貞身手不弱。

但他更知道秦決的武功，已足可以擊敗任何高手。

他不相信秦決會敗在林貞的手下。

而且，即使秦決打不過林貞，他還另有本錢，可以與林貞分庭抗禮。

* * *

左雄、魏勇也在混戰中。

但忽然間，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突然發生。

左雄胸膛挨了一斧。

他的身子搖搖欲墜，臉色大變的瞧着魏勇。

魏勇冷笑。

這一斧竟然是他向左雄劈下去的。

直到這一刹那，賀六爺忽然明白了一切。

「抓住他，這姓魏的小子是叛徒，他出賣了我們，抓住他，無論是死是活，都要抓住了他不可。」

這時候，秦決也爲之心弦震蕩。

「是魏勇！」他怒叫：「原來你是林貞派來的臥底！」

魏勇沒有自辯。

因爲本來就是事實。

他把鴉片運到范家的事，告訴司徒登。

司徒登不負所托，把這個重要消息向林貞透露。

「叛徒」這個名稱，是每一個人都深切痛恨的。

但在林貞和趙金剛這一方面看來，魏勇却是個勇敢的英雄。

自古以來，戰爭最危險的，並不是在戰場上面衝鋒陷陣的將士，而是與敵人一同進退的，一起呼吸着敵方的空氣的臥底。

賀六爺早已懷疑有人出賣了自己，但一直都不能證實，這人究竟是誰？

現在，眞相大白了。

賀六爺和秦決的叛徒，就是魏勇。

* * *

殺聲喧天。

賀六爺和秦決的手下，最少有六七人圍攻魏勇。

這幾個人，平時已對魏勇看不順眼，認爲他恃寵生驕，老是向手下頤指氣使。

這時候賀六爺下令要對付魏勇，這幾個人當然是自告奮勇，要找魏勇算賬。

他們平時都在背後竊竊私議，說魏勇本來就沒有甚麼眞實本領。

和左雄相比，他簡直連一根指頭都比不上。

但現在，左雄却已死在魏勇的利斧之下。

「媽的，老子要宰了你。」

「對，爲左雄報仇。」

「砍斷他的脖子。」

「俺操他的娘！」

殺聲、叫駡聲混在一起。

場面混亂而兇險，每個人都站在生與死的邊緣上。

這幾個要殺魏勇的人，已是千中選一，而且經過嚴格訓練的殺人好手。

但他們平時却是未免太看低了魏勇。

魏勇擊殺左雄，的確並不光彩。

但是在他來說，現在是拚命的時候，也是給予邪惡之徒重創時刻，殺敵的意識已籠罩着他全身，最重要的是贏取勝利，擊敗賀六爺和秦決，手段如何，却是不必多加考慮了。

魏勇本身，並不能夠算是甚麼正人君子。

他也是個流氓出身。

但一直以來，他總是認爲秦決和左雄的所爲，簡單比禽獸不如。

事實上，假如以魏勇這個時流氓出身的人，跟秦決和左雄相比，那麼前者又實在是比後者可愛得多。

* * *

殺魏勇，已成爲賀六爺手下的一個大目標。

但他們却在這個時候忽然驚覺，魏勇並不如他們想像中，只是徒負虛名，虛有其表。

一個又一個殺人好手衝上去，要殺魏勇。

但結果倒下去的却不是魏勇，而是這些平時殺人不眨眼的江湖煞星。

容健在那邊大叫：「幹得好！」

大叫聲中，忽然左肩一陣劇痛，給狄天保一掌掃個正着。

「嗨！」

容健的西洋拳，彷彿已落了下風。

但他身體結實，潛力驚人，雖然落了下風，但仍然支撐得住。

賀六爺的臉色又變了。

他突然發出一聲長嘯。

誰也不知道他這一聲長嘯是甚麼意思。

* * *

嘯聲一响，混亂中突然殺出一個老人來！這老人年紀雖然已一大把，但身子的快捷，却比年輕人絕對不遑多讓。

他手裡有鎚。

鎚子並不大，但一出手就已發揮了驚人的威力。

「魏勇！」這老人大喝一聲。

這一喝之威，居然教人嚇了一跳。

一聲怪响，魏勇的腦袋立即開了花。

林貞的臉色一變，忍不住脫口道：「銅皮十！」

銅皮十這個補鞋匠的名字，現在已經絕不尋常。

以前，沒有人會注意到這個平凡的老補鞋匠。

但自從沈東亭死在他的手下後，無論是誰，都絕對不敢小覷這個以往一直深藏不露的老人。

* * *

銅皮十一直都在范家。

他沒有出動，因爲賀六爺對他說：「這裡的力量，已很足夠，十叔大可以舒舒服服的睡一覺，今夜咱們到川香園痛飲幾杯。」

賀六爺既然這麼說，銅皮十也就老實不客氣的眞的在范家舒舒服服的睡覺。

但這一覺，他却無法眞正的睡得着，眞眞正正的舒舒服服的睡得着。

爲了將會滾滾而來的鈔票，他只好在賀六爺的「呼嘯聲」下，殺入重圍。

他不愧是個高手。

而魏勇也一時大意，忽略了這一個突如其來的老人。

當他發覺到對方是身懷絕技的銅皮十的時候，那種神出鬼沒的鎚子已重重的敲在他天靈蓋上。

這一敲，用力不輕。

就算獅子的腦袋，恐怕也要給他敲穿了一個大洞。

* * *

魏勇一死，賀六爺的手下，趾高氣揚。

林貞等處於劣勢。

賀六爺已悄悄掏出一柄手槍，對準了容健。

但却在這個時候，秦決的咽喉，給林貞重重的一擊，就被林貞一掌擊中了。

這一掌並不簡單。

「唷！」

秦決一聲悶哼，眼睛雙雙向外突出了。

賀六爺臉色突變。

「小秦！」

他急發一槍，却不再射向容健，而是射向林貞。

林貞似乎早已知道他會放槍，身形向地下一滾，避開了。

也就在這刹那間，狄天保也突然一聲怒叫，身子已軟綿綿的倒了下去。

賀六爺轉身望去，狄天保的衣衫，居然已被撕破了一大幅，胸膛上更出現了五個血洞。

狄天保喘着氣，滿臉驚惶之色。

「容健……這……這不是西洋拳……這是甚麼武功？」

「這是鷹爪！」容健冷冷的回答。

賀六爺咬牙，又再把手槍轉移向容健發射。

這一槍已瞄得很準，射的是容健的臉龐。

他要把容健臉龐擊碎，碎得就像是一個破爛的西瓜。

但也在同一刹那間，一人如急箭般的飛撲了過來。

砰！

子彈已從鎗膛中射出。

子彈已射進一個人的胸腔心臟。

但那不是容健，是林貞。

賀六爺一呆，繼而大笑，再要發第二槍，射向容健。

但他的動作畢竟是遲鈍了一點。

林貞雖然已中槍，但仍然鼓盡最後一口氣，猛揮一拳。

這一拳，重重打在賀六爺的下顎上。

砰！

又是一聲槍响。

但這一槍已無法擊中任何人，而是射向天空去。

林貞還要揮拳。

但他已無能爲力了，瞪着眼睛，仆倒下去。

容健驚叫，狂叫。

他發出了一陣怒嘯。

他整個人就像一隻猛虎，兇悍

絕倫地撲向賀六爺。

賀六爺急逃。

但容健要撲擊他，他又怎能逃得脫去！

容健悲憤中狂喊，拳頭如雨點般落在賀六爺的臉上、脖子、胸膛上。

* * *

你可曾想像得到，容健每一拳的力量，究竟有多重？

賀六爺就算是鐵打造的，恐怕也要變成一團廢鐵了。

他的生命，幾乎是在十秒鐘之內就被擠出。

但容健却在他身上踩躪了足足三分鐘之久！

* * *

容健痛擊賀六爺的時候，銅皮十已一聲不响，從他身後繞至，準備一鎚就敲在他的腦袋。

然而，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他的鎚子還未擊下，一柄兩尺長的大刀子已從他的背後飛射了過來。

倘若銅皮十不是存心在背後殺容健，這一避他也許可以閃避過去。

但這時候，他已全神貫注一心一意要殺容健，對於背後這一刀，竟然來不及閃避。

銅皮十的鎚子跌在地上，慘呼撫胸。

他摸到了一把染滿鮮血的刀鋒。

他摸到了地獄之門，撲進了死神的懷中。

直到這時候，容健才茫然回頭。

他看見了銅皮十，也看見了趙金剛。

趙金剛大叫道：「俺是寶刀未老。」

他的聲音响徹雲霄。

但賀六爺、秦泱、魏勇、左雄，狄天保，銅皮十等人，都已無法聽見。

林貞也是一樣。

* * *

黃昏。

一把無情火，燒掉了一切。

它燒掉了范家。

也燒掉了死在范家這裡的每一個人。

這也燒掉了那筆價值五十萬元的鴉片。

* * *

容健在熊熊烈火前，默然無語。

趙金剛却已走了。

他也和林貞一樣，痛恨毒品。

這一把火，是趙金剛放的。

他臨走前，告訴容健：「林先生曾對我說，萬一他有不測，你一定要去找老牛、阿飛。」

容健點頭。

趙金剛接道：「林先生說，害死阿飛父母的，就是賀六爺，這件事，你現在不妨讓他知道。」

容健又點點頭。

他已像個楞楞的傻子。

（全文完）

百步穿楊

新派武林奇趣故事錄／石天·文　可飛·圖

劍痕留頰　結怨多年

兩騎快馬，在建陽驛前石橋驛的古道之上飛馳。這正是深秋的時分，古道兩旁的樹木，落葉紛紛，馬蹄過處，將落葉踢得飛了起來，隨着秋風在路面上打轉，益發令人覺得秋意蕭瑟。

那兩騎馬直來到一座石亭之前才停下來，馬上的一男一女兩人一躍而下，不約而同奔到了石亭之旁，停了下來。

那一男一女兩人，男的約有五十左右年紀，身形魁梧，氣宇非凡，腰懸長劍，一望便知是武林中的高手。女的眉目如畫，雖已中年，但是仍然十分動人。

兩人在石亭前停了一停，便跨了進去，在一張石桌上坐了下來，又一齊伸手，慢慢的撫摸着桌上，那石桌缺了一角，而且桌面上有許多裂痕，分明是被人用手掌重重的一擊，擊成那樣的。

而他們兩人俱是滿面風塵，而且臉上都帶有一股憂鬱的神情。

他們默然了半晌，那女子才長嘆了一聲，道：「山威，我們離家已有多久了？」

那男的仰起頭來，他仰起頭來，並不是因爲亭子的頂上有甚麼好看的，而是當時他眼中淚花亂轉，他抬起頭是爲了不使眼淚水落下來，他一字一頓地道：「八年了！」

那女的苦笑了一聲，道：「是啊，八年了！」

那男的突然一揮手，「錚」的一聲，掣出了一柄長劍來，狠狠地向石桌上砍了兩劍，登時火光四濺，石屑四飛，那張石桌立時被砍成了三段，他聲音嘶啞地叫道：「八年了！我們日夜不停地找了足足八年，他……他……躲到甚麼地方？他……」

他突然停了下來，像是突然之間洩了氣一樣，變成喃喃自語，他究竟躲在甚麼地方？照理說，天下雖大，但沒有他立足之處，這八年來，他究竟躲在何處？

那女的用十分同情的眼光望着丈夫，道：「山威，我們總會找到他的，我們一定會找到他的。」

男的身上微微發抖，呆了好一會才又還劍入鞘，就在這時，馬蹄和車聲自遠而近的傳了過來。

那男子的神情，漸漸回復了正常的道：「娘子，我們走遍了天下尋仇人，卻苦了鷹兒，他跟着我們到處顚沛流離，我曾發誓，沒將敵人生擒前，不踏入荊山半步，你帶

着鷹兒交給他祖母，還有老丁，這七八年來，多虧他照料着鷹兒，也該讓他好好地歇一歇。」

那中年婦人長嘆了一聲道：「你難道不回去了？你又怎知道少玉在九泉之下……不想念你……你應該到她的墳前去看看……」

她說到這裏，已然泣不成聲，那男子轉過身，雙手緊緊地握着拳，望着外面。

路上，一輛馬車正自東駛來，那輛車子中坐着一個駝背老人，和一個十歲左右，眉清目秀的少年，由那駝子趕着車。

那輛車子，迅即來到石亭之前停了下來，那駝子動作緩慢地下了車，恭恭敬敬地道：「黃老爺。」

那少年的身手卻十分矯捷，自車座上一躍而下，叫道：「爹，媽，老丁說，我們家就在離此只有數十里的荊山山麓，爹，是不是，我們可是要回家？不再到處趕路，到處投店了？」

那中年人望了駝子一眼，道：「老丁，你對孩子又說了些甚麼？」

那駝子滿是皺紋的臉上，出現了十分恐懼的神色來，道：「黃老爺，小可沒有說甚麼，只不過黃老爺夫婦兩人，馳名天下，荊山抱玉山莊，也是無人不曉，小可向少爺提及抱玉山莊的風光，少爺吵着要回去看看，老爺，你在外已有八年未歸，也應該……」

駝子講到這裏，荊山抱玉山莊莊主七手劍黃山威的神色已然劇變，只聽得他發出一聲怒喝，震得那駝子的身子向後連退了好幾步，幾乎跌倒在地上。

在一聲大喝之後，又過了許久，才見他漸漸恢復了那種憂鬱的神色，道：「老丁，你跟了我已有七年，八年前，我離開抱玉山莊之時，就是在這涼亭之中遇到了你，是不是？」

黃山威一揚手，一股勁風向前直迫了過去，將丁駝子要講的話一齊迫了回去，他沉聲道：「那你應該知道，我沒擒獲殺女之仇人前，是絕不會回抱玉山莊去的。」

丁駝子身形連連後退，退到了和少爺並肩而立，那少年偷偷地拉了他的衣襟一下，低聲道：「老丁，爹爹發脾氣了，老丁，我姐姐究竟死在甚麼人的手中？何以我們到處找都找不到那人？」

黃山威大喝道：「閉嘴，別胡說！」

那少年吐了吐舌頭，不敢再說下去。

那時候，黃夫人已漸漸止住了哭聲，她徐徐地道：「山威，鷹兒年紀也不小了，他姐姐的事，也不該老瞞着他，也許我們這一輩子都找不到那……賊子，那找尋仇人的責任就落在他的身上了。」

黃山威聽得臉上的肌肉不斷地抽搐着。他沉默了片刻，才說道：「鷹兒，你過來。」

那少年昂首闊步，走了過去。

黃山威伸手，在他的頭上慢慢地撫摸了一會，說道：「我們在找尋的仇人，姓李，名維揚，他有一個外號，叫做『百步穿楊』。」

那少年立時點了點頭，道：「我記得了，百步穿楊李維揚。」

* * *

百步穿楊李維揚，在八年前這是一個武林中人爭相傳說的少年英雄的名字，他是嵩山金針老人的唯一傳人，一手飛針功夫，百步之內，可取蚊蚋，的確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他在江湖上行走只不過兩年多，但是聲名鵲起，連不少成名的武林前輩，也以與之相識為榮。在那兩年多中，李維揚在江湖上做了許多轟動武林的事，他獨力掃蕩君山七妖，與嵩山派掌門人合戰金沙幫的一干高手，所向無敵，黑道上人，提起「百步穿楊」四個字，便不寒而慄。

百步穿楊李維揚來到抱玉山莊，是件十分偶然之事。

抱玉山莊莊主七手劍黃山威，是武林中人盡皆知的大俠，黃夫人虞素娘，又是峨嵋掌門的師妹，峨嵋派乃是天下七大劍派之首，黃夫人的劍法自然也是出類拔萃、非同小可。

他們夫婦婚後便生了一個女兒，因為抱玉山莊是在荊山抱玉崖之下，相傳就是卡和得寶玉所在，是以替女兒取名小玉。

黃小玉自幼練劍，到了十六歲，不但艷麗無比，而且劍法已得父母兩家之長，她生性好動，自劍術有成就，便不肯再在抱玉山莊居住，跟着他父親開設的鏢局裏的友好，到處闖蕩，一則，是她武功造詣眞是極高，二則，她是黃山威和虞素娘的女兒，黑白兩道的人都忌着幾分，是以她在江湖走動了大半年，竟未曾遇到過敵手！

江湖各門派的少年子弟，有不服氣的，全敗在她的劍下，有要向她討好的，便贈她一個「無敵女俠」的外號。

黃小玉畢竟年紀還小，不知天高地厚，一聽到有人叫她「無敵女俠」，大是高興，欣然接受，更刻意綉了一套金綉勁裝，在長劍的劍柄之上，則鑲了各式寶石，華貴絕倫，更令得江湖上的少年子弟又愛又恨。

「無敵女俠」的聲名漸漸的傳了開去，「百步穿楊」便被引到了抱玉山莊來了。

百步穿楊李維揚倒也不是自己想來，而是被幾個朋友慫恿而來的。那幾個朋友全都敗在黃小玉的劍下，自知不敵，便不斷地在李維揚的面前，說黃小玉的了得，說黃小玉的美麗，說黃小玉的不可一世，是武林內小輩間，武功最高的一個。

那時，李維揚只不過是二十剛出頭的年紀，正是意氣飛揚，聲名大噪之際，一則好勝，二則好奇，再加上受不住朋友的激將、慫恿，一拍胸口，聲言定要將黃小玉用的那口劍奪了過來，也好叫普天之下的武林中人知道，究竟小輩的人物中誰的武功最高的。

在距離荊山抱玉山莊還有三十里之際，和他一齊來的三四人，便留在路旁的石亭中，再也不肯向前走了。

那幾個人也是名家子弟，平日鋤强扶弱也有俠名，李維揚實是未想到他們會對一個少女害怕到那樣的程度，他將各人嘲笑了一番，吩咐他們在亭中相候，估計自己快馬而去，六十里來回，再加上奪劍，只怕不到天黑，就可以回來了！

李維揚策着一匹似雪般白的白馬向前飛馳着，馳出了兩三里，突然轉向西，那是一條兩旁全是極其高大的樹木的道路，直通到抱玉山莊去。

一轉上了那條直路，雄偉的山影，便頓時像近了許多，山巒起伏，氣勢極其雄偉，令人胸襟大開，李維揚在馬上，忍不住的長嘯起來。

他只求早一點趕到抱玉山莊，可以向「無敵女俠」黃小玉點名挑戰，是以將駿馬策得飛快，可是，在突然之間，他卻一勒馬韁，那匹白馬發出了一聲急嘶，人立了起來，向後連退了二步方始停下。

李維揚突然停下馬來，是因為他突然看到在一棵古樹之下一個俏生生的人在站着之故。

他勒住了馬，定睛看去，才看到那是一個二十不到的少女，一身綢衣更襯得她目如秋水，臉如芙蓉，美麗之極。

那少女手中按着一柄長劍，劍尖向着那一棵樹身，看她的身形，像是在樹幹上劃着甚麼似的。

但是，李維揚卻沒有留意到那少女正在刻甚麼，因為他第一眼，就是被那少女的美麗吸引住了，他根本沒有心思再去注意別的事情。

這時，那少女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也正望着他，在那一雙美麗的大眼睛中，似乎有着一種異樣的神情，使被她定定地望着的人感到一顆心像是在懸空盪漾着一樣，有一股說不出的感覺來。

而她臉上的神情，又似笑非笑，似嗔非嗔，益增嬌媚。

李維揚呆呆地望了她好一會，才陡然想起，自己來抱玉山莊原是為領教黃小玉的劍法而來的，這一位少女當然便是黃小玉了，自己何以如此失態？不論勝與不勝，這樣子失態，傳了出去，總是笑話。

是以他連忙收斂心神，在馬上欠身道：「黃女俠，幸會，幸會！」

那少女像是呆了一呆，但接着便嫣然一笑，那一笑，更是笑得李維揚的心頭怦怦亂跳，只聽得她道：「你認識我麼？我卻不認識你。」

李維揚一笑，道：「無敵女俠黃小玉大名，武林中還有誰不知道的呢？」

那少女的眼珠一轉，道：「是麼？那你呢？」

李維揚翻身下馬，柔聲道：「在下百步穿楊李維揚。」

那少女臉色一變，道：「嵩山金針老人和抱玉山莊間並無來往，你來作甚？」

李維揚道：「我來抱玉山莊，就是想會一會黃女俠。」

那少女又是一笑，她笑容之美，令得李維揚目眩神馳，只聽得她道：「是麼？」

李維揚正在想，何以她的笑竟笑得如此艷麗，如此之媚惑，這似乎不應該是一個大俠之女兒所應有的笑容，但是另一方面，他卻又希望對方多些笑，因為那種笑容，實在令人太陶醉了，正當他心猿意馬之際，那少女「是麼」兩字也已出口，他也跟着點了點頭，卻不料他剛一點頭間，突然，眼前劍光一閃，「颼」地一聲響，那少女已然一劍向他的面門刺了過去。

他和少女的距離本就不遠，而且，這一劍的來勢，實在快疾之極，等到李維揚覺出不對時，劍氣森森，已直臨面門了！

李維揚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上身趕緊向後一仰，身子跟着向後倒去。

可是，他這裏身子才倒了下去，左頰之上已然陡地一涼，分明是已被對方一劍削中了！

李維揚既驚且怒，一聲怪吼，身子着地就滾。

他的身子向外滾了出去，那少女出手卻是絕不留情，剎那之間又連刺出了四劍，若不是李維揚滾動得快，那四劍，劍劍已可取李維揚的性命！

李維揚接連避開了她的四劍，人已滾到了路邊之上，恰好有一株大樹，擋住了他的去路，逼得他往地上一按，身子疾掠了起來。

他這裏身形剛一拔起，那少女的長劍也已追到，「嗤」地一聲響，劍尖在他的大腿上又劃了一道口子。

李維揚拔起了丈許高，右手一伸抓住了一根樹枝，左手一抖，四枚三寸來長金光閃閃的飛金針，已然電射了出去。

那少女足尖點地，身形向後疾退而出，長劍揮動，「叮叮叮」四響，將四支金針一齊擊落，哈哈一笑，嬌聲說道：「你果然是那百步穿楊李維揚！」

李維揚發出四枝飛針之後，身子正向上一翻，已然翻到了樹上。

在那一刹那間，他自然看不到下面發生了甚麼事情，他只是聽得那少女在講了這一句話之後，便有一個相當蒼老的聲音說道：「擱着正事不辦，和這小子開甚麼玩笑？」

那一老一少兩人的聲音，似乎在迅速地自近而遠的傳了開去。

等到李維揚在樹上穩住了身子，向下看去，路上卻已人跡杳然了！

李維揚心中驚怒交集，那少女不但猝然出手，而且出手的招數狠辣之極，若不是他躲得快，此時如何還有命在？

他伸手向面頰一摸，頰上的傷並不重，血已凝結，倒是腿上的傷痕，鮮血還在汩汩流出，李維揚扯了一幅衣襟，洒上了隨身携帶的傷藥，緊緊地裹好，撮唇一嘯，那匹白馬直奔到了樹下，他身形一縱，自樹上躍了下來，剛好落在馬背之上。

他一咬牙，一抖韁繩，白馬撒開四蹄向前疾馳了出去，大半個時辰之後，已然看到路上豎着老大一個石坊，坊上打橫題着：「抱玉山莊」四個字。

在石坊之下有四五個勁裝大漢站着，一看到李維揚騎着白馬疾馳而至，齊聲喝道：「來的朋友，請道大名，以便通報！」

李維揚來到抱玉山莊，本來當然是準備以禮相見的，但這時他在路上吃了虧，他正怒火中燒，一聽石坊附近的大漢向自己喝問姓名，他在馬上的身子陡地向旁一側，手掌連閃兩閃，「叭叭」兩聲響，兩掌已摑在那兩名勁裝大漢的臉上。

那兩掌之力當眞不輕，直打得那兩名大漢的身子在地上骨碌碌地打了兩轉，李維揚的白馬，則已向前直衝了過去！

他怒火未熄，在馬上大叫道：「這便是我的姓名。」

另外兩名大漢一見這等情形，略呆了一呆，立時大喝了起來，兩名大漢飛身上馬，隨後便追，但是李維揚的白馬極其神駿，那兩人追也追不上，只是跟在後面大聲呼喝。

李維揚連聲冷笑，略一回頭，反手射出了四枚金針，那四枚金針才一射出之際，只見一溜烏光，到了半途，突然一分爲二，射到兩名大漢的跟前，又二分爲四，只聽得馬上二人，各自發出了一聲驚呼，自馬上滾跌下來！

但是他們一滾跌下來之後，卻立時在地上站定了身子。

只見他們一齊伸手，向耳朵上摸去，一摸之下，兩人臉如死灰，呆若木鷄！

在他們左右雙耳的耳墜下，正穿着一枚三寸來長的金針，那分明是對方只是存心警告，不想取他們的性命。

但是剛才雙方皆在疾馳，對方的暗器，竟發射得如此之準確，那實是駭人聽聞之極，兩人如何還出得聲？

李維揚卻像是早已知道自己發出這四枚金針會有甚麼結果的一樣，是以根本不回頭，又疾奔向前，直到前面有一個胖大漢子，手中持着一根長約丈許的棗木棍，舞起一個棍花將他的白馬攔住爲止。

他那時已來到了抱玉山莊之前了，向前望去，只見林木掩映之中，全是十分精緻的房舍，李維揚並不下馬，只是冷笑一聲道：「去告訴黃小玉，我來了！」

那胖大漢雖然已滿臉怒容，但是講話卻仍是十分有禮，他沉聲道：「閣下何人？」

李維揚道：「少廢話！去問問你們莊主的女兒，她自然知道。」

胖大漢子冷笑，道：「我都不知道師妹識得你這樣的人。」

李維揚一聲「哈哈」一笑，道：「原來你是黃小玉的師兄，那也好。」

那胖漢子正不知道「那也好」三字是甚麼意思，李維揚的身子已飛身離鞍而起！

李維揚的動作快，那胖漢子的反應也是不慢。李維揚的身子才一離開馬鞍向上拔起，那胖漢子手中的棗木棍已向上「刷」的一聲，捌了上來。

李維揚一見棍勢來得猛，心中也喝了一聲采，心想抱玉山莊的弟子，果然非同凡響，他看得眞切，右足猛地向下踏去，正踏在棍尖之上！

當他右足在向下踏去之際，內力疾運，已然使出了上乘「千斤墜」的功夫，等於是千斤重的力道，向下疾壓了下來一樣，那胖漢子只覺得一股壓力撞了過來，虎口發麻，五指不由自主鬆了開來，身子也騰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而他的身子才一退後，只聽得「叭」地一響，那根棗木棍直插地下，竟插進了五尺有餘了！

而李維揚仍然一足以「金鷄獨立」之勢，站在棍尖之上，棗木棍

向下一沉之間，李維揚的左腳已然直飛了起來，踢向那漢子的胸口。

那漢子倒退了一步之後，身子尚未站穩，這一腳的來勢又是如此之突然，他如何避得開去，「砰」地一聲，已被一腳踢個正着。

本來李維揚的腿上雖然帶有劍傷，這一腳之力仍然可以將對方踢得心脈斷裂而亡的，但是他畢竟不是奸惡之徒，只不過是因爲吃了黃小玉的暗虧發怒而已，是以並沒全力以赴。

那漢子中了這一腿，身子向後連退了七八步，仍然未能站定，「咕咚」一聲坐倒地上。

當李維揚和那漢子動手之際，四周圍已然圍觀了許多人，此際一見那漢子被李維揚踢倒，人人都大聲吶喊，但卻沒有人敢圍近來。

李維揚仍然單足立在棍上，他本來年少英俊，以這樣美妙的姿勢立在棍尖之上，應該是玉樹臨風的，但是此際他心中怒極，雙眼圓睜，再加上頰上的傷痕，血雖已止，臉上卻仍有一大片血漬，以致他的樣子，看來竟變得凶神惡煞一樣！

那漢子跌倒在地之後，一挺身站了起來，還待再向前走來！

但就在此際，在那漢子的後面，響起了一把十分沉穩平和的聲音，道：「憨子，你還想和人家動手？你應該多謝人家腳下留情，不殺之恩才是。」

那漢子姓胡，乃是個直性的漢子。這時一回頭見說話正是他的師父，只得低頭道：「是。」

李維揚一聽到那幾句話，心中也是陡地一涼，因爲那幾句話中，中氣充沛，一聽便知道是一個內功修爲極高的人所發出來的。

他連忙抬頭看去，只見一個四十上下的中年人，氣度雍容，已然向前慢慢的走了過來，來到了他跟前站定，向他上下打量一遍，道：「閣下剛才那一腳，看來是嵩山金針老人所傳，那麼閣下是武林中近來爭相傳說的百步穿楊李維揚李少俠了。」

李維揚身形一沉，自棍尖之上落了下來，一抱拳道：「黃莊主好眼力。」

那中年人正是抱玉山莊莊主，七手劍黃山威，只聽他呵呵一笑，道：「我這位小徒，武功頗有造詣，閣下一招之間，便能勝他，若是再不知是李少俠光臨，還算是有眼之人麼？不知李少俠光臨，有何指教？」

李維揚不禁暗自佩服，他心想，自己來勢如此不善，但是對方竟絕無驚惶之色，一樣這等客氣，可算難得，然而畢竟年少氣盛，想起頰上、腿上的傷痕，他心頭的怒意仍是難以壓得下來，一聲冷笑道：「也沒有甚麼，只不過還想向無敵女俠討教幾招。」

黃山威一聽，劍眉微皺，道：「江湖上的朋友未免太好事了，小女如何當得起這樣的外號，李少俠切勿見怪。」

李維揚一聲冷笑，道：「當得起得很，貴莊主請看，我臉上腿上的傷痕，不全是令千金留下來的麼？只不過令千金的偷襲，令人猝不及防，出劍偷襲，贏得有點不光彩，我也輸得不怎麼服氣而已。」

李維揚一面說，黃山威的臉上，便一面現出驚訝莫名的神色來，等到李維揚講完，黃山威轉頭道：「憨子，你師妹回來了麼？」

胡憨子道：「沒有啊！師妹跟着柯總鏢頭到襄陽去了，沒有回來。」

黃山威轉過頭來，道：「李少俠，只怕你弄錯了，小女遠出未歸，而你頰上的傷痕卻是適才留下的，只怕不是小女之過罷。」

李維揚一聽，心中更是大怒，一聲冷笑道：「這倒好笑了。我就在離此不遠的路上遇見她的，豈會有錯？黃莊主想護短，也不怕有負俠名麼？何況，黃姑娘家學淵源，難道還不敢出來和我動手麼？」

李維揚的話說得極其尖刻，連黃山威那樣有氣度的人臉色也爲之一變。

但黃山威畢竟是老江湖，見識非凡，氣度自然也不同，當下他只是冷冷的道：「這其中定有誤會，小女確然不在莊上。」

李維揚一聲長笑，冷冷道：「那我要進莊去找找。」

黃山威一聽，臉色更是難看，一聲冷笑道：「李少俠，就算令師金針老人前來，只怕也不敢如此放肆了。」

李維揚笑道：「你不敢讓女兒來見我，我自然要進莊去找。」

黃山威的身子凝立不動，目射精光，他心中已極怒，但是以他在武林中的身份和地位而言，自然沒有和李維揚動手之理。

是以，他望了李維揚半晌，才冷冷地道：「如果你定要找小女討教，請在莊中暫住幾天，小女去襄陽，不數日定可回來的。」

百步穿楊李維揚不住的冷笑，心中暗忖：不管你玩甚麼花樣，我非得將這個出手偷襲的無敵女俠黃小玉逼出來不可，抱玉山莊就算是龍潭虎穴，我又怕甚麼！

於是他一挺胸，道：「好！」

黃山威對眼前這個年輕人，竟然有隻身在抱玉山莊中含有敵意地住上幾天的勇氣，也不禁暗暗佩服，一拂手道：「憨子，你好好招待這位李少俠，一有了你師妹回來

的訊息，便立報與他知！」

胡憨子又答應了一聲，黃山威冷冷地道：「李少俠請自便。」

他一個轉身，走進了莊中，李維揚帶着冷笑，也跟在胡憨子的身後走進莊中去。

抱玉山莊的人似乎都得到了消息，是以李維揚所遇到的人全是充滿了敵意，李維揚也心知自己這一番若是栽在抱玉山莊的話，那麼以後就絕不用在江湖上行走了，是以，他格外小心，一言不發。

胡憨子將他領到了一個院子中，自有莊丁伺候他，李維揚自然不信黃小玉不在莊中，但這時候他卻甚麼也不做，倒頭便睡。

李維揚當然不是眞的睡着，他心知這時自己身在龍潭虎穴之中，與其步步爲營，現出一副緊張的神態，那還不如裝裝傻的好。

是以他雖然倒在床上，卻是豎起了耳朵，細聽着莊上的一切動靜。

他被安置的地方，顯然是處在抱玉山莊裏十分僻靜的一角，因爲他幾乎聽不到聲音。

但是，他的房門外卻不斷地有腳步聲在來回的踱着。

李維揚知道那一定是黃山威派人來監視他的人，李維揚只是冷笑着，這時他還不想有何行動，他自信若他是有所行動的話，看守他的人再多，只怕也阻不了的。

約莫過了大半個時辰，李維揚忽然聽到一陣雜亂的腳步聲奔了過來，一個人叫道：「憨子師哥，你沒事了麼？」

胡憨子的聲音就在李維揚的門口傳了出來，說道：「我很好啊！咦，你們遇上了甚麼事？何以神色如此緊張，氣急敗壞似的。」

那聲音道：「我們怎能不緊張？莊外的樹上有令狐老賊的題字，莊主說那傢伙就是令狐老賊派來的，要我們和你一起看守着他。」

胡憨子吃了一驚，道：「眞的？那卻是糟糕了，師妹今晚可能回來，若是半途上遇上令狐老賊，那如何是好？」

那人答道：「是啊，師父、師娘也都爲這事着急，師娘已提着劍到抱玉崖去了，師妹若回來，定然經過抱玉崖的，有師娘在，那就不怕了。」

胡憨子頓足道：「不行啊！在抱玉崖之前，難道她就不會遇上令狐老賊麼？」

那人笑道：「師兄，你也是太過份關心師妹，以致急得糊塗了，令狐老賊既已在樹上留字，那就表示他人已在五里之內，而抱玉崖離此七里，自然不怕。」

胡憨子道：「是了，那師妹的安全就可保無虞，那小子既然有可能是令狐老賊同黨，你們得小心些，快散開來將院子全部包圍。」

接着又是一陣腳步聲，來的那些人都散了開去。

來人和胡憨子的對話，李維揚一字不漏地全都聽了去，他在乍一聽到「令狐老賊」四字之際，心中也不禁大吃一驚。

姓令狐的人本就不多，而足以令得抱玉山莊的人也爲之緊張起來的，可說只有一個，那便是天河妖叟令狐黠。

令狐黠是西域魔教教主，他在西域魔宮，窮奢極侈的程度可比王公，其人又好色如命，雖已年近花甲，但是姬妾極多，全是邪派中年輕貌美的蕩婦淫娃，此人在武林中惡行，可以說擢髮難數，但是他一則武功高，二則他黨羽多，是以正派中人，也對之無可奈何。

李維揚倒確然未曾想到，自己來到抱玉山莊的同時，這個大魔頭也會來抱玉山莊生事。

這時，令得李維揚大是不安起來。

要知武林中人最重聲名，往往將聲名看得比性命還重要。他百步穿楊李維揚，近兩三年來俠名頗著，可是此際，卻被抱玉山莊中的人當作是令狐黠一流的貨色，此事若是不加辯白，傳了出去，以後如何見人？

是以他從床上一躍而起，背負着雙手，來回踱了幾步，推了推房門，但房門竟被鎖住，李維揚心中不禁有氣，身子疾拔而起。

他拔起了約兩丈高，已停在樑上，伸手頂起了一塊瓦片，把那塊瓦片摘了下來，輕輕地拋在床上，然後一連摘下了六七塊瓦片，屋頂上已現出一個足夠讓人鑽出去的洞口，於是李維揚探頭出去。

只見院子的四周圍都有人在巡邏着。但是卻沒有人注意屋頂上的動靜，李維揚的心中冷笑了一聲，一縱身便已上了屋頂。

一到了屋頂之上，他的身子便伏了下來，看了一會，仍不見有甚麼動靜，他覷定了不遠處的一棵大樹，陡地眞氣一提，「颯」的一聲，身形掠起，已從屋頂上掠到了那棵大樹上。

在他的下面恰有兩個人走過，其中一個突地一怔，道：「咦，剛才我頭頂上，像是有甚麼東西掠過？」

另一個「呸」地一聲道：「別見鬼了，頭頂三尺有神明，你可別胡言亂語。」

那一個還在咕咕噥噥，道：「我確是覺得好像有東西掠過似的，多半是……一頭鷹了。」

另一個哈哈一笑道：「快走，

停在這裏作甚麼？」

李維揚看得心中好笑，他等那兩個人走開去了，輕輕的落下樹來，向外走去。

他走出了不多遠，便發現抱玉山莊中顯得十分緊張，莊丁十來個人一組，刀出鞘，弓上弦，來回巡戈着，李維揚左右閃避，才不致被人發現。

他本來想找到七手劍黃山威，突然在他的面前出現，聲明他絕不是大魔頭令狐黠的同黨，而且，若是抱玉山莊人手不足的話，他還可以出手相助。

但是，他又想起了黃小玉的可惡處，焉有自己的傷尚未痊癒，便幫着敵人之理？

是以他決定先看看動靜再說，若是抱玉山莊眞的應付不了，那時自己再行出手也還不遲！

他一路閃縮着，不一會，便來到了抱玉山莊的議事廳之前，伏在窗外，只聽得議事廳中一個人道：「莊主……已來了，離莊兩里，所有的樹木，全由四個天神也似的人連根拔了起來。」

接着，便是黃山威的聲音，他的聲音，聽來仍是十分沉着，道：「那是他手下四大煞星，這四人只是以蠻力取勝，不足爲患，傳令下去，不必驚懼。」

那人答應着，又奔了出去。

李維揚抬頭望了望，議事廳的牆雖然高，但是他還可以竄上去。

他一提眞氣，身子拔起，一伸手，已然拉住了簷角，身子接着向上翻了起來。到了屋頂上，他身子伏下，又輕輕地揭起幾塊瓦片來，身子鑽了進去，伏在天花板。

他右手按在天花板上，內力源源而出，過了不久，掌心突然向上一提，帶起一蓬木屑，天花上出現了一個掌心大小的圓洞。

李維揚向下望去，大廳之中的情形可以一目了然了。

只見七手劍黃山威坐在正中一張交椅上，在他的兩旁，還坐着兩個書生打扮的中年人，那兩個人的面貌酷似，氣度不凡，一望而知是武林高手。

李維揚一看便認出他們是峨嵋派中一等一的高手，簡氏昆仲簡清、簡潔，人稱川中雙俠，聲名之著，不在黃山威之下！

一看到這兩人，李維揚便知道抱玉山莊有恃無恐了，令狐黠來的不是時候。

他也暗慶自己，幸而改變了主意，若是在黃山威面前現身，自動請纓助抱玉山莊一臂之力的話，豈不是班門弄斧之極麼？

只見跑來跑去的人不絕，每一個人都帶來天河妖叟令狐黠已然越來越近的消息，黃山威只是揮手令他們退去，過了不多久，突然聽到一陣蒼老的笑聲，自遠而近傳了過來。

這一陣笑聲極之雄渾，一傳了進來，整座大廳都像是在震動一樣，天花板的積塵，也不斷洒落了下來。

但是，令李維揚心中暗暗吃驚的，是他覺得那聲音十分熟悉。

那的確是他聽來十分熟悉的聲音。然而，他卻又未曾和那個大魔頭會過面，但是一時之間，他也想不起究竟是在甚麼地方聽過這笑聲來了。

那笑聲來勢十分之快，轉眼之間，便已聽得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黃莊主，有客人來了，何以並未見有人出莊來相迎？莫非黃莊主好客之名只是虛傳了麼？」

聽那聲音，分明還是在半里之外發出的，但是傳了進來，卻是字字清晰。

黃山威一笑道：「來者是誰？」

這四個字聲若洪鐘，他的內家功夫也是非同小可的。

那蒼老的聲音道：「黃莊主何必明知故問，在下自然是天河令狐黠，帶有些少禮物，有事商量。」

黃山威冷笑道：「黃某固然好客，可以不能開門揖盜。」

那蒼老的聲音道：「好一個開門揖盜！」一個「盜」字才出口，只見一條長大的人影已突然進了大廳，李維揚連忙定睛看去，只見那人十分清瘦，在相貌上看來，卻像是個世外高人，絕不像是一個無惡不作的大魔頭。

但是，細看他的一雙眼睛，卻見他雙眼之中，邪光畢露，看了之後令人心悸。

那人看來只不過四十上下年紀，若不是他自報姓名說是令狐黠的話，李維揚當眞還不敢相信。

他才站起，便看到了簡氏雙俠，只見他雙眉向上微揚的道：「原來簡氏雙俠也在，好極，好極！」

簡潔冷冷道：「是好極還是壞極？」

令狐黠「哈哈」一笑，向身後一招手道：「進來。」

他一聲「進來」才出口，便聽得沉重之極的腳步聲，傳了過來，只見四個身形高大之極，裝束怪異的波斯人，各自手托一隻金漆盤子走了進來。

那四個人，自然是波斯國一等一的力士。他們的手臂之上，肌肉盤虬極之駭人。

那四個人一進來，令狐黠便說道：「放下！」

四人立時將手中的金漆盤子放下來。

黃山威冷冷的問道：「令狐黠，你在弄甚麼玄虛，玩甚麼花樣？」

令狐黠笑道：「不敢，想和抱玉山莊結親家，不知意下如何？」

令狐黠的話令所有的人都爲之一呆，連躲在天花板上的李維揚也未能例外，李維揚本來認爲令狐黠，當然是尋事生非來的，卻不料他居然講出這樣的話來。

黃山威臉色一變，道：「此言何意？」

令狐黠狡笑道：「聞得莊主有一名愛女，人稱無敵女俠，貌美如花，犬兒不才想來量珠以聘，天兒，快來見過黃莊主！」

只聽見莊門外有人答應了一聲，不多久，便見一個穿戴豪華的年輕人，大搖大擺走了進來，向黃山威作了一揖。

李維揚想不到自己躲在上面，竟可以看到這樣的一齣活劇，也不禁覺得好笑。

只見那年輕人臉色蒼白，雙眼之中也是充滿了邪氣，油頭粉面，像是殭屍一樣，偏偏一身衣服卻是華麗之極！

一時之間，只見坐着的黃山威莊主和簡氏雙俠三人，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最後，仍忍不住「哈哈哈」大笑了起來。

令狐黠沉聲道：「莊主意下如何？」

若是換了別人，定然已破口大罵了，但是他是大俠氣度，畢竟不同，黃山威止住了笑聲，冷冷地道：「令狐教主在武林之中何等聲威，小女怎配得上，還是請令公子去尋他家的女兒吧！」

令狐黠的臉色變得十分之難看，道：「黃莊主如此說法，可是不允婚事？」

簡淸簡潔二人，早已忍不住同聲大喝道：「自然不允婚事，何必多嚕囌。」

令狐黠「嘻」地一笑地道：「我想找黃莊主做親家，兩位怎可以越俎代庖代黃莊主回答呢？」

簡氏雙俠乃是一胎雙生，兩人心意相合。這時，不等令狐黠說完，便雙雙一聲大喝，離座而起，一出左掌，一出右掌，掌聲呼呼向令狐黠疾襲而出。

兩人的攻勢極快，只見令狐黠的身子微微向下一矮，雙掌齊出。

刹那之間，在「轟轟」的掌風聲中，只聽得「叭叭」兩下巨響，四掌已然相交，只見簡氏昆仲的身子，騰騰騰的一連退了三步！

他們連退出三步，但是腳步仍然站不穩，向下坐去，幸而這時，他們已退到了剛才他們坐的椅子前面，是以一坐了下來，便坐在交椅之上，只聽得「嘩啦」「嘩啦」的兩聲響，兩張檀木交椅頓時碎成了木片。

但是簡氏兄弟卻因爲力道在椅子上失去，他們兩人維持着坐着的姿勢，不再倒下去，而他們也立即挺直身子！

在簡氏雙俠的身子向後疾退而出之際，令狐黠的身子搖了兩搖，可是卻仍然站在原地不動！

李維揚在天花板一見這個情形，心中突然一驚，心想這個老魔頭果然名不虛傳，一人力敵簡氏雙俠，居然還佔了上風。

就在這時，只見黃莊主霍然站了起來道：「簡氏兄弟的意思，也正是我黃某人的意思了。」

令狐黠「嘿嘿」地冷笑着道：「黃莊主，我們還是做親家，不要做冤家的好。」

黃山威身子微挫，舌綻春雷，厲聲喝道：「看掌！」

黃山威出掌，快疾無倫，但是令狐黠的還擊，也快到了極點，刹那之間，只見兩人的身形微微一晃，根本還未及看得淸他們兩人是怎麼出掌的，只聽得「叭」地一聲巨響，雙掌已然相交。

他們兩人手掌一交，便立時縮了回來，只見他們的身子，一齊晃動了起來，一晃再晃，三晃，令狐黠的身形不穩，「騰」地退後了一步，但是黃山威身形凝立，卻是巍然不動！

李維揚在天花板之上見了這等情形，幾乎忍不住大聲叫好！

天河妖叟令狐黠一聲冷笑，道：「好，果然名不虛傳。」

他說着，突然一掀衣襟，一抄手，已取了一件奇形兵刃在手，那兵刃乃是一隻虎爪，他一取兵刃在手，便連發數招，招招攻向黃山威的要害。

黃山威身形略退，掣劍在手，刹那之間，只見劍影縱橫，「錚錚錚」七聲響處，每一劍刺出，都刺在虎爪之上，將令狐黠的攻勢盡皆擋住了。

令狐黠身形後退，滿面怒容，厲聲道：「黃莊主，我兒子又不是五官不齊，好意前來求婚，你如此對待，哼！」

他心中顯然怒極，要不然，也不會滿口利齒挫得咯咯地響了。

他這兩句話，表明他雖然武功比黃山威略差一籌，但是對於這件事，還是絕不肯善罷的，李維揚的心中不禁對之大起鄙視之念。他畢竟年紀還輕，喜歡作弄別人，心想你明明輸了，卻還在說甚麼自己的兒子不是五官不齊，我就叫你兒子作個五官不齊之人。

他想到就做，扣了一枚飛針在手，覷得眞切後，輕輕一彈，那枚飛針了無聲息地電射而出了。

恰好此際，天河妖叟令狐黠一聲大喝，道：「我們走！」

他的兒子令狐天剛好一個轉身，身子還未轉過去，李維揚那一枚飛針已然射中了他的左目。

令狐天發出了一聲慘叫，手捂着左目，令狐黠猛然回過頭來，伸手拉開了令狐天的手，看見兒子左目受傷，又驚又怒，狂吼起來。

在令狐黠的狂叫聲中，只聽得黃山威也是一聲巨喝道：「下來！」

隨着下來這一聲巨喝，黃山威的雙掌向上猛地擊出，刹那之間，大廳之中勁風排盪，「轟」，「轟」兩聲響，大幅天花板塌了下來。

黃山威向上發出雙掌之際，他是仰首向上的，李維揚自上而看下來，恰好可以看到了他已怒極。

在那一刹那間，李維揚才知道，自己做錯事了。

自己一心想傷令狐天，代他出了一口氣，也免得老魔頭以後再來夾纏不清，可是卻偏偏未曾想一想，七手劍黃山威乃是何等身份之人，豈能容人在他抱玉山莊之內，暗箭傷人？自己再要不走，只怕死無葬身之地了！

他見機極快，一看到黃山威臉色不善，身子已向上跳了起來，恰恰此際黃山威兩股排山倒海的掌力也已然湧到，撞破了天花板，仍疾湧了上來。

只不過這時，李維揚的身子既然已向上躍起來，黃山威那兩掌之力，便反而變成在幫忙他了。兩股強大無比的掌力向上一托，令得李維揚的身子「砰」地撞在瓦面之上。

那一撞撞斷了三五根椽子，撞碎了十來塊瓦，李維揚的身子卻破瓦而出！

他一到了半空之中，立時身子一翻，疾竄了下來，耳際只聽得黃山威和簡氏兄弟齊聲大喝，叫道：「好賊子，往哪裏去！」

李維揚如何敢回頭，只是見路便跑，他自從藝成以來，還未曾如此狼狽過。

他一面奔逃，一面向後連洒了三把飛針，直到躍過了一道圍牆，聽不到身後有腳步聲，他才略停了一停，抬頭看去，已奔到了抱玉山莊的後面來了。

再向前去，立時可以走出抱玉山莊，前面山勢連綿，看來有山道可以通向前去。

李維揚舒了一口氣，急連幾個起伏，出了抱玉山莊，想起了還在路上相候的那些朋友，他心中不禁暗叫一聲慚愧！

他曾誇下海口，可以將無敵女俠黃小玉手中的長劍奪了下來，但如今落得兩處帶傷，狼狽而逃。

如今這樣，若是見了那些朋友，說不定被他們取笑，而且事情傳了出去，自然也不免加油添醬，江湖上傳事極快，他百步穿楊李維揚在抱玉山莊栽了觔斗之事，不難會天下皆知了！

他悶悶不樂的向前走着，順着一條延綿的山道來到了一個山崗之上，那山崗十分雄偉，就在那條山路路旁，便是百千丈高的峭壁！

李維揚來到了峭壁之上陡地一抬頭間，只見在暮色蒼茫之中，一塊巨大的山石之上，刻着「抱玉崖」三個大字，李維揚一看到那三個字，心中不禁陡然地一動，暗忖自己不是聽說過，黃小玉定然會經過這裏的麼？

而且，黃夫人也到了這裏來迎接黃小玉的，爲何不見有人？自己被黃小玉偸襲，這口氣未曾出，就此離開抱玉山莊，也未免太說不過去了。

他正在想，已聽到得得得的馬蹄聲傳了過來，同時又聽得一個婦人的聲音叫道：「小玉，我知道對妳說了，妳一定急於趕回去的，其實，有妳爹和簡氏兩位叔叔在還怕甚麼？」

李維揚一聽心中不禁一喜，心想那定然是小玉兩母女來了，不管是黃小玉在前或在後，自己也一定出其不意，偸襲她一招，照樣攻向她的面頰上，就算她母親護短，是她偸襲在先，也無話可說的。

李維揚打定了主意，立即閃身躲在大石之後，蹄聲自遠而近，只見一騎轉過了山角，奔了過來。馬上騎的乃是一個少女。

一則，由於暮色已濃，二則，馬奔得快，李維揚也看不清那少女的臉孔，她既然是個少女，那自然是黃小玉了。

馬影才現，李維揚便已經輕輕將劍拔了出來。

緊接着，他的手在石上一按，身子疾騰了起來，一劍向前疾刺而出，口中喝道：「無敵女俠，也叫妳嘗嘗偸襲的滋味！」

他的身子自天而降，來得突然之際，劍氣如虹地向前疾攻了出去，那匹馬首先人立了起來，馬上那少女被馬一顚，發出一聲驚呼。

也就在此際，李維揚的長劍，已然刺到了她的面前，但是，也就在那一刹，李維揚突然一呆。

馬上的確是一個極之美麗的少女，但是那絕不是他曾見過的黃小玉。

李維揚在刹那之間，不禁發出了一聲大叫！

然而除了發出一聲大叫之外，卻一點別的事情也不能做，因爲他身在半空，疾躍的向前，在那樣情況之下，武功再高，也收不了勢！

那少女一見那長劍已刺到了面前，大吃一驚，身子突然向後仰

去，離鞍而起，向外躍去。

李維揚也未曾看見自己這一劍，究竟是不是刺中了對方，他只是看到了那少女身形拔起之後，卻已然飛向懸崖了。她身形下沉，雖然也曾拔了一拔，但總抵不住下沉之勢，已然向崖下疾墮而去了！

李維揚的身子還未曾落下，便聽得又一陣馬蹄聲傳來，一個中年婦人，自馬上飛身而起，落了下來，停在李維揚的面前，撕心裂肺地問道：「你是誰？小玉呢？我的女兒呢？」

她的神色在暮色中看來，白得像塗了一層厚厚的白粉一樣。

李維揚呆如木鷄地站着，他手中仍然執着那長劍，他的臉色也是白得像紙一樣，他在心中對自己說：「不，那不是黃小玉！那少女不是黃小玉。」

但是，不是黃小玉又怎麼樣，他還是將一個不相識的少女逼下山崖去了！

而且，那少女也不可能不是黃小玉。黃夫人就在她的後面，那麼，自己在抱玉山莊大門之外遇到的那個，向自己偷襲的少女又是誰呢？

他心亂如麻地站着，突然之間，聽到黃夫人發出了一下尖利之極的怪叫聲，道：「你，你殺了我的女兒！」

李維揚忙道：「我，我……」

他本來還想爲自己辯白幾句的，但是，他只講了兩個「我」字，便想起自己縱使有千張口，如今在這樣情形之下，也是辯白不清了，若不趁着還有一絲逃生的機會時逃走，更待何時了？

他突然發出一聲怪叫，身形疾拔而起，雙足在那塊大石之上點了點，又拔起了丈許，流星也似的斜落在三五丈開外，沒命的向前奔跑着。

他一面奔，一面心中在對自己叫着：「逃吧，躲起來吧，你殺了抱玉山莊黃莊主的女兒，你還不逃命？你還不逃命？」

天色已然黑了下來，李維揚在山中亡命飛逃，不知跌倒了多少次，也不知爬了多少次，直到他逃出了山口，看到前面有條路，他才喘着氣停了下來。

他全身都被汗水濕透了。

他望着前面的兩條路，心想：「我向那一條路逃走，比較好些呢？」

可是，當他想到了這一點之後，他又禁不住不寒而慄地來。

他向那一條路逃走好呢？

他還有那一條路可以逃呢？

他殺了七手劍黃山威的女兒，傷了天河妖叟令狐黠的兒子，天下雖大他還有那一條路可以走呢？

他額上豆大的汗珠，一顆一顆流了下來。

黑白兩道，正邪各派，不到幾天就會找尋他的下落，不論他躲到甚麼地方，他都會被揪出來，天下雖大，已沒有他容身之地了！

他緊緊地咬着牙，突然提起劍，要向自己的脖子抹去，但是，他的手背卻軟了下來，他喘着氣，沙着聲叫道：「我要逃，我要逃……要逃……」

他又亡命似的向前奔了出去，他的身形沒入了黑暗之中看不見了。

他的身形隱入黑暗之中之後，七手劍黃山威夫婦，帶着才兩歲大的幼子，走遍天下尋找他，整個武林之中，人人都知道黃大俠夫婦在尋找百步穿楊李維揚，要報殺女之仇，誰不想助黃大俠一臂之力？

但是，誰也找不到李維揚。

李維揚究竟到了那裏去呢？

很多人都以爲在這八年來，百步穿楊李維揚能夠躲過黃大俠夫婦普天下的追尋，是一件天大的事！

但是李維揚自己卻知道，這個「幸運」得來，卻是絕不容易。

他無時無刻不在提心吊膽，他無時無刻不準備接受最壞的命運，幾乎每一個晚上，他都會汗流浹背地驚醒，那是他夢見自己被黃山威當胸一把拉住，提了起來之後的事，他會在黑暗中喘着氣，而自他身內流出來的汗是如此之冷，冷得他時時以爲自己是被浸在冰水之中。

這種日子，眞不是人過的，而且，也不是人所能受得下去的。

但是他卻沒有辦法，他簡直沒有選擇的餘地，他必須這樣生活下去，那一天，當他轉身在黃夫人面前逃走之際，他的心中便狂叫着，躲起來！躲起來！他必需要躲起來，將他自己緊緊地包裹在絕望和恐懼的硬殼之中。

要不然，他就會被黃大俠夫婦發現，他就活不下去了！

有時候，當他一身冷汗地驚醒之後，他會自己問自己，這樣活着，有甚麼意思？

可是，他卻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他必需要活着，不論活着是如何痛苦，他都要活着，因爲他一直還未弄清楚，在抱玉山莊外，對他偷襲的少女，那個妖媚艷麗，令人蕩魂蝕魄的少女是甚麼人？

＊　＊　＊

黃大俠的手在他兒子黃鷹的頭上輕輕地撫摸着，沉聲道：「孩子，殺你姊姊的仇人，你記得了嗎？」

「我記得了，百步穿楊李維揚！」黃鷹的眼珠轉了轉：「爹，我們找了他八年都未曾找到他，

他……還在世上麼？」

黃山威沉緩地點了一點頭道：「還在，一定還在。」

黃鷹充滿了信心地道：「那你放心，爹，你們找不到他，我一定找得到他的，唉，可惜我沒有見過姊姊，爹，她是甚麼樣子的？」

黃山威的頭仰得十分之高，可是儘管那樣，淚水還是順着他的臉頰流了下來。

「她……她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少女，美麗得人人見到她，都不想和她動手的，只有百步穿楊李維揚那個惡賊竟狠得下這樣的心！」

在黃山威沉重的語聲中，黃夫人也忍不住抽泣了起來，黃鷹睜大了眼緊緊握住拳，雖然他臉上仍是一臉稚氣，但已可以看出他心中的仇恨。

在黃夫人的啜泣聲中，只見一個人慢慢地傴僂着身子，向外踱了開去，那是黃山威和黃夫人帶着幼子離開了抱玉山莊之後，在半途收留的丁駝子，丁駝子想是心中也感到極之難過，是以才慢慢地踱了開去的。

黃山威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丁駝子。」

丁駝子的身子一震，慢慢的轉過身來。

黃山威又嘆了一聲，道：「丁駝子，你跟了我那麼多年，也該到抱玉山莊休息一下，鷹兒很喜歡和你一起玩的，到了莊上，你也不必做甚麼，就陪他玩玩好了，夫人仍然會離莊和我去尋找仇人，莊上事自然有總管管的，你明白了麼？」

丁駝子一直低着頭道：「我明白，可是我……還是喜歡跟老爺和夫人……」

黃山威搖搖頭，道：「當日我們收留你，全是爲了要照應鷹兒，如今我們決定將鷹兒留在抱玉山莊上，你還跟着我們作甚？」

丁駝子仍然低着頭，道：「是。」

黃山威轉過身，來到了黃夫人的身前，手搭在她的肩頭上，道：「夫人，妳去一下就來，我在這涼亭之上等妳。」

黃夫人淚痕滿面，也不說甚麼，就出了石亭上了馬，丁駝子和黃鷹兩人也上了車，蹄聲嗒嗒嗒地響起，一齊向前馳了出去。

他們向前走了七八里，便轉入了直通抱玉山莊的那條路上，才一轉入路口，黃夫人便是一呆，只見那一條寬闊畢直的路上，長滿了雜草，和原來路面平坦光滑的情形，大不相同，觸目一片荒涼，顯然這條路已有許多日子沒有馬車駛過了。

黃夫人呆了片刻，心中不禁黯然，暗忖自己不在，莊上自然是門前冷落車馬稀了。

可是，她繼而一想，卻又覺得事情十分不對頭，因爲他們一家人雖然不在，但是抱玉山莊裏還有數百人之衆，難道也不進出了麼？

看這裏野草衰黃，長可過膝的情形來看，莫非抱玉山莊早已發生了甚麼的變故？

黃夫人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手已按在劍柄之上，她乃是成名已久的女俠，雖然想起女兒慘死，她會欷歔不已，但是一感到事情十分突兀之際，她也陡地警覺起來。她回頭道：「丁駝子，你跟緊在我的後面。」

丁駝子答應了一聲道：「夫人，可是發生了甚麼變故？」

黃夫人道：「我也不知道，可是，你看這條路不是太荒涼了一些嗎？」

丁駝子答道：「是的，荒涼些了。」

黃夫人緩緩策着馬，向前走去，越是向前去，景緻越蒼涼，兩旁的樹因爲深秋葉落，全都只剩下了枯枝，看來更是令人興起了一股莫名的落寞之感，馬蹄踏在落葉之上，不斷發出「刷刷」聲來。

他們緩緩地走出了十來里，忽然看到前面路上，有兩塊大石，大石之上，各自坐着一個服裝古怪，非僧非道的人，那兩人當然早已看到了一騎一乘車向前來的了，但是卻一聲都不出。

黃夫人在一看到了他們之後，停了一停。

這時，雙方相距大約有三四丈左右，只見那兩個人懶洋洋地翻翻眼睛，道：「走走，走！抱玉山莊莊主吩咐，來的不論是甚麼人，一概不見。」

黃夫人陡地一呆，她心中已知道這事情不尋常到了極點，但是她卻沉得住氣，並不發作。

她只是催着馬，又慢慢向前走，走出了兩丈許，問道：「你們是抱玉山莊的人麼？」

那兩人大刺刺地道：「自然是。」

黃夫人冷冷一笑，道：「那你們可知道我是誰？」

那人翻着白多黑少的眼珠，道：「妳麼？多半是莊主的窮親戚，想前來投靠的，是不是？已經告訴過妳，莊主吩咐，概不見客。」

黃夫人聲音一沉，道：「這是那一個莊主吩咐的？」

那兩人大怒道：「死婆娘，偏有這等囉嗦？還不替我快……」

他們下面一個「滾」字還未出口，便突然停住了，只見他們張大了口，同時，又聽得了啪啪兩聲，他們頭上的髮髻，已然滾了下來。

而剛才，他們只覺得眼前劍光

一閃，頭頂一涼，是以才突然之間停住了口的，這時，他們看到滾落下來的只是髮髻，而不是他們的腦袋，他們出了竅的靈魂總算又回了轉來。

兩人不約而同，一齊伸手向頭頂上摸去。一摸之下，他們的手又停在頭頂上放不了下來。

原來他們頭上的髮髻，乃是齊着髮根被削去的，他們伸手一摸，便摸到了頂門之上一塊精光滑溜的頭皮，而黃夫人這時仍然騎在馬上，剛才連她怎麼樣出手的都未看得清楚，他們怎能不驚？

黃夫人冷笑一聲道：「好了，究竟是那一位莊主吩咐的，你們該實說了。」

那兩人的上下兩排牙齒相叩，「得得得」地直响，道：「我們記……得……，抱玉山莊的莊主人人皆知……是戚金花，戚姑娘。」

黃夫人面色一沉，道：「笑話，武林中人皆知，抱玉山莊莊主是黃大俠！」

那兩人道：「黃大俠夫婦……出外去找尋……仇人，戚姑娘……喜歡這裏，第二年就來佔了。」

黃夫人大怒道：「她是甚麼東西？」

那兩人道：「戚姑娘是……魔教教主的第九位姬妾，最得教主寵愛。」

黃夫人忍無可忍，大喝一聲，道：「閉嘴，你們快滾回去，叫她快滾！」

黃夫人想起自己在外走遍千山萬水找尋仇人，原來抱玉山莊卻早被人佔了去，她竟懵然不知，心中實是怒極，那兩人給黃夫人一喝，抱頭鼠竄而去。

黃夫人哼了一聲，策馬便向前去，丁駝子忙趕着車跟在後面，一面啞着聲音道：「夫人，可要我去告知老爺麼？」

黃夫人搖搖頭道：「不必了，若是給他知道，豈不是要令他氣惱？」

她策的馬，奔得越來越快，丁駝子的馬車緊緊地隨在後面，那兩人則在前面沒命的奔跑着，一面奔跑，一面發出殺豬般的聲音來。

轉眼之間，抱玉山莊的正門已然在望了，只見在門口一字排開了，有七八個人守着，那兩個人奔着，氣喘得說不出話來。

那七八個人卻一齊向黃夫人圍了上來，黃夫人的身子自馬上疾拔而起，身在半空中一個盤旋，劍光掠起，頓時有四個人倒地不起。

其餘的人一見這等情形，大喊了一聲，一齊向莊中奔了進去。

黃夫人提着劍搶了進去，丁駝子連連加鞭，馬車也直衝了進去，一直來到了議事廳前方始停了下來，黃夫人已然掠上了石階，但是她卻突然停了下來。

因爲就在此時，從議事廳中走出了一位麗人來。

那麗人年紀二十四五歲年紀，髮長及腰，美艷之極，連黃夫人看了心中也不禁一怔，暗道：「好一個美人兒。」

那麗人滿臉帶笑，望着黃夫人，用極其嫵媚的聲音「哦」了一聲道：「我當是誰，原來是黃夫人來了，請進來啊！」

這時馬車也停住了，黃鷹在馬車疾馳之際，便一直抓住了丁駝子的手臂，他望着那麗人，低聲道：「老丁，她是誰？」

丁駝子卻並不回答，然而，他的身子卻不住地震抖起來，黃鷹又說道：「咦，老丁，你怎麼在發抖了啊？」

丁駝子道：「你……你看又要打架了，我……最怕打架。」

黃鷹露出不屑的神色，道：「不中用，我才不怕哩。」

黃夫人望定了那麗人，冷冷地道：「妳就是霸佔抱玉山莊的戚金花？」

那麗人「格格」一笑道：「是啊。」

她在說話之際，有一股說不出來的媚態，黃夫人一提手中長劍，道：「妳快滾，快帶妳的狐羣狗黨離開抱玉山莊！」

戚金花又是一笑，道：「黃夫人，我在這裏住了好幾年，我可不想走了。」

黃夫人手中的長劍，陡地向前伸了一伸，那一劍不但出手快捷，而且，用的力道也是妙到毫顛，劍光已然刺透了戚金花胸前的衣服，直抵她的胸口，可是，又未曾傷及她半分。

戚金花只覺得胸口冰涼，在自己還未明白是怎麼一回事間，對方便已然出手將自己制住，她臉上也不禁爲之變色。忙道：「有話好說，有話……好說。」

黃夫人厲聲喝道：「妳走不走？」

戚金花眼波流轉道：「既然如此，那我只好走了。」

黃夫人「哼」一聲，身形一側便待縮回劍來，也就在此際，只聽得丁駝子突然啞聲叫道：「夫人小心，不可縮手。」

可是，當丁駝子的警告出口之際，黃夫人的劍，已縮回尺許來了。

也就在此際，只見戚金花皓腕扭動，她腕上的幾隻玉鐲相碰，叮噹有聲，而她玉腕一扭之間，手中已多了一柄短劍，向着黃夫人手中的長劍疾壓過來，「錚」地一聲响，長劍被壓得向下一沉了一沉，而戚

金花的左手也同時翻起，另一柄短劍已經刺向黃夫人的胸前。

她手持兩柄短劍，同時出手，招式詭異，出手快疾，堪稱奇絕。

黃夫人經丁駝子提醒，雖然其時已然縮回劍來，但是猛地心中一凜，也已然有了警覺，就戚金花右手劍送出之際，她身子猛然向後一仰，就壓得沉下去的長劍，也「颼」的向上疾揚了起來。

那一劍揚起，恰好來得及格擋戚金花刺來的一劍，「錚」一聲响，兩件兵刃相交，黃夫人的功力何等深厚，戚金花手中的短劍立時變成一縷精虹，向半空直飛了起來。

戚金花身形一退，卻仍然若無其事也似的，笑道：「黃夫人果然名不虛傳，這位駝子，可是妳的家人？他也好眼力啊！」

黃夫人心中也不禁一奇，因爲她一直不知道丁駝子爲人如此機警的，剛才若不是丁駝子出言提醒，只怕此際她已吃了虧了。

是以她回頭向丁駝子看了一眼，卻見丁駝子低着頭，像是十分驚恐一樣。

戚金花冷冷地道：「黃夫人，你們兩夫婦的武功如此高，八年來，連殺害女兒的仇人也找不到，可見你們的武功雖高，在機智方面未免差了些。」

黃夫人的臉色突然之間變得難看之極，陰晴不定，她盯着戚金花，一字一頓道：「我們遲早會找到他的，一定找到的。」

戚金花「格格」一笑，道：「他在甚麼地方，你們可知道麼？」

黃夫人的心頭緊緊地絞痛，感到了一陣陣的痛苦，他在甚麼地方？百步穿楊李維揚在甚麼地方？

戚金花冷笑一聲，道：「其實，這也怪不得你們，我們教主這些年來也到處找尋他的下落，卻也是一無所獲。」

戚金花的話才一出口，便聽到大廳之中，突然傳來了一把十分蒼老深沉的聲音，「哈哈」一笑道：「金花妳這小妮子越來越不像話，居然繞着彎子罵人，妳豈不是也在說我武功有餘而機智不足麼？」

那聲音一傳出來，黃夫人的臉色變得更難看了，她不由自主向後退了兩步。

那正是天河妖叟令狐黠的聲音。

接着，令狐黠便緩步踱了出來，只見他臉上帶着奸笑，道：「多謝黃夫人剛才手下留情，免致小妾劍下喪生，盛情不敢或忘。」

黃夫人臉色鐵青，橫劍當胸，一言不發，令狐黠呵呵地笑着，抬頭看去，道：「啊！這位一定是令郎了，是不是？」

他一面說，一面又出現了一種異樣的狡猾神情來。

黃夫人的心中陡地一動，暗叫了一聲「不好！」連忙又向後退了二步，一直退到了馬車旁前。

也就在此際，只聽得令狐黠突然發出了「哈哈」一笑，隨着他那一笑，四面八方都有腳步聲傳了過來，黃夫人急忙四面望去，只見四面都有人自牆角處轉了出來，不下數十人之多。

那數十人走了出來之後，已將他們包圍了起來。

令狐黠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黃夫人，令郎倒長得冰雪可愛，我看，請他在我莊上住上些時，你們兩人在外尋找仇人時也好放心些了。」

黃夫人勉力鎮定心神，道：「令狐教主，外子隨後就到，我倒要問問他肯不肯才行。」

令狐黠當眞狡黠無比，聽了之後，又忍不住的「哈哈」大笑了起來，道：「黃夫人，妳是在和我開玩笑麼？沒將仇人活捉之前，他絕不回抱玉山莊來，這是黃大俠所發下之誓言，普天之下人皆盡知，黃夫人如何還來騙我？」

黃夫人心中吃驚之極，她身形拔起，上了車頂，沉聲道：「丁駝子，你抱住了鷹兒。」

黃鷹大叫道：「我不怕，娘，我不要老丁抱着我，我甚麼也不怕。」

丁駝子則戰聲道：「夫人，我……怕得緊……」

黃夫人一上了車頂，英姿颯颯，神威凜凜，沉聲道：「不必怕，你趕車出去，看誰敢阻攔？」

戚金花「格」地一笑道：「教主，你聽聽，她說沒有人敢阻攔？」

令狐黠「哈哈」一笑道：「金花，你說錯了，根本不必任何人阻攔，黃夫人自然不會走的。」

丁駝子已然「叭」地一鞭，揮了下去，拉車的馬匹向前衝了出去，但是令狐黠身形疾晃，一伸手，按着了一匹馬的額頭，另一手一揚，「呼」地一聲，有一件東西向黃夫人飛了過去。令狐黠道：「黃夫人，妳看，那是甚麼東西？」

黃夫人「哼」地一聲，並不伸手去接，只是長劍向前一伸，突然刺了出去，正刺在那事物之上。

那件物件卻不是甚麼暗器，而是一個小小的綢包，一被劍尖刺中，綢包便散了開來，「啪」地一聲响，一件金光閃閃的東西，落在車頂之上。

黃夫人低頭一看，只見落在車頂上的，是一根鑲有三顆明珠的金釵。

一看那根金釵，黃夫人整個人都呆住了。

她雙眼定定地看着那根金釵，身子卻在緩緩地發抖起來，黃鷹叫道：「娘，甚麼事？甚麼事啊？」

丁駝子低頭道：「別吵！」

黃鷹仍在叫着，但黃夫人慢慢地揚起了手，示意他不要作聲，然後，她自己抬起頭來，又望了令狐點半晌，才道：「你……這是從哪裏得來的？」

令狐點一笑道：「黃夫人請跟我來。」

他轉過身向大廳內走了進去，丁駝子又失聲道：「夫人，不可！」

但黃夫人卻一擺手道：「你別管我，你在這裏等我。」

丁駝子急道：「夫人，妳要是進去了，小公子……」

黃鷹的神色也是相當害怕，但是，他立即道：「娘，我不怕，我已經不小了。」

黃夫人沉聲道：「好孩子。」

她一句「好孩子」才出口，身形疾掠了起來，向下一落，便落在令狐點身後。

黃夫人的身形向下一落之際，令狐點的去勢，突然加快了，「颼」一聲，便已進了大廳，黃夫人也立時跟了進去。

令狐點和黃夫人一走，圍住了那輛馬車的數十人，也包圍得更近了一些，戚金花搖擺着身子，走向前來，笑道：「小弟弟，妳娘親也進去了，你怕甚麼，還不快跟我進去看看？」

戚金花的話令黃鷹大怒，罵道：「呸，妳不是好人，妳是妖精。」

戚金花卻只是「格格」地笑着，丁駝子又戰聲道：「這位姑娘，常言道『冤家有頭債有主』，妳……妳何苦和一個小孩子過不去。」

黃鷹大叫道：「我不小了，也不怕和她動手。」

丁駝子一伸手，握住了黃鷹的手臂，道：「你不能去，你絕不能去。」

戚金花笑道：「駝子，你這樣忠心耿耿作甚麼？你不讓他下來，我就將他拉下來！」

丁駝子喘着氣道：「妳高抬貴手，姑娘，妳全福全壽，高抬貴手罷！」

戚金花已身形一晃，一陣香風過處，她已然上了車踏，笑道：「駝子，你讓開些，我來接他下車。」她一面說，一面伸手便向黃鷹抓來。

黃鷹家學淵源，武功自然有相當根底，一見戚金花抓來，反手一掌，便向戚金花的手臂拍了下去。

戚金花「哈哈」一笑，手一縮一翻，五指如鈎，已反扣住了黃鷹的手腕道：「下來吧！」

她一面說一面已用力一拉，可是也就在此際，卻只見丁駝子突然伸出手來，五指一緊，卻已抓住了戚金花的手腕。

那一抓，敢情十分大力，令戚金花的五指一鬆，將黃鷹放了開來。

而且，那一抓也全然出於戚金花的意料之外，她陡地呆了一呆，左手一掌待拍向丁駝子時，丁駝子的一掌，已然加在她的頭頂之上。

丁駝子的出手雖快，而他一出手，便將戚金花制住，戚金花連反抗的餘地也沒有，但是丁駝子的身子卻在劇烈地發抖，他道：「小公子，你……你快趕着車走。」

黃鷹卻還在道：「不行，我娘還在這裏面的。」

丁駝子的聲音抖得更厲害，他道：「你……你快趕着車子走，夫人武功高强，不要緊的，我們……去告訴老爺，快去！」

黃鷹拿起馬鞭，「啪啪」兩鞭，揮了下去，馬兒撒開蹄便向外奔了開去。

圍住馬車的人雖然多，但是戚金花被丁駝子扣住脈門，按住了頭頂，圍住的人如何敢不讓路？馬車衝了開去，紛紛退了開來。

馬車直衝出了莊門，可是那數十人也喊了一聲，便有人牽出馬來，他們各自翻身上馬，隨後潑刺刺的追了上來。衰草滿地的路面上，蹄聲得得，車聲轔轔，實在是扣人心弦之極。

黃鷹一看到了後面有人追來，一鞭緊過一鞭，馬車的去勢快疾無比，隨後追來的四五十騎，始終跟在後面三四丈遠，也不敢太接近，可是也絕無離開之意。

不消多久，已來到了路口，見到了大道，馬車陡地一轉，轉上了大道，去勢更疾，轉眼間，已然可以看到了那座石亭了。

遠遠可以看到黃山威站在石亭之前，他的身形高大，本來已極魁梧，可是這時看來，卻給人十分落寞之感。

而黃山威也顯然被這一陣急驟的蹄聲驚動了。

而且也認出了那輛馬車來。

他身形晃動，幾個起伏便已趕到了近前，黃鷹一看到了父親，一鞭抽下去，一聲大喝，馬車立時停了下來。

黃山威在迎前之際，還根本未曾看到車上發生了甚麼事。這時車子一停，他才突然看到了，丁駝子的手中抓着一個絕色女子。

黃山威一呆大喝道：「丁駝子，是怎麼一回事？」

丁駝子手一鬆，戚金花身子立時凌空翻起，向後疾掠而出，迎上追來的那數十人立時將她團團圍住。

丁駝子的身子發着抖，道：「

老爺……夫人……莊上……令狐點在莊上……」

黃山威對於丁駝子的話，像是沒有聽到一樣，只是目射精光望着丁駝子，黃鷹說道：「爹，老丁出手很快，那女人想害我，是老丁將她抓住的。」

黃山威徐徐地道：「老丁，這些年了，我竟不知你是一個會家子。」

丁駝子道：「我……算是甚麼會家？只不過偷偷跟公子學了些功夫吧了！」

黃鷹笑了起來道：「爹，你看我做師傅，還不錯了吧！」

丁駝子也乾聲笑了起來，可是黃山威對於這一老一少兩人的笑話，卻是一點也不欣賞了，他仍然寒着臉，一字一頓道：「閣下何人？」

丁駝子還未回答，黃鷹已道：「爹，你……難道不認識他嗎？他是老丁啊！」

黃山威「哼」地一聲，身形暴起，直上直下，拔起了五尺，手起掌落，「呼」地一掌向丁駝子的頭頂，疾拍而下來。

那一掌來得突然之極，在黃鷹驚呼中，丁駝子身子緩緩抖着，兩手抱住了頭，卻是並不躲逃，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啪」地一聲響，那一掌已經擊在他的後腦之上，而黃山威身形向後一彈，也彈了開來。

黃鷹一欠身，將丁駝子的身子緊緊的抱住，叫道：「老丁，老丁……」

他陡地轉頭去道：「爹，你爲甚麼要打老丁？爲甚麼要打他？老丁，你……被爹打……死了麼？」

丁駝子一直縮着頭，直到這時，才抬起頭來道：「公子，我是不是被老爺打死了？」

黃鷹本來是滿臉皆是惶急不平之狀，看他的樣子，像是立時就要哭出來一樣，但是，一聽得丁駝子這樣的問自己，他卻也忍不住地「噗嗤」一聲的笑了出來，道：「老丁，你要是死了，還能夠出得聲來問我麼？」

丁駝子哭喪着臉道：「老爺……」

黃山威的疑惑仍然未去，他剛才一掌向丁駝子拍下，丁駝子只是抱住了頭，絕不躲逃，看來他並不像會武功的。但是，黃山威自然知道戚金花是何等樣人，連戚金花都可以擒得住，其人的武功自是非同小可的。

要知道學武之士最忌的事，便是有人隱姓埋名，藏在近側，那喚做「臥底」，一經查出立時嚴厲對付的，剛才黃山威那一掌，當眞想將丁駝子一掌拍死了的。

但是他一掌擊到中途時，忽然想起，這八年來，丁駝子一直和自己在一起，黃鷹更是他帶大的，若是他要害自己，甚麼時候不可以害？他如要加害鷹兒，更是易如反掌，何以七八年來，一直都相安無事？他正是想到了這一點，是以才發掌到了一半，突然內力回收的。

而對丁駝子來說，剛才他等於在鬼門關前打了一個徘徊一樣！

這時，黃山威儘管還是滿腹疑團，但也不及追問，只是沉聲道：「丁駝子，夫人怎麼樣了？」

丁駝子想是嚇壞了，連說話的聲音也變得乾澀無比，道：「夫人……她……」

他沒有說下去，卻聽戚金花尖聲道：「貴夫人應教主之請，邀去商議一件事。」

黃山威大吃一驚道：「甚麼？」

丁駝子道：「是眞的。」

黃山威忽然轉過頭來，雙眼射出凌厲的光芒，望定了戚金花，戚金花雖然還在三丈開外，但是一接觸到黃山威那兩股凌厲無匹的眼光，心中也感到一陣害怕。她勉强鎮定地道：「你……望着我作甚？」

黃山威沉聲道：「妳是令狐老賊的愛妾，是不是？」

戚金花爲人極爲聰明，她一聽得黃山威這樣問，已知黃山威心中想些甚麼了，黃山威心中所想的，自然是黃夫人若是爲令狐點所擒，那麼，他若擒住了她，就可以和令狐點換人了。

當戚金花一想到這一點時，她的心中也不禁大是駭然，可是，她隨即想到，在自己的身邊圍着四五十人之多，這四五十人，莫不是武林高手，黃山威只有一個人，自己怕他何來？

她一想及此，態度頓變，立時嬌笑道：「是啊，我是他最心愛的人兒。」

黃山威手背一抖，「錚」地一聲響，已然拔劍出鞘，他將寒光森森的劍抱在雙掌之中，向戚金花一拱手道：「那就多有得罪了！」

戚金花叫道：「你們小心……」她這裏叫聲甫畢，只聽得黃山威突然發出了一下長嘯聲，隨着那一下長嘯聲，只見劍影滾動，黃山威已然抖動長劍向前伸了過來。

戚金花一叫，已有十來個人搶出幾步，攔在戚金花的面前的了，可是，黃山威的來勢實在太驚人，太凌厲了，他是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向前衝了過來的，首當其衝的四人一見這等情況，心中一怯，不由自主地匆忙向外逃了出去。

還有四人總算膽色較壯，倉慌地還了一劍，可是只聽得「錚錚錚錚」一連四下响聲，四柄長劍一齊斷折，那四個人也各自被一股大力

撞得向外跌翻了出去。黃山威再是一聲大喝，長劍自上而下，匹練也似斜削了下來，還有六七人發出了一聲驚呼，紛紛退避了，戚金花雙足一點，身上向上疾拔了起來。

眼看她一拔起就可以避開了黃山威的一劍了，但是黃山威的身子卻也跟着拔起。在黃山威的身子也跟着拔起之後，半空之中，只見劍影千重，不見有人。

但是俄頃之間，劍影斂去，人影陡現，只見兩個人自半空中一齊落了下來，戚金花的脈門被黃山威扣住，她臉白如紙，滿臉怒容。

其餘數十人看到了黃山威大顯神威，頃刻之間已將戚金花制住，個個張口結舌，呆若木鷄！

戚金花雖然被扣住脈門，無法掙扎，但是她仍然在尖聲叫道：「你們這批飯桶，望定了我作甚？他抓住了我，你們不會去抓他兒子麼？那丁駝子是一個會家。」

黃山威一聽，也急叫道：「老丁，你別再藏頭露尾了！」

丁駝子急道：「老爺，我是不會武功的，我是不會武功的啊！」

就這幾句話功夫，已有十來個人，各伏兵刃，向前一湧而上。丁駝子用十分難聽的尖叫聲大聲叫道：「我們快逃！」

他一鞭子向馬上抽了下去，可是這時，早已有兩個人着地滾到，「刷刷」兩刀，將車輪剖成兩半，車子向旁側倒，又有一人，一手提住了丁駝子的後頸，將他直提了起來。

黃鷹大叫道：「別傷老丁！」

他身形一起，飛起一腳踢在那人的手腕上，那人覺痛，手鬆了開來，丁駝子的身子，骨碌碌滾到馬車之旁，他連忙縮進了車底下去。

這時，黃山威抓住了戚金花，但是也疾趕了過來，長劍霍霍，二招之間便傷了七八人，可是對方共有數十人之衆，黃山威雖然所向無敵，可是等他們趕到了馬車旁邊時，黃鷹卻已被兩個漢子從身後將他緊緊地箍住。

黃山威發出了一聲巨喝，道：「放開他！」

那兩人望定了戚金花，戚金花尖聲道：「快將他帶到東面林中等我，你們立此大功，我會對教主說升你們爲天地人三堂中天壽堂堂主。」

那二人一聲長嘯，帶着黃鷹，身形疾拔而起，並厲聲道：「黃大俠，如果你不想絕後，就別追上來。」

戚金花也道：「黃大俠，他們兩人外號千蛇雙毒，倒眞是說得出做得到的。」

黃山威一則投鼠忌器，二則他抓住了戚金花，行動畢竟遲滯了些，眼看想追上去，已然不及了，立時道：「你叫他們放開我的兒子，不然我先殺了妳。」

戚金花一聲冷笑道：「他們不會這樣的，黃夫人還在抱玉山莊上哩。」

黃山威陡地一呆，就在那兩句話間，千蛇雙毒身形如飛，幾個起落，已隱沒在路邊的林子之中，看不見了，黃山威又驚又怒，他緊緊地握着戚金花的手腕，雖然他武功絕頂，但是突然之間遭此巨變，他卻也方寸大亂，無法應付。

他呆了極短的時間，便厲聲道：「跟我到抱玉山莊去！」

卻見丁駝子自車下探出頭來，抖着聲問道：「老爺，是……是叫我麼？」

黃山威一頓足並不回答他，帶起了戚金花，便落在一匹馬上，雙腿一夾，馬已向前疾奔而去，其餘的人也紛紛上馬，跟了前去，竟沒有人來理會丁駝子。

丁駝子自車底爬出來呆呆地站着，自他的額上，汗水像是十幾條小河一樣地淌了下來。

看他的樣子，他像是極之害怕，他的確是害怕之極了，他從來沒有像剛才那樣的害怕過。

＊　＊　＊

黃山威制住了戚金花，向前飛奔而去，眼見將要奔到抱玉山莊門口，看見一匹馬自莊中直奔了出來，轉眼之間，便到了跟前，自莊中奔出來的不是別人，正是黃夫人。

黃夫人一見到了丈夫，高聲叫了一聲，身形一縱，已然下了馬，喘着氣，道：「山威……山威……我見到了小玉，我見到小玉。」

她講到第二句「我見到了小玉」時，也不知是太高興，還是受刺激太甚了，她的雙眼之中，淚如泉水也似的湧了出來。

黃山威的身子猛地一震，忙道：「夫人……妳別太傷心了。」

黃夫人搖着手，道：「我不是傷心，而是……高興，我們的小玉好端端的在抱玉山莊上！」

黃山威呆呆地騎在馬上，道：「夫人，妳……好幾次半夜驚醒，也曾告訴我見過小玉來的。」

黃夫人聲嘶力竭地道：「這次是眞的，小玉一直被令狐黠軟禁在抱玉山莊上，當日她從抱玉崖上跌了下去並沒有死，是被令狐黠擒住的。」

黃山威目光轉動，望向戚金花。

戚金花一笑道：「她說的話句句是眞實的，你望住我做甚麼？」

黃山威臉上的肌肉抽動。他以爲魂牽夢縈的愛女慘死了八年。爲了報仇，這位大俠、大英雄，不知

在背後流過多少英雄淚，如今忽然知道女兒好端端地還在，他實在不知是悲還是喜？

正在此際，聽見令狐黠「哈哈」笑着，自莊中裏躍了出來，道：「黃大俠回來了？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在勸她答應犬子的婚事，但是她卻一直不肯，看來，非要父母之命不可了。」

黃夫人忙又道：「他還是要女兒答應他兒子的婚事。」

黃山威厲聲道：「放屁！他累我們在江湖上奔波八年，還有臉提這件事？」

令狐黠道：「黃大俠，你可別忘記，李維揚傷我孩兒一目，若不是我將令嬡生還的消息瞞住，你怎肯遍走天下找李維揚？但是如今，已歷八年之久，李維揚仍是不見踪影？自然再也找他不到的了。我又何妨舊事重提？」

黃山威怒道：「你怎知找不到李維揚了？」

令狐黠笑道：「難道你能知道他在那裏嗎？」

＊　＊　＊

百步穿楊李維揚在拚命地逃着，他的身形快得如同是在地上飛快地滾動的一個球一樣，是的，他看來像一個球，因爲他的背上高起了一塊，是的，他背脊高起了一塊，因爲他假扮一個駝子，是的，他扮成了一個駝子，他已扮了八年，他，就是丁駝子，百步穿楊李維揚，就是丁駝子。

丁駝子於七年多前在一家飯店的後院中懸樑，被黃夫人救下來，自此之後，他一直跟着黃大俠夫婦，那是因爲他在逃亡了近半年之後感到自己已避無可避時想出來的辦法，黃大俠夫婦正在遍尋天下找他，但是他卻扮成一個又老又可憐的駝子，跟在黃夫婦身邊。

當然，他日夜小心提防露出破綻來，但是，那是他最安全的庇護所，他安全地渡過了七八年，直到剛才他出手救了黃鷹才露出了破綻。

他知道，黃大俠在一時之間雖然被他瞞過了，但是絕對瞞不了多久，當一切風波過去之後，黃大俠就會想起他來了，那時，不消盤問多久，他一定會進一步露出破綻來，而不能再隱瞞身份的。

所以他必需逃，他必需以最快的速度，逃到最遠的地方去！

他自然知道自此以後，他不能再托庇在黃大俠夫婦身邊，天下雖大，也已然沒有他可以稱爲安全的地方了，但是，他還是非逃不可，他身形迅速地投進了林中，在密密層層的樹木中他似乎安心了些，他喘了幾口氣，正當準備提氣再走時，他聽到了一陣急速的腳步聲，自遠而近傳了過來，他連忙迅速地爬上了樹上，躲了起來。

＊　＊　＊

黃山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夫人，小玉……她怎麼樣？」

黃夫人道：「她長大了，但是我還認得我們的小玉，她被幽禁在一個十多丈的乾井之中，我拿着火把去，看到了她。」

黃山威一聲怒吼，道：「老賊，你竟將我的女兒囚禁在古井之中達八年之久？」

他想起愛女在這八年之中，竟受着這樣的苦楚，怒意陡生，手臂一振，「轟」地一聲，一股大力疾湧而出，將戚金花向令狐黠推了出去。

令狐黠絕沒想到黃山威竟會突然動手，及至戚金花迎面飛了過來，他大吃一驚，雙手急忙齊出，托上戚金花的身子。

他的武功也是非同小可，將戚金花的身子托住後，雙臂向旁一移，已將戚金花的身子輕輕巧巧地抛回一邊，跌在地上。

但是黃山威在抖出戚金花之際，是封住了她穴道的，令狐黠在急切之間，也來不及解開她的穴道。黃山威一抛出戚金花後身形疾起，叫道：「夫人，你還不去將女兒救出來？」

一言提醒了黃夫人，黃夫人長劍連連閃動，轉身向莊中疾竄了去，她劍勢滾出，誰敢阻攔擋截。

而黃山威一面大叫，一面自上而下，已連攻了七劍，令狐黠左右閃避，極之狼狽，他厲聲道：「只消我一發信號箭，立時便有千斤大石，墮入井內。」

黃山威身形流轉，劍發不已，道：「你所說的是實話，但是你怎有餘暇發信號箭？」

令狐黠聽得黃山威如此說，不禁倒抽了一口氣，他自然知道，不要說他沒有餘暇取信號箭出來，揑破了抛上空中，就是要想抽個空，將他的獨門兵刃五毒虎爪取了出來，也是在所不能。

因爲這時候，他全力以赴，尚且覺得劍氣森森，對方的長劍隨時可以削中他，只消稍慢了一點，性命定然難保了。

令狐黠在一生之中，也不知遇過多少强敵，但是卻也未曾遇過這樣的高手，剎那之間，他實是汗流浹背，他心中一慌，腳下略慢，便聽得「嗤」地一聲響，一劍已自他脅下穿過，在他衣服上穿了一個大洞，雖然未曾受傷，但是脅下生風，更增寒意。

轉眼之間，黃山威七七四十九劍，三百四十三式變化，一齊使完，劍法略慢了一點，令狐黠畢竟是武功極高的高手，大叫一聲，身

子趁機後退了一抖手，「嗤」一聲地響，一枚信號箭已然直飛半空。

黃山威一聲大叫，身形拔起，一劍向信號箭削去，但是一劍到處，只削下了一半，落下滿頭光雨，還有半截，依然上升！

黃山威身在半空之中，陡地一翻，落了下來，將劍尖指着躺在地上的戚金花咽喉，令狐黠料不到有此一着，想要趕過來時，已然不及。

黃山威一聲冷笑，道：「小女若有不測，你和她都要陪她到九泉一行！」

令狐黠臉色鐵青，呆立不動，剎那之間，四週圍靜了下來，和剛才兩人廝殺之時，那種驚天動地的情景相比，簡直如同兩個世界一樣！

那種極度的沉寂，維持了沒有多久，他聽到莊內響起了黃夫人的高叫聲，緊接着兩條人影已疾掠已至，在黃夫人身後過，是一個臉色蒼白之極的女子，她的左頰上有一道淡淡的傷痕，正是黃小玉！

黃山威打從心底深深地暗笑了出來，道：「老賊，你信號箭放得遲了。」

令狐黠道：「好，你的女兒無恙，你也該放開金花了。」

黃山威搖頭道：「現在還不行，犬子被貴教門下兩人劫走，要找到了犬子，見他安然無恙，才能放她。」他一俯身，將戚金花自地上提了起來，向黃夫人一推，令狐黠搶前一步，但不等他出手，黃夫人早已扣住了戚金花的脈門，將她拉了過來。

黃山威這才緩緩的轉過身，望着他的女兒，他鼻子一陣陣的發酸，他想叫女兒一聲，可是卻奇怪地一聲也叫不出來。直到小玉撲到了他懷中，他才叫了出來，可是這時候，他聲音哽塞，也根本聽不清楚他講甚麼。

好一會，他才道：「小玉，妳和妳母親在此，我先將莊中狐羣狗黨一齊驅了出來。」

他又轉頭道：「令狐教主，犬子被貴教門下劫到林中去了，煩你和我一齊去找一找，你最好希望犬子安然無恙。」

令狐黠臉色鐵青悶哼了一聲，他捨不得戚金花，自然不敢不從。

* * *

李維揚一竄上了樹上，便看到了兩個人各自用手臂箍着一個孩子，腳步一致地搶進林子來，一進林子便停了下來。

那孩子正是黃鷹。

李維揚卻抽了一口涼氣，他連動一動也不敢，只盼望那兩個人快點離去，可是，那兩個人都沒有離去之意，其中一個人一伸手，點了黃鷹的穴道，將黃鷹放了下來，那個人臉長如驢，神情驕妄，道：「哈，好運道自天而降，想推也推不掉了，我就快任本教的天壽堂堂主了。」

另一個臉有赤記一副凶相，只聽得他冷冷地說道：「只怕你弄錯了，可以當天壽堂堂主的是我。」

長臉的厲聲道：「你未曾聽得戚姑娘說……」

他話說到一半，便突然停了下來，那是因爲他自己也想起了戚金花的話，戚金花許下一個天壽堂堂主之位，那是在魔教之中權威極高的高職。

但是，如今，他們卻有兩個人。

長臉的漢子說了一半，突然停了下來之後，隨即一笑，道：「你我是好兄弟，難道還爭這個麼？誰當堂主，還不是一樣。」

臉有赤記的漢子道：「說得是，那你就不必和我再爭了，就由我當了這堂主吧！」

長臉的漢子怒道：「這是甚麼話，我是你的結義兄長。」

臉有赤記的漢子道：「是啊，你做兄長的，讓讓小弟，又有何妨？」

長臉的漢子目露凶光，望着對方，臉有赤記的漢子也不甘示弱，兩人互望着好一會，突然之間，長臉的漢子滿臉笑容，伸手在那漢子的眉頭之上拍了一下道：「我們……」

可是他只講了兩個字，便突然住口，因爲就在此時，臉有赤記的漢子衣袖之中，已蜿蜒游出了四條全身扁平，青色的毒蛇來。

他的長臉在剎那間顯出了驚駭欲絕的神色來，但是他的身子卻僵立着不動，他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居然還能講話，道：「好兄弟，你……將這閃電青毒蛇，捉了回去，捉了回去。」

那臉有赤記的漢子桀桀笑道：「只要你不動，蛇兒就不會咬你的。」

長臉漢子幾乎要哭了出來，道：「可是兄弟你也別動，一見附近有東西動，蛇兒也一樣會咬人的。」

臉有赤記的漢子笑道：「我爲何不——」

他才講到這裏，臉色陡地一變，轉頭向肩頭上看去，只見他肩頭上，釘着一枚赤紅色的毒釘。

他桀桀的怪笑了起來，然而，他只笑了一聲，身子便向後倒了下去，他身形一倒，那四條在地上盤成一團的毒蛇突然竄了起來。只見青光一閃，長臉漢子發出了半聲怪叫，身子倒在地上縮成了一團，抖了兩抖，就不動了。

而那四條毒蛇在那人的身上慢慢地游了開去，在黃鷹的附近停了下來，昂起蛇頭，向着黃鷹吐舌。

躲在樹上的李維揚，對下面發生的情形，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他簡直驚呆了，而當他定過神來，卻又聽到一陣腳步聲傳了過來，他抬頭一看，只見黃山威和令狐黠兩人，一齊走了過來。

而那四條「閃電青」卻一齊在黃鷹的身邊閃動着毒舌，動作快捷，一見風吹草動，便立時擇物而噬，兩人若是走得近了，黃鷹性命難保，而事實上，若不是黃鷹被封了穴道的話，他見了四條毒蛇，必然害怕，只要略爲動上一動，他也定然沒命了。

李維揚見兩人飛奔而至，顯然未曾發現眼前的莫大危機，他不顧一切，急叫道：「你們站住，萬萬不能再向前來。」

黃山威和令狐黠二人全是一等一的高手，他們來勢雖快，可是說停就停，而當他們一停下來之際，他們也看清眼前的情形了，他們兩人離黃鷹約有丈許，那四條毒蛇的身子，已然因爲他們的前來而搖擺了一下。

他們兩人俱皆倒抽了一口涼氣，異口同聲道：「閃電青毒蛇！」

黃山威忙又道：「鷹兒，你千萬別動，我來殺這四條毒蛇。」

令狐黠道：「你怎樣殺牠們？只怕劍一揚起，蛇已咬中了令郎。」

黃山威的手按在劍柄之上，但是他卻提不起這個勇氣將劍拔了出來，他喘着氣，道：「我身形晃動，可以將蛇引開去。」

令狐黠道：「可能引開兩三條，那你我是白送了性命，令郎也是性命難保。」

黃山威僵立着，他臉上的肌肉不斷的跳動着，而這時候，在樹上的李維揚，臉上的肉跳得更是厲害，因爲他知道，只有一個人能救黃鷹，那就是他百步穿楊李維揚了。

別的暗器，還未曾射到毒蛇，毒蛇一見物影移動，便立時凶性大發，但是他的百步飛針卻是例外。百步飛針又細又快，根本連影都沒有投射出來，便已可以射中目的了。但是，他的百步飛針如果一出手的話，豈不是等於告訴黃山威，他要找的百步穿楊李維揚就在樹上？他俯望黃鷹，黃鷹的穴道雖被制，但是他的臉上，卻也現出了駭然的神色來，他的喉間，突然發出了一陣異樣的聲響來，那是他想哭，但是卻又哭不出來之故。

他的手慢慢縮進衣袖去，扣了四枚飛針在手，他是逃不過去的，四枚飛針不發，還有一綫希望，四枚飛針一發，他是逃不過去的了。

但是，四枚飛針一發之下，黃鷹卻有救了！

黃鷹如今沒有被蛇咬，但是這樣的局面可以僵持多久？他的穴道一定會自己鬆開去，穴道一鬆，他還只是一個孩子，能夠一動不動麼？

李維揚已扣定了這四枚飛針，他的雙眼也定定地望着那四條「閃電青」毒蛇。

他頭上的汗大滴大滴的流下，順着他的臉頰落了下來，落到地上，啪啪有聲，將一兩片落葉濺得略揚了一揚，那四條毒蛇的身子又搖擺了起來，李維揚突然大叫一聲，四枚飛針陡地射了出去。

那是全然出乎黃山威、令狐黠兩人意料之外的事，等到他們猛地一驚時，四條毒蛇的七寸處已被飛針射過，牢牢釘住在地上，蛇身正在拚命扭曲。

黃山威飛身向前，將黃鷹的身子抱了起來，令狐黠大叫道：「百步穿楊李維揚！」

李維揚一縱身，自樹上落了下來，黃山威失聲道：「丁駝子！」

李維揚苦笑着，令狐黠大踏步地走了過去，但黃山威閃身攔住他，道：「令狐教主，你不可以碰他絲毫。」

李維揚急道：「老爺，黃大俠。」

令狐黠恨恨一頓足，退了開去，黃山威將黃鷹的穴道解開，放了下來，他一手拉着黃鷹又反手一拉，拉住了呆若木鷄的李維揚，道：「你跟我來，我帶你見一個人。」

李維揚仍是莫名其妙，他不知道黃山威要帶他去見甚麼人，但是他卻知道一點，那就是，至少他可以不必再逃了，可以不必再躲了。

他的腳步，比八年來任何時候，都來得更輕鬆百倍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 蔡京收集王小石事迹，交給葉雲滅，葉雲滅揣摩王小石的飲食習慣，以便「大四喜」下毒，知道王小石專門收集石頭，不收集玉石、名石，原來這是表現對朋友和讀書人的愛護，大四喜也看出了王小石的「要害」——愛護朋友，尤其對溫柔最關心。三人磋商，在寺院裡準備下手擄溫柔，見她突然將王小石打了幾下耳光……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溫瑞安・文 / 可飛・圖

朝天一棍

溫柔懷春失落　小河說教闡釋

這使得在塔裡暗處監視盯緊諸俠在那明孝寺裡一舉一動的「大四喜」，不免諸多猜測，諸多想像：

溫柔居然是一個打男人的女人。

王小石竟然是一個吃了女人耳光的領袖。

她爲什麼打他？

他爲什麼給她打？

打王小石的是溫柔。

她是故意這樣做的。

* * *

蓄意傷人是犯法的——不管在那個時代，只要有法律的地方，都一樣。

但是女人則不一定。

尤其是漂亮的女人。

有時候女人的嗔，是另一種喜；有時候她的怨，是表示了親；有時候她罵你，可能只是爲了關心你；她摑你，說不定就只爲了她喜歡你。

女人的嗔怒喜悲，都是說不準的！

她不高興的時候，可能表現得很憂鬱；她悲傷的時候，卻笑得比一朵花還燦爛。

那是沒辦法的事。

男人遇上不開心的事，可以酗酒、賭博、找女人，遇上不喜歡的人，可以飽以老拳、惡言相向，然後又大可一笑泯恩仇。女人呢？難道叫她去打她的男人？

虛飾，本來就是女人的武器，也是一種必要之惡。

一個動輒就把喜怒哀樂都表現得七情上臉的女人，一是特別天眞、純眞，二是幼稚、白痴，三是一個不夠資格的女人。

女人的喜怒是說一套，做一套的，所以，當鄰家的王大娘對敦煌飯店的陳老闆說：「你家的囡囡比我家的仔仔聰明、可愛得太多太多了。」陳老闆可千萬不要以爲王大娘眞的想把她仔仔交換你的囡囡。

女人如是，漂亮的女人尤其是。

漂亮的女人也是人，傷人殺人也是一樣觸犯法律的，但漂亮的女人卻往往很有辦法。

有辦法讓人爲她死、爲她受苦也毫無怨言！

溫柔漂亮，而且很眞。

她既天眞也純眞，可是，她畢竟在江湖上也闖蕩了些歲月了，以這兒口沒遮攔、故意挖苦的說法是：

天眞得接近幼稚。

或是：不是天眞，而是幼稚。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這年頭，人們競相表達自己的冷酷、犀利、見解獨特，總喜歡把自己不能擁有的，存心排斥的事物冠以惡劣的名義，例如：

把清脆的、銀鈴般的語音稱作是「鷄仔聲」。

把有理想的、有志氣的年輕人說成：「不知死活、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

把寫詩的稱作：「無病呻吟的人」、把行俠的稱爲：「好勇鬥狠、整天只知打打殺殺的人」、把美麗而成功的女人說爲：「有老闆後台把她包了」、把熱衷行善的人當作：「假仁假義的僞君子」、把勇於將過去的秩序、傳統的架構重整的人稱爲：「離經叛道、欺師滅祖的無耻之徒」……

總之，一切他們所無之美德，見別人有了，他們都會將之曲解、醜化，蹂躪、踐踏、譏刺、鄙薄不已。

所以在他們眼裡，溫柔是「幼稚」的，而不是天眞。

可是溫柔不管。

她天生就不管這些。

她可不是爲他們而活的。

* * *

那麼，她是爲誰而活呢？

她也不知道。

至少，對她而言，目前還缺乏一種「爲什麼而活」的目標。

不能爲了一件什麼值得的大事而活下去，心中便沒有了依憑。

她很想有。

她至少想有一樣，那便是愛。

* * *

愛人的感覺很好。

被愛的感覺更加好。

但是她還沒這種感覺。

或者她一早已擁有了，只是她還不知道而已。

人生總是這樣，你不一定知道已擁有的事物，也不會珍惜，一旦失去了，才發覺已經沒有了，悔之不及。

太陽天天普照，你不會感謝，一旦陰雨綿延，你才發覺沒了它可眞不行；就算養一頭驢子，天天替你拉車載貨，人只嫌牠煩，嫌牠髒，一旦牠病了、死了，才發現沒牠可眞才夠煩，才夠髒！

她去尋找這種感覺。

* * *

青春是不常駐的東西。

愛卻是不好找的事物。

通常，它不找自來，一找它，它就不來了，甚至還躲起來了。

感情呢？

它又經不經得起歲月的考驗？

* * *

不找猶可。

一找，溫柔可眞是煩燥起來。

她怎麼沒遇到？

誰把愛藏起來？

像她那麼好、那麼優秀、那麼漂亮的一個女子，竟然會沒有愛？

沒有愛情滋潤的女子，還美不美得起來？漂不漂亮得下去？

* * *

這可不由得她不急。

一急脾氣就更不好了。

這一陣子，她的脾氣不知怎的，十分浮燥，動輒與人相罵，跟梁阿牛指鼻子、戳額角的罵了三次，本來她不想傷害心情還未完全平復的方恨少，但也禁不住與他衝突了二次，至於平時她就沒當作是什麼人物的羅白乃，更給她連番奚落、搶白，見了她幾乎嚇得掉頭走，連她一向不太敢招惹，予人感覺陰沉不定的唐七味，她也頂撞了幾次。

以前她在家裡心情不好的時候，頂多拔去她家裏那鸚鵡的毛，唬醒熟睡了的狗，把房裏砸破的瓶杯碟鏡乒另乓冷的當暗器發射出去，射鳥、擲魚、扔家丁，大不了還把她老爹珍藏的壽山墨注入中庭的甘水泉井裏，使泉水全染成了黑水；就算在金風細雨樓的那段日子裡，她大小姐一個不高興，也會追方恨少扯掉他頭上方巾（因爲她覺得酸），追唐寶牛要咬掉他的耳朵（因爲她不喜歡它們太厚）甚至追王小石扔他石頭；可是，這一次，她卻不這樣做了。

過去，她看一株只有苞，還沒開花的植物，她會想：花開時一定很美的。

花開的時候，她看了，又想，花開得眞美；它開得那麼美，已經什麼都值得了。

花謝的時候，她看了也一樣開心：花凋了，時候到了，她希望花朵快快凋謝，以便他日再開一次更盛的。

花落的時候，她更笑吟吟的等另一次花開。

所以她不喜歡人送花，斷掉莖的花是活不長的，不如種在那兒，任它花開花落，這才是美。

就算是一株花卻不開花，只有葉子，她也同樣高興，同樣爲它高興。

因爲光是葉子已這麼美了，又何必開花呢！

她看到花樹上只有果子，卻看不到花的時候，非但沒有感嘆，反而想到：因爲有果子、種籽，不多久，遍山遍地都是花開了。

她就是這樣的女子。

天大的事，她都會往好的一邊去想。

這樣想會令人開心，也能自得其樂。

她看到下雨就想到淋雨的歡快，遇上下雪就用雪球撫臉，就算指尖破了，她在欣賞自己擠出來的血好鮮、好艷、好美，鞋子破了她也覺得露出來的趾頭好白、好圓、

好可愛。

那是以前的事。

而今不了。

* * *

爲什麼不？

而今，她看見花開想到花謝，看到樹葉茂盛就想到沒有花開的寂寞，她既不頑皮的拔鷄毛、鴨毛、狗毛，也不俏皮的擲人、絆人、作弄人了，她只是煩燥，跟人頂嘴不休。

她是眞的心情不好。

此刻的她，遇上雨天她就感到霉氣，看到了雪她就由足下冷到手心，晚上有時看見自己腿側淌着鮮血，還淌箇不休，彷彿還有個嬰兒的哭聲；就算垂眸看自己因走千里路而蹺起了的鞋尖，她也產生了對自己的足尖因仰望而受傷的感慨。

總之，她不開心。

除了她一直在等待，等待一場戀愛之外，她心裏還有一個鬱結，一個陰影：

她的月事，已逾期半月沒來了。

月事沒來，本來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不是每個女人的月事都那末準時、準確的。

月事來潮畢竟不是清晨的鷄鳴，就算是鷄啼也有不準的時候。對溫柔而言，這也不算是破題兒第一遭的事。

但她現在却很躭心。

爲這件事，她十分煩躁，特別擔心。

因爲，她不知道自己有沒有給人什麼了。

* * *

「人」，係指白愁飛。

「什麼了」，是指……

哎。

這教她怎麼說呢！

她甚至想着也一陣臉熱、心跳。

到底「什麼了」？

都是那個晚上。

都是那個害人的晚上。

那個充滿了殺伐、情慾的血腥之夜。

那個她特別裝扮自己的黃昏之後……

白愁飛到底有沒有「什麼」了她呢？

* * *

她不知道，她也不清楚。

那晚，她給制住了穴道，昏迷過去。

醒來之後，自己是赤條條的，蔡水擇浴血身亡，待她知道那是白愁飛幹的好事後，白愁飛也死了。

張炭支支吾吾，一直沒跟她明說。

她也不好直問。

她是女兒家，教她怎麼問得出口？

可是，她一直疑懼，那個死大白菜、臭鬼見愁，到底有沒有把她什麼了？

她自小沒了娘，雖然父親溫晚特別疼她，但也解決不了她許多十分個人的事。

例如她第一次月事來潮，她摸得一手是血，初還以爲吃壞肚子了，之後又以爲會流血不止，一直哭箇不休。

她好害怕。

她甚至去問爹爹自己會不會死。

她父親也不知如何跟她解說，怎麼安慰她，只好摟住了她一直說：「柔兒不死，柔兒不會死的。就算爹死，柔兒也不會死。就算萬一有事，爹願代柔兒死。」

幸好爹有個女親信，叫「陳三姑」（人在背後叫她「管家婆」），她替溫柔「收拾殘局」。

那次之後，溫柔才意識到：原來自己是個女子——而女子和男子畢竟是不一樣的。

「三姑」也陸陸續續、斷斷續續教她很多事，很多女兒家的事。

可是她不喜歡知道。

更不喜歡學。

她根本十分抗拒自己是個女子的事實。

她不明白人爲何要分成男女。

她希望自己是個男子。

是個男人有多好！

（可以這兒去，那兒去！）

（可以不怕給男子佔便宜！）

（可以跟父親一樣，就算沒了夫人，也有百數十個紅顏知己！）

（可以不必學女紅、烹飪、什麼三從四德、家務瑣事！）

（可以免去懷孕之苦！）

對了，懷孕。

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當時，三姑是要跟她細訴的。

但她一聽就抗拒。

她一聽就說：「討厭死了。」

然後就是雙手掩住耳朵，一連疊聲的說：「下流，下流！我不聽，我不聽……」

「管家婆」三姑很好心，委婉曲折地告訴她當中細節，她却眨着眼睛、兩手擰着三姑胖嘟嘟的雙頰，認眞地問：

「妳說，妳是不是跟我爹爹有這個那個的，才那麼熱心這些那些……」

氣得三姑臉上陡然變了色。

然後她轉身就走。

以後，三姑就不跟她提起這個了。

那一次，她想起來，還眉飛色舞，得意洋洋：

她終於唬住了陳三姑了！

那時候，她還小。

到她長大了想知道時，却不知找誰問才好。

她沒有娘。

她找誰問？

問人，她臉皮薄，怕人笑。

所以，那樁得意事兒，她是越想越悔，越想越不是滋味；殊不知人生裡的得意事，所帶予人的，到頭來，總是懊惱大於歡樂的。

所以，她迄今仍不知道：一男一女，怎麼個什麼法，會懷孕、會成夫妻、會生孩子。

是嘴巴對嘴巴？鼻子對鼻子？那兒對這兒？這裡對那裡？孩子却是從那來的呢？

因此，她也不知道，白愁飛有沒有對她做甚麼？她會不會珠胎暗結？

聽張炭的語氣，好像那個死阿飛還沒有玷汚了她的清白，可是，要是她還沒有失身，爲何事停了下來？

她的月事沒來，雖然不是首次，以前也會發生過，但怎麼偏生在這要命時候、害關頭？而且這次是遲了這麼久！要是眞有了那死鬼白無常的孩子，那自己該怎麼辦？

她可還要浪迹江湖，要打天下、當女俠的呀！

可惜，那個死黑炭頭却不在。

她找不到現場的人來問個清楚。

她只想找個人來問問，就算不是在現場的人也無妨。

她悶，燥，爆，鬱！

* * *

幸好，這逃亡的行列中，還有一個女子：何小河！

何小河一直有留意溫柔在逃亡過程中從貪玩、好奇到煩燥、憎厭的情緒。

她畢竟是「過來人」。

她也曾在「孔雀樓」裡號稱爲「老天爺」的名妓。

她發現溫柔兩腮浮腫、動輒發火、眼圈又黑又大、而且常有作悶欲吐的現象，她就留了心。

也許是因爲她關心溫柔，或是因爲大家已一同被囚在一條逃亡的船上，而且她們也都是女兒身，她誠不欲溫柔一直跟她自己過不去、折磨自己，所以，她設法去了解那是什麼一回事，然後試圖開解她。

只有先瞭解了，才能開解。

要了解一個人是多麼不容易的一件事。

因爲人無論多需要人的瞭解，但仍一定防衛自己，不讓人了解。

有時候，心裏的結解不了，還把原來的結結成了死結。

一旦成了死結，就不好解了。

* * *

你呢？

你心裏有沒有結？讓不讓人瞭解？可不可以讓人了解？

誰的心中沒有結？

誰不希望有人了解？

到底何時才可以了結？

* * *

除了何小河，同行中至少還有一個人，很想去解溫柔的心。

可是他不方便。

因爲他是男子。

一個男子，如果硬要去解女子心中的結，有時候，反而不如去結她褲頭上的結來得容易。

他無奈。

他只能關心。

也只能逗溫柔開心。

可是最近溫柔總開心不起來。

* * *

他當然就是「鴛鴦蝴蝶派」的羅白乃。

問候一個人，用嘴巴。

看一個人，用眼睛。

愛一個人，用心。

羅白乃對溫柔可是眼、耳、鼻、舌、身體、心都用上了，就連觸覺、靈感、元神也不閒着。

不過，就算他再用心，也無法像何小河那麼方便。

大家都是女兒身，要說便說，要問便問。

何小河知道（至少感覺得出來）溫柔很毛躁，所以她跟溫柔談話的方式也很特別，打開話匣子的角度詭異，看似直接了當，但又出語堪稱古怪。

她第一句就問：

「我是不是看來已有點老？」

別的話，溫柔也還眞可以不答。

可是這一句則不。

一下子，何小河變成了一個需要她安慰的人，因爲何小河是一個處境比她還不如的人。

所以，有俠氣的溫柔油然生起要慰藉這位同舟共濟的姊妹之心。

因此，她說：「妳老？那這兒沒有年輕人了。」

就這樣，兩人就展開了話題。

人，一旦有了對話，就會互相了解，心裏的結，就有可解之機。

「我說的是心，心老，不是人。」何小河笑說下去，「我眞羨慕妳。」

「羨慕我什麼？」溫柔大奇。

「羨慕妳永遠天眞、活潑、快樂，」何小河善意的說，「這樣的人，情懷永遠不老。」

溫柔眸子亮了。

像點燃了兩盞燈——可是亮不多久，又黯淡了下去。

「我的心情也不好……」溫柔長睫毛垂下了，掀動着許多彩夢的遺痕。

「爲什麼不好？」

「我……」溫柔欲言又止，「也沒什麼。」

何小河用眼角瞄着溫柔，見她把自己衫裾搓了又揉，揉了又搓，她心中意會了幾件事：

一，在這本來快活不知時日過的小姑娘的身上，只怕確是發生了些事。

二，這些事對別人是否重要，不得而知，但對溫柔而言必然十分要緊。

三，事情若對溫柔很要緊，就一定會影響這小姑娘的心情，一旦這位大小姐脾氣欠佳，同行的人都一定會受影響。

四，所以，她要對溫柔的心事要弄清楚。

五，如果要搞清楚溫柔到底有什麼心事，只怕要費些周章。

所以她沒問，只說：「心情不好也沒什麼大不了的，誰都會有心情不好的時候，我就常常情緒壞，心情不好。可是王小石教了三個方法，倒蠻管用的，我試過了，倒眞能解一時之煩憂。」

「那顆小石頭總是理論多多！」溫柔啐道，「他有什麼好辦法？」

何小河說：「第一個：他認爲快樂和悲傷只是自己的想法，而想法是可以與自己控制的。假如現在你很悲傷，只要你不要去想那件悲傷的事，改而去想一件你覺得很快樂的事，你自然就會快樂，不會悲傷，所以他說：人要自尋快樂，不尋煩惱。做人要多想開心事，少拿憂傷來折磨自己。」

她摸過去跟溫柔悄聲地說：「假如，你家死了一隻貓，你很懷念牠，那不如去多愛惜家裡的一隻狗。」

溫柔仍在苦惱，「可是，如果我看到那隻狗，一定會更懷念我的貓了。」

何小河莞爾道：「不過，要是忘不了，他還有別種方法，你不妨把困難、痲煩、挫折，乃至生離死別，全往好裡想，那就自能開解了。」

「什麼？」溫柔一聽就不服氣：「那有這般一廂情願的事！困難就是困難，挫折就是挫折，痲煩死了，還當好事！」

「他就是這麼說：不經困難艱苦，那能成就大事？不妨當挫折、難題是通往成功的必經之路，如此方能磨練出一個人的魄力心志，挫折愈大，日後成功的機會越大；阻力愈大，日後的成就更高。他是這個意思：沒有挫折，就沒有成功；越多挫折，只要你不屈不撓，就越有機會成功。你只要換一個態度和心境去看同一件事，自然有不同的看法。」

溫柔咕噥着說：「我可不要什麼成不成功的，就算他說得對，那麼，就算生離死別這等人間慘事，也可以要忘就忘，要拋開便拋開的嗎？」

何小河笑說：「王小石的意思是：生離所產生的思念，反而能使日後的相聚更歡樂；至於，如果把它當作一種：『不必再在人生裡多苦多難受折磨了』也算是好事吧！王小石自己也笑說：他只是想到，也未必能做到。」

溫柔倒是聽出了興味兒，反問道：「還有一種法兒呢？」

何小河順水推舟，說了下去，「他說：人之所以會沉淪，是因爲他要沉淪，人之所以會墮落，是他自己要墮落……」

溫柔一聽便不入耳：「胡說！那有人希望自己沉淪墮落的！」

何小河解釋道：「我初時也不同意，但王小石的看法是：除了天災人禍、完全無法掙扎、反抗的命運因素之外，大部份人的失敗、變壞，都是自找的，也許他是沉於享樂，也許他是野心勃勃，也或許是因爲做錯了事，自己無法贖罪，所以一錯再錯，索性沉淪下去，成了大奸大惡之徒。而人的行爲受心思、習性所影響。也就是說，如果你常常告訴自己：我很開心，我很愉快，我是個善良的人，然後天天歡笑，日日行善，時時幫人，那麼，你所作所爲，自然就使你變成一個眞正快樂、良善的好人。」

溫柔瞪目道：「他是說：只要自己以爲自己開心快樂，就會得到快樂開心？」

何小河舒了一口氣，說：「對，這跟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道理完全一樣。」

溫柔咋舌道：「小石頭實在……實在太天眞了，這麼說，世上有誰不希望自己歡樂的？那世間再沒苦命人了！」

何小河道：「話不是那麼說。世上確有不少人是自尋煩惱，杞人憂天的。儘管失敗的事只佔人生裡的一成不到，但他們可以爲這一成不如意事而憂憂傷傷的過完了他們的一生。」

溫柔禁不住說：「平常的事，可以改變、調整一下心境便應付過去了，可是，要是身體受了傷，你能不想它而去想別的它就不痛嗎？如果你給人斷了一條腿，你能張口笑笑就可以健步如飛麼！小石頭，眞是石頭腦袋，妙想天開，結果想傻了！」

何小河噗的一笑，說：「王塔主聰明一世，見過他的人都佩服他年紀雖輕，但料事如神，想法和眼光過人又深遠，但在你的嘴裏，他好像成了大笨蛋！」

她口裏說着，耳裏聽溫柔說那番話，眼裡見溫柔情急氣忿，已心裡有數：敢情八成問題就出在這小妮子的身體上。

話，算是開始切題了。

可是仍然急不得。

何小河在青樓裏躭久了，知道什麼事是最急可是急不得的，她可不是個很很有耐心的女子，但却是個很知道什麼時候非得要耐心不可的女人。

溫柔仍在咕嘀：「本來就是嘛，天下最笨的是小石頭——我一早就說過了。」

「對，」何小河一句順水推舟就過了去：「要不然，他怎麼會不知道你的心事。」

溫柔啊了一聲，用一雙鳳目瞪着何小河，「他知道我什麼事？」

何小河索性一記投石問路，外加開門見山，「你身體上的事啊！」

溫柔大吃一驚。「你怎麼知道的！」

何小河知已一語中的，即道：「我怎麼不知道！」

却不料溫柔嘴兒一扁，眼一瞇，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連你都看得出來了！連你都這樣說了！那是眞的了！那是眞的了！」

何小河沒想到會那麼嚴重，溫柔這一哭，她倒慌了手脚，忙攬着她勸慰道：「你別哭，你別哭，有什麼事好商量，有商量……」

溫柔一面把口水、鼻涕，全抹到何小河衫上、袖上，一面抽抽搭搭的說，「這種事，這麼羞家，還有什麼好商量，可以商量的！這下我是死定的了！」

何小河狐疑地道：「你莫不是……是王小石欺侮了你？」

溫柔挺身坐起，一把推開了她，抹掉淚痕，微嗔戟指道：「哦……原來你並不清楚！」

清楚什麼？

何小河這下可眞的有點迷糊了。

「到底是什麼事呀？妹子，」何小河只好委委婉婉地問，「不妨告訴我，讓這做姊姊的跟你拿主意。」

「沒什麼……」溫柔有點忸怩的道，「我也不清楚，到底有沒有……」

欲言又止。

嘿。

仍是急不得。

剛才自己一急，就洩了底，事兒又得重兜圈子了。

「好，好。」何小河笑道：「你不說，也無妨，咱們就只聊聊……」

她心裏也有了盤算：事情一定跟溫柔的身體健康有關，但又恥於向人言的，嗯，莫非……

她馬上轉了語鋒，抓住了一個話題，「姊姊我是過來人，男人哪，都是壞東西，妹妹妳千萬不要給壞人欺負了才好。」

溫柔那又長又黑又翹的睫毛顫了顫，何小河心裡也震了震。

「何姐，我……我想問你……」

「你問，我知無不答。」何小河輕柔的拍拍她的手背：「姊姊我身世飄零，別的閱歷不算如何，但男人的風風火火，我懂得比江湖上的風風浪浪還多。」

你問吧！

這時候問出的話，多是癥結所在。

你只要伸出手腕，給我把脈，大夫就會知道你病狀在那裡。

只要妳問，我就知道你的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溫柔果然問了。

看來，她是鼓起勇氣問的。

「何姊，男人是不是……」

「是不是什麼？」

「是不是……」

語音比蚊子還小。

聽來，溫柔的勇氣也太有頭威而無尾陣了。

「這樣好了，」何小河清而亮的眼珠子一轉，雙手捏住溫柔的手兒笑說，「姊姊告訴你一些在樓子裡那些壞男人的事兒，你就當笑話聽，好不好？」

溫柔迷惑地道：「樓子裡的……壞男人？」

何小河哈哈一笑說：「當然不是我們金風細雨樓裡的，而是我以前躭在那兒候客混世的留香園、瀟湘閣、如意館的孔雀樓！」

這會兒溫柔倒是提起了興趣：「對了，我一直都很想問你，那麼下流的地方，你還待在那兒作什麼？」

何小河臉色一沉。

溫柔這才意會，忙道：「對不起，我不是有心的，我也沒有看不起的意思……我……我只是……只是不明白，所以，就好奇的問一問……而已……」

何小河的臉色這才稍微紓緩，只改用一種淡淡的語氣無奈地說：「都是爲了生活呀，妹子。」

「生活？」

溫柔這可聽不懂了。

爲了生活，怎麼要委身入青樓烟花之地？

何小河見她這樣子，知她並不明白，便說：「妳跟我是不一樣的人。我們原在兩個不同的世間。妳不必擔心的，我全要擔心。例如：妳從不必擔憂柴、米、油、鹽、醬、醋、茶，我全要憂慮，自食其力，一日不作，一日無食。妳不一樣。妳餓時飯到，渴時水至，有求

必應，無所事事。妳天生不必擔憂這個，妳姊姊我可沒這個福氣。」

溫柔扁着嘴兒委委屈屈地說：「可是，我可自願像你們那樣……你們有的，我都沒有。」

何小河即用手輕掩她的唇，低聲道：「別這麼說，小心折了自家的福！妳天生就像含着金鑰匙出世，無憂無慮。妳什麼都有了，所以反而不珍惜這一種福氣，所以你才離家出走，所以妳才會這不喜歡、那不滿意。」

溫柔仍不開心、不愉悅的說：「可是我寧願像你們哪。」

「像我們有什麼好？」

「至少，可以……」溫柔扁了扁頭，終於找到了核心的字眼，「比較像在做一個人。」

何小河長吁了一口氣，輕拍了拍溫柔的柔腰。

「這也對的。我們沒妳這身嬌玉貴，是以可以到滾滾塵世中打滾，七情六欲、悲喜苦樂，無一不嘗，無一不識，也算沒白來這一遭，白活這一趟。」

溫柔扁着嘴說：「對嘛……我就是覺得你們活得有聲有色，有血有淚，所以我才……」

「所以妳才跑了出來，跟我們這些流氓地痞混在一道，對吧？」說着，何小河笑了起來。

溫柔也笑了起來。

她一笑，酒窩深深，兩個腮幫子漲卜卜，粉緻緻，一下子好像整個寺院都為她那一笑，驚艷得菩提也變作煩惱、煩惱亦盡成了菩提來了。

何小河禁不住用手指去擰了擰溫柔那脹繃繃的腮幫子，調笑道：「好可愛呀，妳！別教人給喫了妳這對彈牙包子！我會心疼的。」

溫柔一聽，漲紅了臉。

何小河看在眼裡，也覺憐惜：她想起自己臉紅的日子，已不知失落到什麼時候了，不禁有些感慨。

溫柔却想起了什麼的，忸怩的說：「何姊，那妳在那兒那麼久，對男人，豈不是……很那個了？」

何小河眉尖一慼：「很什麼哇？」

溫柔低首道：「那個哪！」

何小河仍是不明白：「那個？什麼那個？那一個？」

溫柔蚊也似的輕聲：「那個……」終於鼓起了勇氣：

「妳對男人，一定很了解了吧？」

「哦……了解？」何小河失笑了起來：這小妮子，敢情是想多知道異性的一些事，偏又臉皮子薄，不好問。「在那樣龍蛇混雜的地方，姊姊我自然多少都了解一些的了。妳要不要聽？」

「要呢！」

溫柔仍細聲細氣的答。

她眞是難得如此溫柔。

「妳不怕聽汚妳的耳朵？」

溫柔好可愛地捂住雙耳，抬頭笑靨呵呵的，笑得皺起了鼻子地說：「我不怕，不好聽的，我會洗耳。」

何小河也忍俊不禁，輕撫溫柔耳鬢些微的亂髮，憐惜的道：「眞是我見猶憐的溫柔。」

「什麼溫柔，那是給姊姊看的溫柔；」溫柔不甘雌伏地說，「對別人，尤其是壞男人，我可兇得緊了。」

「這個姊姊倒素仰了。」何小河也展顏笑道：「姊姊倒謝謝你那特別給我看的溫柔——別人，可不一定有這個福氣哪——這叫最難消受美人恩吧！」

溫柔凝望何小河，見她明眸皓齒，笑時嘴角彎彎的向上翹，忽然聯想起中秋吃的菱角，不由得痴痴地道：「何姊，妳笑得也眞好看。」

何小河怔了一怔，似沒想到溫柔也會讚她好看，隨之幽幽一嘆：「妳又逗姊姊開心了，姊姊別的沒什麼學得，就這笑講究行頭。別忘了，姊姊我可是賣笑的哩。」

溫柔倒覺好笑：「笑也要講究？不是要笑就笑麼！笑也可賣？多少錢一斤？」

「一個人能想笑就笑，要哭便哭，已是一種幸福，你以為一般人有這般愜意的麼！有些地方，你想不強笑都不可以；有時候，你連一滴淚都不可流。我們是笑給人看也哭給人看的女子，那像妳！」

溫柔只眨着瞇瞇眼，聽得入神，竟似無限嚮往。她一向是笑便笑，想哭就哭，却反而嚮往哭笑不得的情境。

何小河見她如此稚氣的樣子，又好氣又好笑，只好又笑着嘆了一口氣，拂了拂她額前的劉海，當作是講故事給小孩兒聽：

「我們笑，是笑給男人看的，目的是讓他們銷魂，而女人的笑是勾他們的魂的幡子。怎麼勾他們的魂呢？這就要講行頭了。」

溫柔催促道：「對呀，對呀，怎麼笑、怎樣笑才可以勾男人的魂嘛？」她扯着何小河的衣袖一陣亂搖。

何小河笑着甩開了她，啐道：「你看！心急得你！趕着去勾男人麼！」

却眼見溫柔又訕訕然的嘟起了嘴，忙接道：「這勾人魂麼，法門可多得很。男人看女人，可跟我們看的不同。他們要的是色授魂銷，你就得笑箇銷一銷他們的魂。」

「怎麼個銷魂法？」溫柔睜大了眼睛：「笑可不就只是笑嘛？」

「不。你要笑得十分艷麗，讓

他們想入非非，但不能失諸於輕浮。一旦輕了浮了，那就賤了，賤了就不值錢了。男人就是這樣賤，你要冷若冰霜，也有的反而性起，千方百計的硬要你對他破嗔為笑不可，那是他們犯賤，不犯賤的也賤，他們就愛妳笑，管妳眞笑、假笑、虛偽的笑，他們也不管妳笑是不是只為他們的錢。妳要笑得讓他們以為你傻乎乎、情痴痴的，他們就會傻乎乎、情痴痴的甘心抵命讓妳掏空了錢囊銀包。妳可以笑得若即若離，若隱若現，甚至可笑得似笑非笑，艷若桃李，但千萬不要笑得太冷太傲。」

說到這裏，何小河忽頓了一頓，往身後院落間冬天加炭火保暖的坑穴裏瞄了一眼。

溫柔正聽得津津有味，但對剛剛聽的說話聽不明白：「為什麼不能笑得高傲？」

「因為太高傲了男人就會怕。他們一旦自卑起來，那就無可藥救了。越自卑的男人，越充自大得可惡可厭！他們一旦覺得匹配妳不起，就會寧可找些讓他們大發雄風，也不找讓他自形醜陋的，那妳只好坐冷板櫈了。男人就是那樣的鬼東西！」何小河悻悻然地罵道：「妳要知道，上我們那兒的男人，都不是什麼好東西，五花八門，黑白二道，飛禽走獸，無奇不有！」

溫柔忍不住又問：「五花八門？其實是什麼花？什麼門呀？」

何小河呆了一呆：「妳不懂？」

溫柔用潔白的貝齒輕咬下唇。

何小河見她可憐兮兮的，笑了：「哎呀，這也沒什麼的。其實人人都說的話兒，大都人人不懂。所謂五花八門，是古代兵法中的『五花八門』和『八門陣』，也是各行各業的一種比喻。五花是：金菊花，比喻賣茶的女子。大棉花：喻上街為人治病的郎中。水仙花：以為酒樓上的歌女。火辣花：即是玩雜耍的技人。土牛花：暗指一些挑伕、轎伕。八門就是：一門中，是那算命占卦的。二門皮，賣草藥的。三門彩，變戲法的。四門挂，江湖賣藝的。五門團：說書評彈的。六門平，街頭賣唱的。七門調：搭篷紮紙的。八門聊：高台唱戲的。這叫五花八門。」

溫柔喃喃地重複了一遍，聽得甚是用心：「我到今天才知道什麼是五花八門——那麼說，這麼多稀奇古怪的人都能一一見到，豈不是很好玩嗎？」

何小河一聽，為之氣結：「妳當我在青樓淪落為妓，是好玩的事兒哪？」

話說到這兒，回心一想，倒也是的。若換個看法，不那麼個清高自潔的話，當青樓藝妓，也有它好玩的一面——它不正是供人玩樂、狎戲的所在嗎？妓女正是受人狎玩的靈魂人物。只不過，只在乎自己是不是甘心供人玩樂？既已受人淫樂，是不是能看得開去，調過來反而當是狎弄客人而已！

也許這般想法，對已身在風塵不能自拔的人，未嘗不是一種開脫之法。

只聽溫柔幽幽地道：「我知道她們苦，但大多數人只鄙視她們賤，却不去明白她們為什麼會賤？為什麼會苦？只不過，青樓女子，總比我知道多些事兒……」

何小河一笑道：「那些事，妳不知道也罷。」

溫柔却道：「但有些事，我是不可不知的。」

何小河奇道：「例如？」

溫柔又蚊子一般的說：「男女的事……我都弄不清楚……」

何小河哈哈一笑，「這事好說，這世上什麼男人都有，外强中乾的有，銀樣蠟槍頭的有，鬼鬼祟祟的躲在那兒偷聽女人說話的也有！」

她雙眉一揚，手已探入襟內，叱道：「再不滾出來，我就要你死在那兒！」

＊　＊　＊

却聽暖炕裡一人慌忙喊道：「別動手，是羅英雄我，有話好說。」

接着，冒出頭來的，是一雙烏溜溜的眼睛，既長得眉精眼企，但也嘻皮笑臉的樣子。

溫柔一見，叫道：「羅白乃，又是你！你不是蹲在草叢裏，就是窩在炕裏，老是偷聽人說話！」

何小河冷哼一聲道：「我跟鼠摸狗竊，忞沒什麼話可說的。」

羅白乃道：「我不是偷聽，我只是沒塞住耳朵而已。世上看的、聽的，都不由己，給你什麼便得看什麼、聽什麼。難道你現在偷了冬天的冷、春天的風不成？沒辦法。是冬天就過冬，是春天就有春風。」

「什麼冬天春天！」何小河鄙夷地斥道，「你不是偷聽，窩在暖炕幹甚麼？不肯承認偷聽還是男子漢麼？」

羅白乃分辯道：「我窩在暖坑，當然是想取暖呀！那炭火剛剛給取走了，餘暖還在，我窩在那兒好暖暖身子。」

「暖身？」何小河嗤道：「我看你病得不輕哩，這冬天都未嘗冷過！」

「你不冷，我可冷！我最怕冷。」羅白乃說來還洋洋得意：「冬天最好做的三件事，一是吃飯，二是睡覺，三是攬着……」忽像吞了一隻帶殼的雞蛋一樣，說不下去

了。

溫柔問：「攪着什麼？」

羅白乃呆住了，好一會才道：「沒有什麼。」

越是沒聽着的，溫柔越是想知道：「什麼嘛？怎麼說着便沒了下文！你眞討人厭！」

羅白乃仍呆在那兒，他一向耍嘴皮子的急才不知那兒去了。

何小河勸溫柔：「那是下流話，不要聽，聽了要洗耳。」

溫柔幽幽怨怨的跟何小河說：「我都說了，妳比我懂得多。男人沒說的妳都聽到了，怎麼我就沒聽到。」

羅白乃禁不住說：「妳人好，所以聽不懂。」

何小河嗔道：「小兔崽子！拐着彎兒罵起老姊姊來了！」

羅白乃吐了吐舌頭，「我那敢！何況，姊姊妳也不老！看來還比我羅英雄年輕呢！」

何小河嘿聲道：「你羅少俠今年貴庚？」

羅白乃挺了挺瘦小的胸腰道：「不多不少，雙十年華，風華正茂！」

何小河「采」了一聲：「你算老幾？在我面前認小認老？吃什麼老娘的豆腐！你還是回家抱娃娃取暖吧！冬天來了，春天還遠着呢！」

羅白乃聽了倒很眞切的道：「我倒不是這麼想，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這才是我的想法。」

何小河跟他可沒幾句好話：「我看你還是改一改吧！對你而言，應該是：冬天來了，下個冬天還會遠嗎？這才對。」

羅白乃嘆道：「你這樣想，就開心不起來了。」

溫柔却說：「我看都不對。」

羅白乃、何小河一齊望向溫柔。

溫柔坦坦蕩蕩的說，「我都不知道有冬天來過——不是一直都是春天嗎？」

兩人一時爲之語塞。

何小河哼哼嘿嘿的說，「冬天春天，那是天的事，但誰要是再在我們聊天時偷聽，下回被我見着，我要宰了他。」

羅白乃笑着說，「我不是故意偷聽的，我只是剛好……」

何小河冷然道：「是不是故意，下場都一樣，人品都一樣卑下！」

羅白乃陪笑道：「姑奶奶，話可說得重了，我要是沒聽着，可走寶了，姑奶奶說的那段話，可讓我得益不淺呢！我眞想能有幸恭聆下去呢！」

何小河寒着臉道：「少捧人賣乖，本姑娘可不喜歡嬉皮笑臉的男人！」

羅白乃四顧左右而道：「嬉皮笑臉？誰？我？妳別錯看我笑容滿臉，我可是笑顏苦心的人哪！」

何小河冷傲地道：「你還苦命哪！不過那可是你家的事。你別再偷聽我們女兒家聊天。」

羅白乃委屈地道：「可是妳們的話好聽呀……」

何小河沒好氣的地道：「好聽也沒你的份！梁阿牛、唐七味、還有這『六龍寺』的大師們都在忙着，你却窩着偷聽，窮着磨菇些什麼呀！」

這次羅白乃居然也反言相譏，「他們忙着，妳們也還不是在這兒咕噥老半天呢！」

這次到溫柔沒好氣，說話了：「蘿蔔，你是不是女人？」

溫柔一開口，羅白乃就老老實實地答：「不是。」

溫柔道：「既知不是，可知女人有很多事可作，但男人却做不得的？」

羅白乃乖乖的答：「知道。」但補充了一句，「有許多事，男的可做女的却做不得。」

溫柔這回很講理，「你知道就好。談天說地，東家長西家短南北兩家不長也不短，這話題就是我們的正事，却不關你的事，知不知道？」

羅白乃畢恭畢敬的道：「知道。」

溫柔點點頭，吩咐裏帶點恫嚇，「知道就好。大方那兒正要人替他找柚子葉呢！你閒着沒事，少來聽我們的說話，多去幫他們。」

羅白乃恭恭敬敬地答：「是。方大哥人好又有學問，有用得着我處，我一定盡力。」

溫柔一怔，喃喃道，「方恨少有學問？這倒第一次聽到。」

何小河也催促地道：「快走吧。唐七味火氣大，可不好惹，讓他知道了你懶惰，當心釘你一屁股鐵蒺藜！」

羅白乃一聳肩，道：「才不會呢！唐大哥對我識英雄重英雄，惺惺相惜得很哩！」

「惺惺相惜？猩猩才兩惜！你們兩號大猩猩！」溫柔噗嗤一笑然後眞是憂心的道：「唐寶牛那兒，要多看着點……他這幾天，心神恍惚，不大對勁呢！」



（未完・十九）

方寶玉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白眉太監

上文提要：方寶玉追上阿蓉，却被她出其不意刺上一劍，受創不輕，神手趙鵬武抱着他去「專醫死人」任不活處求醫，看到韓御史以爲是老郎中，心急下打翻了碗粥，此時老郎中走出來，要他賠二两人肉，才醫方寶玉……趙鵬武抱着方寶玉回到萬老員外家療傷，見他忽悲忽喜，只好點了他的昏睡穴，方寶玉沉沉睡去，夢見了……

唐門老大施援手　唯我魔僧鬥强敵

方寶玉心中大奇，忖道：「這大漠之大，眞是大得離奇，怎麼會『狹路相逢』起來？」

正在思念間，大樹已和冷森嚴大動干戈。

只見那大樹「武功」極高，樹枝是武器，樹葉是暗器，還有樹幹，更像是一根巨杵，不斷砸向冷森嚴。

冷森嚴苦戰之下，忽然大叫一聲：「不打了！」抛下方寶玉，拔著粗大無比的腿便跑。

他跑得很快，但大樹比他跑得更快。

可是，大樹的樹根，不知如何和方寶玉的四條腿纏結在一起。

結果，大樹不再跑了，任由冷森嚴這個長鼻子妖怪溜走。

方寶玉雖然給這大樹的樹根纏住，但他並不驚懼，反而有著說不出親切，說不出甜蜜之感。

他抱著大樹的樹根，柔聲說道：「神女姐姐，你的腿好漂亮。」他這樣一說，大樹的樹根果然就變了，變成兩條修長、雪白、漂亮迷人的腿。

大樹也變了。

大樹不再是大樹，而是變成了一個很好看的很迷人的嬌艷女郎，她就是神鳳。

神鳳罵方寶玉道：「我是神鳳，可不是什麼神大姐，更不是神女總管，神女姐姐，你以後若再胡亂叫喚，我不再理睬你啦。」

方寶玉忙道：「切切不可，你說的話，就是我的聖旨，聖旨一下，姓方的小混蛋豈敢不從？」神鳳笑了起來。

但就在這時候，方寶玉忽然瞧見「白眉太監」又再捲土重來，由左邊偷襲神鳳。

方寶玉連忙向神鳳提出警告，叫道：「神女……不……神鳳小姐……神鳳姐姐小心，那閹賊又來了。」

但神鳳却只是癡癡迷迷地凝視著他，竟對偷襲而來的冷森嚴完全置諸不理。

方寶玉心中既是陶醉，又是擔憂，忖道：「神鳳姐姐老是瞧著老子的俏臉，準是給本少爺玉樹臨風，再世潘安的容貌所吸引，但白眉閹賊偏偏這時候撞了上來，要是毫不抵擋，神鳳姐姐勢必大大吃虧。」

他又急又怒，只見冷森嚴正飛撲而至，他在驚怒之下，再也不顧三六一十八，九九八十一，倏地厲聲大喝，左拳運足「內力」，「砰」然一聲便轟中了冷森嚴的臉。

冷森嚴中了一拳，立時發出了一聲尖叫。

太監的聲音，本來都是陰陽怪氣的，就算沒有中拳，叫聲也是尖

尖的，怪怪的，充滿不倫不類的陰陽怪氣，但方寶玉卻聽得出，這根本不是冷森嚴的叫聲。

不是冷森嚴的叫聲，又是什麼人的叫聲？

方寶玉突然「啊呀」的一聲，也大叫了起來，原來他這一場南柯夢，就在這時候突然驚醒。

他一驚醒，也立刻發覺到，自己並不是在黃沙大漠中，也並不是在「冷汗澤國」之上，在他面前的，並不是嬌艷迷人的神鳳姐姐，而是正在捂著鼻子，滿臉驚詫之色的侍婢小春姑娘。

方寶玉望住小春姑娘，吃驚地問：「怎麼了？是不是又給我揍了一拳？」

小春搖搖頭道：「不……不是的……」

方寶玉大奇道：「昔才我在夢中，為了替天行道，主持正義，一拳重重打在一個壞人的臉上，豈料這個夢就此醒了，醒來之後，便看見你這張胖胖白白的臉。」

小春「唔唔」聲地應著，一雙手卻仍然捂著鼻子。

方寶玉皺著眉，道：「小春，妳的鼻子怎麼了？」

小春又搖了搖頭道：「沒事，沒事！」她嘴裡說沒事，但鮮血已從她的指隙中滲了出來。

方寶玉心中有數，故意道：「妳的鼻子果然沒有事，但我的鼻子卻在夢中給壞人打歪了，妳若不相信，大可以伸手過來摸一摸。」

小春又再搖頭，道：「不！這是不可以的。」

方寶玉道：「為什麼不可以？」

小春期期艾艾、吞吞吐吐，半晌才道：「那是……那是因為男女授受不親之故。」

方寶玉點了點頭，「哦」的一聲說道：「我明白了，好一個『男女授受不親』，但我在沐浴的時候，你卻不避男女之嫌，為我細心地擦背，這又是什麼道理？」

小春漲紅了臉，答不上話來。

方寶玉忽然沉著臉，冷冷道：「我明白了，這並不是因為『男女授受不親』，而是因為妳根本看不起我這個人。」

小春吃了一驚，忙道：「不！不！絕不！奴婢就算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看不起方少爺，你……你千萬不要誤會。」

方寶玉道：「妳若只是有天那麼大的膽子，恐怕還是不敢小覷本少爺的，但你若有比天還大的膽子，那就不一樣了，對不？」

小春急得幾乎要哭起來，道：「奴婢膽小如鼠，何來比天還大的膽子？你若不相信……」

方寶玉嘻嘻一笑，道：「我若不相信，便請我摸一摸你的膽子究竟有多大，對不？」

小春大吃一驚道：「摸我的膽子？那……那是決計不能的……」

方寶玉道：「為什麼不能？」

小春苦著臉道：「連奴婢都不知道……我自己的膽子生長在什麼地方，所以……不能摸！」

方寶玉「哦」的一聲，道：「這個嘛，沒關係，妳不知道，但我知道，妳放心好了，妳的膽子，絕不會生長在屁股之上，所以，妳不必擔心我會摸妳的屁股。」

小春的臉紅得更厲害，吶吶地說道：「我的膽子很小，你不要摸了。」

方寶玉道：「不摸一摸，如何能分大小了？」說著，伸手便向小春的胸前摸了過去。

小春大吃一驚，急忙退後，方寶玉一手摸了個空，突然怪叫一聲，兩眼翻白，硬挺挺的便臥在床上，動也不動。

小春急了起來，又連忙趨前，拍拍方寶玉的身子，迭聲叫道：「方少爺，方少爺，你怎麼啦？」

方寶玉的身子還是沒有動，但一雙黑溜溜的眼珠卻在眼眶內轉來轉去，直瞧在小春姑娘胖胖白白，卻又是鮮血淋漓的臉龐上。

原來小春一急之下，已把雙手放開，冷不防方寶玉的眼睛突然睜開，她那鮮血長流的鼻子，再也無法用胖胖白白的一雙手捂著。

方寶玉立刻抓住了小春的手，憐惜地嘆了口氣，道：「我的小春姑娘，原來妳的鼻子又給我揍得一塌糊塗啦！」

小春忙道：「不！這一次不關你的事……是奴婢……奴婢一時不慎，把鼻子撞在你的拳頭上。」

方寶玉搖搖頭，道：「妳的鼻子已給我出其不意地揍了兩次，又怎會還嫌不夠，再把鼻子撞向我的拳頭？再說，就算妳真的一時不慎，把妳那軟綿綿滑膩膩的鼻子撞了過來，我的手好端端的，又怎會握起拳頭來？」

小春無言以對，只好低頭不語。

就在小春垂下胖胖白白俏臉的時候，方寶玉已在懷中取出了上好的金創藥，不管八八六十四，九七六十三，便把一大堆珍貴之極的金創藥當作蒜泥般塗向小春的鼻子上。

小春也不閃避，反正揚州方少爺用金創藥為她的鼻子療傷，已經不是第一次。

方寶玉把金創藥在她鼻子上抹了一大堆之後，又把金創藥抹向她雪白的脖子。

方寶玉忽然對小春說道：「我接二連三揍了妳三拳，妳是不是心裡很生我的氣？」

小春搖頭不迭，道：「方少爺，能夠給你的手連碰三下，那是前生修來的福氣，又怎會惱恨方少爺？」

方寶玉道：「但要是別人也這樣子連揍我幾拳，此仇此恨，我是非報不可的。」

小春道：「凡事不可混為一談。」

方寶玉道：「妳雖然是個女流之輩，但照我看，妳這個人很講究義氣。」

小春臉上一紅，道：「就只怕奴婢不配談『義氣』這兩個字。」

方寶玉道：「妳不配，誰配？」

小春閉上了嘴，不再答話。

方寶玉又道：「那個姓金的大渾人，給你們的主子囚禁在什麼地方？」

小春的臉立刻由紅變白，道：「奴婢不曉得……真的不曉得！」

方寶玉道：「別慌張，妳說不曉得，那便是一定不曉得，那便是一定不曉得的，妳對我所講的每一句話，我都絕對相信。」

小春的眼睛立刻紅了，滿臉都是感激之色。

方寶玉嘆了口氣，道：「說句老實話，我這個什麼方少爺的處境，其實也和金幫主沒有什麼分別。」

小春吃了一驚，忙道：「不！你是這裡的嬌客，金幫主卻是階下之囚，又豈可相提並論？」

方寶玉苦笑道：「我算是什麼嬌客了，早晚還不是給那些公公、太監一刀閹掉，陪著他們一起去侍候皇上、皇后、皇妃……」

小春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她可不曉得，什麼叫「一刀閹割」，但料想這定不會是一件好事，方少爺是個大大的好人，有人要用刀子來對付他，那比起天崩地裂還更可怕。

她連忙說道：「不會的，有神鳳姐姐、神手、趙特使關顧著，又有誰能動你一根頭髮？」

方寶玉嘆了口氣道：「小春姑娘，妳對我很好很好，我是衷心感謝的，但天子腳下，京城之內，能人異士多如牛毛、豬毛、鴨毛。別的不說，早一陣子，只是來了一個小姑娘，便已一劍刺得本少爺好不傷心。」

小春忙道：「那姑娘並沒有刺你的心，你用不著擔憂。」

方寶玉嘆了口氣，忖道：「這小春姑娘倒也天真，連『傷心』和給『刺傷了一顆心』都分不出來。」

小春見方少爺快快不樂，心中不禁急如鍋上螞蟻，她很想為方少爺做點事，但偏偏方少爺要自己做的事，卻是無法幫忙。

過了片刻，小春忽然道：「方少爺，你是不是一定要見那位金幫主？」

方寶玉陡地兩眼一瞪，道：「妳有什麼辦法？」

小春道：「奴婢沒有辦法，但可以央求趙爺幫忙幫忙。」

一聽見小春要找趙鵬武相助，方寶玉立時搖頭嘆氣道：「這是萬萬不行的。」

小春道：「不，趙爺雖然像個怒目金剛，但他卻是菩薩心腸，只要奴婢求求他，他一定會為咱們想想辦法。」

方寶玉道：「要是他不肯幫忙，甚至到妳們主子那裡告上一狀，豈不是自投羅網，混帳王八豉椒炒鴨片嗎？」

方少爺侃侃而談，聽來似乎層次分明，毫不含糊，但最後再來一記什麼「炒鴨片」，卻令小春為之莫測高深。

但莫測高深是一回事，方少爺的事絕對不能不理，又是另一回事。

小春道：「趙爺是個正人君子，就算他不肯幫忙，也絕不會反過來告咱們一狀！」

方寶玉道：「妳敢打賭嗎？」

小春道：「奴婢不懂賭博……」

方寶玉嘆道：「連賭博都不懂，何以為人？」

小春道：「我娘親、我祖母，她們都已活到一大把年紀，但她們都不懂得賭博。」

方寶玉只得「呵呵」一笑，算是一笑置之。

又過了好一會，方寶玉終於忍熬不住，道：「好，既然這是老天爺的命運，就把這一注押在趙鵬武身上罷。」

方寶玉自出娘胎以來，便已賭性極重，這時候他把命運的注碼押在趙鵬武身上，也並不是什麼奇事。

小春受方少爺之託，忠方少爺之事，立刻匆匆忙忙地去找「金衣特使」趙鵬武幫忙。

方寶玉雖然中了阿蓉姑娘一劍，尚幸那一劍並未深深刺入要害，敷上金創藥之後，居然迅速復原。

小春去找趙鵬武，但一去便是兩個時辰還不見她那胖胖白白的蹤影。

方寶玉越等越是焦急，忽見一人仿如怪鳥般自屋簷下直掠過來！

自飛簷下直掠而至之人，自是一流高手，要是換上方少爺如此這般飛掠下來，勢必摔個頭破血流，大叫救命。

只見來者一身灰袍，正是年逾古稀，深嗜棋藝的唐門老大唐唱。

唐唱自巨帆下河底棋戰之後，一直隱姓埋名，他不找任何人，任

何人也找不著他。

但他還是那麼從容不迫，仿似天下間再也沒有任何事情，足以令這位唐門老大有所牽掛。

但唐唱眞的這樣瀟洒嗎？

方寶玉苦候小春姑娘，但小春卻去如黃鶴，倒是唐唱不請自來，實在怪異之極。

唐唱身形飛快，轉瞬間已來到了方寶玉跟前，一開口便道：「怎麼又著了人家的道兒？」

方寶玉訕訕一笑道：「這點輕傷，無須擔心。」

唐唱冷冷道：「但照我看，這點傷勢，差點便要了你的小命。」

方寶玉笑道：「命賤之人，還死不了。」

唐唱道：「少廢話，此地不宜久留，我帶你走。」

方寶玉卻道：「暫且不能。」

唐唱道：「卻是何故？」

方寶玉道：「我在這裡等一個人回來。」

唐唱道：「是男是女？」

方寶玉略一遲疑，才答道：「是個女的。」

唐唱冷笑一聲，道：「那就不必再等了。」拖著方寶玉的手，便要離去。

但這一老一少，尚未離開此地，已被逾百錦衣衛重重包圍，爲首一人，卻是個身材異常矮小的太監。

這太監身材雖然矮小，但手裡卻拏著一把大刀，這把刀最少有八尺長，幾乎比他高出了一半。

唐唱嘿嘿一笑，道：「想不到東西二廠，竟然有你這麼樣的一號人物。」

這矮小太監大概四十五歲左右年紀，臉上皮肉細滑，但笑起來的時候卻十分奸險。

這矮小太監道：「承蒙魏公公提攜，詹金樹如今在東廠中，算是薄有名氣。」

方寶玉心中罵道：「再有名氣，還不是個殺千刀的閹賊。」

唐唱冷冷一笑，道：「聽說你的武功，並不比冷森嚴遜色，可是論到職位，卻遠在冷白眉之下，難道你不覺得有欠公平？」

詹金樹道：「枉閣下縱橫武林數十載，竟出此挑撥離間下流手段，眞令人嘆息。」

唐唱道：「嘆息又有何用，還是大刀一揮，更爲痛快。」

詹金樹道：「揮刀又有何難哉，只是唐門老大，技壓中原羣雄，我小小一個太監，可不敢妄自菲薄，來跟你作什麼單打獨鬥。」

唐唱道：「自古好漢怕人多，你有的是數之不盡的朝廷鷹犬，大可以一批一批的殺將過來，而詹公公嘛，大可以隔岸觀火，不必親自犯險。」

詹金樹嘿嘿冷笑：「又是另一套挑撥離間的手般，高明！高明！佩服！佩服！」語畢，左手用力一揮，示意錦衣衛向唐唱展開無情的殺戮。

唐唱武功怎樣，方寶玉是見識過的。

當日，他面對唐門叛逆，孤身作戰，直把河畔溪間殺得鮮血淋漓，屍積如山。

唐唱的武功，好看不好看，方寶玉是看不懂的，但這位唐門老大的武功，殺人又快又狠，那是毋庸置疑。

唐唱的武功，絕對是殺人的武功。

想不到今天，唐唱又再面臨以寡敵衆的局面。

方寶玉心中大叫不妙：「這番苦也！小春姑娘去而未返，老子正要爬出去找她，豈料卻殺出一個唐門老大來，還引出一大羣鷹犬，想得片刻安寧，難矣哉！」

心念未已，殺聲已起。

詹金樹遙遙退後，只是下令那些錦衣衛撲擊唐唱，自己卻遠遠離開戰圈。

方寶玉心中大罵：「懦夫，狗雜種！閹賊！」只恨自己不懂輕功，否則定必過去，把這個矮小的太監殺個落花流水，片甲不留。

此際，原本十分寧靜的臥室，竟變成了殺聲震天的人間地獄。

唐唱又再大開殺戒。

方寶玉瞧著他，不斷出手搶奪敵人的兵刃，然後又用敵人兵刃去砍殺其他敵人，手法又快又狠，眞是乾淨俐落，兇殘可怖兼而有之。

雖然那些錦衣衛一個一個倒了下去，但其餘錦衣衛絕不退縮，因爲他們都知道，一旦「臨陣退縮」的罪名降臨到自己的頭上，那可生不如死，以其左右都是死，倒不如死在敵人的手裡，還更痛快一些。

唐唱見多識廣，當然很明白這一點，但方少爺卻沒想到這個關節，只是覺得這些錦衣衛前仆後繼，勇則勇矣，但卻未免是太愚蠢一些。

算來算去，還是詹金樹這個奸險的太監最精乖，只見他越退越後，顯然是早有準備，一旦形勢不利，便速速溜之大吉，連一招半式也不會跟唐唱硬拚。

但詹金樹眞的如此懦怯嗎？

不！絕不！

只有方寶玉方少爺，才會這樣想，才會這樣看詹金樹。他手裡的八尺大刀，乃是名震關中的「火雲破月刀」，重達九九八十一斤，這矮太監拎在手中，竟似輕如無物，如此武學高手，又豈會膽怯得連一招半式都不敢跟敵人硬碰？

詹金樹這太監不斷後退，絕不是因爲膽怯，而是誘敵之計。

他不斷退向西方。

西方有石山、小湖、曲廊、花園、八角亭……其中必有陷阱，又或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強援。

只要唐唱進入陷阱範圍之內，致命的攻擊即將展開。但會是怎樣的攻擊？那陷阱的佈置又是怎樣的？這些不得而知了。

唐唱縱橫大江南北數十載，甚麼樣的陣仗沒見識過？就算前面的陷阱再兇險，又或者是詹金樹的強援再厲害，唐唱亦絕不畏懼。

按照往日唐唱的脾性，縱使明知前面有刀山火海，歹毒機關，他也會從容直闖，絕不皺眉。

但這一次，他並沒有闖刀山，入火海，卻反其道而行之，避開詹金樹，把方寶玉挾在脅下，由東方突圍而出。

方寶玉忍不住破口大罵：「他媽的老子不懂武功，今番又再給別人搬來搬去。」

唐唱冷笑道：「給別人搬來搬去，簡直就是活受罪，毫不過癮。」

方寶玉也冷冷一笑，道：「除了下棋，你老人家只怕做什麼事都不會覺得過癮。」

他揶揄唐唱，但唐唱非但不以爲忤，反而面露微笑，愉快地說道：「你說得很對。」

唐唱自東方撤退，詹金樹立時追趕上來，除了他之外，在西方那邊的石山、小湖，曲廊、花園、八角亭等四周，突然同時冒出了形形式式、肥瘦高矮不一的武林中人，單是瞧他們手裡的兵刃，就知道這些人絕非等閒之輩。

這些武林中人，全是黑道巨擘，綠林巨寇，其中一人看來又高又瘦，但卻使一根又粗又大的禪杖，正是兇名極盛，威震五台山的唯我魔僧。

唯我魔僧倒不是個狗肉和尚，他自我戒律極嚴，每天四更即起，敲經唸佛修心養性，平素不沾女色、不喝一滴酒、不吃一口肉，他醫術頗精，更常救人於危難之中。

但他救一人，卻殺十人，甚至百人。

十年前，唯我魔僧對於自己這種行爲極爲內疚，每晚都在忍受著痛苦的煎熬。

他對五台山大大小小寺院的住持大師懺悔，前前後後最少有二十位高僧向他講解佛學、禪理。

但這二十位高僧講完之後，統統腦袋開花，給唯我魔僧用禪杖砸死。

唯我魔僧怒吼道：「廢話！廢話！你們這些禿驢也和貧僧這個禿驢一樣，甚麼都不懂，但卻還要在別人面前大放厥詞，這樣的禿驢，只會誤盡蒼生，不殺又留來何用？殺，統統都要殺！」

當這二十位高僧先後變成了「腦袋開花的死和尚」之後，就再也沒有人斗膽向唯我魔僧「點化」了。

此謂之「點不化」！

本來，這魔僧「化」也好，「不化」也好，都是他自己的事，但由於此僧殺性極重，他在「不化」之時，還要濫殺無辜，甚至是殺害那些想幫助他脫離「苦海」之人，這就十分可怖了。

佛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但先後已有二十個大和尚爲了這個魔僧而入了地獄，至今再也沒有第二十一位這樣的和尚出現過。

此乃「僧之常情。」

割肉餵鷹，也得看看割下多少肉，更看看吃肉的鷹是「何方神鷹」，要是隨便亂割下來，把肉身之肉，餵那「吃了也不感謝」的扁毛畜生，此事雖然偉大，卻只怕難以普及開去，變成「僧僧競割僧肉而餵鷹」者也！

唯我魔僧大步衝了上來，喝道：「你就是那個唐唱？」

唐唱道：「老夫並不是『那個唐唱』，老夫是蜀中唐門的唐唱！」

唯我魔僧目中厲芒閃動，大聲吼道：「你的名字，貧僧聽聞久矣！」

唐唱道：「東廠太監、朝廷錦衣衛、『白眉太監』冷森嚴，以至挾天子號令天下之魏閹，這些害人畜生的所作所爲，大師可聽過多少？」

唯我魔僧吼道：「連貧僧都是個畜生，聽了又如何？還不是一丘之貉嗎？」

唐唱道：「事在人爲耳。」

唯我魔僧道：「不錯，事在人爲！好一句事在人爲！但東廠太監是畜生、朝廷錦衣衛是畜生、『白眉太監』冷森嚴、魏忠賢之流，更是他媽的畜生中的畜生，你若要改變這些畜生，就只能說一句：『事在畜生耳！』哈哈！哈哈！哈哈……」

唐唱把方寶玉放了下來，問：「你認爲這個和尚怎樣？」

方寶玉道：「這和尚雖然兇惡得緊，但卻老實之至。是畜生便是畜生，不必掩飾，不必虛僞，總比那些僞君子，眞小人好得多！」

唐唱微微一笑，緩緩地點了點頭。

唯我魔僧雙眼一瞪，兇惡的臉容忽然露出了一絲怪異的笑意，目注著方寶玉道：「你就是金劍人要收的徒弟方寶玉嗎？」

方寶玉搖搖頭道：「老子不認識金劍人，我連他是男是女都不怎

麼清楚。至於他老人家是否要收我爲徒，那是他老人家的事。說不定他老人家想收我爲徒，而我也很想收他老人家爲徒，來過一過做師父的癮。但至於他老人家肯不肯拜我爲師，我這個老人家却是不曉得。」

唯我魔僧聽得抓腮搔耳，目光不住的在閃動。直至方寶玉說完之後，突然轉身瞪著矮小的太監詹金樹道：「詹公公，你聽見了沒有？這位小施主說的話，比起你這狗頭太監動聽多了。」

詹金樹給他公然罵做「狗頭太監」，不禁勃然變色，但他深知唯我魔僧是個十分厲害的人物，而且好好歹歹總是自己這方面的人，當下强忍怒氣並不發作，只是乾笑兩下，道：「這一老一少，都是朝廷欽犯，大師切莫心軟。」

唯我魔僧卻嘿嘿一笑道：「唐唱是個欽犯，貧僧還可以相信，但這位方少爺，乃是萬大員外府上的貴賓，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詹金樹臉色再變，道：「這姓方的黃毛小子，是冷公公羈禁在此的欽犯，只因另有內情，暫且將他扣押此地，你若生懷疑，日後大可向冷公公問個明白。」

唯我魔僧格格大笑，道：「詹太監，你一千一萬個放心，貧僧既已答應爲你們殺了唐唱，這老匹夫是萬萬溜不掉的，但這小子言語有趣，殺了未免可惜，且待貧僧先把唐老匹夫宰了，然後再跟這小子好好聊一聊。」

語畢，向唐唱逼近三步。

他逼近三步，唐唱卻後退五步。

方寶玉心中一凜，暗道：「這位老前輩幹什麼？他看見那個矮太監在西方，便溜向東方，這癆病鬼也似的和尚走近三步，他卻連退五六步，莫不是心中害怕，高掛免戰牌起來？」

但在詹金樹與唯我魔僧眼中看來，卻絕對不是那樣想。

武學猶如兵法，既有進，也一定有退。

冒進並不是進，而是把自己送給敵人砍殺，那是自取滅亡之道。

孫子兵法有云：「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戰陣交鋒，固然如此，高手對壘，此理亦自相同。

孫子兵法又有云：「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戰場如是，高手對決亦如是。

是以唐唱兩番後退，決非膽怯懼戰，而是審慎作戰之道。

果然，唐唱一退五步，地形已變，步法也變，以至連出手的方位也已改變。

這一變，竟變化得恰到好處，天衣無縫，唐唱手中雖無兵刃，但全身上下，再無半點破綻可給敵人乘隙進襲。

唯我魔僧嘿嘿一笑，道：「果然是唐門老大，高手風範，與衆不同。」

唐唱道：「大師三步逼前，老夫五步撤後，此乃老夫誘敵之策，孰料大師並不貪攻，卻用言語刺探老夫虛實，如此步驟，決非莽夫瘋僧所能企及，老夫佩服！佩服！」

唯我魔僧乾笑兩下，回頭望向詹金樹，道：「此人難殺！」

詹金樹冷冷道：「不殺難殺之人，如何能顯大師之驚人手段？」

唯我魔僧點點頭，道：「詹公公說得甚是……唯獨今天此地，貧僧感到大不尋常。」

詹金樹道：「能一舉擊殺唐門老大，自非尋常之舉。」

唯我魔僧卻搖搖頭道：「唐唱雖然難殺，並非無人能殺，便以貧僧來說，殺此老匹夫，當有六成把握。」

詹金樹道：「大師神功無敵，只要出手，定必有勝無敗，又豈僅只有六成把握而已！」

唯我魔僧又再搖頭，道：「老匹夫若不退這五步，貧僧也許自信有七分勝算，但老匹夫竟有此妙著，貧僧之勝算又少了一分。」

方寶玉聽到這裡，忍不住冷笑起來，叫道：「再婆媽下去，只怕連半分把握也沒有。」

詹金樹怒道：「小娃兒，你懂什麼？」

唯我魔僧卻道：「這位小施主所言極是。」

唐唱忽然冷冷一笑，目注詹金樹道：「詹太監，大師感到今天此地大不尋常，你可知緣故？」

詹金樹冷哼一聲，並不答話。

唯我魔僧雙目圓睜，道：「唐老大，你可知貧僧心中所想？」

唐唱合什微笑，並不說話，但隨即卻伸手向方寶玉一指。

詹金樹莫名其妙，唯我魔僧狂笑起來。

方寶玉也和唐唱詹金樹一樣，爲之莫名其妙，心想：「這個臭和尚在笑什麼鳥？」

豈料回頭一看，不但唯我魔僧在笑，唐唱也在笑，而且這一笑，絲毫不似是僞作，竟然是笑得十分愉快，似是檢到了八百個金元寶一般。

唯我魔僧與唐唱相視而笑，方寶玉自是大惑不解，但詹金樹卻是大爲惱怒，忍不住喝道：「大師，快把唐老匹夫拿下！」

但唯我魔僧並未出手攻擊唐唱，卻慢慢地轉過了身子，冷冷地瞧着詹金樹。

詹金樹臉色鐵青，叫道：「你

怎麼了？」

唯我魔僧道：「貧僧很好，比任何一刻都更好，但你卻在貧僧背後大呼大喝，這就很不好了。」

詹金樹的臉色更是難看，道：「大膽和尚，你要造反嗎？」

唯我魔僧嘿嘿一笑，道：「既知貧僧是個和尚，我若是造反，反的便不是你這個混帳太監，而是諸神諸佛，憑你這塊貓狗也不如的材料，貧僧要殺便殺，可用不著先去皇帝身邊問一問魏忠賢。」

詹金樹臉如土色，連退五步，同時喝道：「這和尚瘋了，快把這禿……」

話猶未了，一根粗大的禪杖已挾著駭人的呼嘯聲，向他迎頭砸了下來。

詹金樹又驚又怒，雖然身邊既有錦衣衛，也有不少與他互相勾結，狼狽爲奸的黑道高手，但唯我魔僧的禪杖一揮，又有誰能與之抗衡？

詹金樹驚怒之下，唯有把大刀迎向禪杖，全力拚搏。

方寶玉越看越是奇怪，忖道：「鬼打鬼見得多了，想不到原本同是一夥人的太監與和尚，也會一言不合便廝殺起來。」

詹金樹深知唯我魔僧功力厲害，豈敢有半點怠慢？這一刀自是只守不攻，先求自保，擋住三招五式然後再算。

但他錯了。

他這一刀只守不攻，在戰略上原本沒有錯，但錯在他尚未交鋒，已是心存悸懼之意。

反觀唯我魔僧，他不出手則已，一出手便已極兇極狠，非但絕不留情，簡直就是發瘋發狂似地用禪杖直砸下去，無論氣勢和速度，都絕對足以令詹金樹心悸、膽寒……

詹金樹在這一杖之下，只能守，不能攻。

其實，並不是絕對不能攻，要是換上張三李四的師父義父前後左右，他一定毫不懼怯，你狠狠攻來，我便比你更兇更狠地反擊過去。

可惜詹金樹並不如前後左右，因爲前後左右最少有一大半是個瘋子。

而詹金樹卻是太清醒了。

清醒的人，當然有很大的好處，但世事有利必有弊，有時候，越是清醒，越是痛苦，也越容易失敗，甚至是徹底地慘敗。

詹金樹這一戰的處境，正是這樣。

他因爲太清醒而對唯我魔僧這一擊感到悸懼，也正因爲太清醒而只守不攻，希望先擋住三招五式，然後再算。

但他怎樣也想不到，唯我魔僧這一杖砸下來，他連一招都抵擋不住。

唯我魔僧在狂吼中出手，這一杖，勁道急猛，詹金樹以大刀急擋，豈料一擋之下，竟把唯我魔僧的禪杖震得飛上半空。

詹金樹在那刹那間，大爲詫異。唯我魔僧這一杖的力道有多大，任誰也可以「看」得出來，但到最後，卻是出人意表地，以詹金樹的大刀，把那根又粗又大的禪杖震飛上半空之中。

詹金樹錯愕極了。

唯我魔僧就在詹金樹錯愕之際，用左手插入了他的胸膛。

當唯我魔僧把左手從詹金樹的胸膛抽出來的時候，他的手裡竟然抓住了一個兀自卜卜亂跳的心臟。

方寶玉瞧得連眼珠子也凸了出來，心想：「這瘋僧莫不是要把這顆心挖出來一口吃掉？」心念未已，唯我魔僧果然眞的把詹金樹的一顆心臟塞進嘴裡，血淋淋地大嚼下去。

唯我魔僧公然造反，跟隨著詹金樹的錦衣衛、江湖黑白高手，無不爲之膽顫心寒，一時之間，人人面面相覷，也不知道跟着這魔僧造反到底，還是聯手爲詹金樹報仇，把唯我魔僧斬殺。

但要斬殺唯我魔僧，又豈是容易之事。以詹金樹的能耐，尚且在一個照面間便已慘敗塗地，縱使集合衆人之力，要擊敗這兇惡的魔僧，只怕也是勝望不大，更何況還有唐唱在旁虎視眈眈，一旦動手，這羣烏合之衆只會敗得更慘。

既無半分勝算把握，當然也就沒有人敢輕舉妄動，一時間，竟是變得鴉雀無聲。

唯我魔僧一舉擊殺了太監詹金樹，又再把禪杖拏在手中，踏前一步瞪著方寶玉，獰笑道：「貧僧覺得今天此地大不尋常，乃是因爲這裡有一個非比尋常的小人物。」

方寶玉一怔，道：「既是小人物，又怎能算是非比尋常？」

唯我魔僧道：「難道你認爲自己是個大人物嗎？」

方寶玉吃了一驚，道：「我既不是大人物，也不是什麼非比尋常的小人物。」

唯我魔僧搖頭不迭，道：「貧僧說你非比尋常，就一定非比尋常，最少也比那二十個禿驢更不尋常。」

方寶玉莫名其妙，心道：「這瘋僧果然瘋得不倫不類，怎麼忽然又弄出二十個什麼頭顱來？」

他見識淺薄，對唯我魔僧以往底細毫不清楚，自然不會明白「二十個禿驢」的意思。

但唐唱卻明白。

他淡淡一笑，對方寶玉道：「這位大師，殺孽極重，後來殺人太多了，心裡大大的不舒服，便跑到五台山，先後向五台山二十間寺院的住持懺悔。因此之故，前後總共有二十位得道高僧，向這位大師講解佛經、禪理。」

方寶玉才恍然道：「人誰無過，殺孽太多，自然不是好事，難免心中大大的不舒服。大師能夠誠心懺悔，找到二十個大和尚談談佛經，相信一定可以放下屠刀吧？」

唐唱道：「這位大師，他是從來都不使用屠刀的，他喜歡用禪杖砸碎別人的腦袋。」

方寶玉乾笑道：「那就放下禪杖好了。」

唐唱道：「就算放下禪杖，大師還有一雙手，難道你沒瞧見，那個太監就是給他赤手空拳活活打死的嗎？」

方寶玉道：「這也容易，乾脆把一雙手也砍掉下來，便可戒除殺性。」

唐唱搖搖頭道：「那也不成，大師一雙鐵腿，威力無邊，一腳便可踢碎石碑。」

方寶玉道：「這就只好連兩條腿也一併砍掉下來，免除後患。」

唐唱眉頭一皺，道：「一個大和尚，無手無足，又算是什麼？」

方寶玉道：「這也容易，把法號改一改，改為『四無大師』即可。」

說到這裡，居然兩眼瞪在唯我魔僧猙獰可怖，嘴角兀自血漬未乾的臉龐上。

唯我魔僧瞧了瞧自己的雙手，又再瞧了瞧自己的兩條腿。

倏地，唯我魔僧咆哮一聲，厲聲道：「小子，你可知道當年那二十個禿驢的下場？」

方寶玉居然鎮定如常，淡然笑道：「這還用說嗎，多年前已給大師的禪杖，一杖一個，二十個禿驢的腦袋統統變成一堆肉醬，齊齊升仙去也。」

唯我魔僧反為之一愕，獰笑道：「貧僧說你這個小子不大尋常，果然不錯！好！有膽色！」

方寶玉心中卻道：「老子豈僅有膽色，更有色膽包天，只可恨阿蓉姐姐給那姓陸的王八弄得神魂顛倒，還未過門便謀殺親夫，老子縱有天大的色膽，也得變成大大的羊牯。」

忽聽唯我魔僧對唐唱道：「這小子，貧僧是要定了，你有什麼話說？」

唐唱拈鬚微笑道：「他又不是老夫的兒子，你要取去便取去，我又有什麼話好說的？」

方寶玉大吃一驚，忙道：「此事萬萬不可！」

他語聲未落，突聞一人尖聲叫道：「不！不可以帶走方少爺！」

這尖叫之人，正是胖胖白白的小春姑娘。

她滿臉關切之色，絕對不是偽裝出來，方寶玉默默記在心裡，忖道：「小春讓我接二連三揍了幾拳，但對老子依舊情深義重，可算是他媽的十分講義氣……」

但覺天下間雖有無數無情無義之人，卻也有無數情深義重之輩，方少爺到了京師城內，雖然給阿蓉姑娘狠狠的刺了一劍，卻也有小春那樣不可多得的小姑娘，把自己當作香餑餑一般，左算右算之下，最少也可以扯了個平，並未虧了老本。

再算一算，這幾天以來，神女總管對自己雖然並非濃情蜜意，但總算是照顧萬分，又很聽自己的話和命令，想起她那嬌艷芳容，並不比阿蓉姑娘輸虧到什麼地方去，既有此美人兒相伴數日，那麼京城此行，可算是大大的賺了一筆，誠屬人生樂事也。

可惜艷福尚未享夠，忽然卻殺出一大堆毫不相干的人來。

這一大堆人之中，最可怕的本來是那個太監詹金樹，但此人已給那個瘋僧幹掉，而且死得極慘，自是不必再提。

豈料這瘋僧竟要把「自己」取去，而最要命的，是唐唱竟然毫不阻攔，大有任由瘋僧「予取予攜」之意，這可真的乖乖不得了。

事態危急，方寶玉忙道：「我又不是個和尚，跟著你個大和尚，又有什麼用處？」

唯我魔僧道：「要做和尚，容易極了，就讓貧僧來為你剃度吧。」

方寶玉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連連搖頭甩手，叫道：「老子六根不淨，決非做和尚的材料，不幹！不幹！」

唯我魔僧兩道濃眉緊緊一皺，道：「做和尚又不是做太監，只不過刮掉一些無關痛癢的頭髮，可不比做太監般，要把那命根子一刀閹割下來，這又有什麼打緊了？」

方寶玉仍然不住搖頭道：「老子不做太監，也不做和尚，你若不高興，要剮要殺，悉隨尊便。」

他嘴裡說得又響又硬，但卻一面說，一面把身子靠近唐唱。

但唐唱也真夠絕，居然伸手一推，把方寶玉推到唯我魔僧面前，還說道：「既然要剮要殺任由大師處置，便該走到大師面前，讓大師好好發落。」

方寶玉心中大驚，但臉上卻不動聲色，只是摸了摸頂上的頭髮，喃喃地道：「這一次，說不得只好落髮為僧去了。」

前後不到片刻，方少爺語氣已大大改變，倒算是能屈能伸得很。

唐唱卻又冷冷一笑，道：「你要做和尚，老夫可不奉陪了。」

倏地轉身遠颺而去，再也不理會方寶玉是死是活。

唯我魔僧桀桀一笑，道：「小施主，咱們這便走吧！」

方寶玉怒道：「你說走便走嗎？老子還有事情未曾辦妥，要是不徹底解決，就算去當了和尚，也只會胡說八道，幫不了你的忙。」

唯我魔僧眉頭一皺，道：「你還有什麼事情要辦？」

方寶玉道：「你若有一個老朋友、好兄弟，為了自己而被困牢籠之中，是否大可一走了之，任由他遭人宰割？」

唯我魔僧吼道：「這個自然萬萬不能……嗯……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你有什麼老朋友、好兄弟給人欺負了嗎？」

方寶玉道：「當然有，而且他就被困在這巨宅之中。」

唯我魔僧大聲道：「你放心好了，貧僧一定先把他救出來，然後才刮光你的腦袋，為你剃度做個小和尚。」

方寶玉嘆了口氣，道：「也罷，只要你救了他，老子一切都依你便是。」

唯我魔僧呵呵一笑，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咱們就此一言為定。」

方寶玉唯唯喏喏，心裡卻在暗算道：「老子只是個他媽的小人物，雖然小人物並不就是小人，但老子怎麼說也不會是個正人君子，既不是他媽的正人君子，那就不會快馬一鞭，充其量只是一條慢吞吞的驢子，還是倒走著瞧吧了。」

事情演變下去如何，尚未定局，這位方少爺已在盤算著應該怎樣賴帳。

但只要是熟悉方寶玉之人，都絕不會感到詫異，因為這正是不折不扣的「方寶玉本色」。要是此人在危急關頭還能絕不賴帳，這才是天下第一怪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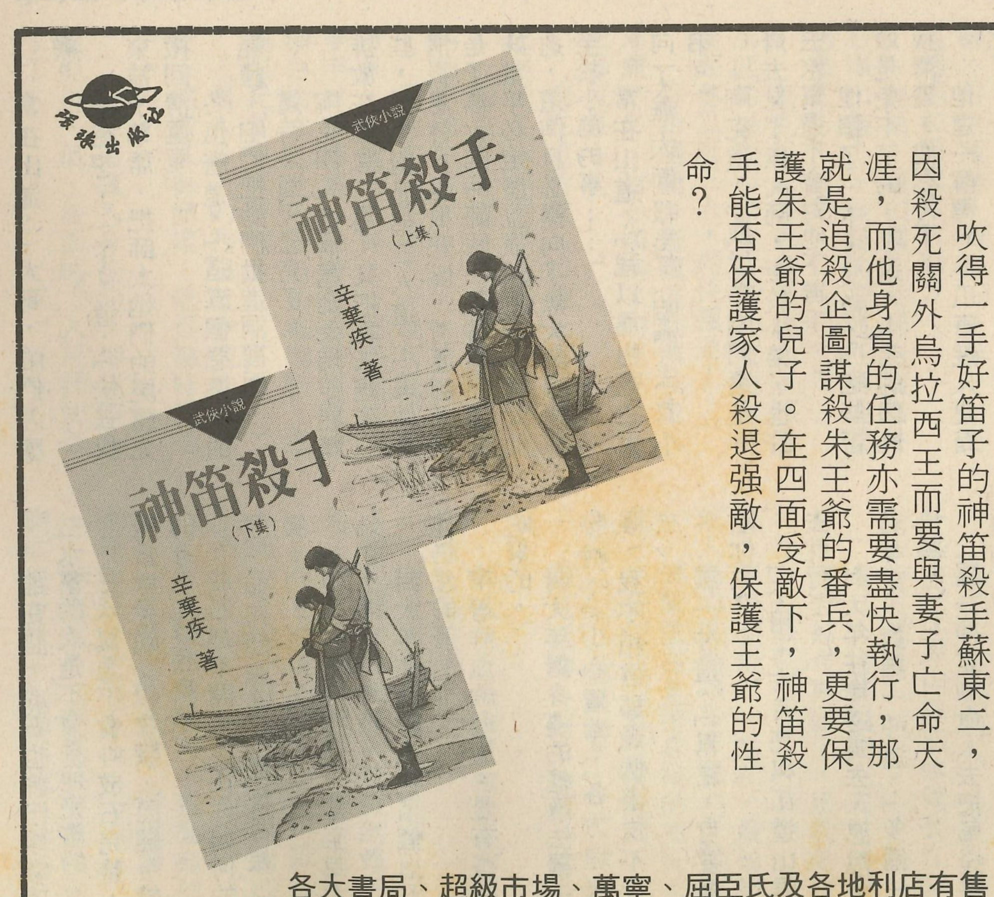
且說唯我魔僧答應救人，但要救的人是誰，和這人被困在什麼地方，他卻是毫不知情的。

他正要問方寶玉，唐唱的聲音已傳來，他以蟻語蜨音笑道：「要救金幫主，何須大師出手，由老夫代勞，也是一樣的。」

唯我魔僧一怔，隨即哈哈一笑，道：「說得好！只要唐老匹夫出手，又有什麼人是救不回來的！」

轉眼望著方寶玉，道：「好極了，咱們這便去也！」

（未完・十六）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棒打江山

上文提要：毛汾水被石堅追殺，他得方老太和長春、冬梅之助，反將石堅殺掉，才能往清蓮庵去找到陶克，將成石被擒事告知，陶克會同四兄弟來此地道居住，是避免三水幫的人知道他們的行踪，往庵裡要向清蓮師太借糧，才發現喬裝尼姑的杜牡丹、史里香、袁桃花、魏大媽已殺害了清蓮師太等人，陶克等將三女魔殺掉，杜牡丹走脫，在地道他們發現了……



談妥條件換人質　突生變故負重傷

常在山道：「大哥，咱們怎麼辦？」

陶克想了一下，道：「快去找來被子草蓆，把師太她們的屍體先搬回清蓮庵。」

冬瓜唐道：「這五個惡婆娘的屍體，咱們把她們拋進洞裡面。」

這時外面天已亮了。

陶克四人把清蓮師太師徒屍體排放在佛堂一邊，又把香紙燒了一些，這才對兄弟三人道：「這件事情很意外，也很悲慘，清蓮師太又是了無大師的師妹，我看他們師兄妹當年必定情誼很深，如今師太仙逝，這消息必需向了無大師報告，至於小弟的事……」

常在山道：「我以為由老三去向了無大師報告，咱們去救小弟。」

陶克道：「我以為咱們還是一齊去見了無大師，至於小弟，也許三水幫還不會對他下毒手。」

他頓了一下，又道：「吃些苦頭是免不了的，不過，小弟的個性我清楚，他忍得下。」

他這一解釋，冬瓜唐幾人便黯然了。

＊　＊　＊

兄弟四人折騰一夜關起庵門先歇着。

只有毛汾水睡不着，痛苦的想着小弟成石。

他在想，成石也許已殘廢了，三水幫的人是不會叫他完整的。

三水幫是不會叫成石完整，單是當衆早晚一頓皮鞭，已經令成石的身上血痕纍纍了。

成石却不開口，任你如何的折磨，如何的辱罵，他總是報以微笑。

他現在依然在笑，甚至封大年站在他面前的時候，他仍然微笑。

封大年在他臉上扎了個血洞，他仍然的笑。

帶着鮮血的微笑，是有些令人吃驚的。

封大年對身邊的總護法羅一冲吩咐：「小心看牢，各方埋伏加强，我不相信那幾個潑皮不找上來。」

羅一冲道：「幫主，可要屬下陪你去？」

「不用，古月亮與江道山陪我去就行了。」

封大年往岸邊走去，忽然又回過身來，對羅一冲道：「多備一匹快馬。」

羅一冲立刻命人去把馬拴在場邊上。

那封大年面對江水一聲長嘆：「孩子，爹將用最大力量，必殺姓陶的為你報仇。」

就在這時候，從江邊兩面走來兩批人。

果然，長江分舵的古月亮提着他的鐵槳走來，另一面，背插寶劍的「丹江一條龍」江道山也來了。

這二人走到封大年面前，抱拳一拱，道：「幫主，我們可以走了。」

接封大年把手一抬，只見五個三水幫漢子各拉一匹健馬走過來。

有一匹馬上掛着一件五環厚背金刀，那刀鞘是古銅色，匣上雕飛龍圖案，名之曰「飛龍金刀」，淨重三十二斤掛零，邊上還嵌着金邊閃閃發光，沒有力氣的人是耍不開使不動的。

只見封大年彈身上馬，抖一抖手上韁繩，那馬一聲厲嘷，便往西奔去。

江道山與古月亮已緊緊跟上去了。

再看兩匹馬無人坐，其中二匹馬背上馱的是兩隻箱子，箱子裡面是什麼？誰也不知道。

另一匹馬上備好了鞍，光景等着人來騎吶。

這三個人均是三水幫的主腦人物，當然，三水幫還有一個人，這個人正站在江岸的三水幫總舵大船上。

這人拈着鬍子遙遙的看，他的臉上一片冷傲。

他看着三騎往西走，口中自言自語道：「快要變天了，哈……」

天上無雲也無風，怎麼天會變？

這人當然不是說此刻天氣會變，他指的是三水幫！

這人的臉上一片冷酷與傲然！

他說出來的話也一樣的殘酷！

「去吧，先叫你們拚個你死我活，然後我再動手，嘿……我司馬長風豈是永遠屈居人下的？」

他正是三水幫二當家司馬長風！

一個長期屈居第二把交椅的黑道梟雄，大多都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別說這是人吃人的江湖，便朝代的更迭，也大多是有人不願屈人下而起爭執！

司馬長風的野心早就有了，只不過他要動手，絕不把主力輕易露面，也不在三水幫內建立自己的武力！

他找的是外人：「四山八怪」與包太乙夫婦正等着他的通知哩！

＊　＊　＊

陶克四人很難過，因為了無大師等於是他們的師父，那麼，清蓮師太便是他們的師叔！

如今清蓮師太被害，這消息一定會令了無大師痛心疾首，傷心欲絕，雖然如此，却又不得不把惡噩送給了無大師知道！

哥四個一路往西去，西去百里武當山！

陶克幾人曾聽了無大師說過，他有時會飄逸在武當山上，與武當的萬壽道長在那山頂的望江亭上煮茶下棋，清風松濤，不問世俗，逍遙日子多愜意！

如果了無大師聽了清蓮師太遇害，定然難過，陶克一邊奔走，一邊籌思如何安慰大師！

前面一道山嶺，從那一階階的石梯山道上，緩緩的有幾匹馬迎面過來了！

陶克但見四個騎馬的人，隨着馬匹的擺動而顛擺扭動，他便示意後面冬瓜唐三人，趕快讓道！

哥四個便一齊轉退到斜坡上，草叢不多，岩石嶙峋，俯視深谷，山溪可見！

就在這時候，山道上四匹健馬已越過半山腰過來了！

陶克只一看，四個騎馬的，有兩個不陌生！

只見前面馬背上一位灰髮清瘦道長，這道長的背上一把青鋼劍，雙手抖着韁繩，手背上青筋可見，稍白的臉孔上，兩道如電厲芒，這種眼光是有威嚴的！

道人身上的袍服藍中透紫，道靴上繡着八卦圖案，藍長褲好像是緞子的！

隨在這道人身後的，陶克四人沒見過，但，後面的二人可就知道了！

陶克臉現微微笑，馬上有人罵開了！

「他娘的老皮，原來他四個潑皮藏在武當大山裡！」

另一個也罵：「操，他們的大限果然到了！」

這二人不是別人，正是「丹江一條龍」江道山與三水幫長江分舵舵主古月亮！

這二人均曾與陶克五兄弟過過招，雙方如今再碰上，正就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

四騎不走了，當然，最後那匹無人坐的馬也站在石道上不動了！

緊緊跟在老道身後的馬背上怒漢，咬牙切齒的戟指陶克四人，道：「你們那一個姓陶？」

陶克把胸一挺，道：「我叫陶克！」

那人，正是三水幫幫主「江上蒼龍」封大年！

封大年怒視陶克，叱罵道：「小畜牲啊，你竟然敢把我的獨子殺死，還有人家錢姑娘，你……」

陶克淡淡的道：「我非殺你兒子與錢家的丫頭，不足以泄我心頭之恨！」

封大年怒極反笑，笑聲宛如梟叫：「你算甚麼東西，你十個百個也難抵我兒一個！」

陶克道：「可是我却把你那淫徒的兒子做了，姓封的，你別在陶

某面前擺譜，姓陶的不聽嚷嚷！」

「你們聽聽，這小子目無尊長，囂張已極！」

陶克道：「姓封的，怎不問問你兒子姦了我的女兒，他姦過不少姑娘，而且手段可恥！」

封大年道：「這樣你就殺人？」

陶克道：「我的妻女也是人，那些被姦殺的姑娘都是人，她們都有父母，他們不該被你兒子欺侮，姓封的，如果要責怪，應是你自己，你這可惡的傢伙縱子爲惡，你才應該死！」

封大年哇哇怪叫，道：「放屁，放屁，狗東西，本幫主今天抓你們回去點天燈！」

陶克道：「那得露出你的手段來！」

忽然，前面馬上的道長哈哈笑了！

「封施主，何必多費唇舌，江湖上對這種事情只有一種解決方法！」

他看看陶克四人，又冷然一哂，道：「聞得你的本事不錯，貧道心儀，先行在此領教，如何？」

他的話根本就是多餘，因爲他已經彈身而起，話甫落，人已拔劍到了陶克四人面前！

斜刺裡，常在山拔刀橫攔，怒道：「老道，想同咱大哥幹吶，行，那得先過我常在山這一關！」

老道怒視常在山，道：「你很義氣！」

「廢話！」

「有時候義氣就是愚昧與無知！」

「又是廢話！」

老道暗自咬牙，叱道：「施主，刀劍無眼，你以爲你可以嗎？」

常在山怒道：「你是不是老了，囉嗦！」

「接招！」

好快的一招「老樵指南山」，劍尖已沾上常在山的胸衣了！

常在山大吼一聲側旋身，「嘶」聲中，他的上衣被劃破一尺長，若非反應快，這一劍就叫他濺血！

常在山的動作是俐落的，但陶克却替他捏了一把冷汗，當然，馬上面的封大年三人却又直叫可惜，可惜沒有一劍把這小子刺死！

常在山發覺老道劍勢輕靈，招式精奧，立刻明白大意不得，於是，一路刀法施展開來！

這二人對拆十餘招，突然傳來一聲大吼：「住手！」

老道聞吼，劍沾刀身立刻後閃，常在山覺得刀勢受阻，楞了一下！

衆人抬頭觀看，一位蒼蒼老道雁落平沙般的自斷崖上直飛下來！

白髯飄胸帶着一股子清癯，此老道身子站定，便指着常在山道：「施主，了無大師是你甚麼人？」

常在山怔怔的道：「雖非師徒之名，却有師徒之實！」

老道點點頭，道：「難怪你使出了無的刀法！」

常在山道：「怎麼樣？」

他以爲又來了一個强盜，一副傲岸的頂上一句！

淡淡的，老道不理常在山，轉而對三水幫幫主稽首，道：「封幫主，萬壽在此懇祈，江湖恩怨，別牽涉我出家之人，我師弟萬德，不宜下山助拳，眞抱歉！」

封大年道：「道長，封某不敢勞駕助拳，但求萬德道長爲死去的小兒誦經三日，封某有重謝！」

萬壽淡淡的道：「三江地方早已有高僧神尼等爲封主誦經超渡，我師弟再去，不嫌晚了嗎？」

他轉而莊嚴的對萬德道長，道：「三界紅塵苦無涯，回去吧！」

「喻！」

萬德長劍歸鞘，拔身而返，半空中，他才發話：「封幫主，多包涵了！」

三水幫幫主封大年與江道山古月亮三人怔住了！

萬壽道長稽首道：「封施主，貧道失陪了！」

封大年氣得咬牙咯咯响！

萬壽道長看了常在山四人之後，他點點頭，轉身而去！

陶克這才醒過意來！

他們來武當山便是要找了無大師，而了無大師又是這位道長的好友，當然先要問一問了！

陶克急步追了上去，道：「道長請等一等！」

萬壽道長已在十丈外了，聞言停步，轉身！

「施主，你有話？」

「是的，道長！」

「請講！」

陶克走到萬壽道長面前，恭敬的一禮道：「在下陶克，我們四個都是了無大師的弟子，都學了大師的武功，只不過沒行過師徒大禮！」

萬壽道長點頭，道：「才聽說過，了無很是滿意！」

陶克道：「我們找來，只爲了了無大師的師妹清蓮師太，因爲……」

萬壽立刻臉現微笑，道：「他們青梅竹馬，只不過此生無緣罷了！」

陶克這才明白，原來了無大師與清蓮師太二人有這麼一段感情轇轕，也難怪了無大師對清蓮師太那麼的關懷備至了！

他嘆口氣，對萬壽道長道：「道長，清蓮師太師徒四人被殺了！」

萬壽道長白眉一揚，沉聲道：「誰下的毒手，跳出三界與世無爭，竟還遭人下毒手，這人太狠毒了！」

陶克道：「是四個黑道女人，我們搏殺了三個，尚有一個主謀在逃！」

萬壽道長道：「此事若是被了無大師知道，定然令他肝腸寸斷！」

陶克道：「大師會在何處？」

萬壽道長道：「三日前才走，也許不久他還會再來，了無不卓錫，雲遊三江忘情孽，唉，可憐吶！」

陶克道：「世上爲情所困的人最痛苦！」

「不錯，世上的人也最難忘情於男女之愛！」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發覺你們即將有一番惡鬥，只是貧道不願插手！」

陶克道：「在下不敢勞仙長大駕！」

萬壽道長道：「對於你送來的消息，我會傳達給了無大師，你放心！」

陶克重重一禮，回身便走！

他挺胸直到山道的斜坡上，再回頭，已不見萬壽道長的影子！

山風壓下來，陶克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那面，封大年三人已各抓兵刃堵住山路！

封大年嘿嘿冷笑：「小子，是去懇求老道士的庇護？你失望了？」

江道山卻咧嘴冷嘲：「這些年武當山的道士少有下山的，咱們親來也不幹，你又算甚麼東西！」

古月亮沉聲道：「雖然萬德道長不下山，可也把這四個死囚送到爺們面前，省却不少事了，嘿嘿……」

冬瓜唐迎上陶克，道：「大哥，你把清蓮師太不幸消息對道長說了？」

陶克道：「大師不在，我請道長轉告！」

冬瓜唐道：「好了，咱們爲小弟幹吧！」

常在山道：「大哥，想救小弟，在此一搏了！」

毛汾水道：「大哥，不要把三弟的傷擱在心上，我仍然可以出刀！」

陶克道：「我的好兄弟們，搏殺之前，我但請你聽我一言！」

他看看三丈遠的山道上，封大年三人的冷哂，不以爲意的又道：「一旦交手，我們一對一，三弟一邊掠陣，萬一有人倒下，至少咱們還有人收屍！」

古月亮嘿嘿冷笑，道：「想得長遠，後事也要安排娘的，你們一個也休想生離！」

陶克沉聲道：「少吹牛，我便老實說一句，即使我兄弟們挨刀，也必拉一個墊底！」

冬瓜唐接上一句，道：「誰要中途撒鴨子，誰就是他娘的！」

陶克往封大年走過去了！

冬瓜唐看樣子是找向江道山！

古月亮端着鐵槳叫常在山：「小子，咱們再接着上一回幹，來吧！」

常在山厲吼一聲，揮刀便往古月亮砍去：「我的兒，接刀吧！」

「噹！咚！」

刀槳相碰不分開，二人撞在一起了！

古月亮的身子壯，常在山却是打柴漢，論力量誰也壓不過誰，就這樣，殺起來才殘忍！

兩人對砍對殺的不時往坡邊移走，常在山挨了七槳，却一哼也不哼一聲，那古月亮的前胸開了一道血口子，上衣染紅一大片，可就是誰也沒倒！

冬瓜唐火併江道山，一出手，冬瓜唐就是不要命的殺，有幾刀，江道山本來要得手，劍尖已入冬瓜唐的肚皮上了，可是他又不得不急急的後躍，因爲冬瓜唐的刀幾乎削上他脖子，就算把敵人大肚皮刺穿，他自己的頭也丢了！

這是二百五的殺法，江道山不是二百五，在他的心目中，冬瓜唐的命還不如江中的王八，而他，他乃丹江一條龍，三水幫分舵舵主！

只不過，他再幾次閃退之後，先機盡失，被冬瓜唐雙手抱刀一路砍殺，幾乎把他逼落在斷崖下！

江道山被殺得哇哇怪叫，而冬瓜唐一路殺，一路罵，恨不得一刀把江道山分屍！

再看陶克，嚄，他與三水幫幫主打得眞精采！

那封大年的五環金刀「嘩郎郎」的响，一片片金光般的發出呼嘯之聲不絕於耳，這眞是令人目迷十色而又心驚膽顫！

陶克並不走樣，他緊閉嘴巴，小心的出招，更在暗自觀察對方的刀路！

只不過五十招之後，就聽陶克大吼一聲，旋動手上棒子直往封大年的懷中撞去！

這是分輸贏的時刻到了！

空中响起怪聲：「彭，，卡，咻！」

緊接着，傳來沉悶的「噢！啊！」

鮮血在標，而陶克的身子左右搖，他的後背一道血直落到後胯上！

陶克棒端的一刀走空，只在反手回擊中，一棒打在封大年的頭中

央，封大年幾乎昏倒。

封大年以手按緊頭頂，頭上有血冒出來，他咬牙，直待揮刀再殺，不料他覺得脖子有些涼，不由大驚！

突聽得陶克在扭身中大叫：「三弟，住手！」

原來毛汾水就在封大年中棒的時候，他的鋼刀已到了封大年的脖子上了！

這太突然了，封大年絕想不到毛汾水會在此刻出手，而且刀就擱在他的肩頭上！

他明白，如果自己出手，頭就會被削掉！

封大年當然不想死！

「眞不要臉，這叫一對一嗎？」

毛汾水的刀猛一緊，叱道：「再多說一句，老子一刀削掉你的頭！」

陶克背上一刀在流血，並不重，如果傷及筋骨，他就躺下去了！

他走向封大年，冷冷的道：「可以叫他們住手了吧？」

封大年見江道山與古月亮兩人也並沒佔多大便宜，這一仗早早收場也好！

於是，他沉聲的吼：「住手！」

江道山當先躍開冬瓜唐的一刀殺，他這才發覺幫主已受制於人了！

那古月亮吃力的拖着鐵槳走來，他更是大驚！

陶克沉聲怒道：「我警告你們，別以為你們人多勢衆就想吃人！」

他對冬瓜唐厲吼：「四弟，弄個帶子先把姓封的給我綑起來！」

封大年厲喝：「大膽！」

他只叫了一聲，脖子上頓覺一痛，毛汾水的刀刃入肉有半分深，頓然，他的脖子有些黏糊糊的！

江道山叱道：「眞不要命了啊，可惡！」

冬瓜唐把自己的腰帶當繩子，把封大年反臂綑上了！

他聞得江道山的話，大怒：「你們可惡，兒！」

古月亮頓足吼道：「他奶奶的，你們打算幹甚麼？」

陶克冷冷的道：「交易！」

封大年咬牙道：「我們之間只有仇！」

陶克道：「是有仇，不過我不在乎，你可以為你那不肖子報仇，我也有為我妻女討回公道的權利，姓封的，別人怕你，我兄弟們不在乎！」

封大年怒目赤紅的道：「你想怎樣？」

陶克道：「就形勢而言，今天你們三個誰也不想活，但我却加以琢磨，憑你三人的性命，不值我小弟一人的命高貴的多多，所以，我才有意放走你們三個！」

冬瓜唐急道：「不，大哥！」

常在山也吃一驚，道：「大哥，他們……」

笑笑，陶克道：「我當然不會賠本交易，封大幫主，就委屈你了！」

封大年氣得血汗滿頭，幾乎氣結，他怎麼會想到今天如此倒楣，人沒請到，反而落入幾個潑皮手中！

「說吧，你想幹甚麼？」

陶克道：「叫他二人快滾回去，把我們的小弟放走，如果我們小弟少了零件甚麼的，大幫主，我會照樣從你身上切下來，這就是你說的，血債血還！」

封大年怪吼，道：「休想！」

陶克冷冷一笑，道：「眞有骨氣，不愧一幫之主，好，對於你的英烈，我很敬佩，三弟，把他砍了！」

毛汾水的刀剛舉起，古月亮急忙叫：「住手！」

陶克大怒，幾乎一棒打過去，叱道：「狗東西，你是甚麼東西，猶敢在此刻多口，殺！」

毛汾水又要落刀，封大年雙目一暗的道：「王八蛋，算你狠！」

陶克道：「我不得不狠！」

封大年道：「要如何換人？」

陶克道：「我不勉强，封大幫主，如果你不答應，對我並沒有損失，殺了你們，我兄弟另有辦法救人！」

江道山怒道：「若非受制於你，咱們有得拚的！」

陶克道：「廢話就是放屁！」

他看看天色，又道：「明日午時正，你們把我的小弟安全的送到清蓮庵，然後，兩個時辰之後，我們再放人！」

封大年道：「有甚麼保証？」

陶克道：「封大幫主，你暫時把我當君子吧，而實際上我就是君子！」

封大年道：「就是那距離襄陽不遠處的清蓮尼姑庵？」

陶克道：「不錯，正是那裡！」

封大年沉聲道：「此事之後，天涯海角也要追捕搏殺你們幾個畜牲！」

陶克冷然一哂，道：「狠話嚇不倒人，封大幫主，動上傢伙誰怕誰！」

古月亮道：「小子，你休囂張，可敢擇日決一死鬥？」

陶克哈的一笑，道：「我說過，誰怕誰？」

古月亮道：「好，有種，咱們五對五大決鬥，小子，你選個黑道凶日吧！」

他不說黃道吉日，即是雙方以

死相拚的約鬥！

陶克想了一下，道：「瀟瀟江風一夜寒，咱們就選在十月初一江邊見！」

古月亮怕陶克反悔，忙問：「那一段江邊？」

陶克道：「襄陽以南十五里！」

古月亮嘿嘿冷笑，道：「那一段很平坦，是個搏殺好地方，好，暫且把你當君子！」

封大年沉聲道：「回去放了那畜牲，叫他自行去清蓮庵！」

古月亮與江道山二人臉色十分難看，這時候對封大年齊施禮，那古月亮又對陶克道：「不可虐待我們幫主，否則，咱們沒完沒了！」

冬瓜唐捺不住的吼道：「滾，換是我，才不這麼便宜你們！」

古月亮再怒視常在山，便走去牽馬！

陶克道：「二位，走路吧！」

江道山怒極，大吼：「甚麼，你不叫老子們騎馬？這馬是誰的？」

陶克淡淡的道：「不能騎！」

江道山叱道：「憑甚麼？」

陶克道：「你二人騎馬奔得快，我們走路比不過，沒等半道上，你們叫來三水幫的人馬，我們豈不上當？」

古月亮道：「休忘了，我們幫主還在你們手上！」

陶克笑笑，道：「不錯，但我仍然要防範，二位，你們用你們的兩條腿吧！」

封大年罵道：「難怪這兩個多月的時光，三江地方你的萬兒最响亮，原來你眞的很狡猾呀！」

陶克道：「大幫主，莽莽江湖不好混，我只不過小心行事而已，你包涵了！」

封大年只是猛咬牙，如果這時候他能吃人，他一定先吃陶克！

於是，古月亮與江道山兩人邁開大步走了！

那古月亮的身上還在滴血，江道山也受了傷，只不過二人還得快趕路！

望着古月亮與江道山二人奔下山，陶克對封大年道：「走，上馬吧，咱們去個好地方！」

封大年不開口，忿忿然的爬上馬，山道上他雙手反綁着，有幾次差一點栽下馬來！

陶克已經久沒騎馬了，與回子打仗的時候是騎馬的，騎術一流。

冬瓜唐與常在山就差遠了，但他們仗着輕功不錯，仍然騎得很穩當，陶克的身上帶着刀傷藥，幾個人相互包紮起來，陶克也把封大年頭上的傷也按下一把藥！

五個人每人一匹馬，一路出了武當山，那陶克對常在山道：「繞道去是個好地方！」

常在山道：「大哥，你說甚麼地方最好？」

陶克道：「我以為，土地廟最適合！」

常在山哈哈笑了！

毛汾水道：「大哥，地方雖好，總得先弄些吃喝與傷藥吧，咱們身上有傷！」

常在山忽然哈哈笑道：「何用去買吃的，你瞧，這兩袋吃的喝的全有了，而且眞不少！」

原來封大年來時帶的糧食滷肉與酒，他乃三水幫幫主，當然在行動上十分週到！

冬瓜唐笑道：「怎不早說，拿一塊來我先嚐！」

常在山果然用刀切下一塊滷肉拋給冬瓜唐，笑道：「吃吧，老四，不過你得省着吃，大伙在土地廟不定要等多少日呐！」

冬瓜唐沒時間說話，一口肉正在口中嚼起來！

＊　＊　＊

陶克心事很重，他擔心的是小弟成石，如果成石被三水幫打成殘廢，他是不是出手殺了封大年！

陶克不想叫封大年死在他的手中，因為封大年在三江地方的勢力太大，那樣會招致各方圍攻，他們兄弟只有五人，力量上太單薄了！

陶克以為，封大年應該死在陰謀三水幫的人手中，甚至死在屠萬山那些人手上，因為大响馬屠萬山不在乎殺人！

屠萬山只在乎三水幫的那條銀子船！

＊　＊　＊

陶克三人策馬繞道連夜趕，等他們快到土地廟的時候，已經是五更天了！

陶克吩咐把五匹馬藏起來，便押着封大年進了這座荒廢的土地廟！

那三水幫幫主「江上蒼龍」封大年，猶似虎落平陽被犬欺的感觸，想着自己乃三江地方大龍頭，竟然受此奇耻大辱，實在叫他難以忍受！

封大年被陶克四人押入土地廟後面的停屍房中，冬瓜唐找來火把燃上，當先就從裡面的空棺下去！

常在山再用繩索又把封大年吊進地道中，陶克與毛汾水二人闔上棺蓋便也下去了！

封大年眞難相信，這土地廟下面還有地道！

「眞可惡啊，原來你們躲藏在這裡，難怪我三水幫子弟抓不到你們！」

陶克沉聲道：「此地只不過偶爾來過，我兄弟還不會怕到像是老鼠一樣鑽入這地道內！」

封大年道：「休忘了雙方的約鬥，小子，如果你怕了，就下手

吧！」

陶克當然明白封大年這話的意思！

封大年的意思是怕被陶克四人把他做了，如果陶克把他幹在這地道中，江湖上誰會知道？

陶克嘿的一聲，道：「偉大的封幫主，那是你們幹的事，我不會幹，我的兄弟也不會幹，即使明知以卵擊石，大丈夫生而何歡，死又何懼，倒是你也請記住，比鬥之日，休生毒計，你就眞的是人物了！」

封大年緩緩的走着，心中默默的認着方位，這地道好長，也不知走了幾許里！

他對陶克的話，不假思索的道：「三水幫的人是講信用的，小子啊，我以幫主身份說下一句話，你們五人，我方決不會是六人！」

陶克笑笑，道：「大幫主，江湖上不少人物說出的話擲地有聲，也有更多的人說話放屁，如想証實你大幫主的話，那要等雙方比鬥之時才知道！」

封大年道：「你就會知道本幫主的威信！」

前面，冬瓜唐已站住不走了！

「大哥，我以爲把姓封的關在這兒最安全！」

陶克一看，乃是了無大師被囚的地方，他想了一下，道：「好吧，咱們也不到前面地室中，大伙就在這囚室外的通道上歇着！」

常在山把封大年推入囚室，緊緊的把牢門關起來，封大年立刻聞到股子酸臭怪味，中人欲嘔！

他處在此時，心中那股子忿怒，幾乎氣炸心肺，却也無可奈何的趺坐在地上！

常在山把提着的滷肉水袋送每人一份，吃完之後，陶克叫大伙快睡，養足精神好救人！

毛汾水道：「大哥，咱們可以睡兩個半時辰！」

冬瓜唐道：「大哥，你以爲他們會不會有陰謀？」

陶克道：「他們不敢！」

毛汾水道：「我倒是擔心小弟，萬一小弟受了重傷，我的心中就苦了！」

陶克道：「我說過，小弟若身上缺少零件，咱們就在姓封的身上找回來！」

這話立刻引起封大年的忿怒！

「好小子，你講不講道理，老夫死了獨子，全幫弟兄均義憤塡膺，抓到兇手，當然一頓毒打，如換是你，你能把仇人請上座來吃一頓？」

陶克道：「這就是江湖，你以眼還眼，我乃以牙還牙，如此而已！」

他頓了一下，又道：「封大幫主，至少我陶某人不似你那寶貝女兒，她對陶某恩將仇報！」

「忽」的一聲，封大年站將起來，他把雙目自門洞露出來，急切的問：「小子，你快說，那是你怎麼救了彩雲，而那些人又是甚麼來歷？」

陶克搔中封大年的癢處了！

他哈哈一笑，道：「你承認我救過你女兒了，而我却差一點被妳女兒一刀插死！」

「你並沒死，所以我要知道那些人是甚麼來路！」

陶克當然不會告訴那些人的目的，但可以把那些人的來歷說出來！

「封大幫主，我認識其中幾個！」

「他們是誰？」

「四山八怪！」

「是他們？這八個惡怪從不在三江出現，他們地盤在關洛，大山中才是他們天下，爲何闖入三江來？」

陶克道：「而且找上你的女兒封彩雲！」

封大年不開口了！

他沉思着，緩緩的又坐在地上了！

封大年需要思攷，因爲「四山八怪」聯手來到三江，他們的陰謀是甚麼？

他們的陰謀陶克當然知道，陶克更知道三水幫二當家司馬長風正在挖封大年的牆脚，這情形陶克是不會對封大年說的，因爲這正是屠萬山急於等着發生的事！

陶克已經打算好了，他只幫助屠萬山把三水幫的銀子船弄到手，他是不會跟着這批捻黨再流竄的！

* * *

陶克靠着洞壁，緩緩的閉上眼睛，眼前出現紅紅的影子，那笑意，那手勢，那軟軟綿綿的細語，令陶克的心中塞滿了溫暖！

然後，他又想着桂花，更想着女兒小娟，哎，她母女死得好慘吶！

陶克只一想到妻女，便咬牙切齒的想起來痛揍封大年，因爲他兒子仗勢欺壓善良，兒子爲非作歹，當老子的不能辭其咎，若非封大年領袖三江黑道，封流雲再是風流，也不敢如此大膽。

還有那錢丹鳳，其手段之狠，比之惡狠無異。

陶克咬着牙睡着了。

他也是在挫牙中被喚醒。

「大哥，大哥！」

陶克虎目睜開，道：「兄弟！」

冬瓜唐還在打鼾，毛汾水道：「大哥，時辰差不多快到了。」毛汾水也把常在山與冬瓜唐二人喚醒。

那陶克對牢中的封大年道：「封大幫主，要委屈你幾個時辰了。」

封大年早已站在牢門，聞言怒道：「準備何時來放我？」

陶克道：「我們不準備放你。」

他話沒，封大年已怒罵：「可惡啊，你小子膽敢食言啊！」

陶克道：「封大幫主，我話尚沒完，你又何必如此緊張？」

「快說！」封大年幾乎要破門了。

陶克道：「封大幫主，我雖不放你，但却也不會對你下毒手，因爲我說過，我們都是君子。」

「廢話少說，你打算要怎樣？」

陶克道：「我們見到我們小弟平安回來，你就不會死，大幫主，你放心啦！」

封大年道：「然後呢？」

「然後我們會離開此地，永不再來。」

封大年道：「本幫主也跟你們離開？」

陶克道：「不，你留在此牢中。」

封大年叱道：「可惡，你們把我藏在此地，萬一無人找來，本幫主豈不是活活餓死在此牢中？」

陶克笑笑，道：「放心，不出多久，必有人前來救你出去，陶某自有安排。」

封大年道：「本幫主暫時把你當做君子吧！」

他緩緩的又坐下去了。

陶克問問各人的傷勢如何，見都還能挺得住，便示意三人跟他往洞口方向走去。

* * *

四個好哥兒們，舉着一支火把往洞口慢慢的走着，不久，便又是一股子難聞的臭味撲鼻。

陶克叫各人把鼻子捂住，因爲洞中地上有屍體。

那是三具女人的屍體，那是他們殺死的三個惡婆娘，魏大媽、袁桃花與史里香。

* * *

冬瓜唐舉火把，捏緊鼻子貼着洞壁走。

「小心，地上爛屍。」

兄弟四人到了洞口，常在山移開兩塊堵洞大石，那陶克便對毛汾水道：「老三出去，咱們守在這洞口。」

毛汾水低頭往外走，却又被陶克拉住。

毛汾水回過頭，陶克道：「三弟，把這刀帶去。」

這是一把五環金刀，乃封大年的兵刃，陶克取在手中，冬瓜唐幾人還以爲大哥以後改換使刀了。

毛汾水道：「大哥，你不打算留爲己用？」

陶克笑笑，道：「我的棒子才方便，三弟，如果小弟在清蓮庵，你就把這刀放在庵中神案上，留下四個字。」

毛汾水道：「什麼字？」

「坡後石洞。」

毛汾水笑笑，道：「啊，這四個字我會寫。」

於是，他抓起五環金刀爬出洞外了。

洞外的空氣新鮮，毛汾水急忙用力吸了幾口，把肚子裡面的臭氣換了，這才大步往山坡前面走了。

這坡道他走過，匆匆的走到坡前面，只見清蓮庵的兩扇門還關着。

毛汾水再往四下看，好靜，便鳥兒也不叫了。

深秋黃葉飄，葉落風吹沙沙響，毛汾水再往遠處看，他奇怪，爲什麼不見有人來？

再抬頭看天空，此刻應是正午時分了，難道三水幫不打算放人？

毛汾水無奈也無聊，他坐在庵門外的石階上，便在這時候，忽然遠處三匹快馬在奔馳。

毛汾水大吃一驚，急忙用手搭在眉心望過去，却發現三匹快馬好像有問題。

似乎有個綠袍大漢正與一個女子邊殺邊追趕，而奔馳在最前面的一騎，馬上的人東搖西墜快要倒下來了。

毛汾水一見，不知這三騎是幹什麼的，他心中緊張，如果大哥在此，就會看出是什麼的。

此刻，前面馬往這面疾奔，那女的還用刀抵擋綠袍大漢的攻殺，好像女的也受了傷。

馬上搏殺，毛汾水這是頭一回看見，就好像戲台上唱武戲的一模樣。

漸漸的，毛汾水看清楚了。

他越看越吃驚，手上抓着金刀在顫抖。

「小弟，是小弟。」

「嗆……」毛汾水把他的鋼刀拔出來了。

「小弟，我來了。」

毛汾水狂吼，就算是身上再痛苦，這時候他也不會去管了。

便在這時候，第一匹馬上的人抬頭了，不錯，正是小弟成石。

血正在流，從頭頂往下流，好像他的左臂上也開了口，再加上他的臉上盡是皮鞭痕，嚄，成石的罪受大了。

這時候，成石似也發現半坡上的人。

「三　哥……三……哥……呀……」

「小弟……我來了……」

（未完・十九）

新派武林奇情故事／辛　士・文
　　　　　　　　　可　飛・圖

胭脂奴

莽莽江湖開先河　無奇不有賣人頭

白雲蒼狗，風雲色變的江湖上，出現了一種新的行業——賣人頭，如果你沒聽說過，那就送給你四個字——孤陋寡聞，而孤陋寡聞的另一說法，就是見少識淺！

這世界上原本就是無奇不有，既然有人賣人頭，當然就會有人去買，肥瘦大小，毛髮多少，黑白老少，甚至老頭小頭，任君挑撿，只要中意，保證及時送上一顆血淋淋的人頭，而且是包君滿意而童叟無欺！

既然是做買賣，當然就有字號，只是由於不容於官家，所以門面沒有開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城，更沒有設在人煙稠密的市鎮上，而是開設在終南山的鎖龍嶺前面金沙灘上。

開門大吉的日子，店東特意挑選在這年的五月節，因爲五月節是紀念屈原的日子，店東也正好姓屈。

另一項巧合，也是屈原這位戰國詩人的一句名言，正好與這位店東的行業扯上那麼一絲關係：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其意思正就是表明，不怕艱難險阻，不達目的不回頭。

江湖上自從出了姓屈的開的這門行業之後，不少人議論紛紛，以爲這一定是江湖賣水——無人要，如果有人這麼想，那就是把事情摔了！

當然，如果想把事情弄明白，何妨在五月端陽趕到終南山鎖龍嶺前的金沙灘，你不但會一覩這家店的眞面目，而且也可以大吃大喝一頓，一切招待全部免費供應。

江湖上有句俗話：百聞不如一見，如今既然有人開了這麼一家人頭專賣店，而且有名有姓且又有地方可尋，喜愛炒新聞的江湖上各路英雄好漢與黑道梟雄，對於這項甚囂塵上而又聞所未聞的消息，豈肯置若罔聞，視若無覩？

於是，來自三山五嶽，五湖四海的各路江湖人物，四面八方而又不約而同的走向終南山鎖龍嶺前面的金沙灘。

一時間金沙灘上人物薈萃，光景還眞是門庭若市，車馬喧闐，風雲集會，好不熱鬧！

當然，不能以「物以類聚」，把這些人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那般的說法，恰當一些的說法，應該是良莠不齊與形形色色人物全有。

對於這些一擁而來的各路人物中，較爲惹眼的那是：

北方過來的太行山秦家寨寨主秦二壯和他的二弟二國。

西北道上的獨行大盜囘囘毛正八。

江南來的有兩撥，一撥是蘇州

太湖西橫山水怪蔡龍王，另一撥是江南武林才子林浩然。

中原趕來的人物中，只有大俠方溫中夠份量。

其餘的人物，眞正能上得枱面而又夠份量的，大概也只有神偷毛幹，蝴蝶盜戈顏，與那伏牛山區拉桿打劫鄉鎮的土匪小叫天等幾人而已！

鎖龍嶺就在終南山最高峯的太白山南面，距離駱峪關以西三十里多一點，從外面看，那地方簡直就是荒蕪一片，峭壁巉巖，千仞矗立，深林密菁，萬壑爭流，鳥聲深谷廻蕩，溪瀑長奔如布，虎豹野狼窺伺，蟒蛇毒物可見，人在其中，有如回到洪荒時代一般。

鎖龍嶺前面的金沙灘，是由三條山溪滙集的地方，由於地勢突出，而形成了一片大沙灘，年深久遠，沙礫堆聚，漸成一新生荒地，蔓草叢生，矮林應運而生，於是沙灘成了綠洲，故名金沙灘。

如果要想登上金沙灘，就得通過一條巨竹搭的小橋，橋長二十丈，寬僅能容一人走過，只是五月端陽的前一天，這座竹橋特意的經過人工修飾一番，尤其是竹橋的兩端，搭建起巨大十彩拱門，拱門上除了遍插各色嬌艷彩花外，更有鮮紅的五盞球形燈籠，絲穗飄飄，十分醒目。

踏上竹橋，登上金沙灘，只見一條鋪着紅氈的筆直小徑，穿過矮林而到金沙灘中央一所新建的茅棚前。

茅棚相當大，足可容納兩百人，棚子四週全用巨木頂着，人在棚中，凭欄觀望，依然可觀賞四週的青山綠水，修竹怪石，加以茅棚四週密密的栽種着各種奇花異木，千綠萬紫，姹紫嫣紅，奇葩異卉，怪石嶙峋，大自然的粗獷中，能有這麼一處洞天仙境，天上人間，已無分軒輊了。

除了金沙灘上面的靜態美之外，動態美更是令人心神搖曳而目不暇給，只見二十四名天仙化人般的美女，一個個全都是冰肌玉骨，色艷桃李，儀態大方，杏面生春，何止是沉魚落雁，閉月羞花，簡直是傾國傾城君不悔之美，國色天香皆西施之艷！

就在這香草如茵的地上，離地二尺，搭建着一層厚厚的木板，上面也是鋪設着紅色地氈，二十四張八仙桌子，桌旁邊全是鑲玉太師椅，每張桌子前，均站着一個美女，手持玉壺，巧笑倩兮的等着來客落座。

不過，最令人感到吃驚的，莫過於正中幾張桌子上，正放着當今天下武林中的高手名簽，紅紙黑字上面，寫得十分清楚，不過也僅是人名而沒帶「官銜」。

就在這紅氈小徑一端，有一個方桌，上面放着文房四寶，凡進入茅棚中的人，全得要在這桌上的紅緞上面留下大名。

中間四桌上面，每張桌子都有一張名簽，分別是太行山的秦氏兄弟，江南武林才子林浩然，中原大俠方溫中與太湖水怪蔡龍王。

緊接附近四張桌子上，也放置了名簽，正是西北囘囘毛正八，蝴蝶大盜戈顏，神偷毛幹與伏牛山土匪小叫天。

驚悸加上神秘，使進入茅棚中的人不及開口，只是左顧右盼，但除了二十四名千嬌百媚的少女外，其餘什麼也沒有。

這時候茅棚中已坐了一百多人，有不少人被樑上懸掛的人頭燈籠感到不自在。

突然間，鎖龍嶺南邊斷崖處，相距不過百丈遠地方，驚天動地的擂鼓聲，含着一種金戈鐵馬般的威勢，奔雷般的傳送過來，立刻引起茅棚中一衆武林豪强的擧目遙望，然而只聞鼓聲，不見人影。

就在一陣鼓聲戛然而止，衆人大感迷惑的時候，突然，那條小竹橋上，款款的過來一位仙姿玉質般的美女，恰似出水芙蓉，擺動柳腰走來，在她的後面，二十四名肩擔食盒一手提酒的青年壯漢，一溜的全到了這個大茅棚裡面。

也就在每桌一個壯漢，把肩上挑的食盒打開，每桌前的美女，也立刻伸出雪白纖巧玉手，幫着壯漢把酒菜搬到桌面上。

四大盤，四大碗，杯筷碗杓齊全，却全是銀器製品，每一件皆都是閃閃發光。

大盤大碗中，全都是山珍海味，尚且正冒熱氣呢！

酒是陳年花雕，十斤重的每桌一罈。

緊接着一陣悠揚的禮賓管樂，隨着山風飄過來，聽起來既非繁弦急管，亦非靡靡之音，當然更非是哀絲悲竹令人不歡之音，而是一種令人聽之有對酒當歌的感受，不浮一大白不足以盡興之衝動。

於是，茅棚中的百多名江湖人物大家擧杯，羊羔美酒，暢飲起來……

這些人俱是從四面八方遠道趕來，不旋踵間，早已是杯盤狼藉，酒酣耳熱之際，不少人在觥籌交錯，一個個在悠揚的音樂中猜拳行令，在美女的巧笑侍候中哈哈大笑，而進入「忘了我是誰」的盡歡境界。

這其中狂叫最烈的，莫過於蝴蝶大盜戈顏的那一桌上，與戈顏坐在同桌的，正是祁連三豹的于長春、于長風、于長泰三人，四個人各

據一方，爭相對那名美艷絕倫的少女自我表現，目的當然是想獲取女子芳心。

突然間，悠揚的管竹音樂在一陣擂鼓聲中，消失在山谷廻蕩中，而鼓聲却使得茅棚中的二十四名青年壯漢，立刻一致行動起來。

只見每個人將桌上碗筷杯盤悉數收入食盒中，然後把所有桌椅，整齊的移向茅棚四週，中間空出一個極寬廣的場子出來！

適時的，鼓聲緩緩，竹絲悠揚，只見茅棚中的二十四名美女，在最後進入的美女導引下，先是脫去一件外衣而露出一色長裙拖地十彩舞衣，隨着鼓聲起步，載歌載舞，表現出衣香鬢影，千嬌百媚，而使得一衆江湖人物，在酒足飯飽之餘，目入十色而幾乎不能自己！

夕陽偏西，鼓聲又起，衆美女就在鼓聲中，魚貫退出大茅棚，過竹橋而消失在鎖龍嶺的巨崖後面。

眞是一羣謎樣人物，也是令所有參與這次盛宴的江湖中人震驚的神秘人物！

神秘人物當然是由於他們行事神秘，因爲從四面八方奔向鎖龍嶺來的人物，除了相識的大聲招呼之外，幾乎沒有人說上一句話，就連那些招待來客的美女與青年男子們，也只是面帶微笑，緊閉嘴巴，各司所職，各盡本份，把主子交代的事圓滿完成而已！

突然間，一切全靜止下來，因爲正有一個七尺高的光頭虬髯，虎背熊腰巨漢，扛了一塊黑漆招牌，自橋上走來，就見他把那塊五尺寬一丈長的黑漆招牌「咚」的一聲往茅棚中央一放，大手一擺，早領着一衆青年壯漢，也魚貫的退出這大茅棚，過竹橋而消失在鎖龍嶺後面。

一百多個江湖人物，立刻擁擠在那塊兩支鐵架支着的巨大招牌前，有人用手推去，却發現那招牌足有三百斤重，原來招牌本身也是鐵鑄的。

招牌是鐵鑄的，正說明招牌硬，信用佳。

只見招牌上寫道：

「各類人頭，任君挑選，預約登記，包君滿意。」

突然，有人叫道：「大家來看啊！」

于是，在各人心中充滿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此時此地，一有人叫，早引起衆人的注意！

於是，一鬨而擠到那個擺放文房四寶的大桌子四週，就見那人擧起一張紙條，對大家唸道：「如需人頭，可在此桌登記！招待不週，還望多多見諒！」

另有一張紙箋上寫的：「每日十二時辰照常營業，歡迎賜顧。」

突聽小叫天尖聲梟笑道：「娘的，買個人頭當尿壺啊！再說我小叫天那天餓過我這把砍刀，想要人頭自己割，還用得着花銀子來這大深山中買呀！呸！」小叫天捋了一把他那大草鬍子，大踏步手一揮，招呼他手下幾個悍將，又道：「咱們走啦，娘的，賣人頭的却原來是個縮頭烏龜，竟然連個照面也不出來打！」

小叫天大敞步走向竹橋，他的身後，緊跟着五個高矮不一但却個個一臉兇相的壯漢，其中一個肩上扛着一根齊眉棍的大漢，遙望着溪對岸的鎖龍嶺，道：「頭兒，天色還早，咱們何不繞到那個大山後面，看看那兒到底有些甚麼！」

小叫天道：「有甚麼好看的？如果我猜的不錯，咱們摸過去包準甚麼也沒有，還是省點力盡早上路吧！」

緊接着中原大俠方溫中也手撩長衫，背着七星寶劍滿面含笑的離去。

於是蘇州太湖橫山水怪蔡龍王與江南武林才子林浩然，也雙雙打聲哈哈，過橋而去！

就在太行山秦家寨兄弟二人也帶着他們跟來的四名手下離去不久，神偷毛幹與一幫黑道人物也急急的過橋而去，而走在最後面的，却正是蝴蝶大盜戈顏與祁連三豹于長春兄弟三人。

四個人過了長竹橋，看上去大茅棚中已沒有人了，那種空蕩蕩人去棚空的情景，立時使得有如人間仙境的金沙灘，看上去充滿了恐怖與神秘感！

只是，當蝴蝶大盜戈顏最後一個走過長竹橋以後，他並未走向駱峪關，而是繞向一衆美女消失的方向……

江湖上提起蝴蝶大盜戈顏，多數知道他是個採花賊，但這戈顏是東北人，有人說戈顏家住淞花江畔，山清水秀中成長的人，生得一副好骨架，皮膚細白，個頭高大，二十四五歲，但却一臉光溜溜沒有一根鬍子，三尺長的洞簫，常插在後腰上，一襲乳白長衫上，鑲繡着一朶牡丹花，走路倜儻瀟洒，有着超塵拔俗的氣度，只可惜他是個色中餓鬼，不少武林中人，對他深惡痛絕而羞與爲伍。

戈顏也是因此才遠離關外，來到中原，如今適逢其會，他見席間所有女子個個如花似玉，早已蕩魄銷魂而不能自己……

看看天色尚早，戈顏當即悄然走向鎖龍嶺的巨崖後面，因爲他看得清，認得準，一衆美女就是由那個巨岩處彎進後山的。

當然，對戈顏來說，他的另一個目的，就是要發現這些神秘人物究竟是住在什麼地方，尤其是那姓

屈的主人，到底是個什麼樣的翻江倒海人物。

一彈指間，戈顏已到了鎖龍嶺前那個巨崖後面，但見荒林罩地，枝粗葉茂，山風陣陣，令人有草木皆兵之感。

戈顏攀崖登高，極目望去，但見千岩競秀，怪石起伏，通幽無徑而光怪離陸，那裡有什麼美艷絕俗的女子，何處有姓屈的深宅大院？

但戈顏是個不信邪的人，當即展開輕功，直往鎖龍嶺巔攀登而上。

然而嶺高插天，上面除了險峻峭壁外，甚至連樹木也開始稀疏寥落，倒是老藤盤繞縱橫，雜草盈丈。

戈顏踞高下望，金沙灘似一個面盆一般就在他的眼下，於是，他想到這幫神秘人物，可能就是在這鎖龍嶺某一神秘山洞中。

夕陽已落在鎖龍嶺的山背後面，戈顏却已迷失在鎖龍嶺上無法下山，雖然他認準一定方向，但在他走出不到數丈距離以後，立刻便感覺寸步難行而此路不通！再回頭却發現嶺上迷霧開始重重壓下來了……

人，全是迷樣的神秘人！

地方，更令人感到迷眩！

於是，戈顏有點後悔，後悔自己不該來，至少也可以把同桌喝酒的祁連三豹約來，大家一同尋幽揭謎，也强似自己一人冒險！

世上人誰不是活在後悔的領域裡？

後悔往往就是自己主觀作祟而造成的，所以當後悔的時候，已經是於事無補了！

於是，自己就得爲後悔而付出一定的代價，一種毫無意義却又必須付出的代價……

夜就是時光運行的最明顯特徵，因爲它眞的一手遮天而使大地黑暗下來。

隨着黑夜的來臨，戈顏在跨越峭壁的時候，却一下子縱落在一大片青藤蔓上，鬆鬆的，軟軟的，就如同一個巨大的網蘿般把他兜在裡面。

陣陣的薄霧自嶺上壓下來，戈顏撥開藤葉想看看自己脚下面的情況，但是他沒有看得清楚，因爲下面烏黑一片，比之天黑還要黑上好幾倍！

就在他氣餒的雙手攀藤上翻的時候，突然間，身邊吼聲如雷，此起彼落，令人心驚膽顫！

戈顏極目望去，不由大吃一驚，原來不知從那裡冒出四五頭斑額猛虎，正圍在他四週，相隔不過三幾丈遠，敞着大嘴，扯起喉嚨，對他吼聲連連，正要等他走出籐網加以噬咬一般。

「咻！」戈顏拔簫在手，但却不再攀上山崖，他心中相當明白，如果只有一頭虎，自己尚可應付，但一下子圍過來五頭，自己就沒有這種本事。

萎坐在藤蔓上，戈顏一時間沒有主意可想而陷於束手無策之境。

潮濕的濃霧，幾乎濕透了戈顏的乳白花衫！

飢腸轆轆與疲倦，而令他難以忍受！

就在這虎吼的恐怖樂章裡，突然間鼓音大作，聲震山嶽，有如五雷爭鳴！

先是圍在戈顏四周的猛虎，縱身消失不見！

然後，濃霧中，只見一個光亮，在戈顏的前方游動，顯然，那是一盞燈。

於是，戈顏立刻高聲呼叫：「喂！請過來伸伸手好嗎？」

不旋踵間，那隻燈籠飄然而到了戈顏的身前：「閣下何人，怎麼會陷身此懸崖危岩，如不是藤蔓兜個正着，早已粉身碎骨，亡魂谷底了。」

戈顏一聽，心膽欲裂，急急攀藤而到提燈人的面前。

擧着燈籠，那人在戈顏面前一照，不由笑道：「閣下不是長白戈顏大俠嗎？快隨我來！」

「蝴蝶大盜」被人稱做「長白大俠」，戈顏聽來還眞有些飄飄然一付自我陶醉的樣子，不由分說，跟着提燈人身後疾快的左轉右彎，不到半個時辰，早已又到了金沙灘前的長竹橋邊。

橋頭上，拱門頂高高的點了五盞紅燈，遙望金沙灘上，大茅棚隱隱有燈光外洩，至於內中情景，却被一叢矮粗荒林遮住，看不出其中情況。

站在橋頭上，提燈人臉帶微笑，一手端正一下頭上的黑緞瓜皮小帽，然後手撩長衫大襟，緩緩道：「戈大俠可否到店裡稍坐片刻，吃杯茶抽袋煙再上路！」

「蝴蝶大盜」戈顏早已人睏精疲，聞言點頭，道：「何止是稍坐片刻或僅吃杯茶，最好是大吃一頓蒙頭睡到大天亮。」

擧燈人呵呵笑道：「戈大俠不要忘了，我們這兒是專賣人頭店，可不是飯莊旅店，不過……」

戈顏當即道：「難道出銀子也不行？」

又是一聲神秘的笑，擧燈人又道：「如果你戈大俠能照顧第一宗生意，也許我們掌櫃的或東家，爲了求個好兆頭，或會忒意的加以招待！」

二人已過了竹橋，戈顏發現地氈已除，代之是一塊塊平整的石

板，井然有序的一直舖設到大茅棚下面。

這時候大茅棚內的人頭狀燈籠，正如夕陽晚霞般，發出刺目光芒，所有的桌椅，除了正中間放了一張桌子十把鑲玉太師椅外，四週仍然是奇花異卉，景物依舊。

走過彩花拱門，舉燈人領着戈顏走入大茅棚中，迎面就看到那塊三四百斤，丈高的招牌，招牌上面寫着：

「各類人頭，任君挑選，預約登記，包君滿意。」

說也奇怪，因爲只見這幾個字在夜間，竟全都發出綠慘慘的螢光，更透出一種難以忍受的恐怖氣氛來！

也就在此時，一個美女笑瞇瞇的迎面走來，蝴蝶大盜本是個色中餓鬼，當下乾嚥唾沫，微笑道：「打擾！打擾！」

只聽那女的道：「顧客上門，總是咱們做生意的衣食父母，即算眞的打擾，也是應該的，快請坐！」

舉燈人把燈籠掛在茅棚門口，領着戈顏來到茅棚正中央桌邊坐下，女的早提茶拿煙，送到戈顏前面。

戈顏執起茶碗，一飲而盡！

放下茶碗，戈顏道：「可有吃的嗎？在下空腹喝茶，涮肚洗腸，只怕要餓上加餓了。」

呵呵一笑，那男的問道：「請問戈大俠，要不要買人頭？」

戈顏一聽，心中不由忿怒異常，他心中十分明白，對方顯然是在耍自己，媽拉巴子的，老子何不給他們也來個大吃一驚，也叫他們這羣王八蛋知道自己絕不是一盞省油燈，別他媽的口蜜腹劍，口口聲聲戈大俠，自己是不是大俠，難道自己會不明白？偶爾一聽尚順耳，多了就不是味道。

戈顏的這種想法本來是正常的，要知一個作惡多端的人，一旦有人叫他是大善人，甚至說他是位大好人，對他來說，比踹他一腳，吐他一臉，還要令他不自在，如今戈顏就是這種感受！

心念間，當即冷然道：「姓戈的正是要買人頭，否則我坐在你們這人頭店裡幹什麼？」

銀鈴般的一聲歡笑，那美女對頭戴瓜皮帽的年輕漢子道：「第一天開張，就有生意上門，王相公快請掌櫃的來，我在此陪戈大俠。」

那個被稱做王相公的一撩長衫，早又走出大茅棚，順手摘下燈籠，人又急急的走過竹橋，繞向鎖龍嶺那個巨岩後面……

也不過一盞熱茶工夫，早又見那個王相公提燈在前，身後跟着一位錦緞長夾袍的年輕人，快意昂然，神采奕奕的走入大茅棚中，他入剛進到茅棚，已發出爽朗的笑聲：「戈大俠，本店開張，你是第一個顧客，屈某十分感謝，急急的趕過來，不知戈大俠要取何人項上人頭？」

戈顏一看迎面坐的這位錦衣年輕人，可眞是生得體面，方臉大眼，唇紅齒白，冰清玉潤，與衆不同，稱得是人中騏驥，才貌雙全。

戈顏自認長得不俗，但與此人一比，自己突然矮了半截似的，有着村野粗夫之感。

冷冷的，戈顏道：「屈仁兄可否先弄些東西，讓我這餓腸轆轆，疲憊難耐的人塡塡肚皮？」

姓屈的年輕人一怔，道：「怎麼的，戈大俠尚沒吃晚飯？」說着轉頭冷凜的看了身旁那名美女一眼，道：「咱們這是在做生意，總得要很週到的招待顧客，我早就告訴過妳們，天底下沒有不是的客人，生意上門，就是咱們的衣食父母，怎可以叫咱們的衣食父母挨餓的？」

那美女低垂粉頸，雙手揉襟，不敢正視！

一旁的王相公，早又提着燈籠急步走出大茅棚，過竹橋，轉向鎖龍嶺後面。

戈顏心裡着實不是滋味，一肚子窩囊氣無法發洩出來，當即對姓屈的道：「屈掌櫃，你可知戈某要什麼樣的人頭？」

「請明示，以便及時奉上！」

嘿嘿一笑，戈顏一挺胸，道：「聽你屈大掌櫃口氣，好像天下人頭任你取一般。」

屈掌櫃哈哈一笑，道：「應該可以這麼說吧！」

戈顏冷笑道：「難道坐在北京的皇帝老兒那顆九尊之頭，你屈大掌櫃的也可以爲我取來嗎？」

「能！」

戈顏一怔道：「代價必然不貲。」

屈掌櫃哈哈一笑，道：「一分銀子一分貨，皇帝老官的腦袋，價銀自然較高一些了，這是可以理解的事！」

冷冷一笑，戈顏的白臉皮上閃過一絲詭異的眼神，道：「好！聽口氣咱們這次生意可能會成功，那就等着戈某人先把這五臟廟塡飽以後，再以貨論價吧！」

適時的，王相公手提食盒快步走來，就在戈顏面前，乾淨俐落的把兩盤熱炒，一壺暖酒，四個大饅頭，放在桌上，碗筷杯子却全換成瓷器。

戈顏也不客氣，一口氣風捲殘雲般悉數送進肚子！

一旁的屈掌櫃盡在微笑，他似是不願打擾戈顏的吃喝，露出一種

極爲欣賞的樣子。

王相公收去殘餚，那名美女及時的又送上茶水，銀牙籤外帶一條香氣撲鼻的毛巾。

對顧客的伺候，光景可眞是週到，戈顏心裡明白，羊毛出在羊身上，到時候隨便價錢提高那麼一點點，也就全找回來了。

香毛巾在白裡透紅的臉蛋上擦了又擦，戈顏已是精神煥發，一身是勁，正所謂「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就餓得慌！

撫肚挺胸，戈顏對一旁穩坐的屈掌櫃一笑，道：「戈某先謝謝屈掌櫃的這餐及時飯！」

擺擺手，屈掌櫃笑道：「不成敬意，又何足掛齒，往後只要戈大俠能在江湖上替本店稍作宣傳，比之本店自己誇稱，更見有效。」他微微一頓，又道：「現在該談談戈大俠所需人頭了吧！」

戈顏一笑，低聲神秘的道：「我要先看看那人的頭，然後再加決定，屈掌櫃不會嫌我這位初次上門的顧客囉嗦了吧？」

爽朗的哈哈一笑，屈掌櫃道：「這是什麼話，難不成還有强迫顧客買東西的不成！」

戈顏一拍巴掌，極爲滿意的道：「這就好，這就好！」只見他移動座椅，神秘兮兮的對屈掌櫃笑道：「可否把午間貴店請客時侍候戈某那桌的女子找來？」

屈掌櫃雙眉上挑，目露銳芒，顯然心中有着忿怒，然而一刹那間，又是滿面春風，生意人的職業笑臉早又貼上他的俊美臉上，極力壓抑內心衝動而又含笑道：「戈大俠可是看上她的那顆粉頭？」

戈顏一笑道：「怎麼的，不賣？」

其實他心中在竊笑，老子替你小子出上這麼個難題，不相信你姓屈的會對自己人下毒手，尤其是那麼天仙似的絕色女子。

突然，就聽屈掌櫃高聲道：「王相公，馬上查一查，看是那個侍兒午間侍候過戈大俠的，立刻把她帶來！」

王相公一聽，急急又走出大茅棚！

一邊的那名美女，也似無動於衷般臉帶桃花春風，掩口而嘻嘻笑……

於是，戈顏却變了臉色，低聲道：「屈掌櫃，如果我戈某人看中的話，閣下眞的會把她項上人頭割下來？」

屈掌櫃淡然一笑，道：「這是什麼話，有道是，開飯館不怕肚皮大的，開窰子管得了那玩意粗，戈大俠不要忘了，本店招牌上的話，包君滿意。」

戈顏大表驚奇，但他心中還是不太相信，尤其當他以一雙色迷迷的眼芒瞟向含笑侍立的那個美女時候，更是難以相信。

空氣似是快要凝結了，却見王相公提燈領着一個美女，款款自矮林中走上大茅棚來。

只見她緩緩來到屈掌櫃面前，深施一禮，却又含笑看着正自驚艷的戈顏。

那幾乎是此女只能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見的絕色佳麗，只見燈光下，她比之白天更見迷人，除了她那天仙化人般的美艷之外，隱隱然有着早熟的丰韻、活潑、嬌媚，而使得戈顏心蕩魂迷，幾乎不能自己，一種怪念頭，在他的心中油燃而生，如果……

如果能與此女同床共枕一夜，顚鳳倒鸞的雲雨巫山一番，媽的，就算是第二天被砍下的是自己這顆大腦袋，那也是心甘情願死而無憾了。

其實如果眞的砍下他的頭，他必然會大叫後悔而拚力抵抗，因爲戈顏就是只顧眼前的人，只要眼前能獲得此女，以後的事，到時候再說吧。

突然間，屈掌櫃緩緩站起身來，他招手對戈顏道：「戈大俠，你來看，我們人頭店出賣的東西，全得叫顧客心滿意足，才談論價錢，這可是戈大俠所要的，還請戈大俠再三仔細認清楚，要知道，本店貨物出門，概不負責退換。」

戈顏走到那滿面含笑的女子前面，伸手托住那女子地下顎，恨不得猛咬一口，因爲那種嫩面皮，俏麗樣，大概只有熟透了的櫻桃可比：「姑娘，還認得在下嗎？」

含着媚笑，點着頭，眼波隨着戈顏而流動，那也正是她的媚力，而使得戈顏直嚥口水。

突見戈顏一扭身，走到椅子前坐下，道：「掌櫃的，就是她，你出價吧！」

兩個十指一交叉，屈掌櫃毫不猶豫的道：「紋銀十萬兩！」

戈顏還眞的嚇了一跳，沉聲却又囁嚅的道：「十萬兩銀子？」

微微一笑，屈掌櫃的道：「只爲本店今日開門，戈大俠是第一個顧客上門，所以本店打了個五五對折，爲的是有個好彩頭，指望着以後生意興隆通四海呢！」

幾句話，姓屈的顯然是要想把這第一筆生意成交，但聽到戈顏耳中，大感不是滋味，心想：這可不能給人家來個「漫天喊價，就地還錢」的爭議，不過能攜此女遨遊天下，走遍名山大川，然後再選一處風景絕佳而人煙又少的地方，與此女共效于飛，白首一生，我戈顏也不虛此生了。

（未完·一）

上文提要：唐虹爲了聯絡白翎方面勢力，用暗器替知機子除去慕容長青花費五年調教出來的四大金剛，因而引起了三聖會三大會主聯手血洗唐家巷……白翎根據湖島青龍石的石紋，悟出寶藏方位，潛入湖底，終於摸到一個尺半長匣盒，長匣宛如整塊木頭不見縫隙，還散發出似檀香味，令人聞之神清氣爽，內藏之物正是老妖們欲尋之寶……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率衆圍湖島　干將顯神威

知機子已吩咐艙外三女，快備吃的送進來，因爲仝大夫不食人間煙火久矣，如今醒過來，自然是要塡飽肚子了！

畫舫已過無錫港，沿著湖岸搖向姑蘇方向！

這時候船上載滿了歡笑，蕭寒星與白翎更是相擁在一起，揮去了多日的愁腸！

天衣大和尚道：「不知金陵方面，他們雙方殺得如何了！」

江豪道：「就叫他們打個同歸於盡，最好不過！」

知機子道：「他們絕想不到，咱們已快到姑蘇了！」

白翎道：「慕容長青因小失大，爲了他的四個金剛武士，一氣之下把他隱藏在姑蘇的一百零八名精銳殺手，暗中召去金陵！」

知機子道：「慕容長青不只用這股力量對付唐家巷，其中也包括了我們這批人，因爲他認準了我們已與唐虹他們聯手了！」

忽聽仝大夫道：「蕭寒星呀！」

蕭寒星立刻走到仝大夫面前，道：「大夫，你找我？」

仝大夫道：「快把這些天所發生之事告訴老夫，咱們如今是……」

蕭寒星喜道：「大夫，有些事情還是我師姐知道的多，我只能告訴大夫，我找到了龍長老、天鏡大師、江盟主他們三人被囚的地方！」

仝大夫雙目一亮，道：「太好了，哈！」他笑著，拉住蕭寒星的一隻手，又道：「你師姐弟二人果然沒令老夫失望，在我們老一輩的眼中，實稱得上武林奇葩，江湖瑰寶！」

他忽又重重的道：「什麼地方？確實嗎？」

蕭寒星道：「被囚在靈岩山一處水牢中，三個人的日子眞是生不如死！」

白翎接道：「大夫，也許套句你老人家說過的那句話，這是天意吧，讓我們及時把你老人家救治好，正可再借你之力量去救龍道長等三人。」

仝大夫道：「單只那九九回生丹，就會使他們無論什麼樣的傷病也會好上一大半！」

一聽此言，衆人皆是歡喜，江豪更高興！

「白姑娘，寶丹小心藏在身上，我爹他們的希望就在這九九回生丹上了！」

白翎道：「三公子放心，別說是這九九回生丹了，便是仝大夫一人也足能救治老盟主三人的傷了！」

從無錫沿著湖岸往東南方行船，五十里遠處那船又靠上岸邊，

白翎與蕭寒星二人當先跳上岸！

白翎對船上的天衣大師等幾人道：「我們把金陵來的人馬引過來，大家集中以後再往靈岩山進發，各位千萬別下船！」

江三公子道：「我命綠雲姑娘陪你們一同前往，至少，張三爺的那股力量她知道！」

綠雲已跳下船跟上去了！

靈岩山那面尚不知來了一批索命的，當然，他們更不會知道金陵那面早已發生了更慘烈的搏殺！

如果有人以爲唐虹的勢力只限於唐家巷，那就大錯特錯了，唐家巷只不過是她一半的力量，秦淮河上有十二艘大船，每條船上二十人，都是武功一流的殺手！

如今再加上由唐家巷撤上大船的高手，算一算每條大船上至少有五六十人之多！

這十二艘大船站滿了殺手，顯然今夜要大對決，玄武湖上風雲已起，十二艘大船把湖島圍起來，一更天剛到，忽見一條快船搖撐過來，原來這船上是九個黃衣和尚！

久未露面的少林天成大師，率領八名少林高手也來了！

快船抵在岸邊，天成大師等相繼跳上岸，石屋中已傳來呼叫：「是天成大師到了！」

石屋裏又傳出唐虹的聲音：「怎不見天衣大師幾位，難道他們不來了？」

原來她派出人去尋找天衣大師，他怎知天衣大師已在前往靈岩山途中了！

天衣大師幾人不爲爭霸江南，更不是爲了奪寶，他們的目的在救人！

天成大師一行到了石屋外，忽見唐虹、龜長齡、萬耀山、陸永恨、錢大山、萬里紅幾人相繼走出石屋。

唐虹目注天成大師，道：「你來了！」

「是的，天成非來不可！」

唐虹道：「那表示天衣和尚又不在金陵了，對不對？」

天成大師道：「他們離開一天多了！」

唐虹臉色一緊，道：「看來這聯手對付三聖會的陣容，要大打折扣了！」

天成道：「天成盡力而爲，雖只八名第二代弟子，但仍然可以排出羅漢陣！」

唐虹道：「今夜一戰，關係重大！」

天成大師道：「所以和尚及時趕來！」

唐虹指著近岸處一片草地，道：「天成，你就排出羅漢大陣，做爲先鋒吧！」

天成大師手拎飛刀，對身邊八個青年和尚道：「走，佈陣！」

這九人立刻往岸邊奔去！

星光燦爛，天空灰藍如洗，當一輪明月自東方升起的時候，三十多條快船自湖岸往湖島疾駛過來，看上去玄武湖所有的快船全部出動了！

但仔細看看，這三十多艘船頗有組織，他們分開三個船隊，在一艘大船的率領下，快圍上湖島的時候已是殺聲震天了！

於是，十二艘大船上的青衣殺手們，在大船頭抵上岸的時候，每條船上有已一半人躍上了湖島，餘下的持刀往快船上奔去，很顯然，這是要在湖面上決一死戰了！

這些青衣殺手才眞正是唐家巷的主力，唐虹在金陵經營多年，今夜的主力全出動了！

湖島上刹時上來三百青衣殺手，就聽唐虹一聲厲吼：「三聖會殘暴不仁，一心想稱霸江南，我的兄弟們，老奶奶不多話，你們給我殺！」

「殺！」

眞雄壯，這聲殺，幾乎震得湖水生波！

湖面上的十二艘大船上早已狠幹起來，那是每三至四艘快船，圍住一條大船，只爲限於空間，眞正接上手的，也不過三四十人，餘下的只是舉刀虛晃著吼叫！

「轟」聲處處，一條快船抵往石岸，快船上，只聽南宮秋月厲叱：「四飛劍手，跟我殺上去，毒火手走側翼！」

說著，這南宮秋月一馬當先飛落在岸上，她甫一站定，身後登登登又飛掠上來四女子，與幾個手捧怪筒的女子！

南宮世家的四大飛劍手出動了！

南宮世家門下武士百人，已在湖面上與大船上的青衣殺手們殺在一起，另有兩組毒火隊隱藏在快船上，伺機下毒手！

正面殺上湖島的乃慕容世家的武士們！

那慕容長青揮劍開道，只一躍上岸，便被他神劍劈死三個唐家巷的武士！

前夜慕容長青暗中調來的一百零八個黑衣高手全都死在唐家巷，今夜這一戰慕容長青似是要把他當成決定成敗的關鍵一戰，是以把金陵所有的力量，全部調到這湖島來了！

迎戰的是唐虹與龜長齡，一百名青衣漢子齊聲厲吼「殺！」立刻間，石屋前面混戰成一團！

慕容長青仗著手中干將神劍，展開劍法，殺得唐虹白髮飛散，龜長齡也頗感忌諱的不敢直攖銳鋒！

一時間，三人在石屋上下飛掠

搏殺，倒把混戰中的殺手們忘在一邊了！

那個半張面皮被龜長齡抓碎的散花仙子，狠透了龜長齡，今夜前來，她決心要龜長齡死！

豈料她率領著七金釵及菊花女等衝上了岸，迎面卻遇上了白髮老妖萬耀山與一掌拘瑰陸永恨！

太湖老怪水上漂萬里紅與鐵腿震乾坤錢大山也斜刺裏飛掠而至！

除了這幾個高手之外，唐家的青衣武士超過一百人，立刻間把散花仙子這批人圍住了！

散花仙子原來要找龜長齡的，但這場面豈容她脫身而去！

散花仙子發了性，仰天一聲怪叱：「叫你們死絕！」

也不知她手上甩出的什麼毒物，忽聽十幾個青衣漢子尖聲嚎叫著翻滾在地上！

陸永恨與萬里山併肩發出掌風，把毒物震死一地，看得人怵目驚心！

猛然間，十幾團火噴射而出，只一看便知道這是南宮世家的毒火隊發出的毒火！

毒火一起，叭叭炸響，碎火星子罩過去，白髮老妖萬耀山刀劈掌拍，仍有幾粒火星子燃燒上身！

此老長髮曳地，半張面孔遮掩着，一旦著火，鬚髮立刻冒出縷縷青煙，他急得抖也抖不掉，只好閃身出刀，把他那十分珍惜的長髮削去不少！

萬耀山火大了，他揮刀直欺而上，有個施放毒火的女殺手，活生生被他腰斬！

陸永恨的巨靈掌上下翻飛，抵住了南宮秋月的彎月刀，二人立刻血戰在一起！

彎月刀上下翻飛，南宮秋月的旋風十三斬施展出來了，陸永恨幾次沒能將南宮秋月手上彎月刀打落，却已左臂冒血，沒有鼻子的兩個鼻孔也噴出鮮血來了！

附近，散花仙子厲叱：「龜長齡呀，老不死的，我要殺了你！」

她聲如鬼叫，尖聲刺耳，半張美麗的面孔毀了，這比殺了她還令她難過！

這時候，有一段石岸邊不停的有人被打落水裏，仔細看，原來是天成大師發動了羅漢陣，但見八名大和尚走馬燈似的交叉閃掠，動若幽靈，幾乎已看不到他們雙腳沾地！

慕容世家不少殺手剛登岸，就被他們捲入羅漢陣中！

今夜這八名和尚不是帶的齊眉棍，每人手上是戒刀！

天成和尚也是一把戒刀，所以那些被打入湖水中的人，沒有一個是活的！

忽的，散花仙子騰空而起，她幾乎自人們的頭上飛過三十丈外，她雙手金銀雙刀已交叉盤旋，口中厲吼：「老不死的，你死吧！」

吼叫中，她馭刀已掠向了正在搏鬥中的龜長齡！

唐虹已是浴血力敵慕容長青，她也聽到散花仙子的吼叫，她更為龜長齡擔心！

千手飛花唐虹疾忙打出一蓬毒針，側身打算去攔散花仙子，慕容長青立刻運劍斜刺，三尺長劍，卻是丈八的威力，龜長齡但覺銳風刮面，立刻一連五個騰身空翻，心中一陣駭然！

已聽得散花仙子大叫：「慕容兄，這老東西是我的了，你只管盡快殺了唐虹！」

龜長齡剛站定，立覺寒氣逼上身來，不及多想抖起雙袖疾甩間，人已幻化出三個身形！

散花仙子十七刀劈空，雙肩疾甩厲吼如豹：「老不死的，我看你往那兒逃！」

龜長齡已覺出頭頂刀風壓下來了！

這老爺子急中生智，身子一矮間，左手把個黑衣漢子往懷中一拖又送，「咻」的一聲，一顆人頭滾落在地，鮮血立濺，死的卻是那個黑衣武士！

黑衣武士替龜長齡挨刀，也為龜長齡製造了機會，只見他左手推倒無頭屍，右掌印上散花仙子的肩頭，「噗」的一聲，散花仙子的銀刀脫手飛去，只不過她挨打不叫，金光疾閃，打得龜長齡的右耳也掉下了！

龜長齡尖叫一聲甩袖狂打，人卻往湖島一邊移動，散花仙子發瘋似的撲上去，狠狠一刀刺去，於是怪事發生了，就在散花仙子九刀刺空中，忽聽身後傳來龜長齡的怪叱：「茅山奇術，殺人於無形！」

散花仙子心中明白，此乃大搬移法，神鬼難測，這老東西果然了得！

心念間，散花仙子以縮地神功打算先脫出敵人的追殺，那知耳邊又響起龜長齡暴喝的聲音：「想逃？我看你往那兒逃！」

散花仙子大吃一驚，不加思索的平刀旋殺，她這一刀是不求有功，但求自保！

然而刀走中途，腕門一緊，隨之手上金刀被奪！

散花仙子卻在這種時刻，發出一聲媚笑，道：「老不死呀，我陪你快活去！」

散花仙子捲身入懷，那還眞是順水推舟，投懷送抱，靈蛇一般纏向了龜長齡！

這一手大出龜長齡意料之外，按一般情況，任誰在手腕被抓，另一手必絕招盡出，立圖解救，那裏

還有往敵人懷中貼上來的！

散花仙子就是這樣出人意料，只不過她的投懷送抱非常令人不愉快！

只聽龜長齡一聲尖叫。

隨著這聲大叫，他併指疾點，直把散花仙子一條右臂廢掉，他老人家雙袖疾抖，全身抖閃，沒命的奔到了島岸邊，毫不考慮的投入湖水之中，但見水花四濺，龜長齡也不知是生是死！

散花仙子大笑，道：「被那玩意兒咬幾口，你個老不死的還想活命呀，嘿……」

忽的奔來一個女子：「觀主，我背你先撤！」

這女子一身是血，有別人的血，也有她自己身上的，她，正是菊花女！

散花仙子全身虛脫的點點頭，菊花女拚力背上散花仙子，另有四名金牌劍手開道，匆匆的跳上一條快船！

再看湖島四週，十二條大船上正殺得天昏地暗，星月無光，湖面上已漂着不少死人！

歷來江湖皆如此，若想稱霸江湖，領袖武林，那得憑恃些什麼，殺戮總是必然的！

正面搏殺中的唐虹與慕容長青，殺得已至忘我境界，慕容長青仗著一把干將神劍，幾次未能刺殺對手，他似已發瘋的步步進逼，絕不稍退，劍光暴長中，唐虹不只是閃掠，幾乎就是全力防守而不作反擊打算！

這時候她的心中不是恨慕容長青，而是恨天衣大師幾人，為什麼他們還不出現？

唐虹想著天衣大師造訪唐家巷時說的話，「大家聯手對付江南三聖會」，言猶在耳，搏殺慘烈的已經展開，卻又不見他們幾人！

唐虹漸漸知道，天衣大師幾人是有目的的！

高手搏鬥，唐虹心有不平，慕容長青忽的一聲長嘯，雙手馭劍，劍光暴長，虛空力斬中，唐虹一聲尖叫：「啊！」只見她的左肩連到後背，開出一道三寸長的血口子，立刻就是鮮血濺出來！

唐虹手握十二粒鐵蓮子，在此情況下，雙手狂甩，以漫天雨花直射向慕容長青！

「嗤嗤」之聲響處，鐵蓮子被神劍撥打得四散開去，慕容長青剛自發出一聲厲笑，突覺雙膝以下一陣刺痛，令他大吃一驚！

慕容長青閃退五步低頭看，右足背上竟嵌了一顆佛珠，那鴿蛋大小的佛珠絕不是唐虹打的！

果然，斜刺裏躍來一個光頭和尚！

這和尚是聽了唐虹的尖叫聲，便不顧一切的撲過來，他，敢情正是那位發動羅漢陣的天成和尚！

天成和尚剛落地，口中沉聲道：「快退入石屋包紮，這兒交給天成！」

唐虹全身汗流，見天成和尚到來，立刻大叫：「小心他手上的神劍，碰不得！」

正與十幾個黑衣武士對殺的萬里紅與錢大山二人，就在這時候也過來了！

萬里紅雙手兩把尖刀，厲聲大叫：「唐大奶奶，且看我們三人擊殺此獠！」

隨著他的吼聲，錢大山手上握著一根鐵棒，人已從側面撲上慕容長青！

天成和尚揮戒刀正面狂劈，萬里紅的雙尖刀交叉著也攻上去！

這三大高手合擊，威力驚人，放眼當今，無人能擋，然而慕容長青卻嘿嘿冷笑！

就在三人圍上來的刹那間，慕容長青狂猛如虎的厲吼一聲：「殺！」

一片燦爛的光華繞棒盤旋中，他整個人已往空中疾升，那如旋風的勁力，催動著無堅不摧的光芒，利時間形成一片刀網狂瀉而下！

「馭劍術！」有人大驚狂叫！

但叫聲還是晚了一步，也許只晚了半步，月光之下，只見一條斷腿與兩條手臂噗噗落在地上，鮮血模糊中，顫動不已。

幾聲淒厲的哀叫傳來，鐵腿震乾坤錢大山當場昏死在地上，他的一條右腿齊臀而斷！

他乃名震江湖的鐵腿，在出刀之後，暴踢右腿，不料敵人的劍氣太快，收腿不及！

天成與萬里紅各被削去一臂，兩個人抖著鮮血，狂奔而逃，卻似無頭蒼蠅般的不知要奔往何處才對。

慕容長青落地，立刻一陣喘息！

不錯，他這一劍就是馭劍術，一旦使出來，十分消耗內力，他帶著頭昏的喘息著，但也十分滿意那一劍的成果！

附近的青衫武士們已不再與三聖會的黑衣殺手搏殺，這景象，使他們鬥志消散！

那慕容長青在幾聲喘息中，忽然雙手舉劍，厲聲狂吼：「我要殺光你們這羣豬狗不如的東西！」他舉步而上，大聲接道：「唐虹他們逃了，唐家巷的人逃了，三聖會兄弟們，我們勝利了！」

他這麼一吼，三聖會的殺手們猶似注入一針興奮劑，立刻有人響應！

不少人厲吼大叫：「殺，殺光他們呀！」

正在搏殺中的青衫武士們，也聽到他們的唐老奶奶已逃了。

不料唐家的青衫武士也夠狠的，立刻有人狂叫：「唐家兄弟們，老奶奶平日養活咱們，調教咱們，爲的不就是這一刻嗎？殺呀！」

「咱們拚了！」就有人不怕死的附和著！

於是，湖面上，湖島上，雙方又捨死忘生的狂殺起來，這光景好像非殺出個結果來不可了！

慕容長青厲烈的大笑，聲震霄漢，他雙手握劍，一路狂殺，什麼叫擋者披靡？且看慕容長青走過去以後，地上便有倒下去的血人就知道！

慕容長青一路殺到島岸邊，見八個和尚列著陣勢，把衝上來的人亂刀殺死在湖上，不由雙目盡赤，大吼一聲：「殺！」

他已殺得接近瘋狂了，干將神劍幾乎被鮮血泡浸過似的一片赤紅！

慕容長青一躍而掠進羅漢陣中，立刻發覺他的四週盡是刀芒！

少林羅漢陣一共分成四種，有八人的大陣，十六人的大陣，三十二人大陣，最大的便是七十二人形成的羅漢大陣，一旦發動，入陣之人猶似上了刀山一般！

慕容長青也以爲自己登上刀山了！

只不過他並不放在心上，八個少林一代高手也不知慕容長青手上干將威力强大，八支戒刀形成連環，一路圍殺而上！

慕容長青大吼一聲，旋劍疾殺，就聽一陣叮叮噹噹暴響聲中，八個和尚的戒刀盡被神劍削斷！

八個和尚不稍退，抛刀握拳又圍上了！

慕容長青殘酷一聲大吼：「去死吧！」

只見一片劍光旋起，已有兩個和尚被腰斬，另外六個和尚卻不約而同的直衝而上，那光景已把生死丟到九霄雲外去了！

但聞拳風呼嘯，目睹劍芒閃轉，又有兩個和尚倒了下去，不過，慕容長青右腿上也狠狠的挨了一拳，而打中這一拳的和尚，卻是在他的肚腸外溢時奮起最後力量打上去的！

慕容長青小肚上也挨了一拳，打得他氣血翻騰，臉色驟變！

但八個和尚已相繼被他殺死，地上一片血肉狼藉而不見任何生機！

慕容長青殺了八名和尚，附近兩條快船上的黑衣武士三十多人發出一陣歡呼，舉刀便躍上湖島！

慕容長青仗劍往石屋右面殺過去了！

這時候，石屋右面，一掌拘魂陸永恨與白髮老妖萬耀山二人正與那南宮秋月殺得慘烈！

南宮世家的四大飛劍女婢，在這種混戰的場面裡，聯手對付三十多名青衣漢子！

南宮世家的毒火隊，也在幾次燒到自己人的形勢下，淹沒在刀芒之中了！

那南宮秋月就以她的彎月刀，暴旋出旋風十三斬，同兩個老怪殺得難分難解！

三人在糾纏搏殺中，那萬耀山忽的旋動長髮直往南宮秋月纏去，而且是纏得其時！

因爲這時，也正是一索拘魂陸永恨單掌托住了南宮秋月的右臂之時！

兩個老妖怪果然合作無間，眼看著萬耀山的長髮已纏住了南宮秋月的另一手臂，而南宮秋月雙腿疾踹中，忽的一片極光罩上來！

極光閃過，兩個老怪慘叫一聲，兩大片血雨已標得南宮秋月滿頭滿臉！

只見陸永恨一臂落地，他的另一臂不往南宮秋月擊去，中途改道，狠狠的拍在慕容長青的左胯上！

陸永恨有一掌拘魂外號，這一掌雖非打中慕容長青要害，卻也令慕容長青痛得齜牙咧嘴，暴退三丈！

南宮秋月卻一刀劈得陸永恨肚腸外溢，死在地上！

萬耀山的半個人頭被慕容長青削去，南宮秋月費了一番工夫把捲在身上的長髮扯去！

南宮秋月急忙走到慕容長青身前，道：「慕容兄，謝謝你及時出劍！」

慕容長青雙肩一搖，挺直了身子，道：「同心殺敵，何必言謝，南宮門主言重了！」

南宮秋月道：「慕容兄，你發現什麼了嗎？」

慕容長青道：「南宮門主何所指？」

南宮秋月道：「天衣和尚、飛雲子、江三他們那幾個人，怎麼一個也沒出現！」

慕容長青道：「如此最好不過，我們也好各個擊破！」冷然一笑，又道：「他們如果聯手，今夜的慘敗便是我們三聖會了！」

南宮秋月左右看，急問：「怎不見明月觀的人呀，散花仙子的人呢？」

慕容長青道：「曾聽到她尖叫一聲，也許……」也向四外看一眼，道：「散花仙子恨透了龜長齡毀了她的容貌，我以爲她必是找他拚命去了！」

南宮秋月指向石屋正面，道

：「這湖島之上，仍有百名唐家巷的殺手固守石屋，慕容兄，我們殺過去！」

慕容長青咬牙道：「一個不放，殺！」

他已喘過氣來了，內力集中，精神又振，便與南宮秋月二人併肩殺過去！

兩百黑衣人已自船上躍起，湖面上，唐虹的十二條大船有一半被人放了火！

着火的船上不見人，想是全被殺死了！

唐虹的這些殺手們已集中在湖島石屋前，擺明了是個與石屋共存亡的場面！

此刻，外面的黑衣殺手們越聚越多，層層圍住石屋，個個準備衝殺！

慕容長青與南宮秋月走過來，就聽他一聲厲吼：「殺光他們！」

「殺呀！」

黑衣殺手們只一聽慕容長青大吼，就如同中了邪一般，不要命的一擁而上！

只見雙方互砍狂殺，各不相讓！

黑衣人這面，一大半慕容世家的殺手受過毒藥控制，他們只知道拚命！

另一面，唐家巷的這批中堅人物，護主心切，沒有一人打算逃走！

活的人一個一個的倒在血泊中，地上死人不斷的增加，看得南宮秋月也覺心寒！

慕容長青忽的衝著石屋厲吼：「唐老太婆，你怎麼不出來看看你的人馬是怎麼倒下去的，你怕死呀，出來吧，你不會那麼忍心的看著你的人死絕吧！」

石屋內一些兒反應也沒有！

石屋內自然沒有一絲反應，於是，慕容長青雙手握劍，一路狂斬怒殺，殺得血肉抛飛，哀嚎中有人叫罵！

南宮秋月心中一震，她絕想不到慕容長青如此狠毒，殺人如砍瓜切菜，不動絲毫憐憫之心！

她以爲，似這般殘暴之人，與之共處，實在是一件危險的事情！

南宮秋月雖然心機深沉，也不得不爲慕容長青這種殺法而心寒不已！

慕容長青已殺死二十多名青衣殺手，他手中利劍反而更見極光暴閃！

神兵利器，果然與衆有異，一般兵器，如殺上三五人之後，便會有變鈍捲刃現象，而干將神劍，如同愛喝人血似的，越見鋒利！

狂殺中，固守石屋的青衣殺手已被太多的黑衣武士拆散開來，變成幾個小股，但仍然不顧對手人多，出手狂殺不休！

百名青衣殺手，在被衝散開來之後，死得更快，有許多是抱住敵人一同死在地上的！

慕容長青與南宮秋月，二人已衝殺到石門前了！

慕容長青知道唐虹暗器厲害，他鼓著一目厲叫：「唐老太婆，你還不出來受死！」

慕容長青一目已腫得張不開了，但更見殘忍嚇人！

只不過他叫了幾聲不見石屋內有反應，不由大怒，立刻退後一丈，過來幾個黑衣武士，這幾個人不怕死，抱了兩塊大石頭猛往木門上砸！

那五寸厚的木門經不起大石一陣狂砸，很快的被石頭砸爛！

木門已破，黑衣武士們發一聲喊便往石屋內衝進去了！

慕容長青仗劍嘿嘿笑，他等著搏殺唐虹了！

不料進入石屋中的七個黑衣武士，在石屋中不聞聲息，也不見動靜！

慕容長青驚怒厲叫：「裡面發現什麼了！怎麼不見有回應？」

他叫了幾聲沒有反應，不由看看南宮秋月！

南宮秋月冷冷道：「唐老太太，咱們甕中捉鱉，你何必固守不出？」

慕容長青大怒：「你把我的人怎麼樣了？」

說著，他把手一揮，又道：「再衝殺進去，把那老太婆砍了，不可手軟！」

「嘩！」又見十個黑衣武士擠著衝入石屋中！

石屋並不太大，這些人衝進去實覺有些擠得慌，不料這十個黑衣人在石屋中繞著那座青龍廟才找了一圈，便相繼倒在地上七孔流血而亡！

人體的倒地聲，引起外面人們的驚恐！

從外面看着黑呼呼的石屋，實在看不出石屋中的景象，反增了一種迷離恐怖之威力了！

慕容長青大吼：「怎麼一回事啊？」

石屋中絲毫無反應，這就怪了！

忽聽南宮秋月大叫：「毒火隊的人呢？」

隨著她的呼叫，七名南宮世家的毒火隊員走過來！

南宮秋月道：「射出毒火進去！」

立刻，有兩個毒火隊員手舉著射筒往石屋中射出兩團明亮的毒火，他們兩人一組，舉起毒火筒便往石屋中噴出烈火毒焰！

就聽「呼」的爆響，毒火甫射入

石屋，就聽得石屋之中一聲爆响，火光衝門而出，嚇得石屋附近人們連滾帶爬，急忙閃開！

南宮秋月也楞住了！他們南宮世家的毒火，怎會有如此大的威力，產生爆炸又有那麼大的一團火焰衝出來？

慕容長青大吃一驚，他以爲南宮世家的毒火隊太可怕了，如此威力，江湖上誰能抵擋！

石屋中火光發出呼呼響，不旋踵間，火焰中帶著陣陣焦肉味令人掩鼻！

南宮秋月道：「太可怕了！」

慕容長青道：「這話應該由我說！」

南宮秋月聽出慕容長青的誤解，立刻又道：「慕容兄，南宮世家的毒火沒有如此大威力，星星之火，火焰帶毒，石屋中這大火，顯然是那唐虹動了手腳！」她指著正在熊熊燃燒的火焰，又道：「先是進入的人倒斃在裏面，這是石屋中施放了一種劇毒之物，聞之必死，然後是這種劇毒遇上了火焰，立刻引起爆炸起火！」

慕容長青道：「那麼唐虹呢？個死老太婆，果然在這石屋之中佈置了坑人的東西！」

南宮秋月道：「萬幸你我沒有衝進去，否則我們二人只怕難逃劫數！」

慕容長青道：「你我怎麼會上她的當兒？唐虹太小覷我慕容長青了，哈哈……」

南宮秋月道：「看來唐虹是死在這裏了，掐指算算，他們也只逃了一個老不死的龜長齡，那老兒被仙子姐姐的毒物所咬，投水而逃！」

慕容長青仰天大笑，道：「已算是全勝局面了，唐家巷從此消失在金陵了，哈哈！」

他笑聲震天，傳出數里外，半夜三更將盡，忽聽天空中傳來尖叫聲！

「沒死，沒死，沒被我的『天火地毒』燒死呀！」

這一聲空中大叫，聽得慕容長青與南宮秋月二人也大吃一驚！

慕容長青咬牙道：「逃了，唐虹逃了！」

南宮秋月道：「這頭老狐狸，她是怎麼逃的！」

其實唐虹受傷後進入石屋中，她已發覺情勢不利，天衣大師的人一個也沒出現，三聖會又大舉出動，兵勢之盛，出人意料！

唐虹百歲之人，她可不是白活過來的，立刻命人備快船，在她臨去之時，先抓來個黑衣人，一掌拍碎這人的頭，脫了衣衫換穿上，更把她從不輕易使用的「天火地毒」暗中洒滿屋，便閃掠而出，上船逃了！

唐虹未走遠，她在等着，等着看她的成果，豈料石屋火起，唐虹還以爲得手了吶，不料傳來了慕容長青大笑聲，一聽便知道是慕容長青逃過大劫，令她大爲失望！

慕容長青與南宮秋月也失望！

慕容長青仰空大叫：「唐虹，唐虹，你活不久的，你終會死在我的劍下！」

「桀……」這笑聲宛如鴨叫，卻越叫越遠了！

慕容長青收劍大吼：「撤！」

這是下達命令，所有三聖會的船隻，很快的消失不見了，有一大半駛往江面去了！

慕容長青一目難視物，他被個和尚一拳搗中右眼，此時才覺痛苦難耐，不由忿然咬牙，與南宮秋月等登船往江面方面駛去！

* * *

大船三艘在湖面上疾駛，這兒不是玄武湖，這兒是太湖，三艘大船分別由張鳳樓、鐵飛龍、席一山三人各帶一艘，每艘船上各載着五十人，這其中就有「火弓彈」左歡、「連環子母鏢」石當、「五劍齊飛」顏玉、「浴血八刀」馬勇，這些均是當年江凌波潛伏在江南的二代高手，全出動了！

這次進攻姑蘇靈岩山，洞庭盟高手盡出，便來的殺手也是十中選一，絕不馬虎！

洞庭盟的發動是設計妥了的，計劃中分成兩批，一批明攻黃天蕩！

黃天蕩乃三聖會總會所在！

黃天蕩就在姑蘇城外，水道交錯，連接兩處湖面，這其中水深有深有淺，蘆葦成片，不少沙洲上長滿了野草水藻，成了水鴨棲息之地！

有兩處大沙洲上住了漁民，他們靠水吃水，日子過得十分清苦，但對於三聖會的事，絕對不聞不問！

由於白鴿門蕭寒星的膽大心細，來此刺探，白翎才會同天衣大師江三公子等作了巧妙的安排！

三聖會能在姑蘇城外建立總會，姑蘇城中當然也有他們的堂口！

姑蘇城內天南鏢局、引鳳酒樓，還有個大騾馬棧房，也都是三聖會的堂口！

這三個堂口不但住有高手，而且還眞不少，這其中也有不少南宮世家與明月觀的殺手！

有十二名道姑就常住在棧房後院裏！

三聖會在姑蘇城裏城外，佈置嚴密，雖然慕容長青、南宮秋月、散花仙子已帶了一半武力去了金陵，但在姑蘇的武力，仍然不可忽

視！

單只三聖會水路陸路巡使人物，就有三十六位之多，再加上已退休的二十四護法，這些人物均是絕高殺手，而且經驗豐富，不容忽視！

雖然有許多三聖會內部情況未曾偵探出來，但對蕭寒星而言，能查出龍道長等三人被囚之地，那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事了！

白翎就是憑藉這點情報，小心佈局，安排兵力，準備作最後一搏！

至於玄武湖的搏殺，白翎以爲必然十分慘烈，唐家巷的燒殺，也比不過湖島一役！

白翎如今已有超能力的想像力，她的深思熟慮，便是江湖經驗豐富的知機子也甘拜下風！

知機子此生最爲遺憾的事，就是他差一步未與天衣大師幾人一齊進入仝大夫設計的秘室中，接受那一種脫換骨的藥物治療，伐毛洗髓，脫胎換骨。

白翎成就最突出，如今，大伙以白翎爲首，接受她的安排而毫無不滿之處！

* * *

掩藏在蘆葦深處的畫舫中，白翎在艙中向外問道：「看到張三爺他們的大船了嗎？」

回話的是楊玲，楊玲站在船頭踮腳望道：「來了，快接近三聖會的三條大船上了！」

白翎道：「注意情況，如經接上手，快回報！」

楊玲道：「大船帆不落，好像快接上了！」

天衣大師道：「白姑娘，咱們能從這些蘆葦之中溜入黃天蕩，進入靈岩山？」

白翎道：「大師，必要時我們硬闖了！」

飛雲子與江三公子神色激動緊張，二人就快見到他們的掌門與老爹了！

這條畫舫上，每一個人均緊張得全神貫注！

於是，遠處傳來了吼叫聲，那是從黃天蕩口的三條雙桅大船上傳來的吼叱！

隨着吼叱聲，從船上架設的鷹架與鴿棚內，施放出兩頭蒼鷹與五隻信鴿！

蒼鷹乃是明月觀追蹤與傳信息之工具，信鴿就是慕容世家豢養的信鴿了！

畫舫上，楊玲急道：「白門主呀，又是鷹又是鴿子，一齊飛上天去了！」

白翎淡淡的道：「慕容長青三人遠在金陵，只怕他們遠水救不了近火！」

畫舫中，仝大夫開口了：「白姑娘，只怕我還不能幫你什麼，我……」

白翎道：「大夫，你不用出手，你老只等着與老友相見就行了！」

蕭寒星道：「對，大夫只需在船上等着與龍道長三人把臂言歡了！」

「哈哈！」仝大夫笑了！

雙桅大船上有人開始在咒罵：「不長眼睛的東西，不知這兒是三聖會的總會嗎？打橫亂闖，不想活了！」

有條大船已撞上去了！「爺們送爺們上道！」

隨着這一聲，就見一簇箭雨射出去！勁射到雙桅大船上，立刻間，有人大叫：「張三爺，衝上去呀！」

大船艙艙蓋猛一掀，嚄呀，艙中站滿了握刀人，這些人發一聲喊，立刻殺出來了！

雙桅大船上只有十一個漢子，忽見四五十人蜂擁而上，措手不及下，立刻被砍死一半，另有三人投水逃走了，那個老頭兒是船老大，他把鷹與鴿子全放走了！

是的，來的三條大船，就是配合着奇襲設在黃天蕩水面三條大船而來的！

首先發難是張三爺張鳳樓的大船，附近，席一山的大船攻上另一雙桅大船，雙方碰上就互相砍殺起來！

鐵飛龍率人衝上另一艘雙桅快船的時候，張鳳樓已着人放了一把火燒起來了！

這時候鐵飛龍的大船抄側邊用船頭頂撞最近岸的那條雙桅大船，就聽「咯」的一聲巨響，船頭已攔腰撞上去了！

雙方交上手，立刻顯現出武力懸殊，來的三條大船上，盡是高手，雙桅大船上只有兩個巡使人物帶了十二名一般殺手，雙方對上，雙桅大船上的人立刻砍得血肉橫飛，其中有八個跳入水中想逃，那裏逃？來的三條大船上人，水下功夫都了得，照樣追入水中，殺得湖水盡是紅！

於是，黃天蕩裏面有警示，響箭帶梆子，幾處石岸還傳鑼聲，立刻間，岸邊出現三百多黑衣殺手，有快船自岸邊水道疾駛過來，數一數就有四十多艘之多！

第一條大船上立刻升起一面紅旗是三角形，也傳來三聲牛角號！

這是張鳳樓、席一山、鐵飛龍三人所率的大船行動信號！

船團行動，信號是免不了的，也是操練時候大家決定了的行動準則！

（未完・卅四）

上文提要：山本刀之助借石太師之手將犬養由美獻給皇上，朱翊鈞以爲是玉娘，因愛屋及烏而將由美帶入宮中。燕子飛、孫九峯、嚴元伯、張鐵虎從坊間得到驚人消息，五龍會下決心要殺害孫皇后母子。衆俠商議，認爲是聲東擊西之計，劫獄成份較高。因囚犯卡三娘、錢通，都是關鍵人物，據如意透露，山本兩事都志在必得……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燕子飛



劫獄擊殺重犯　借辭挾持皇后

犬養氣得臉紅脖子粗，却無計可施，燕子飛鬆開她的手，將馬逵的劍推開，笑道：「也許，我們之間免不了會有一場生死之搏，但不是現在。再見！」

身形疾轉，與柳青青退出玉華宮，轉往坤寧宮。

坤寧宮的兩側，搭起兩排木架，正有不少工人在粉刷，正門則已漆好，柱紅牆白，瓦綠窗青，看來甚是鮮艷醒目。

四周的戒備尚稱嚴密，陳恭、柯友德正陪着太子在草地上玩騎馬打仗的遊戲。另有一個商賈打扮的胖子，在一旁默默觀賞。

一見燕、柳來到，陳、柯馬上迎了上來，致以問候之意。

燕子飛道：「這粉刷的工作開始多久了？」

陳恭道：「已經四五天了。」

「還要多久才能完工？」

「這……」陳恭轉過頭來，大聲說道：「喂，吳掌櫃，你過來一下。」

柯友德接口道：「吳掌櫃在京城的生意做得很大，宮裡大至修房蓋屋，小至粉刷裱糊的事，均由他一手包辦，要問他才曉得。」

吳掌櫃已快步行來，不停的打恭作揖，陳恭將燕子飛的話告訴他，吳掌櫃正容道：「內部的工作已大致完成，僅僅還剩下皇后寢宮的一面牆，外面的工作才開始，快則五日，慢則七天可完。」

彼此對面而立，柳青青覺得這位吳老闆有點面熟，一時間却想不起曾在那裡見過，燕子飛道：「希望能趕一趕，最好在三日之內能完工。」

「這可能有困難。」

「有甚麼困難？」

「時間上恐怕來不及。」

柳青青玉面一寒，道：「多請幾個工人就行了，怎麼會來不及，三日之內若無法完工，皇宮大內的生意你以後就休想再做！」

「是！是！」

「這兒沒你的事了，請自便吧。」

吳掌櫃連聲應是，躬身告退。

燕子飛再交代幾句小心謹慎的話，並請陳、柯代向孫皇后請安，也隨後離開紫禁城。

二人又馬不停蹄的轉往刑部，在張鐵虎的陪伴下來至大牢。

大牢內，卡三娘與錢通隔鄰而囚，手鍊脚鐐，粗如兒臂，另一端鎖死在一根鐵樁上，柵門粗而密，就算是孫猴子恐怕也插翅難飛。

卡三娘抖動一下手鍊脚鐐，發出一陣刺耳的聲響，大呼小叫道：「燕子飛，放我出去，要甚麼條件直管說，老娘全答應。」

錢通也隨聲附和道：「對，說

個數字吧，老太師富可敵國，一定付得起，保證足夠你們過一輩子好日子。」

燕子飛手扶着鐵柵，一字一句的說道：「這個主意不錯，二位想活命其實也不難，但必須說出雙劍、玉駝鈴的下落，石貴妃失踪案的全盤內情，以及石家父子與五龍會的關係。」

卡三娘翻了一個白眼，冷笑道：「老娘是問你金銀價碼，至於內幕秘事，免談！」

柳青青黛眉雙挑道：「騷蹄子，好死不如賴活着，別拒絕得太早，那一天想通了，可以隨時告訴張總，自新之門仍然敞開着，倘若執迷不悟，等姑奶奶有時間審問時，就有你的罪受了。」

言畢，立與燕子飛、張鐵虎退出牢房。

自此而後，燕、柳二人，還有石磊、丁玲，每天在大牢與後宮之間，至少風塵僕僕的來回跑三趟。

一天過去了。

二天過去了。

一直平安無事。

直至第三天的傍晚，當燕、柳、石、丁離開紫禁城，剛剛踏進天牢的大門，馬上便聽到一陣激烈的殺伐毆鬥之聲，近前一看，數十名捕快，正和一羣扶桑高手打得難分難解，牢房之內殺聲震天，比外面更慘烈。

燕子飛猛地彈身拔起，飛上一棵大樹，展目四顧，並未見山本、五虎等人，腦中靈光一閃，急忙瀉落在地，迫不及待的道：「大石頭，石嫂，快回別有天，調集全部好手，趕去後宮護駕，別忘了知會孫提督、嚴總一聲。」

石磊大惑不解道：「燕子飛，你瘋了，搞甚麼名堂，明擺着五龍會的人要劫獄，幹嘛近火不救，要兵分兩地？」

「大石頭，廢話少說，快走！這兒只是佯攻，魔徒的主力在紫禁城，我與青青稍作停留後也會隨後趕去，請特別注意那一夥油漆工，他們今夜要加班趕工，這中間可能大有文章。」

丁玲夫婦一去，燕、柳便箭一般闖進大牢。

大牢內，張鐵虎正帶領着十幾名捕快，全力猛攻，卻被更多的倭賊堵住，始終殺不進囚禁卡三娘、錢通的死牢區。

顯而易見，死牢區一開始便落入敵手。

只見花十郎拿着一串鑰匙，正在開啓牢門。

最奇怪的是，有三名捕快，居然跟五龍會的人並肩立在一起。

燕子飛疑雲滿面道：「張總，怎麼搞的，一下子就被人攻進心腹要地？」

張鐵虎邊打邊說道：「說來慚愧，刑部竟然也有奸細潛伏，有三個狗腿子裡應外合，拔掉多處崗哨，殺掉牢內獄卒，當張某趕到時，大牢內外已在他們的控制之下。」

這時，燕子飛才注意到，地上倒着七八名捕快，張鐵虎身上也傷痕纍纍，當下發出一聲獅子吼，與柳青青聯手出擊，連攻七鞭八掌。

情勢緊急，分秒必爭，這七鞭八掌既快且猛，登時慘嗥四起，血雨如注，造成三死二傷，五龍會的人被迫退後一丈有餘。

花十郎已將兩間牢門打開，正與另一人解繫在鐵柱上的鍊鐐。

一名方面大耳，神態威猛的漢子，上前阻住燕子飛的去路，喝問道：「你是燕子飛？」

燕子飛怒目而視道：「不錯，尊駕何人？」

「郭坤，郭泰的胞弟，新任的蒼龍會長。」

「好極了，有兄弟相陪，令兄在黃泉路上就不會太寂寥！」

「燕子飛，休出狂言，還家兄命來。」

「可以，有本事就拿去！」

燕子飛急於解決眼前危局，好去馳援紫禁城，因此任憑郭坤一再沒話找話說，企圖拖延時間，均置之不理，連攻三掌下來，又擊斃一人，逼進數尺。

張鐵虎守土有責，滿面殺機，三名叛徒已被他除去二人。

另一人也死在柳青青的蛟皮鞭下，距離囚卡三娘的牢房尚餘丈五之遙。

「殺！」

喊殺聲並非響自牢內，而是從牢外傳入。

三聲暴喝，三條人影，從牆頭上瀉落三人，正是河西徐遠、余老夫人與余東劍！

這三人俱屬頂尖高手，又身負血海奇仇，一現身便對五龍會的人展開一場大屠殺。

余東劍劍無虛發，一招一個，個個穿喉而亡。

老夫人杖影如山，橫掃直劈，人人屍骨不全。

徐遠的刀更厲害，全部身首異處，死狀極慘。

不過才一剎那工夫，蒼龍會留在外面的人已死光死絕。

西刀徐遠對羣捕快道：「你們聽着，好好給我將牢門把守住，別放走一人，否則，當心我老人家剝你們的皮！」

徐遠口氣忒大，一派命令口吻。余東劍的動作更快，已搶先一步闖進牢裡去，不管三七二十一，逢人就殺，一進門便將一名倭寇的

咽喉刺穿，倒地身亡。

燕子飛、柳青青、張鐵虎三人聯手並進，五龍會已是招架乏力，如今又來了東劍、西刀，更加無法消受，郭坤忽然大叫一聲：「殺！」

這一聲殺有特殊意義，不是殺敵，而是殺己，他奉山本之命來此劫獄，藉着內應，欲將錢通、卡三娘救走。但山本另有交代，萬一事敗，難以如願，應即殺人滅口。

卡三娘的鍊鏢尚未打開，强敵環伺之下，脫身無望，花十郎心一橫，一支五寸長的匕首，猛然插進老相好的心窩裡。

「十郎，十郎，你……你……」

話還沒有說完，這位妖婆淫婦便死在情郎的手中。

與此同時，郭坤也親手解決了錢總管，送進鬼門關。

西刀徐遠揮動他的金環寶刀，排衆而上，口中嚷嚷道：「是大明子民，就給我滾出去，是倭人鬼子，一個也不許跑，我老人家今夜要大開殺戒，非要把五龍會的魔崽子殺光殺絕不可。」

徐老兒的孤傲怪脾氣，燕、柳早已領教多次，跟他打個招呼也認爲是多此一舉，給張鐵虎使個眼神，拉着柳青青，與衆捕快結伴退至牢外。

燕子飛望着滿地的倭屍，道：「張總，西刀是個老怪物，不可理喻，隨便他搞好了，此間事一了，請即帶一部份捕快趕來大內，我們先走一步。」

他一心惦記着孫皇后母子的安危，餘音未落，人已越牆而去。

* * *

天還沒有大黑。

玉華宮已掌上了燈。

犬養由美領着四名貼身婢女，從宮內姍姍行出。

如意、馬逵緊跟在犬養的側後，寸步不離。

一行七人直奔坤寧宮，當他們到達宮門外時，被守衛攔了下來，其中一人冷聲道：「站住，你們想幹甚麼？」

馬逵上前答道：「玉華宮的新主兒來向皇后請安。」

根本不理會守衛是否同意，放步直往前行，一眨眼便已踏進宮門。

然而，守衛人多勢衆，已亮出傢伙，一字排開，擋住去路。

陳恭、柯友德亦自宮內衝出，橫立門口。

柯友德暗運眞力，蓄勢以待，陳恭眸中寒芒暴閃，吐字如刀：「大膽，未蒙召喚，竟敢夜闖坤寧宮。」

馬逵報以一聲冷笑，道：「陳兄誤會了，我們犬養公主是特地來向皇后請安的，還請二位代爲通稟一聲。」

柯友德的話也不好聽：「皇后近來福體欠安，不見客！」

馬逵道：「柯兄說那裡話來，尚未通報，怎知皇后不見客？」

陳恭態度强硬，言詞犀利：「不見客就是不見客，沒甚麼理由好說，請即刻退出坤寧宮，不然休怪陳某不客氣。」

「不客氣又怎樣？」

「將爾等逐出宮去！」

不禁激怒了一旁的犬養由美，破口大罵道：「住口，我犬養由美在扶桑貴爲公主，在紫禁城也已經是皇上的人了，再這樣出言無狀，目中無人，小心本公主撕爛你的嘴！」

說完，立命馬逵、如意在前，她自己居中，四婢殿後，下令硬闖。

坤寧宮內的高手愈聚愈多，擺開陣勢，決心强行攔阻。

雙方都擺出了高姿態，不肯退讓，惡戰一觸即發，在附近工作的油漆工也停下活兒，作壁上觀。

就在這個節骨眼兒上，從皇后的寢宮內，走出一名宮女來，對陳、柯道：「皇后娘娘說不要爲難這位犬養公主，請她進宮去。」

陳恭錯愕道：「甚麼？娘娘要見這個扶桑女人？」

「是啊，皇后聽說她跟石貴妃長得一模一樣，早想看看她的廬山眞面目。」

「可是，此女身份特殊，又與石家有不尋常的關係，還是不見的好。」

「娘娘心地善良，爲人寬厚，認爲不論是誰，只要是皇上喜歡的人，我們就當以禮相待。」

即便有一千一萬個不情願，皇后既然如此交代，那還有陳、柯置喙的餘地，只好懶洋洋地讓出一條路來，對犬養由美道：「妳一個人進去，他們都留在這兒。」

如意一怔，道：「爲甚麼只許公主一人入內？」

「爲了安全。」

「放心，這是坤寧宮，任誰也不敢隨便亂來。」

「不行，皇后要見的只是犬養公主一個人。」

「這樣吧，馬大哥留在宮外，我們陪公主進去。」

「不行，妳也不能進去，頂多只能有兩名宮女隨行。」

犬養由美望了如意一眼，道：「如意，算了，別跟他爭，兩個就兩個，反正咱們是來請安的，又不是打架偷東西。」

招招手，帶了兩名婢女，在陳、柯的引導下，走進宮門，進入皇后的寢宮。

宮內甚是寬敞，華麗不在話

下，一邊，有五個工人正在連夜趕工刷牆壁，另一邊，孫皇后擁着太子，正與幾名宮女在談天。

犬養由美走上前來，噗通！一聲，雙膝跪倒在地，誠恐誠惶的道：「臣妾犬養由美，叩請皇后金安，皇后千歲千千歲！」

婢女那敢怠慢，也跪地高呼：「皇后千歲千千歲！」

孫皇后笑容滿面，慈祥可親的道：「聽說妳很像石貴妃，抬起頭來，讓哀家瞧瞧。」

犬養由美微微抬頭，孫皇后花容立變，聲音也顯得有些顫抖：「哎呀！眞是太像太像了，簡直一模一樣，如非事先知曉，哀家定會誤以爲妳就是玉娘。」

話一出口，人已起身離座，伸手去攙扶犬養由美。

犬養很會演戲，裝出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兒，緩緩站起身來。

孫皇后拉着她的手，道：「來，坐下，咱們姐妹好好談一談。」

驀在此刻，犬養由美的右腕疾翻，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孫皇后的右腕扣住，同時，左手連點兩指，點中了皇后的痲、啞二穴。

同一時間，太子也落入二名女婢的掌握中。

這事來得太快太突然，全部發生在電光石火的一瞬間，不但孫皇后母子毫無反抗餘地，一直小心護衛在旁的陳恭、柯友德也來不及馳救。

陳恭驚極而吼道：「大膽妖女，竟敢劫持皇后、太子，我看妳是活得不耐煩了。」

喝聲中，已與柯友德虎撲而上。

坤寧宮戒備森嚴，隨着陳恭的吼聲，一下子又湧進來十幾個身懷絕技的太監，將犬養主僕重重圍了起來。

犬養由美好潑辣，柳眉倒竪，面籠寒霜，聲色俱厲的道：「閃開，誰敢動一動皇后母子就會血濺當場！」

主僕二人押着皇后母子硬往外闖，另一人亮出一把匕首來，隨時都有出手行兇的可能。

陳、柯既驚且怒，不肯退讓，反將包圍的圈子縮小許多。

雙方劍拔弩張，五名油漆工人默不吭聲的攏上來，猝然出手施襲，五個太監根本來不及作任何反應，便糊里糊塗的進了鬼門關。

一人殺一個，乾淨俐落，殺出一條血路，與犬養由美主僕會合在一起。

陳恭嚇得臉無人色，將血手印的功力叫足十成十，喝問道：「你們是甚麼人？」

其中一人從背上取下一支天龍斬，陰森森地冷笑道：「關東五虎，聽說過嗎？」

有關五虎的事，柯友德曾聽燕子飛說過，道：「噢，你們就是橫行東瀛的那五隻小老鼠？」

前田惠良道：「五虎威震扶桑，今天又要在紫禁城大展雄風。」

「快將皇后、太子放下來。」

「辦不到！」

「告訴你，紫禁城如虎穴龍潭，你們插翅難飛。」

「飛不飛得出去，是老子的事，不勞閣下操心！」

「再不放人柯某就不客氣了。」

「隨你的便！」

「看掌！」

「接招！」

彼此一言不合，馬上大打出手，陳、柯二人四掌齊發，立有兩股熱浪洶湧而出，血手印乃曠世絕學，五虎不敢輕敵，或矮身閃避，或移位騰挪。

然而，五虎又豈是好惹的，凌厲的攻勢一過，前田的天龍斬首先脫手飛出，石太郎的皮鞭也捲到了柯友德的脖子上。

接着，柳上欽三的鬼頭刀，佐佐木、山葉武夫的長劍，挽起一片寒芒，與護衛寢宮的太監大打出手。

宮內刀光劍影，殺機重重，宮外的情況也有了變化，石磊已與孫九峯領着提督府的百名精銳，趕來坤寧宮。

孫九峯老遠就看到，今夜的粉刷工人特別多，正在挑燈趕工，佈置在宮外的守衛不停的來回走動，一切平靜如常，並無異樣之處。

大石頭一顆懸着的心這才放了下來，道：「孫大人，這兒平靜無波，我看燕子飛是神經過敏，故作緊張。」

就這麼一句話的工夫，嚴元伯也趕到了，丁玲帶領着數十名江湖朋友，緊跟在後。原來石磊夫婦爲了爭取時間，一離開天牢便分頭行事，故而未結伴同行。

嚴元伯四下一望，道：「孫大人可有甚麼發現？」

孫九峯邊走邊說道：「除油漆工人較往日爲多外，並無異狀。」

神刀丁玲道：「今夜的油漆工人爲何特別多？」

孫九峯道：「據吳老闆說，是想在今夜將工作全部趕完，所以特別多叫了幾個人。」

嚴元伯緊鎖着眉頭，道：「如果這些油漆工出了問題，事情就糟了。」

孫九峯道：「不會吧，這工作已經開工很久，一直平安無事，吳掌櫃又是熟人，更何況大家隨時都在暗中留意這些人，並沒發現可疑

之處。」

嚴元伯憂心如焚道：「留意也未必有用，五龍會的人你我才識得幾個，就算是熟悉的人，一經化裝，也不易辨認，山本、石太師城府極深，工於心計，八成不會公然襲擊坤寧宮，說不定另有出人意表的陰謀詭計。」

「也許是嚴總多慮，他們的目標可能僅止於卡三娘、錢通二人。」

「但願如此！」

話至此處，已到達坤寧宮外，先命提督府的兵勇、嚴元伯的手下、別有天的江湖好漢，留在原地別動，四人則繼續往前走。

吳掌櫃立即迎了上來，一臉巴結奉承相，猛向嚴、孫二人獻殷懃，活像一隻善解人意的哈巴狗。

孫九峯道：「吳掌櫃，今晚可以完工了吧？」

「沒問題，一定完工。」

「皇后寢宮的那一面牆怎麼樣？」

「正在趕，大概快完工了。」

「我眞不明白，爲何不一次完成，而要分二次施工？」

吳掌櫃見責，不厭其煩的解釋道：「事情是這樣的，前一陣子皇上天天駕幸坤寧宮，不方便施工，前幾天玉華宮來了一位扶桑公主，把陛下纏住了，這才恢復工作，所以拖得久一些。」

嚴元伯道：「這些工人可靠嗎？」

「可靠，可靠，全部經過身家調查，沒有十足的把握，打死我也不敢帶進宮裡來。」

「可靠就好，去忙你的吧。」

吳掌櫃走開後，孫九峯叫過一名守衞太監道：「可有人進入宮內？」

守衞據實答道：「有，玉華宮新來的那位扶桑公主進去了。」

「混帳，本提督一再交代，不准隨便讓人進入坤寧宮。」

「我們是不准她進去，陳爺與柯爺甚至要動手，後來是皇后派人傳旨請她進去的。」

嚴元伯心知不妙，急急追問道：「他們一共來了多少人？」

「七個。」

「進入幾人？」

「三個。」

「另外四人呢？」

「在花廳候着。」

「可知入宮何事？」

「說是向皇后請安。」

「進去多久了？」

「大約頓飯工夫。」

「還沒有出來？」

「是！」

「糟了，孫大人請快入宮去看一看。」

孫九峯神色一緊，放步直往裡闖，猛覺左側襲來一股勁風，當下不遑多想，轉身劈出一掌，這時才看到，襲來的並非掌劍暗器，而是一桶紅色的油漆，被孫九峯一掌劈碎，化作一片血影，向四下激射開來。

劈歪了一桶，却躲不過另一桶，儘管嚴元伯眼明手快，打散了一大半，孫提督全身上下還是被紅漆所汚，狼狽不堪。

抑有進者，所有的油漆工人皆放下工作，在宮門口倒下一大灘滑膩膩的漆料，將通路完全淹沒。

孫九峯大叫：「快進宮去保護皇后、太子！」

一馬當先率衆向前直衝，怎奈路滑難進，對方人手又多，無法越過油漆灘。

孫九峯發覺工人果然經過化裝，有不少體態甚是熟悉之人，指着當中一人喝問道：「閣下可是山本會長？」

那人哈哈一笑，取下一張人皮面具，可不正是山本刀之助，道：「嚴總好眼力，佩服！佩服！」

另有數人，亦自行取下面具，赫然是小洋芳子、井上十朋及曲德等，五龍會的精英盡已在此。

這些人並不意外，意外的是五龍會無孔不入，連吳掌櫃這種常常在宮中走動的生意人，居然也是奸細爪牙，實非始料所及。

嚴元伯怒不可當的道：「老匹夫，你們在扶桑混不下去了，跑來中原興風作浪，今天就是爾等的末日，一個也別想全身而逃。」

話落人起，掌前脚後，以雷霆萬鈞之勢攻向山本刀之助。

孫九峯、大石頭、丁玲的動作也不慢，一齊騰空而起，欲越過油漆灘，攻進宮內去。

戰幕已啓，全面進擊，龍騰虎躍，兔起鶻落，在坤寧宮的周遭掀起一場大混戰，但見刀光霍霍，但聞掌風呼呼，殺聲盈耳，吼聲不絕，打得極爲快速兇猛，也極其慘烈恐怖，血紅的油漆與鮮血混在一起，構成一幅駭人的殺戮圖。

彭！嚴元伯與山本硬拚三掌，勝負難分，落地後嚴元伯却吃足了苦頭，在油漆灘上滑了一跤，弄得全身五顏六色，口鼻難分。

彭！又是一聲巨震，孫九峯的血手印略佔上風，將曲德震落在地，他自己雖未摔跤，但因立足不穩，宛若溜冰般滑出去一丈三四才停下來。

驀然，半空中閃過一道亮晶晶的光幕，突聞卡察！一聲，石磊的七節連環棒被小洋芳子的劍削斷一節。

卡察！卡察！又接連傳來兩聲金鐵交鳴之聲，丁玲的雙刀刀尖也

被井上十朋斬掉寸許長的一段。

「莫邪！干將！」

「雙劍！雙劍！」

嚴、孫驚呼出聲，目光凝注在雙劍之上。

定目細看，果係大明國寶——莫邪、干將劍。

二人互望一眼，心意已通，方待上前奪回雙劍，猛可間，頭頂掠過兩條人影，以電閃雷奔之勢飛向山本停身之處。

來人的身法太妙，好似天馬行空，人尚未到，已撒下無數鞭影，一片熾熱狂濤。

「血手印！」

「燕子飛！」

「柳青青！」

他二人的名頭太大，速度也太快，血手印的威力更是無與倫比，山本等人驚呼聲中，無暇反手還擊，滾熱的掌浪已撞上身來，有不少人吃了鞭梢，齊皆身不由己的倒退了七八步。

燕、柳毫無阻碍的翩然着地，嚴、孫、石、丁趁隙閃進，越過油漆灘。

「山本，你簡直是一隻成了精的老狐狸！」燕子飛指着山本刀之助的鼻子臭罵道：「在那邊，利用內奸，混進了大牢；在這裡，又喬裝成油漆工渾水摸魚。可惜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邊已全軍覆沒，這裡也差不多了。」

山本見二俠這麼快就轉回坤寧宮，心知有異，道：「燕子飛，你把蒼龍會長郭坤他們怎樣了？」

燕子飛道：「燕某沒把他們怎樣，正在接受東劍、西刀的『熱情招待』，此刻可能已經料理完畢。倒是花十郎工作進行得很順利，恭喜你了。」

「姓燕的，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你殘暴成性，卡三娘、錢通已被你的手下殺人滅口！」

此話一出，小洋芳子等人皆臉色大變。柳青青的目光罩定了莫邪、干將劍，道：「子飛，先將雙劍奪回來再說。」

燕子飛道：「雙劍要奪回，皇后、太子的安全更重要！」

救人如救火，燕子飛一出手就是神功絕技，血手印的威力比一團火更猛，比一把劍更利，與柳青青聯手合擊，彷若一支尖錐似的插向敵陣的心臟地帶。

嚴元伯、孫九峯與石磊、丁玲組成了另一支利錐，猛衝猛打，且戰且進。

山本刀之助、小洋芳子、井上十朋、曲德等人，都算得上是頂兒尖兒的人物，但面對燕、柳、嚴、孫的鐵三角，却抵擋不住，儘管發動了一波接一波的反擊，動員了一撥接一撥的人潮，始終無法遏止對方凌厲的攻勢。

一波波的潰不成軍。

一撥撥的土崩瓦解。

慘號之聲四起！

鮮紅血雨四濺！

在燕子飛的血手印，柳青青的蛟皮長鞭帶頭强攻下，這時已闖進宮門，通過天井，逼近花廳、寢宮。

驀在此刻，坤寧宮後方，紫禁城上，傳來三聲狼嗥似的嘯聲。

這嘯聲甚是奇特，一長三短，前後連續三次，顯係連絡暗號，山本聽到之後，面露欣喜之色，馬上下令撤退。

五龍會訓練有素，計劃周密，所有的人立即一分爲二，有的穿門鑽窗，有的翻牆越屋，一刹那間便作鳥獸散。

「追，快追，一個都別放走！」

燕子飛一聲令下，衆英豪咬着尾巴猛追，追出坤寧宮，追至紫禁城下。

五龍會這次出動的人數並非很多，却全部都是精挑細選的菁英，都是九段級的一流高手，是以個個身手不凡，行動迅速，當燕子飛等人追至城牆脚下，僅僅還剩下小洋芳子、井上十朋及吳掌櫃三個殿後的人。

而這三人也均已縱身而起，飛向城頭。

「納命來！」

「把雙劍留下來！」

「一鶴衝天」，燕子飛當先拔空而起。

劈！柳青青的長鞭在半空中爆出一鞭花，捲住了小洋芳子手中的莫邪劍。

不幸，莫邪劍的鋒芒太銳，非但未能將寶劍捲住，珍貴的千年蛟皮鞭反而被莫邪劍削斷三寸多長的一截。

燕子飛的情況更糟，甫自城牆垜口處冒上來半個頭，忽見井上十朋刷！的一聲，掃來一劍，急忙凌空飄開五尺，待要重登城頭，又吃了山本、吳掌櫃的兩記劈空掌，被剛猛的掌風强行震落在地。

事關重大，情勢十萬火急，燕子飛脚一着地，便再度提足縱起，登上城頭，可惱五龍會的魔徒早已走得踪跡全無，回頭望望隨後上來的柳、嚴、石、丁，氣得直跺脚，只有徒呼負負的份兒。

孫九峯並未追去，直撲皇后寢宮，剛轉過一道玉屏，恰巧與犬養由美、四名婢女、如意、馬逵相遇，彼此擦肩而過，未接一言，形同陌路之人一般。

（未完・卌四）

上文提要：金申如玉劫持玄劫到上島，結果使玄小龍在總舵撲了空，追至上海，金申如玉留下一字條，要他去上島，玄小龍伙同浙東四君子、松竹大師、百忍大師、皇甫高艮等人乘船去上島，一干人的目的既救人亦要消滅爲患的海盜，途中碰巧倭寇與海盜在海上火併，倭寇與海盜均是禍害，他們坐山觀虎鬥，玄小龍乘機潛上上島救老爹……

龍吟鳳鳴下天山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篡權謀財終遭報　復興基業慶團圓

冷公度道：「那就好，咱們等你報了仇，等着你前來太湖下聘了，哈！」

玄小龍道：「你們怎知我來海上？」

冷公度道：「是金玉，金玉匆匆自淮上回來，我們推測你會出海來的，哈哈，果然！」

玄小龍施禮道：「謝謝，謝謝！」

冷公度道：「何時去找大海盜報仇呀？」

他四下裡看了一下，又道：「你小子太狂了，就憑一條大船也敢找大海盜呀，你雖然搬請大和尚與江南四公子助陣，一共才幾人呀！」

他重重的又道：「下次再來，把你所有的船全部賭上，要不然別再來，也免得叫咱們梅丫頭遺憾，你小子聽清楚了嗎？下次再來告訴我們一聲，我們也好在一邊爲你敲敲邊鼓助助威吧！」

他這話令玄小龍啼笑皆非，便心中有話請這冷大護法轉告丁梅，他也在喉頭打了結，不說了！

那冷公度忽的對附近兩條太湖幫大海船揮動着手，另一漢子又在船頭吹起牛角號，聲勢威風的發號令！

玄小龍與王彩雲在船上木然的併立！

身後面，龍虎粗聲道：「太湖幫冷家兄弟有名的曹操老二！」

玄小龍不懂這句話，他回頭向龍虎道：「龍大叔，你這話怎麼講？」

龍虎的大巴掌已按在自己的嘴巴上了！

他一雙眼神尷尬的看向王彩雲，他不能當着人家姑娘面前作解釋！

王彩雲是聰明人，她當先轉身回到大艙中去！

玄小龍又問：「這關曹操甚麼事？」

龍虎乾乾一笑，道：「少主，我是說那冷氏兄弟乃有名的奸傢伙呀，哈……」

玄小龍也笑了，是的，曹操的老二當然是奸傢伙了！

剛才王彩雲在此就不好說了，因爲老二者乃男人的傢伙也！

* * *

於是，太湖幫的大船也轉進杭州灣去了！

玄小龍走進大艙中，艙外面還聽得黃忠的低罵：「丁姑娘是好人，冷氏兄弟王八蛋！」

玄劫見兒子進艙來，他重重的道：「兒子，你怎麼惹上他們？湖面梟霸，有便宜佔少不了他們，吃虧上當，他們閃得遠遠的，幾十年江上海上，我太清楚他們了！」

玄小龍道：「也是因爲太湖雙嬌的關係，爹，這以後我會盡量不同他們打交道！」

玄劫道：「你還年輕，武功雖好，閱歷不足，江湖浩瀚，甚麼樣的牛鬼蛇神都有，便是爲父也免不了上那丘泰來的大當了！」

玄小龍聽得唯唯諾諾！

玄劫對王彩雲道：「妳才是我心中的好媳婦，我這話出自心裡，妳……」

王彩雲垂下了頭，她以目視玄小龍，玄小龍卻滿面出現春風，樂歪了樣！

這些天來，玄小龍很少這副模樣，他一直愁眉不展，但此刻他愉快了！

* * *

大船在海上就要轉入江口了，忽的前面出現十多艘大小船隻！

大船上，黃忠吃一驚道：「那是咱們大龍幫的船隊，看，其中三條就是咱們在上海改裝的！」

大伙仔細看，果然是白帆綠桅藍船身，與玄小龍的這條船是一個模樣！

不旋踵間，各船响起牛角號！

黃忠知道這是大龍幫的船上信號，便命人也吹起牛角號，而且吹的調子似唱歌！

剎時間，船上均是這個調，有人已在歡呼了！

大艙中，玄劫也聽到了！

「快，抬我出去！」

黃忠與馬超人二人親自把玄劫抬到船中央，二人守護在老幫主身邊！

黃忠笑指海面上二十四艘大小船隻，對玄劫道：「幫主，咱們的船隊出海了！」

馬超人道：「這是石副幫主帶出海的！」

玄小龍道：「石副幫主是位忠心漢，爹，他辭了副幫主之位，在高郵過閒日子！」

玄劫已拭淚了！

「是我看錯人了，我被姓丘的矇蔽了！」

就在這時候，附近過來一條大船，果然那石敢當站在船頭上，他雙手舉得高，大吼一聲似打雷！

「幫主！」

玄劫在船上回應：「石兄弟呀！」

「啊……」石敢當似哭了！

「石兄弟，嗚……」玄劫也哭了！

玄劫見了玄小龍不流淚，如今見了石敢當等，他忍不住的哭了！

英雄有淚不輕彈，只爲沒到傷心時！

這二人大哭，船上所有的人也抹淚了！

「轟」的一聲，兩條大船攏靠在一起了，那石敢當一個飛身過了船！

石敢當快步奔到玄劫面前，玄劫張開雙臂，二人已緊緊抱在一起了！

海面上，牛角號一直吹不停，只見陸上六分舵與水上六分舵的舵主，各自指揮着乘坐的船，自玄劫的大船邊駛過去，每過一條船，兄弟們均大聲喊叫：「幫主好！」

玄劫從不曾想，原來他的兄弟們是如此的可愛！

玄劫的雙手也幾乎抬不起來了！

* * *

大艙中，玄小龍先把救出他爹的事對石敢當說了一遍，使石敢當也覺幸運！

玄小龍同石敢當道：「石大叔怎麼知道我們回來，大隊船隊迎來了？」

石敢當道：「少主，自從丘泰來父女二人逃走，我們把淮上總舵庫房仔細搜，娘的，甚麼也不存，便是客人攬的貨也沒有了，咱們還得賠人家，你想想，咱們日子怎麼過？」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同十二位舵主一商量，決心去找大海盜，拚殺個眞正的結果來，是咱們的，全搬回來，姓丘的他逃不了的，所以咱們全來了！」

他苦苦一笑，又道：「還好，海上遇到少主，更見幫主也回來，至少咱們不受威脅，放心的一搏了！」

玄小龍對石敢當道：「莫非天意！」

石敢當道：「少主的話……」

玄小龍道：「昨夜大海上有戰事，幾十條海盜船與東洋倭寇怪船幹起來，雙方傷亡慘重呀！」

石敢當道：「這話是眞的？」

玄小龍一笑道：「當然，我們親眼所見！」

石敢當哈哈大笑起來！

玄劫道：「石兄弟，天賜良機呀！」

石敢當道：「幫主，屬下正是這個想法，天賜良機不能坐失，那是有違天意的！」

玄劫道：「石兄弟，我把大龍幫交在你手中，打從現在起，由你去調度！」

石敢當道：「幫主，你在呀，少主也在！」

玄劫搖搖頭，道：「我站不起來，傷重在身，小龍只能出劍，他不懂指揮！」

玄劫看看海面上二十多條大小船隻，又道：「咱們的目的是討回公道，把損失找回來，指揮權並不重要！」

石敢當道：「幫主，屬下僭越

了！」

玄劫把手連揮，各船又是興奮的歡呼起來！

石敢當回到他的指揮船上了，他命人吹起戰鬥牛角號來，於是，各船逐一也起了響應！

海面上的大船成列，每一條大船後面跟了一條大船，然後是七條雙桅快船！

只有玄小龍的這條快船在中間，遠遠看過去，十分的壯觀！

那年頭，能出現那麼多的船隻，確是很少見的了！

* * *

大龍幫與大海盜對決了！

大龍幫不去找人幫忙，他們不找紹興的梅冬陽四君子與百忍大師們，更不會去請太湖幫的人船在一邊敲邊鼓，沒必要！

大家心中明白，這次決鬥，大龍幫不但殺人，而且還會把損失的找回來！

大龍幫這次出戰也是被丘泰來與金申之洞逼的，因為大龍幫被他們搬空了！

* * *

石敢當他們在出海之前已擬妥了作戰計劃，如今得知大海盜金申之洞與東洋倭寇們幹過一場，大伙都以爲這是天意，金申家完了！

是的，金申之洞在這閩浙沿海橫行三十年，多少人喪命在這一段海域，多少人家失了他們親人，只因爲金申之洞的勢力太大了，便近海諸縣也不敢惹他們！

更妙的乃是這大海盜金申之洞幾次與倭寇們交手之後，便會把戰果與損失往官府報告，表示他們爲人民出了力，還得到府縣的犒賞！

「閩浙海運分棧」，沿海設了十多處，三門灣的蘇來便是其中之一！

蘇來如今不在三門鎮上了，他同另外八個分棧當家的，爲了對付倭寇，早就來上島了！

只不過這一回同倭寇們一戰，金申之洞大傷元氣，原打算來一場螞蟻戰法，再把東洋倭寇的五條船吃掉，只要再奪這五條怪船，他便有六條這樣的怪船，那可是不容忽視的一股力量。

然而金申之洞想不到倭寇們來者不善，船上裝了火藥，這與金申之洞也備的火種強多了！

原來海上幾聲大爆炸，乃是海盜們把火種猛往倭寇們的船上拋，把倭寇船上的火藥也燃起來，才有那種嚇死人的大爆炸！

海盜們也有十九條大船被燒得沉了七條，當然雙方也死了百多人，傷的，落海的，失踪的，還沒算上！

* * *

玄小龍在上島住過，他明白甚麼地方可以攻上岸邊，甚麼地方礁石多！

上島的背海方向礁石多，懸崖就在那一面，上島的面對大陸方向有個大灣可進船，小船也可以搶上灘！

那石敢當率領着指揮船，他當先在最前面，各條船上兄弟們盡量的休息——休息是爲了今夜一場大決戰！

大龍幫的大船隊已繞過了舟山就快過三門灣外海了，這時候是順風，天色也幫忙，稱得上風和日麗，比之前幾天來，這個天氣最好不過，海面無大浪，船很平順！

兄弟們心中衝動，因爲這一戰何止是自己的性命賠上，整個大龍幫的成敗也在此一舉了！

大艙中，不少兄弟們在抹拭着鋼刀，更有不少兄弟們互相交代後事！

「兄弟，我死了，麻煩屍體運回總舵大龍幫後代爲安葬！」

「彼此彼此啦！」

又有人說：「大海中，如果找不到我屍首，他日請和尚來超渡，海上當孤魂野鬼，比之陸上更寂寞！」

聽聽這些話，便明白這些兄弟們已抱必死決心了！

聽聽這些話，誰不爲之動容呀！

* * *

大龍幫攻打大海盜窩上島與下島，那不只是時機來得巧又好，而且令海盜金申之洞也大出意料之外。

這種時機不單是與倭寇們拚殺而損失慘重，便是女兒金申如玉大海上去追玄小龍的大海船，也令他以爲玄小龍只爲了救走他的老爹，一時之間是不會率人前來報仇的，因爲他女兒看着玄小龍等匆匆的回去了！

金申如玉的快船回去上島，立刻奔去他爹的房中，她委屈的大哭，而金申之洞受了傷，但他反而微微笑了！

金申如玉的三位哥哥也受了傷，一個個正哎呀的躺在房中沒出來！

丘泰來與他的女兒丘豆豆來了，因爲丘豆豆得知玄劫被救走了！

「大哥，聽豆豆說，玄劫逃了！」

金申之洞淡淡一笑，道：「也是上天安排，叫姓玄的多活幾日！」

丘泰來道：「那是個大患呀，大哥！」

金申之洞道：「他敢來嗎？大龍幫的那點兒力量！」

他伸手拉住女兒金申如玉，得意的又笑笑道：「我女兒有主意，你們也配合，把大龍幫的糧秣財物搬了個空，大小船也弄來不少，想找到大海上，那是他們送死！」

丘泰來道：「可是，大哥，如今島上兄弟們死得慘重，經不起再來一場搏殺呀！」

金申之洞哈哈狂笑起來！

* * *

豆豆一邊低聲道：「只是可惜，咱們在大龍幫的力量，還有帶去的那麼多功夫不錯的叔叔們，如今全都死了，如果他們也回來，這兒就太平了！」

金申如玉叱道：「怕甚麼，現在這兒也平安呀，妳就那麼怕死！」

丘豆豆低頭看看她爹，丘泰來道：「多學妳如玉姐，別那麼小家子氣！」

金申之洞道：「兄弟，雖然玄劫被劫走，但我却知道他們一時之間不會來的，你高枕無憂啦！」

丘泰來道：「何以見得？」

金申之洞道：「如玉曾去追那玄小子，他們在杭州灣外遇上，她看着玄小龍的大船回內河去了，而且……」

他喝着燕窩粥，又道：「那江南四君子、兩個出家人，也都回杭州灣內，他們雙方是分道揚鑣的，你想想，他們如果有力量前來，早就發動船隊殺來了，又何用一條大船找來呀！」

丘泰來也點頭同意了！

丘泰來道：「大哥，我在此地不能閒住，我還是去西洋山那面吧，十多年未曾回去了！」

西洋山那是閩浙交界的一處大山接入大海中，附近有個三都沃，正是閩省海盜窩！

原來當初丘泰來是由三都沃去大龍幫的，他是與大海盜金申之洞設計好了才投奔到大龍幫的！

玄劫不察，才會吃虧上大當！

* * *

金申之洞道：「兄弟，閩海方面，等你回去以後，仍由你負責吧，去同藍鬍子說，叫他就地找幾位高手，咱們需要功夫好的，娘的，我發覺四鯊四人的功夫也退步了，便是我身邊的二大天也打不過東洋倭寇的高手！」

丘泰來道：「剛去看過曲直與年冬雲二人了，他二人身上的傷很重，倭寇中是有高手！」

他頓了一下，又道：「大哥，我甚麼時候去三都沃？由大哥你吩咐了！」

金申之洞道：「你這肩上的劍傷如何？」

丘泰來道：「養息了這幾天，已經快好了！」

他咬咬牙，冷冷道：「娘那皮的，早晚我要那小子的狗命，哼，當初我太低估他了，個雜種！」

金申之洞道：「過兩天吧，等大伙把氣緩過來之後，你再率幾條船回去，也叫你風風風光光的回去！」

他看看一邊的丘豆豆，又道：「豆豆不小了吧，該爲她找個人家了！」

丘豆豆一聽落淚了！

丘泰來叱道：「哭甚麼呀，沒出息！」

丘豆豆道：「哥死了，我要守在爹身邊，侍候爹一輩子，我不嫁了！」

金申之洞一笑道：「我却聽說妳喜歡上呼延豹的寶貝兒子呼延秀士，是嗎？」

丘豆豆道：「那是我哥還在，呼延秀士也在，可是，如今他們全完蛋了！」

金申之洞道：「全是那個王八蛋爲咱們製造的痛苦，我逮個機會殺了他！」

金申如玉道：「爹，我已決心嫁他了，你……」

一怔，金申之洞道：「爹是說，如果那小子答應娶你，我就會殺了他！」

丘泰來却是一盆冷水澆過去，道：「大哥，雙方已把事情攤開在枱面上了，這門親事難有成呀！」

大家心中都明白，玄小龍不可能再要金申如玉了！

只不過金申如玉的個性便是他老子也得讓七分，金申之洞道：「事在人爲呀，我的女兒，妳說對不對？」

金申如玉感動得拭淚了！

丘豆豆如今是寄人籬下，她見金申如玉落淚，走過去道：「如玉姐，別哭嘛！」

金申如玉起身，道：「我是怎麼那麼糊塗，他來的時候我已知道他的武功高絕，我還想找比他更好的，我……我眞該死！」

金申之洞叱道：「不許說死，我的女兒長命百歲！」

金申如玉道：「都是爹，你見他來，也不好好待他，他的心中當然不快樂！」

金申之洞道：「怎知那小子厲害，我還以爲妳同以往一樣，玩了也就算了！」

金申父女彼此抱怨，聽得丘泰來心中不愉快，因爲他那個寶貝兒子也同這金申如玉差不多！

* * *

門外面來了兩個大脚娘子，有個中年男子雙手捧着一張清單走來！

這兩個女人都同大海盜金申之洞有勾搭，要不然也不會受到金申如玉的眷顧掌管着庫房！」

三人走入室內，那男的把清單送到金申之洞面前，道：「老爺子，這是咱們這一次的損失，死的、傷的、船隻，一併需要花費，全列在上面，老爺子過目！」

金申之洞接過來，他大略的看了一下，重重的拋在地上，叱道：「拿走！」

兩女一男誰也不敢多言，撿了清單欲走！

金申之洞吼道：「等等！」

三人立刻又站住了！

金申如玉道：「爹，受傷的人少生氣嘛！」

金申之洞道：「三位少爺他們的傷怎麼樣了？」

男的接道：「已由少奶奶們親自照護！」

他這是不知道，氣得金申之洞對女兒道：「去，看你三個哥哥傷得怎麼樣了！」

金申如玉匆匆的走出去了，丘豆豆也跟着去了！

金申之洞咬牙道：「這些倭寇們，操那娘的，這一回弄了火藥來，他們以爲吃定爺們了，娘的！咱們給他來個『船海戰術』，他們能炸我多少船？來吧，操那娘的，誰含糊誰呀！」

丘泰來就十分佩服大哥的這股子狠勁！

本來嘛，江湖梟雄，原本就有一股狠勁，如果慈悲爲懷，何不去寒山寺出家！

* * *

海上無波，銀星點點，皓月當空，雖非氣象萬千，却也令人精神振奮！

是的，玄小龍與石敢當的大船隊揚帆在碧波千頃的大海上，他們就在距離上島尚有十幾里處，便發出了牛角信號，各船上燈火管制！

這是來時計劃好的信號，只要信號發出來，船上所有的兄弟們，便已飽餐完畢，整備妥當，就要與敵人斷殺了！

要知在海上，從遠處看到水平綫，距離會達十五浬左右遠處，如是站在高處，當然看得更遠！

玄小龍的船隊也只有桅上瞭望的人看得遠！

這時候，忽有人大聲喊叫了！

「前面有船過來了！」

行駛在最前面的是主帥船，石敢當就在這一條大船上，而且船上兄弟們已站到高處觀望了！

石敢當大叫：「看清楚甚麼樣的船？如今已是二更天了，是不是運貨船過來了？」

桅上那人回應道：「是海盜們的快船，好像……」

一頓之後，桅上那人又大叫：「不好了，那船調轉頭了，是往回逃的呀！」

玄劫一聽，冷笑道：「娘的老皮，這是發現咱們大隊人馬來了，嘿……追……」

他狂叫道：「傳信號過去，派兩邊快船堵住那船，他是回去報信的！」

於是，牛角號又響起來了！

只見拱衞在大船兩邊的兩條快船立刻派人加槳，朝向前面的大船疾追過去了！

再看前方那條船，只因爲船上只有四個漢子，無法加槳划，便是船上也只有一張帆，這與平日海盜船不一樣，人也少多了！

雙方兩追一逃，不出五六浬，已被追上了！

大龍帮的兩條快船上，分由那時運生與李俊二人指揮，那李俊繞到前船的右前方，立刻一個斜斜的左滿舵，直往對方船上撞去！

天色灰暗，一見兩船夾來，那船立時把帆扯下來，同時有個漢子站在船頭大叫：「喂，你們幹甚麼的？」

「咚」聲起處，李俊厲叱道：「娘的，想逃呀，是不是想回島上傳話示警呀！」

那人大叫：「你們是誰，膽敢到上島來撒野！」

李俊的船又撞過來，那時運生的船也到了！

兩條快船夾緊那條島上船，立刻間，自兩邊奔出七八個握刀的漢子來！

李俊雙手叉腰，大聲叱吒：「砍了他們！」

那面，時運生也厲叫：「殺，先博個好彩頭！」

忽的，八個大漢跳過去，迎面兩個漢子吃一驚，他們忙着抓傢伙！

忽然自小艙中奔出一個山羊鬍子小老頭！

這小老頭急的大叫道：「不要殺人呀！」

李俊一看是個小老頭，冷冷道：「娘的皮，你在海盜窩是幹甚麼的？」

小老頭急忙回應道：「我乃三門鎮上的大夫，中午才被請過來，是給他們療傷的，我忙了一天，家中有急事，他們連夜送我回家的呀！」

李俊道：「你是個大夫？」

小老頭點頭，道：「不錯！」

李俊道：「有甚麼證明？」

小老頭忙又自小艙中取出一個小皮箱子，他雙手捧在手上，道：「你們瞧，這是我的藥箱呀！」

時運生哈哈一笑道：「好了，你活了，快上我的船來吧，咱們不殺你！」

小老頭一聽，吃力的爬上時運生的船上去了！

李俊又對八個兄弟們，道：「殺了他們！」

就見八人舉刀往四個漢子殺去，於是，海面上傳來噗通聲，四個漢子跳海了！

船上四人不是猪，這個仗怎麼打？兩船夾得緊，就好比甕中捉鱉，等着挨刀，不投海只有死！

四個人下了海，利時順流往外海漂去，看這光景也夠他四人在大海中掙扎的了！

兩條快船又歸隊，石敢當站在船頭上遙望向遠方，有燈光的地方是上島，向右看去海岸高山一片黑！

於是，牛角號響起來了！

於是，大龍幫的船上人們動員起來了，只見一個個又是盾又是刀，又是弓箭又是矛，磨拳擦掌的出氣有聲，那正是要殺人的模樣！

* * *

船隊上無光，一團團陰影在移動，石敢當的大海船就快接近上島的那個海灣上了，才聽到遠處石堤上有人在呼叫了！

「看哪，來了許多船呀！」

有人在附近灘頭上叫：「看清楚了，來的是甚麼船呀！」

忽聽有人在石堤上回應！

「我的乖乖，大小船不知有多少！喂，你們是甚麼船呀，海上無颱風，不是避風來的吧？」

大船與快船，直往灘上衝去，就是無人應一聲，於是，有人呼叫了！

「不好了，這一定是大龍幫的人殺來啦，趕快響鑼呀，兄弟們……趕快……啊……」

這人在石堤上往島上跑，斜刺裡一箭射來，這人就沒再叫便倒下了！

射出這一箭的不是別人，「神箭」尹大明是也！

別看是黑暗，尹大明的箭仍然箭無虛發，尹大明的傷也差不多好了！

於是，七個大小船一擁搶上沙灘來，石敢當早由玄小龍告訴他「閩浙海運總棧」的位置在島上甚麼地方！

石敢當當先跟在石岸上，他厲吼一聲！

「兄弟們，跟我殺呀！」

「殺！」

殺聲自海灣中響徹雲天，上島也隨之傳來敲鑼聲，立刻間，島上的屋子裡有了騷動，不少人抄傢伙殺過來了！

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對那黃忠、馬超人、趙起山、龍虎四人已交代妥當，由四人守在大船上，保護老幫主的安全，這是重任，四人當然不敢絲毫大意！

那玄劫在大艙中忽然的拍打着，道：「可恨我不能以我的奪命傘，直接找上金申之洞與丘泰來拚一仗，實在令我心中不平！」

黃忠道：「幫主，由少幫主上陣，也是一樣，你老等着聽捷報吧！」

這時候，海灣裡已無法再擠進任何船隻了！

這時候，大龍幫的兄弟們已爭先奔到岸上往半山殺過去，仔細看，他們每個人的頭上纏着一道白條子，那是方便分別敵我！

忽的，喊殺之聲自半島上往這面殺過來了，看上去少說也有兩百人！

只不過如果仔細看，不少大脚女人在裡面！

別以爲她們是女人，刀舉手上還吼罵：「殺！」

石敢當率人往石道上衝，山頂上又響起焰火箭直射向高空，只一看便知道那是號箭！

這是在通知下島的人，上島有危難了！

金申之洞的「閩浙海運總棧」，有一半力量駐在下島，只不過經過前夜與倭寇們殺了一戰之後，上島與下島元氣大傷，不少人關起門來在養傷！

* * *

石敢當率人二十五，左翼的李俊也帶領二十人，右翼的時運生同樣也領了二十人，這是衝鋒人員，事先擬定好了的戰術！

第二批則是陸上行船的張冠六位舵主，合率五十人爲支援隊伍，第三批則是林能、尹大明、馬超人、趙起山、龍虎、黃忠六人，也率五十人對敵人採包夾而後殲滅之，絕不容手軟！

另有三十人與朱光遠、白永在兩位尚有傷的緊守在石岸淺灘邊，固守着船隻，也保護大船上的玄劫！

那「千手如來」玄劫此刻靠坐在大艙房門外，他正以淩厲的目芒，注視着已衝向大片房舍的兄弟們！

玄劫的心中十分激動，只不過他絕對相信，這一仗他有七成把握！

* * *

黑暗中，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夾雜在兄弟們之間，他二人早已打定主意了，一般海盜，他二人絕不出面，他二人專殺幾個大海盜！

玄小龍抬頭看，遠處正是那座暖春閣！

他曾與金申如玉在這兒纏綿過，他也爲了留下來時與那花滿天對殺！

玄小龍想到過去，不由心中一緊，如果此刻金申如玉突然出現，自己又該怎麼辦？

難道自己眞的出手殺了她？

玄小龍在海上就曾想過，金申如玉至少攔住丘泰來沒殺了他爹玄劫！

如果不是金申如玉攔阻，他爹早死在淮上了！

但無論金申如玉的目的所在，總是救過玄劫，只這麼一件事，就令玄小龍對金申如玉下不了手！

* * *

金申如玉出現了！

她身後率領了女人二十多，男子也有十幾個，十幾個男人中，有一半身上是帶傷的

迎接金申如玉的並非別人，石敢當是也！

雙方堵在一處彎道上，金申如玉尖聲叱道：「可惡啊，你們是大龍幫的人呀，那玄小龍的人呢？叫他出來見我，他太卑鄙無耻了，落井下石不是？」

石敢當嘿嘿冷笑道：「妳不配見我們少主，今夜就是你們欠債還錢的時候了，大龍幫被你們這批海盜糟蹋一年多，甚麼值錢的也搬來這島上，娘的皮，殺吧！」

「殺！」

「狠宰啊！」

雙方就在這石道上幹上了！

金申如玉未受傷，她奮力撲殺石敢當！

石敢當能幹上大龍幫副座，功夫自然不俗，只見他舞起丈八長矛槍，帶起呼嘯之聲，立刻與金申如玉殺在一起！

石道有點窄，但大龍幫兄弟們人人抱定同仇敵愾之心，個個奮勇忘我，只見左翼的李俊砍刀疾揮，大吼一聲：「兄弟們，跟我來呀！」

他身後的二十人立刻隨他自邊崖往上攀殺，就在他剛剛自石崖上站定，五個女人回身殺，李俊一聲怪叱：「我砍死你們這批海盜婆！」

「沙……噹噹！」

「啊！唷！」

有兩個女人不敵李俊來刀，生生被劈死在斷崖上，二十名兄弟上來了！

那面，右翼的時運生也率人到了上面，果然就要把金申如玉這批男女包圍了！

但就在這時候，斜刺裡過來一批漢子，為首的不是別人，乃帶了傷的金申蛟是也！

金申蛟只帶來十幾個漢子，也是他的親信，那金申蛟舉着大槊狂吼叫：「那裡來的王八蛋，太歲頭上來動土呀，大少爺殺光你們！」

十丈外，金申如玉尖聲道：「哥，小心啦，他們是大龍幫的狗東西！」

這時候，時運生已迎上金申蛟了！

金申蛟三槊未擊中時運生，反被時運生一刀切中臉盤上，切得金申蛟驚怒交加！

金申蛟邊殺邊怪吼：「他娘的，你們這批王八操的，這時候撿便宜呀，那玄小龍不是……回去了？怎麼來得這麼快！」

「殺！」

有個大龍幫被囚過的漢子，想當初被這金申蛟打過，此刻再也忍不住的打從暗中猛一躍，金申蛟不防這一招，他正用心同時運生對殺，背後這人撲上來！

急切間，只聽「咚」的一聲響，槊杆撞上那人的頭，但那人手中一把尖刀已刺入金申蛟的後背上入肉半尺深！

於是，鮮血在二人之間流開來，那人兀自抱緊了金申蛟不放手！

「噢！」

金申蛟本來不嗥叫的，但當後背那人把尖刀在他的後面猛一絞動間，他再也忍不住的叫出來了！

「轟」的一聲，金申蛟倒下去了！

時運生急上前：「兄弟！」

那漢子抬頭一笑，道：「這個仇報得痛快！」

時運生道：「你的傷……」

那人推開金申蛟身子，他挺起身來，道：「時爺，我好得很！」

時運生哈哈一笑，忽聽金申如玉一聲大叫：「哥！」

她叫，但已沒有回音了！

金申如玉又叫：「玄小龍，玄小龍，你給我出來！」

玄小龍當然聽見了！

許多人也聽見了，但誰也不回應！

石敢當抖着長矛再殺：「別叫了，你們今天都得死！」

附近傳來一聲大吼：「給我殺！」

這是金申虎來了！

那金申虎遇上了李俊，李俊的刀上帶有血！

金申虎使的是一把長刀，迎上李俊，二人就狠幹起來了，二人對砍對殺中，附近雙方的人也拚得凶殘，不停的有人被砍翻滾下斷崖！

忽又一怒漢奔來了，這人只是雙手舉着斧頭，大吼如虎的見人就砍，別看他頭上纏着布，舞動的斧頭仍然十分凶猛嚇人！

這人不是別人，金申豹是也！

金申豹一到，李俊立刻陷入困境，他看上去就是只有招架之力了！

於是有人抬頭高聲打呼哨，後面的張冠幾人拔身上了斷崖上！

張冠厲叱一聲：「看刀！」

他的子母刀攔下金申豹，這兩人便狠幹起來！

雙方在這一長石道上，也是閩浙海運總棧前面殺得忘了所以的時

候，石牆上忽然站定兩個人來！

這兩個人均是巨漢，仔細看去，正是那丘泰來與金申之洞二人！

丘泰來的大關刀不在了，但他又找來了一把端在手中，那金申之洞更是腰插十二把飛刀，手提大甩頭威風凜凜的就要過來了！

黑影幢幢中，忽的發出「嘶」聲，就聽丘泰來一聲「唔」，他抛去手上大關刀，雙手緊緊抓住穿入肚皮一尺長的一根利箭！

他旋動着身子，雙目張得大，口更大，噎着大氣對吃驚的金申之洞道：「大……哥！」

又是一聲「嘶」响起，一支利箭直往金申之洞射來，早被金申之洞撥打地上！

「何人暗箭傷人！」

「哈……」神箭尹大明迎上去了！

他只走了三兩丈，兩把飛刀已打來！

尹大明就是沒躲開，一聲低沉的悶哼：「唔！」

兩把飛刀分別扎入尹大明的兩邊肩窩，於是，一團大飛影直往尹大明的頭上罩去！

尹大明的雙手抬不起來，一邊又是斷崖，他以為這一回死定了！

他把雙目閉上的同時，半空中傳來叮噹聲，是的，玄小龍迎上來了！

月光之下看得清，金申之洞忿怒的吼道：「好個小子，你怎不想想，你幾乎就是我的半婿了，你何敢對長輩動劍呀，天艮何在！」

玄小龍冷笑，道：「幹海盜的人還奢談艮心二字？」

金申之洞道：「怎不想想，若非我那寶貝女兒，你爹早就完蛋了！」

玄小龍道：「你的寶貝女兒有目的！」

「甚麼目的，還不是為了想同你小子在一起！」

「非也！」

「甚麼意思？」

玄小龍道：「把我爹擄來島上，打算拿我爹的人命，逼我向你投降，淪為你大海盜的附庸，對不對？」

他這是一語道破金申如玉的如意算盤，因為當初金申如玉曾放話給玄小龍，會找去求她！

此刻，金申之洞聽得大怒，他咒罵：「放屁！」

隨着他的這聲罵，左手猛抖開，兩把飛刀快逾流星般打向玄小龍！

玄小龍早看他飛刀把尹大明打傷，他自是早有防備，見兩把飛刀扎來，一聲厲吼，平飛而起三丈高下，長劍一展間，向金申之洞刺去！

大甩頭宛如明月西沉，人在往左偏中，金申之洞大吼：「找死！」

他這話可以嚇唬一般人，但玄小龍他嚇不倒！

玄小龍人在半空中，仍然可以扭腰挺身盤腿出招！

他虛空七劍殺過去，大甩頭就在他的雙腿分岔間「咻」聲而過！

「唔……」

金申之洞中了一劍，他的一張臉皮在標血！

於是，他身邊的二大天奔殺而上！

這二人身上帶着傷，那是同倭寇們搏殺受的傷！

這二人一人叫年冬雲，另一人叫曲直！

二人均是大砍刀，二人見老爺子挨劍，便奮不顧身的拚上了！

玄小龍以一抵三，他仍然搶攻！

當然，如果不是大海盜們元氣已傷，情況就不會如此令人吃驚了！

就在雙方在這正面斜坡上狠幹中，黑暗中來了「黑鯊四大天」！

這四人受了傷，吃了請來大夫的藥以後睡死了，遠處殺聲沒聽到，直到有人把他四人叫起來！

那于化抓了斧頭往外衝，口中還大罵！

申屠中三環刀抖得嘩啦啦的响，起响就表示他要砍人，而且是迫不及待的要砍人！

張放抱着大鎚刺，一邊罵一邊走，走地有聲！

左向前又是盾又是刀，跟在後邊直瞪眼！

這四大天乃是金申如玉身邊的殺手，四個人忠心無話說，四個人出生入死經過無數仗陣，這一刻聽了大龍幫攻上島來，四個人早就想同玄小龍決一死戰了！

「黑鯊四大天」舉着兵器往這面過來了，迎面却站了一位大姑娘！

「閃開，爺們去殺大龍幫！」

那姑娘冷淡的道：「我也是大龍幫的人呀！」

于化月下猛一看，他四人認得王彩雲！

是的，王彩雲與玄小龍已划定好了的，他二人專門等着凶殘的人！

張放見是王彩雲，他既驚且怒的罵道：「這個妖女也來了，殺！」

大鎚刺從下往上送，張放不顧身上刀傷，和身往王彩雲撞去！

張放發動，左向前不落後的也撲上去了！

兩個方向分別是于化與申屠中，二人堵住了王彩雲的退路，這四個凶神惡煞圍殺一個大姑娘！

王彩雲忽的化作一團彩影，行

雲流水般巧妙的身法施展開來，只見她抖動雙袖中，忽的一聲尖叱！

「小心了！」

只見她的身前身後出現了一片掌影指風，只在繞行中，已聽得這「黑鯊四大天」發出沉悶之聲，不動了！

不動並不是表示人已死了！

只不過當王彩雲越過這四人而往石敢當那面躍過去的時候，大龍幫的兄弟們攻過來了！

兄弟們見這四大天那副凶相，也不再多猶豫，立刻揮刀一陣亂砍，直把這四個惡煞砍成了肉醬，一灘肉泥的匐在地上！

有十幾個女人嚇得往山頂上狂奔而逃了！

王彩雲發覺金申如玉把石敢當大叔殺得連連後退，便知道石大叔受傷了！

現在，王彩雲飛過來了！

金申如玉見是王彩雲來，她恨透了王彩雲！

有一陣子她還只恨那丁梅，但這時候她只恨王彩雲！

「不要臉，你搶我的男人！」

王彩雲一聽，這金申如玉眞不要臉，忿怒之下，她一聲尖叱：「可惡！」

叱聲甫起，她已到了金申如玉面前，金申如玉尖刀上刺一半，忽的全身一痲，隨之胸口一悶，人已往崖下飛滾而去，一路還傳來「咚咚」之聲與尖嘷！

金申如玉被王彩雲掌擊崖下，附近還在拚命的金申豹與張冠殺得血肉標飛中，聽得大妹子尖叫着往崖下摔落，那比死了他自己還令他難過！

雙斧砍二十一斧，金申豹一聲厲吼，帶着滿身血星直往王彩雲罩過來。

王彩雲甩動雙肩，「五爪拂穴手」疾出，金申豹半邊身子猛一僵，就見一把刀猛的出現，直把個金申豹的半個人頭砍落在地。

大量的鮮血隨着金申豹那巨大的身子一古腦滾下斷崖了！

金申豹的叫聲也沒有了！

金申豹是被隨後追來的張冠一刀砍死的，金申豹如果沒中王彩雲的「五爪拂穴手」，張冠就很難順利得手！

正與李俊殺在一起的金申虎，他長刀舞得「咻咻」响，李俊的身上在流血，但李俊不叫，甚至李俊還叫他的人往上衝去！

只不過，當金申虎聽了附近大妹子的尖叫聲，他也急了，一聲大叫：「妹子呀！」

又有五個大龍幫的大漢就在這時候發出一聲大喊，已把金申虎包圍住了！

這五個人必也受了這金申虎的虐待毒打，他們心中塞滿了仇恨，如今都不要命的拚了！

金申虎再是有力氣，他也難以再施展了！

看吧，好一陣亂刀砍過來，直把金申虎砍得四肢不全的死在地上！

又有一批女人往崖上狂奔，只因爲她們發現幾位大少爺慘死在敵人的刀下，甚至四大天也死了！

＊　＊　＊

那面，卓飛與王貫伍、于致中、邱永山、錢和五人也率人衝上來了！

敵人稍退，他們便已衝上來了，張冠一聲大叫：「兄弟們，衝進去呀！」

「殺呀！」

二十幾個島上大漢中途揮刀力阻，早被張冠這幾十人殺得慘死地上！

王彩雲奔到玄小龍附近，她忿怒了，因爲玄小龍的身上中了一把飛刀，玄小龍無機會去拔出來，因爲他正以一抵三，那金申之洞邊殺邊吼叱不已！

年冬雲與曲直二人側翼擾殺，才給了金申之洞的機會……

於是，王彩雲拔身而上，她一頭撞向金申之洞的甩頭裡面，立刻傳來兩聲沉悶的「哦」聲！

當王彩雲轉而迎上曲直的大砍刀時候，金申之洞那碩大的身子直往斜坡上撞去！

那地方正是邱永山幾人往上衝的必經之地，金申之洞等於掉進刀山之上，只見又是飛刀又是槍，又是尖刀又是掌，全部送上金申之洞身上了！

「噢……」

金申之洞的這聲狂嘷，便是海面上也聽得到！

斷牆石堤上傳來女子哭喊聲！

「爹……爹！」

這時候，石敢當也喘過氣來了，石敢當與玄小龍二人也在一起了！

年冬雲救援金申之洞不及，他忿而去殺邱永山幾人，早被王貫伍飛鏢扎中右目，立刻疼死過去，不少人是踏在他身上往上衝去的！

玄小龍認得那女子，她的尖叫聲把玄小龍引來了！

「是妳，丘豆豆！」

不錯，丘豆豆抱着她老爹丘泰來大哭！

聽了玄小龍的話，丘豆豆忽然的站起來了！

「玄小龍，你出刀吧！把我殺了！」

玄小龍一怔，他尚在猶豫中，石敢當舉矛便刺！

「想死太容易了！」

「哦！」

石敢當的矛刺得丘豆豆往後急退，直往坡下滾去！

丘豆豆帶着鮮血滾下坡的，她再也起不來了！

＊　＊　＊

「噢！」

這是曲直的狂叫聲，張冠的刀正自他的腹中緩緩往外拔出，張冠還在嘿嘿冷笑着！

就在這時候，半坡上已是屍體重疊，血流成泉了！

血流成河會枯，血流成泉不會停，因爲四十幾個海盜婆已被追殺上島的最高處那個似扇形的斷崖邊，大龍幫的人們恨透了這裡的男女了！

就在那將被一舉殲滅的時候，忽有一個大漢奔來了！

那大漢大聲疾吼：「幫主有令要傳達呀！」

這人奔向正在包紮傷處的石敢當面前，急急忙忙的道：「副座，幫主有令呀！」

石敢當道：「快說！」

那人指着一片宅子，道：「幫主交代，咱們是來討回公道，既非盜也非匪，所以要咱們動刀不能殺婦人小孩！」

石敢當道：「咱們幫主就是這麼仁慈！」

他高聲的道：「傳下去，幫主交代，婦女小孩不殺，叫他們站在一起別動，那一個動一動不容情！」

很快的，上島這面所有女人小娃近百人，全部集中在一處突出的斜坡邊，派來三十多大龍幫的漢子們持刀堵在那裡，這時候四更天也已過了大半！

這時候島的一端來了兩條大船，船上有人三十多，當然是由下島過來的！

大船剛接近那處突坡下，有女人已吼叫了！

「快回去呀，來送死呀，快回去呀！」

大船上的人聽得清，也不再多問，調轉頭又急急的駛回下島了！

上島的搏殺漸漸的完結了，這一戰大龍幫也難以全勝，死了三十多人之外，受傷的近百人！

只不過戰果却是豐碩的！

石敢當下命令，把上島金申之洞的幾間小倉房打開了，不論是糧食、銀兩、珠寶、全部搬上船，再把當初大龍幫被劫來的大海船七艘也奪回來了！

每條船載滿了糧食，那石敢當本打算再攻打下島的，但玄劫以爲，金申之洞一家完了，丘泰來一家也死絕，至少這兒的人已不足爲患，也就不再去下島殺人了！

搬物上船不是一件輕鬆事，大伙忙到中午才完事！

＊　＊　＊

火種已備了二十支，這光景是早就計劃好的，臨走之時，不但放火燒屋，而且燒船！

然而又爲玄劫攔住了！

「石兄弟，燒船燒屋也免了，咱們不幹那種事！」

石敢當道：「幫主，這不早在計劃中嗎？」

玄劫道：「算了，咱們走吧！」

石敢當心中有點不快，但當他再一想，再看看二十幾個光屁股娃兒在風中哆嗦，便也坦然了！

石敢當走到斜坡上，他戟指那些婦女娃兒，叱道：「本來要殺光你們的，雞犬不留！」

他拉過一個光屁股娃兒，問道：「你聽過雞犬不留這句話嗎？」

那娃兒點點頭。

石敢當道：「聽過，甚麼意思？」

娃兒道：「就是把活的殺光嘛！」

「噫，你還眞有基礎教育！」

他幾乎把娃兒推倒，又吼道：「不錯，就是把你們全部殺光，可是爺們不是盜匪，今天放生了！」

他指指屋舍，又道：「還有這房子！」

幾十個女人齊跪倒：「房子不能燒呀！」

原來他們都分有積蓄，藏在自己家中，放火燒，他們就赤貧了！

石敢當冷笑道：「不怕我雞犬不留，倒怕我燒房子呀，哈……」

他半帶逗的又道：「好了，好了，不燒就不燒了！」

要知住在海島上，房子建材不好找，有的房舍乃是祖先們留下的產業，再加上島上人們不能到處挖洞，全部依靠能避風雨的小房子，一旦被燒，立時淒慘！

那石敢當把圍堵在這些女人小娃地四週的三十多名大龍幫漢子們也召回船上了！

於是，牛角號聲再起，大龍幫的大船一條接着一條的出海灣往北駛去！

每一條船上均有死傷的人，只不過是死是傷，全部上了船！

老幫主「千手如來」玄劫說得十分沉痛！

「不管怎麼樣，咱們淮上大龍坡上的大龍廟對面，也該建一座忠烈祠，至少對於死難的兄弟有個靈魂棲息的地方，否則……」

他已老淚縱橫了！

＊　＊　＊

大船隊就快過杭州灣了，忽聽玄劫對玄小龍道：「小龍啊，你還需辦件事情！」

玄小龍道：「爹，你吩咐！」

玄劫道：「你改搭快船，去找

那浙東四君子，告訴他們，金申之洞一家人完了，叫他們不用再仇恨滿懷了！」

玄小龍道：「這是應該的，我這就同師妹一起前往！」

玄劫道：「不能再叫他師妹了，因爲我已把彩雲當成咱們玄家的媳婦了！」

一旁的王彩雲半垂首，玄小龍已伸手拉住王彩雲，笑笑道：「彩雲！」

「哈……」

玄劫笑了，他許久未曾這麼笑過了！

玄小龍搭乘黃忠的快船轉而進入杭州灣，三十浬的河道處，眞巧，竟然遇上了梅冬陽他們的船，雙方快船攏一起，玄小龍便把事情對這七人說了一遍！

松竹大師業已在「阿彌陀佛」了！

花滿天忿忿的道：「可惜沒親手殺了她！」

花滿天口中的她，當然是金申如玉了！

其實金申如玉並沒死呀！

梅冬陽對玄小龍道：「人死不記仇，咱們同大海盜之間一筆勾銷了，這就是送兩位大師與皇甫前輩回去寒山寺了，但願玄兄也一同前往！」

玄小龍點頭同意了！

他雖然同意，却又覺得後悔，因爲去寒山寺必經太湖，他怕遇上太湖雙嬌！

是的，如果此刻遇上丁梅，他不知如何應付！

* * *

兩條快船行駛在太湖水面上，雙船併行四十浬，方才互道一聲再會！

那梅冬陽的快船偏東駛，那是去寒山寺的方向！

梅冬陽四人是專程送那松竹大師、百忍大師、「鐵拳」皇甫高艮回寒山寺的！

現在，玄小龍的這條快船揚起滿帆往無錫方向駛去，玄小龍看着湖面，彷彿看丁梅的影子！

丁梅那笑靨，那輕聲細語，都是玄小龍無法忘懷的，也是玄小龍想愛却又難以再表達的！

玄小龍不忘他爹的話・師妹已是爹的兒媳婦了！

玄小龍正在沉思中，忽見一條快船過來了，只見船上正中坐着一位老太太，那丁蘭與金石二人分別站在老太太身邊，丁蘭已發現玄小龍了！

金石也看見了，他急忙命船靠過去，玄小龍一看那老太太，原來正是太湖雙嬌的母親丁老夫人！

玄小龍過船忙施禮道：「這麼巧，大家湖上碰面了！」

丁老夫人臉無表情的道：「聽說你已救回你爹了？」

玄小龍道：「而且也平了大海盜！」

丁老夫人一怔，道：「果然二丫頭猜中了，也害她在娘娘廟不回來！」

玄小龍吃一驚，丁蘭過來對玄小龍道：「我妹子吵着要落髮，她去了娘娘廟！」

玄小龍驚訝的道：「出家！爲甚麼？」

丁蘭指指王彩雲道：「我妹子自知比不過王姑娘，她退出了，她決心落髮，我娘好苦，我們這是去洞庭山後的娘娘廟，再勸勸她的，唉，好端端的出甚麼家呀！」

玄小龍心中一疼，他看看王彩雲！

王彩雲道：「小龍哥，我們也去看看，我一直以爲丁姑娘是個用情很專的姑娘！」

玄小龍道：「我們此去方便嗎？」

那丁老太太沉聲道：「難道你就一走了之？」

一怔，玄小龍道：「好，我們去勸勸丁姑娘！」

於是兩條船併着駛，直往太湖洞庭後山的娘娘廟方向緩緩駛去，那丁蘭又聽了玄小龍告訴她如何把大海盜們打敗之事說了一遍，這消息對太湖幫也是好消息，至少閩浙沿海要太平些日子了！

原來丁梅要求太湖幫出兵幫助大龍幫對付大海盜，丁梅自淮上回來就要求，不料兩位大護法虛應故事，丁梅見這光景，她在玄小龍面前實在沒面子，她也總以爲玄小龍救出他爹玄劫了，自己不在現場，其實玄劫早被暗中「裝箱」送來海島山洞囚起來了！

丁梅再也不想行走江湖，她決心出家，於是，她選擇了洞庭後山的娘娘廟！

* * *

兩條船過了一道石灣，繞過一處山脚，湖水在此受到流激而拍岸有聲！

抬頭看去，只見一座小小四合廟院，前門兩邊牆上書寫着幾個石灰塗上去的大字：「南無阿彌陀佛！」

兩棵盤根老松自牆外罩過牆一半枝葉在廟院中！

一道兩丈長的石板堤延伸到湖面，丁老夫人的船當先靠上去了！

那丁蘭與她的丈夫金石，兩人已扶着老夫人往岸上走去，走了幾步，丁老夫人還回頭看看玄小龍的船！

玄小龍已與王彩雲下了船！

丁老夫人重重的道：「爲父母者，何忍着心愛的女兒遁入空門，

而你……」

不料王彩雲却淡淡一笑，道：「夫人，令嫒應該不會出家的！」

丁夫人不悅的道：「妳又知道甚麼？」

王彩雲道：「因爲我們來了呀！」

丁夫人道：「你們來與不來，與梅兒出家已扯不上關係了！」

王彩雲笑而不答，五人一齊往山道上走着！

這時候從山上傳來擊鉢聲，原來這娘娘廟中正在做法事，誦經之聲傳出廟外！

五人來到廟門外，金石立刻拍門道：「師父！」

有個尼姑過來，她開門見是丁夫人，忙施禮。

丁夫人大步往內走，這太湖上誰不知道太湖幫的丁夫人乃是幫主君萬年最敬畏的人！

娘娘廟的住持迎過來：「夫人，沒妳點頭，貧尼是不會替二姑娘落髮的！」

丁夫人道：「她人呢？」

那住持指着一間廟房，道：「長跪已一天多了！」

忽的，王彩雲道：「快帶我過去！」

丁夫人怔怔的道：「妳有法子叫我女兒打消出家的念頭嗎？」

王彩雲道：「姑且一試！」

她說完便跟那老尼走出房門，丁夫人道：「這個姑娘呀，我們梅丫頭是比不過她的！」

玄小龍却一句話也不說，他楞然的等着了！

大家都在等着，而且有些焦急的等待着！

那王彩雲到了那間廟堂門口，她叫老尼姑別進去，她獨自一人走進去！

果然，神龕前面的地上，跪着一個姑娘，她長髮披肩，一身樸素，但外形就是丁梅！

王彩雲也跪下去了！

王彩雲的口中咕噥着聽不清她在說甚麼，然而雙腿幾乎已痳木的丁梅，越聽越愉快，到後來，她抬頭向那王彩雲道：「姐姐，眞的？」

王彩雲道：「話出自我口，當然是眞！」

丁梅一彈而起，她反而拉住王彩雲笑道：「走，我不出家了！」

王彩雲對她說了甚麼話，說得那丁梅馬上改變心意？

她二人手拉手的笑着走出來，這光景便丁夫人也大爲佩服：「這女娃邪門得緊，她怎麼會把梅丫頭說動？」

那丁梅盈盈對她娘施了一禮道：「娘，女兒送妳老回西山吧！」

丁夫人道：「送我回去？妳呢？丫頭！」

丁梅却笑而不答！

一行人又離開娘娘廟回到快船上，立刻間，兩條船往西山方向駛去！

丁梅坐在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身邊，她還天眞的問玄小龍道：「玄哥哥，你的大仇已報，眞的回去成親？」

玄小龍道：「妳又何必出家？」

丁梅道：「你還像以前一樣，喜歡我嗎？」

玄小龍道：「那是當然！」

丁梅道：「王姐姐說，你……」

王彩雲道：「妳就不用問了，他若反悔，他一個也撈不到，他打光棍吧！」

玄小龍一驚，道：「彩雲妳……」

王彩雲道：「我對丁家大妹子說了，你敢不娶我二人一齊去拜花堂，我帶丁姑娘回天山！」

玄小龍一聽楞然了！

這時候，另一船上的丁夫人在招手，那丁蘭道：「妹子，妳要去那兒呀？」

丁梅嘻嘻的道：「結婚呀，要不我跟他去幹甚麼？」

雙方的人全聽見了，就在大伙一窒間，兩條船上傳來陣陣笑聲，這其中丁夫人笑得最宏亮！

玄小龍也笑，但他笑得無奈，因爲他絕對想不到師妹會那麼大方的把丁梅也拉過她那邊了！

* * *

大龍幫各分舵的人馬重又調回去了，上海分舵的舵主是朱光遠！

「快刀」朱光遠仍然掌理大龍幫上海分舵，就在淮上大龍幫一場大法會之後，各分舵便又起任去了！

朱光遠到了上海，他發現一件他奇怪的事情，有一回他在岸邊看兄弟們往船上上貨，忽然有個女子走過來！

那是個披頭散髮，衣衫不整的女子！

這女子的手上拿着一雙洋人穿的高跟鞋，她就站在船邊直嚷嚷！

「玄兄弟，大龍哥，玄小龍呀你死吧，哈！」

朱光遠一聽，忿怒的奔過去，只見有個中年女人忽忙扶着這瘋女，因爲她又想往黃浦江跳了！

她這些天常往黃浦江裡跳，然後被人再打撈上岸！

朱光遠只一看，便知道她是金申如玉！

金申如玉沒死，但她却瘋了，直到幾年以後，人們在江中把她的屍體撈起來，那時候人們已忘了，她就是赫赫有名的老爺子大海盜金申之洞的女兒……

（全文完）

上文提要：冒充錢大經而坐上雙龍頭寶座十餘載的林莽，與錢大經對決一百招後，倒縱潛去。半路上，他又對小龍施以援手，將錢起打跑。小龍見他身子偏斜，誤以爲是上次在墓地裡教他武功的外公，其實是林莽在懺悔之心的驅使下，教了小龍幾招絕招。梅媚幫小松出氣，戲耍了鍾華一番，鍾華覺察後忿然出劍刺向梅媚……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門白飛・文
可・圖

虎視天下

覬覦海中寶　小島探消息

鍾華再攻第二招時，小松和林琴又撲上來。

鍾華固然了得，却不是三女聯手的敵手。

在鍾華來說，想小松並未得手，算是未吃魚弄了一身腥。他要是放手一走，也不會有事，偏偏不死心。

因爲「活龍丹」吞下肚，可能還沒有吐出來，仍在噁心。

但是，人一旦懊惱憤怒，就無法發揮正常的實力。

在六七十招時被梅媚跺了一脚，接着林琴把他一指戳倒。

小松道：「這小子眞倒楣。」

梅媚道：「他到底和小松妹子有什麼過節？」

林琴大致談了一切。

梅媚道：「琴姐使他變成了『六點半』，他似乎還不知道原因。」

小松道：「『六點半』是什麼樣子？反正無人，咱們看一看如何？」

林琴道：「有什麼好看的？」

梅媚道：「看看也無妨。」

梅媚走近，正要用劍尖挑開他的下衣，林琴低聲道：「梅媚，慢着，有人來了。」

梅媚和小松回頭望去，一條人影有如行雲流水而來，原來是一個鬚髮皆白的道人，背插拂塵，道貌岸然。

道人打量三女道：「妳們剛才要幹什麼？」

小松道：「我們要幹什麼干你什麼事？」

道人道：「貧道和這年輕人有點淵源。」

小松道：「這小子過去和我們有過節，我們想整他一下。」

「怎麼整？」

「你這老道可眞囉嗦！」

道人道：「我要帶走這個年輕人。」

林琴道：「道長可知此人是誰？」

「他叫鍾華，是翁仲的門下。」

「對了！」林琴道：「道長如何稱呼？」

「貧道清水……」

三女不由暗吃一驚，這牛鼻子居然是錢起之師父。

錢起爲人深沉，奸詐無比，誰也摸不清他的功力有多深。

清水道人走近鍾華，舒指要解他的穴道。

梅媚以爲，動武功，當然三人聯手也不成，玩別的你未必成。

梅媚雙手合什，兩中指分別往另一邊彎下，口中唸唸有詞，雙目微閉，這正是加持咒語的動作。

但清水道人可不是一般的貨色，突然回頭道：「小施主想以這點『奇門遁甲』皮毛對付貧道嗎？」

梅媚雙手一分喝了一聲「吽」！有些咒語往往有好幾個字，如「呢吽唵吧」等等，梅媚的只有一個字。但是，梅媚看着清水道人還是好端端的站在那兒，他的道裝整齊依舊。

本來梅媚是要他赤脚不穿鞋襪的。

試問，這山道上碎石尖銳，崎嶇不平，且到處遍佈蒺藜，赤脚動手，武功高絕又能如何發揮？

但是，清水道長好端端的。

梅媚從沒失靈過，自然不服氣，就再次唸加持咒。

清水以拂塵一揮，梅媚本是合什的，突感一股無儔暗勁湧來，兩掌分了開來，且被震退三步。

這是非常懸殊的差距，林琴本要示意梅媚，及時收手，不要弄得太僵，好漢不吃眼前虧嘛。

但梅媚並沒看到。

梅媚年輕氣盛，又施出較深的加持法，雙掌剛剛合什，中指曲下而喃喃唸咒，清水道人哂然一笑，再次連揮三次拂塵，然後把拂塵插在衣領中，雙掌一搓，往外一放一推。

「轟」的一聲，泥塵滾滾中傳來一聲嬌呼。

梅媚被這記「掌心雷」震出五七步外，已經內傷。

小松道：「牛鼻子老道，你以大欺小，不是好人，接招……」小松攻上，林琴豈能袖手，非上不可。

梅媚知道，遇上了眞正的行家。

她學的「奇門遁甲」本就是皮毛中的皮毛。

她雖受了傷，林、錢二女上了，她怎能不上？

但是，三女合擊，清水道人連拂塵都不用。

只用一雙肉掌應付她們的刀劍，居然逼得三女要躲躲藏藏。

連錢起都高深莫測，清水道人就可想而知了。

結果沒出四十招，三女都被制住穴道倒下。

這時遠處來了兩個人，一是小龍，一是柳談。

到了近前一看，柳談道：「老道，三女是你制住的？」

「無量壽佛！」清水道：「正是！」

柳談道：「爲甚麼？」

「因爲這個女施主想以『奇門遁甲』暗算貧道。」

小龍心頭一動，顯然這老道不怕「奇門遁甲」。

要不，他的「奇門遁甲」一定比梅媚還高明，道：「不知這位道長如何稱呼？」

清水道：「貧道清水！」

小龍一驚，道：「原來是鼎鼎大名的清水道長，眞是失敬了！」

「小施主忒謙，小施主貴姓？」

「晚輩龍秋……」

「莫非小施主就是昔年洪門龍頭龍大俠的哲嗣？」

「不敢，龍玉正是家父。」

「嗯！果然是虎父無犬子。」

小龍道：「如果是三女冒犯了道長，晚輩鄭重代她們向道長陪禮，請道長饒她們一次如何？」

清水道：「當然……」

這工夫躺在地上的梅媚道：「牛鼻子，你只會欺負我們一些女人，你有種就和小龍哥大戰百招試試看。」

小龍道：「道長千萬別信她胡言亂語！」

清水道：「她雖是衝動之言，只不過小俠的威名，近數月來甚囂塵上，貧道確有意和小俠玩兩手！」

小龍道：「晚輩與前輩不啻螢光與皓月之比，這是絕對使不得的，道長何等身份，不可不可！」

清水道：「小俠謙冲有禮，貧道佩服，正因爲如此，貧道更不捨得錯過這機會，反正是印証而已。」

小龍道：「前輩務請手下留情！」

「當然，當然，少俠也不必太客氣了！」

小龍撤出軟劍之前，已解了三女的穴道。

清水也解了鍾華的穴道，撤下了拂塵。

由此可見他對小龍也不敢輕視，或者是對他表示敬意。

小龍攻出一招童子拜佛，算是禮數。

接着就展開三種劍法的攻擊。

第一種是其父龍玉的「璇璣劍法」。

第二種是外公的「兩儀刀法」。

第三種是林莽的「昊天劍法」。

這三種劍，刀法無一不是武林絕學，而且小龍又是學武的天才，一種武學到他手，使出來就是不一樣。

比喻說，林莽的「昊天劍法」才學了不久，威力就非同小可。其實就是錢大經的五招劍法，也學了不久。

他知道，只要把這三種刀、劍法揉在一起，潛心研究，變成一種劍法，雖不敢說無敵天下，也必然大放異彩。

小龍接了清水十二三招，已被逼退了三四步。

他只是感覺清水根本沒用全力，但任何一招一式，任何一個轉折或變招的空檔間隙等，都無可挑剔。

任何一招攻過去，立刻就變成了守勢。

也就是小龍攻出上半招，下半招就必須採取守勢。

清水道：「少俠眞幸運，居然會三大家的刀、劍法。」

「即使如此，只怕也接不下道長五十招。」

清水道：「少俠前途無限……」

小龍道：「道長如果同意，半年後晚輩再和道長印証如何？」

「少俠以爲半年後就有把握了？」

小龍道：「和道長印証，哪能談上有把握，只不過在半年以後，就絕不會連五十招都接不下來了！」

「少俠是說半年後鐵定能接下貧道五十招？」

「是的，道長……」

「好！那就等到半年後再戰。」

清水的拂塵一抖一捲，居然纏在小龍的劍身上而抖不掉。

軟劍和緬刀相似，都非頑鐵，但却切不斷拂塵上的馬尾。

這當然不是因爲這馬尾特別些，而是功力深厚之故。

小龍要想奪回軟劍，却是力有未逮。

清水道人再一抖拂塵，小龍的軟劍差點脫手。

清水收回拂塵，帶着鍾華離去。

小松道：「這牛鼻子眞厲害。」

林琴道：「當然，他的身份極高，比林莽和錢大經可能還要稍高一些，這當然只是外人的看法。」

清水、錢大經及林莽三人，並沒有正式印証過。

林琴道：「小龍，你們不來就慘了！」

柳談道：「未必，必要時我可以用火器對付他。」

小龍道：「柳談，幸虧你沒有火器！」

「怎麼？他是金剛不壞之身？」

「那倒不是，不要說你，就是婁梅前輩來了，她用火器對付清水，也未必鐵勝，除非……」

「除非甚麼？」

「除非『紅毛火神』金查禮前輩還活在世上。」

林琴道：「的確，剛才你要是用火器，那可能更糟。」

梅媚道：「自從我學了『奇門遁甲』以來，這還是第一次失利。」

「强中還有强中手！」小龍道：「我有個消息要告訴妳們，白前輩得自各方面的報告，洪門似乎在實行焦土政策，全國各分堂都放火一炬成灰。」

林琴愕然道：「這不是要打退堂鼓收攤子了？」

「也有人說是翁仲的部下放的火，當然也有可能。」

梅媚道：「如果是翁仲的人幹的，他們的眼光也太短視了！他們要是奪權成功了，那要花多少銀子才能重建？」

小龍道：「這話很對！似乎他們都缺乏這種遠見。」

林琴道：「如果我們消滅了錢起成功了，最後到哪裡去張羅重建全國數十個分堂的經費？那可能要數十億兩。」

小龍道：「現在白前輩正在研究一個計劃。」

小松道：「甚麼計劃？」

小龍低聲道：「奇襲嵊泗列島。」

衆小一愣，小松道：「什麼意思？」

小龍壓低嗓門道：「據傳島上有元末的沉船，寶藏數十億乃至百億兩之鉅，這是一個經費來源。」

林琴道：「這可靠嗎？要是島上有如此巨大之寶藏，攻入島中的錢起部下爲什麼沒有找到寶藏？」

「這話問得對。」小龍道：「但偌大寶藏，怎麼可能隨便一放，必然是藏在十分隱蔽的地方。」

柳談道：「這消息是怎麼來的？」

小龍道：「是白前輩得來的，他是一位穩重的人，不會隨便相信空穴來風的消息。」

* * *

小龍一旦和清水訂下半年之約，就下了苦功。

他日夜思考，如何把三門絕學揉合在一起。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可就難了。

三種高深的武功都是前輩高人窮半生或一生歲月研成的，一個人又怎能在短期內合而爲一呢？

但是，有所謂事在人爲。

世上有許多人往往把一件簡單的事弄複雜了，其實有很多事是可以由繁而簡的。

小龍就是別出心裁把一件本來複雜的事，由繁而簡了。

現在，晚膳過後，白倫、婁梅、白殿卿、小龍及衆小、排教教主梁砥柱父子、「長白雙仙」金氏兄弟、「怒山神君」鄒昌、「桃花姑」郭香、「洞庭七蛟」江氏兄弟、「跛婆」狄蕙，她是「六婆」中人物，武功最高，爲人較爲正派。

她是郭香拉來的，另外還拉來了「血手姑」廖珍珠。

這都是「三姑」及「六婆」中較爲正派的人物。

要對付洪門中的餘孽及翁仲的人，非拉攏正派的同道不可。

這些人當中，要先挑選精於水中功夫的。

這自然數「洞庭七蛟」江氏兄弟，每一個都可以在水中躭上幾個時辰。

另外是排教梁氏父子，也是水中好手。

「長白雙仙」金氏兄弟也湊合。

再就是幾個年輕人了，小龍水性不錯，林琴也會，另外就是梅媚，小松是旱鴨子，乾焦急却不能一道去。

她只能乘船進島。

柳談的水性勉强湊合，但因郭香水性很不錯，決定帶他去。

在水下進島打先鋒的共有十六人，由「洞庭七蛟」老大指揮，由船上乘黑夜摸進島的由白倫指揮。

白殿卿道：「白大國手，佔據嵊泗列島較大的數島中一島之上的人之中，有個心腹。」

「這太好了，是什麼角色？」

白殿卿道：「是外八堂的第二位——『香長』(爲新貴人『新入盟者』主香的人)，名叫蕭寧。」

白倫道：「這內應太重要了，尤其洪門的人，在島上有沒有找到寶藏，正要靠此人的情報。」

白殿卿道：「此事由在下負責連絡。」

「還有一件事，」白倫道：「翁仲的眷屬仍在島上，據說有一妻一妾和一個女兒，這還要幾位姑娘設法策反，這些人如能爲我所用，必能產生不少的牽制作用。」

嵊泗列島就是舟山羣島的一部份。

主要而較大的島嶼有嵊泗、花鳥、嶕山、大戢山和小戢山等，其餘的太小，或者根本沒有名稱。

嵊泗是嵊泗列島中的主島。

若由舟山羣島中幾個大島跳島前進，是一條可行之路，另外，由金山衞去嵊泗是一條直路。

直路也就是最近的距離。

而金山衞正好是屬江蘇省，在此往南數十里即爲浙江省。

由水路進島的是白天，因爲夜晚水底太黑。

「洞庭七蛟」江氏兄弟是婁梅的至交，他們是衝着婁梅來的，江老大江龍準備了一艘不大不小的船。

這艘漁船只是幌子，看來像在海上捕魚。

事實上是海底進攻人手的呼吸站。

「洞庭七蛟」七兄弟可以一口氣潛到嵊泗列島上，但除了他們兄弟之外，任何一個，都只能潛數里上來換氣一次。

有些太差的如柳談和梅媚等，數里就要上來一次。

這些人由午時出發入海，估計六個時辰可到嵊泗列島。

小龍和林琴陪梅媚下水，後來才發現梅媚根本潛不了一里路就要出水呼吸，這樣行動，半夜也到不了。

不得已，只好叫梅媚到船上去，梅媚不願却也無法。

集體行動，不能被她一人拖累而壞了事。

柳談雖差，但比梅媚好些，況且，郭香是水底能手，必要時可以爲他輸口氣，延長數里海程。

在午後酉時初就到了嵊泗附近。

島上的人要漁船遠離，再前進就以火箭警告。

於是在船上的人不能不下海。

梅媚跟着小龍，只好在她的氣盡時爲她輸一口氣。

在天色快暗下來時，三小到達海邊岩叢中。

這已經是「洞庭七蛟」江氏兄弟到達後的一個多時辰了。

到齊之後還要等由海面乘船摸來的人。

大約要午夜以前到達，等待很不好受，不過今夜有霧，可謂天助。

沒有東西吃，也沒有水喝，爲了絕對不暴露身形，不許任何人離開岩叢一步，以免一些老一輩的人沒到之前就被對方發現。

當然，到了將近午夜時，接近嵊泗列島的船仍被發現了，在海邊瞭望哨射出火箭警告後，小龍、林琴和梅媚就把瞭望哨摸了。

一連摸了五個瞭望哨，衆人登陸，島內似乎並不知道有人摸了進來。

分三路進入島上中心地帶，根據瞭望哨的口供，這島上有洪門的人兩百五六十人之譜，戒備頗嚴。

由於翁仲的人有些投降了，尤其是水中高手也有部份投降了，這大島上已被完全控制。

小龍道：「外八堂的『香主』蕭寧在島上何處？他負責什麼？」

瞭望哨的頭目道：「蕭『香長』負責管理島上俘虜及內眷，就在島中央的大宅中，是以前翁仲的發號施令之處。」

白倫道：「島上最高的指揮人是誰？」

「是洪門的龍頭。」

「錢起也來了？」

「是的，他經常來來去去，有時來一兩天又出島而去。」

白倫道：「你在洪門是什麼職位？」

「白旗。」

「白旗」雖不是最後的角色，也很低了，但「九排」、「十排」的人物及職位還在「白旗」之下。

白倫道：「你可知有關寶藏的事？」

「這……不知道，如果白前輩信任在下，我願帶路。」

白倫也相信這種小人物不會知

道的，但他的棄暗投明却可信賴。

因爲錢起已失去了人心。

於是分派人手，分成三路，動手是最後的手段，能不動手而策反是最好的，第一路是以白倫爲首，有「長白雙仙」金氏兄弟、「怒山神君」鄒昌和白殿卿。

第二路以排敎敎主梁砥柱父子爲主，另有婁梅、「跛婆」狄蕙，「血手姑」廖珍珠和郭香。

第三路以小龍爲主，有林琴、梅媚、小松、范通、柳談及李靜芝，別小看這一路，實力不弱。

至少到目前爲止，島上的人還沒有發現白倫諸人。

小龍和諸小進入了島上的核心地帶。

這嵊泗列島已經有點規模，有住戶百十家，十之八九都是漁民，當然都由翁仲管轄調度。

小龍等七人來到中央較爲宏偉的宅第。

在島外，這當然不算什麼宏偉巨第，但在此却是獨一無二。

小龍吩囑衆小，先探探內宅，再決定一切。

當然，能生擒一二個內八堂的人物自是更好。

這大宅相當於一個三進的房子，也就是三個四合院組成。

在北方，尤其是北京，七、八個四合院組成的大宅到處可見。

在島上的洪門中人，所提防的主要是翁仲的人。

他們相信翁仲不會放棄他一手經營的基業。

但是，洪門中人在島外佈有很密的眼線，監視翁仲的人。

正因爲太注意翁仲，防他反攻嵊泗列島，反而疏忽了白倫這邊的人，他們不以爲白倫也會攻入島中。

這正是百密一疏。

島上外張內弛，一幅昇平氣象。

小龍等人潛入內宅，這兒正是翁仲內眷居住的地方。

翁仲已非此島的主人，他的眷屬爲甚麼還住在這大宅中？

這當然有原因的。

此刻在花園的涼亭中有三人在飲酒。

主座上的男人正是錢起，另外兩個婦人，一個二十六七，一個三十左右，都很美艷，她們正是翁仲的一妻一妾。

好淫者報在妻女。

翁仲一箭雙鵰，玩了錢起的妻子及小姨子，錢起禮尚往來，也一馬雙鞍，兼容並蓄，玩弄了翁仲的妻妾。

這兩個女人知道了翁仲在島外還有女人，立刻順從了錢起。

本來，她們是不順從。

錢起舉杯向翁仲妻黃氏道：「黃大妹子，我先敬妳！」

「不敢當，妾身先敬龍頭大爺！」

兩人乾了一杯，錢起再敬翁仲的小妾林氏。

敬酒碰杯時還交換了酒杯，然後乾了。

看來這黃氏和林氏一點也不會爭風吃醋。

錢起一時興起，一臂摟着一個，恣意取樂。

衆小在暗中看了眞有點噁心。

錢起是「房中術」能手，應付這兩個女人綽綽有餘，加之近年來翁仲多在島外，冷落了二婦，遇上錢起，正是所謂乾柴烈火。

二婦被他撩撥，點燃了慾火之後，他却並不馬上辦事。

錢起道：「兩位妹子，有件事我一直想問……」

二婦齊聲道：「甚麼事？」

錢起道：「相信這件事二位一定知道。」

「到底是甚麼事？」

「哪一位說了，我先陪哪一位……」錢起低聲道：「二位必然知道大量的寶藏放在甚麼地方吧？」

二婦不由一愣，都同時搖頭道：「甚麼寶藏？」

錢起的笑容消失，道：「怎麼？連妳們二人也不知道？」

二婦正色道：「眞的不知道甚麼寶藏。」

大婦黃氏道：「我們只知道翁仲有一億多兩銀子，不放心放在島上，聽說存在島外的錢莊中。」

林婦也道：「這件事我也知道。」

錢起把她們放回原座，道：「我看也要像你們的女兒一樣被關起來，那可就不能怪我了！」

錢起說着悻悻地出屋而去。

黃氏道：「妹子，眞有寶藏嗎？」

林氏想了一下，道：「我不敢說，但前年中秋節左右，我隱隱聽到翁仲和幾個得力部下私下密談……」

「談寶藏的事？」

「我不敢那麼說，我只聽到一個部下說：過了中秋水就涼了，潛入十丈多深的海底，只怕受不了。」

黃氏道：「他們常常潛入海底是裝設警戒系統。」

林氏微微搖頭，道：「只怕不是，當時翁仲說，今年不打撈，又要躭擱一年，夜長夢多，極不放心。」

黃氏道：「聽這口氣似乎是打撈甚麼貴重東西。」

林氏續道：「他的部下說，那東西在沉船中已放了近三百年（元

末到淸初），誰能拿去？再說，那些黃白之物足有萬斤之重……」

黃氏臉色一肅，道：「那麼多？知不知道在甚麼地方？」

林氏搖頭道：「我眞笨，聽過這話之後，居然並沒放在心上，甚至把這件事忘得一乾二淨！」

黃氏道：「要不是小翠長得不太美，錢起也不會放過她的，她居然敢駡錢起是個淫賊，膽子眞不小。」

衆小聽到這裡，知道沒有甚麼可聽的了。

立刻去找小翠被關的地方。

梅媚道：「小龍哥，找小翠幹甚麼？」

「也說不定小翠知道寶藏的事，她是翁仲的女兒。」

「這兩個婦人都不知道的事，翁仲的女兒會知道？」

「也許……」

＊　＊　＊

白倫這一路的人很快地找到了「外八堂」「香長」蕭寧。

蕭寧四十左右，一頭黃髮，眼珠也是黃的，短小精悍，內外兼修，見了白殿卿要行大禮參拜。

「蕭兄弟多禮，在此沒有必要！」白殿卿道：「我們來此找蕭兄弟，主要是想瞭解一些事的！」

蕭寧道：「白爺，你們來了多少人？」

「二三十人。」

蕭寧道：「這可要小心！這島上有三百人之譜。」

白殿卿道：「當然會小心的，有兄弟作內應，應該不會出岔子的。蕭兄弟，寶藏在甚麼地方？」

「寶藏？」

「是的。」

「各位就是爲這個而來的？」

「也可以這麼說，」白殿卿道：「錢起非垮不可，而翁仲也不是作龍頭領導羣雄的料子，龍頭人選，勢必自這邊的年輕人中選出一位，但重建洪門需要一筆巨大的經費……」

「嗨……是的，只不過兄弟雖然聽說過有筆寶藏，但不知有沒有撈上來，或者藏於何處，不過我可以設法問一下。」

白倫道：「就偏勞蕭兄打聽一下如何？」

蕭寧道：「白爺，你們幾位前輩在此藏匿一會，要問這件秘密，非我內八堂的大爺不可。」

白殿卿道：「不錯，蕭兄請快去快回！」

此刻小龍一夥年輕人找到了翁仲的女兒翁明珠。

她被關在一間屋子裡，有一個漢子在外間看守。

當然，這個漢子被制住了，根本也沒看淸是誰把他制住的。

衆小進入屋中，把小范留在外面戒備。

翁明珠居然是個鬥雞眼而且歪嘴的妞兒。

的確很醜，要不，錢起不會放過她的。

「妳是翁小姐是不是？」小龍問道：「姑娘放心，我們不是洪門中人，我們是來對付錢起的。」

翁明珠冷笑，而不出聲。

小龍道：「翁姑娘，妳也必須相信我們，我們已然是對付錢起，可以順便拯救妳們的。」

翁明珠冷冷地道：「島上戒備森嚴，你們是如何進來的？」

小龍知道她懷疑他們是錢起的人，這不過是想來套她的口供。小龍道：「姑娘必須信任我們，我們是由水底及海面兩路進島的。」

「你們是甚麼人？」

「我是十年前洪門龍頭龍玉之子龍秋！」

「只有你們幾個大孩子而想佔據此島，眞是太天眞了，你們把錢起當作甚麼人？何況還有比錢起更厲害的人物？」

「是甚麼人？」

「大概是他的師父或師叔吧！」

衆小不由一凜，淸水道人也來了。

小龍道：「姑娘爲何被幽禁在此？」

「何必明知故問。」

林琴道：「怎麼說是明知故問呢？」

「你們明明是錢起的人。」

梅媚道：「笑話，錢起算什麼東西，他老婆和翁仲胡來，他在外面却也有十幾個女人，有什麼資格當『龍頭』？我們就是認爲他不配，才想弄垮他，況且小龍是昔年『龍頭』龍玉的兒子，盛傳龍伯伯和龍伯母之死，是錢起施襲所致。」

翁明珠道：「他眞是昔年龍頭龍大俠的兒子？」

「不錯。」

「你們來此的眞正目的是什麼？」

小龍道：「第一是想生擒錢起，其次是聽說這兒有元末沉船的巨額寶藏，這寶藏不能落入賊手。」

翁明珠道：「狐狸尾巴終於露出來了。」

小龍道：「姑娘何出此言？」

翁明珠道：「說來說去是爲了寶藏而來。」

「這有什麼不對？」

「寶藏哪個不想，只是說得好聽罷了。」

小龍道：「姑娘有所不知……」

林琴截口道：「洪門被我們及翁仲的人攻擊，總壇已付之一炬，由於令尊的人不斷攻擊其他各地分

堂，許多分堂都一炬成灰了。」

「我爹的人放的火？」

「姑娘想想看，全國十三省不下百十個分堂，令尊就算實力雄厚，也不可能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燒光。」

「是啊！那可不能。」

「所以有人說是他們自己放的火，這叫着焦土政策。」

「爲什麼？」

「大概是自知在我們這一撥人手加上令尊翁仲的實力之下，遲早會被消滅佔據，所以自動燒毀，以免被別人予以利用。」

翁明珠道：「你們想得到寶藏，重建洪門全國分堂？」

林琴道：「正是如此。」

柳談道：「儘管姑娘令尊和我們這邊是敵對，但都是錢起的仇人，況且錢起和姑娘的母親及阿姨……」

林琴急忙示意叫他打住。

翁明珠道：「說出來也無妨，錢起早就征服了她們，而那兩個女人根本也不是我的母親。」

林琴道：「令堂呢？」

「我娘早亡，黃氏是填房，林氏是姨太太，她們根本不關心我。」

這工夫范通奔入外間道：「有人來了，似是來換哨的。」

小龍來到外間，和小范分站在門後。

不久走進一人，還呼喚着：「老劉……老劉……」

此人一看不妙，因押人的內間房門是敞着的，正要呼叫，小龍制住了他，叫范通把他先藏了起來。

此刻林琴道：「姑娘願不願意和我們共進退？既然錢起和他的師父都可能在這兒，但能出去，總比被關在這兒好些。」

翁明珠道：「好吧，我跟你們共進退，不過我要告訴你們一件可能使你們失望的事。」

「是不是寶藏的事妳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點。」

「一點也比不知道好些。」

翁明珠道：「寶藏是有的，但誰也沒有得手。」

林琴道：「連令尊也沒有得手？」

「正是。」

林琴冷冷地道：「姑娘口說要和我們共進退，却又不說實話。」

翁明珠一急，原形畢露。

原來鬥雞眼和歪嘴都是故意做出來的。

她一旦沒有鬥雞眼和歪嘴，還相當嬌美呢！

「原來姑娘的鬥雞眼和歪嘴是裝出來的。」

翁明珠道：「是的，如果不裝，只怕逃不過錢起這條色狠的毒手，我說的是眞話，我也不知道，可能只有我爹和他手下一兩個心腹知道。」

「這麼說，那批寶藏還在海底？」

「對。」

「方位和距離根本不知道？」

「大約知道。」

「既然如此，令尊統御嵊泗列島達十五六年之久，爲什麼還沒有打撈上來，莫非是水太深？」

「好像不是。」

「沒找到確實的地點？」

「也不是，好像沉船地點有凶險，無人敢接近。」

衆小不由凜然互視，梅媚道：「有漩流？水性再好的人也不敢下去。」

翁明珠仍然搖頭。

小龍道：「翁姑娘，我們要爭取時間，請快點告知原因，也好有所準備，不能浪費時間。」

翁明珠道：「家父曾稍稍洩露了一點，好像那水下有一洞穴，奇寒如冰，還有凶猛的水族及一個怪物。」

「什麼怪物？」

「人不像人，魚不像魚。」

「這就不大對勁了。」小龍道：「有一種所謂美人魚，其實叫着儒艮，只因雌魚生有乳房一對，有時會抱着小魚把頭部露出水面，因而得名，其實牠根本不美，而且根本就是魚不是人。」

「是啊！」林琴道：「那怪物必是海底怪魚。」

翁明珠道：「我爹和心腹私下談這怪物，我聽到好幾次，似乎表示像人多而像魚之處則少。」

小龍道：「這就更不對了，如果是人，就不能永遠棲息海底，尤其是深海，因爲這道理很簡單。」

翁明珠道：「是否人和魚呼吸的方法根本不同？」

小龍道：「翁姑娘這話正中要點，魚是以腮呼吸，人是以肺呼吸，以致魚可在水中長久棲息，人則不能。」

翁明珠道：「我爹和一兩個心腹潛入地穴附近，發現那怪物，居然是肺部退化，腮部進化。」

衆人一愣，梅媚道：「長了魚腮？」

「好像有點魚腮的樣子。」

小龍道：「是不是胸部凹下，腮部突出，而且有孔？」

「對對，好像我爹是這麼說的，只不過海太深，在水底視物只得兩丈左右，這還要頂尖水中好手才行，一般的水中能手能看清一丈左右距離就不錯了。」

衆小茫然道：「到底是魚變成了人還是人變成了魚？」

小龍道：「既是胸部退化凹下，腮部突出，而且有孔，而那孔也必然是逐漸擴大，這可以証明是由人變成魚的。」

衆小道：「世上那有這種事？」

小龍道：「正是所謂世界之大，無奇不有，請問翁姑娘這怪人的四肢如何？有沒有四肢？」

翁明珠道：「好像是沒有雙足，臀部上長出了極短的魚尾，背上也生出了鰭，雙手及臂上有毛，而且指間長了蹼……」

小松道：「這可眞是名符其實的怪物了，怎麼？很厲害？」

翁明珠道：「只知道這怪物雙臂一絞海底，十丈方圓之地一片渾沌，對面不能視物，而且它會捂嘴呼叫，震得耳膜痛極，不一會就出來一些巨大水族。」

梅媚道：「巨大？有多大？」

翁明珠道：「比喻說吧，蝦子有五尺多長，螃蟹的蓋有兩人合抱那麼大，牠的螯如果夾住人的脖子，一定像大剪刀剪斷一根嫩枝一樣，另外有三丈多長的鯊魚，還有頭大一圍有餘的章魚等等。」

「我的媽呀！眞能嚇死人，這些大東西要是攻擊人怎麼辦？」

「對，一旦攻擊，想想看，凡是水族，除了海龜，任何一種的速度都比人類快得多，哪還能脫身？」

柳談道：「翁姑娘，眞有此事？妳不是在說故事？」

翁明珠道：「我當時偸聽到了這些話時，幾乎也以爲是在聽故事，但那是眞實的……」

小龍道：「因此，令尊一直沒有敢再下去？」

翁明珠道：「家父當然不會死心，因爲我爹已看到沉船中的銀塊和金磚，那肯死心？於是只好去請水中第一把好手！」

林琴道：「是不是『南海龍王』司徒城？」

「對對，他算不算宇內第一把水中高手？」

小龍道：「還沒有聽說比他更高的……」

翁明珠道：「司徒城下水第二次，就遇上了那怪物，警告他叫他遠離，司徒城自然不會乖乖地聽他擺佈，動手之下，被那怪人吐出一股水柱擊成重傷，出水後不久就死了……」

衆小默然。

會不會翁明珠爲了想唬退這些覬覦寶藏的人，爲其父保存偌大的財富而編造了這恐怖的謊言？

這當然也可能，但却又看不出她在說謊。

小龍道：「我們不宜在此久談，如果翁姑娘願意和我們共進退，就該速離此處，不知姑娘有甚麼秘密藏身之所？」

翁明珠道：「走，我帶你們去……」

在此同時，白倫他們在等外八堂的蕭寧去打聽沉船及寶藏的事。有所謂人心隔肚皮，他却召來了錢起，和五七個高手。

白殿卿臉色大變，因爲這是他的心腹。

如果不和此人連絡，至少到目前爲止，還沒被發現。

錢起得意地笑了一陣，道：「白倫，不是錢某藐視你們，就憑你們五人，只怕還差得很遠。」

白倫道：「錢起，我們是來抓你的！」

「就憑你們這五塊料子？」

「試試看吧！」

錢起手一揮，七人齊上，因爲他們相信，來的人絕對不止這五個人，他們希望盡快先生擒這五個人再說。

白倫要單獨接下錢起，「怒山神君」鄒昌接了下來。

白倫，「長白雙仙」和白殿卿三人接下了六個。

這雙方的實力都無法在盞茶工夫內擊敗對方。

打了不久，院子又被團團圍住。

這麼一來，就算想暫退都辦不到了。不能退只有背水一拚了。「怒山神君」鄒昌，算是一號人物，但對付錢起，却還是差一點，三十招以後就落了下風。

因爲白倫去助別人！

另外三人應付六個，本來有攻有守，但不久又加入四個，沒出三十招，白殿卿就挨了一掌一脚。

「長白雙仙」金氏兄弟也各挨了一劍，但不很重。

梁砥柱那一撥人本來要去摸宿舍中的人。

一定要把內八堂的棘手人物先打倒一部份才好應付。

但宿舍中只有三個，幹是幹掉了，却也風聲走漏，有人馳報了清風道人，這道人是清水的師弟。

也就是錢起的師叔。

清風趕到時，梁砥柱父子、婁梅、「跛婆」狄蕙、「血手姑」廖珍珠和郭香六人剛要離去。

清風只帶了兩個內八堂的人物。

只不過這三個人加起來就與梁氏父子等六人管用多了。

因爲清風的功力比清水道人略遜。

不久，大約六七十招之後，六人已感壓力沉重。

況且，在島上一動上手，人就會蜂湧而至。

此刻小龍等人跟翁明珠出了內院，聽到打鬥聲，小龍道：「八成

我們另一撥人已暴露身形了。」

翁明珠道：「似乎應該先跟我去看看那秘密藏身之處，萬一事急，也好退到那秘密處所……」

小龍道：「有多遠？」

「在此島西北角上。」

「不成，那一撥人如果遇上錢起甚至於錢起的長輩，一定支持不久的，我們還是應該先支援這撥人。」

翁明珠道：「一旦我們被纏上，就無法到那秘密地點了，少俠可要三思！」

小龍道：「我知道，還是應該去接應，最好能大家一起去那秘密地點。小柳，你準備好，由你斷後，當然是倚賴你的火器。」

柳談道：「行，這次帶了不少，婁前輩說，一定要帶威力大的，但不要帶太多，大而太沉重的。」

大宅的旁邊是部下的宿舍。

這當然是翁仲以前建造的，但毗鄰大宅左右。

如今是錢起的部下住在這兒，還有一小部份更高一層(內八堂幾名的)，則住在大宅前後院。

此刻錢起已挫敗「怒山神君」鄒昌，鄒昌左臂已抬不起來，口角噙着血漬，還在苦撐。白倫來助他，卻被截回。

這邊的白殿卿和「長白雙仙」金氏兄弟，也變成三對九的局面了。

這種局面的險惡就可而知了。

而梁砥柱父子、婁梅、「跛婆」狄蕙、「血手姑」廖珍珠和郭香等對付清風道人及另兩大高手，也將支持不住。

因爲先是一個清風道人，就獨自接下梁氏父子及婁梅三人。

這三人聯手豈是等閒，但仍然稍落下風。

另外如「跛婆」狄蕙、「血手姑」廖珍珠和郭香三人應付對方兩大高手，也落了下風，這兩大高手能在清風身邊，自非等閒。

小龍等人掩到偏院白倫等人被包圍之處，有幾十洪門中人圍成一圈，要捉活的，至少他們要活足白倫和白殿卿二人。

小龍等人發現「怒山神君」已不支坐在地上。

他坐在地上，錢起根本還不屑立刻上前殺死他。

錢起想去幫另外幾人拿下白殿卿和「長白雙仙」。

但就在這時，白倫突然向在場諸人以「蟻語蝶音」說了幾句話，抽身掠近鄒昌，挾起來就往外衝。

四周的人自然不會讓路，但外圍「轟轟轟！」至少有三聲爆炸。

這麼一來，外圍的洪門嘍囉不驅自散。

錢起剛剛纏上了白殿卿，似乎不想讓他溜了。

柳談主要的目標是對付錢起，所以伏在屋脊後。

居高臨下，施用火器頗爲準確。

他突然向錢起擲出一顆拇指大小的東西。

錢起聽風聲辨位，向左邊一閃，白殿卿已脫出錢起的攻擊範圍。

只有脫出攻擊範圍才能使用火器。

不過他用火器比柳談高明，選擇的也適當。

他抖手一甩，一道黃烟射向錢起。

錢起當然不能被黃烟瀰漫到身上，更不能吸入。

他只有向上風頭疾掠。

白殿卿和「長白雙仙」已衝出重圍，白殿卿拿出火器，順手打出幾個。

錢起大叫：「別讓他們跑了，死活皆可！」

剛被幾個「小香瓜」(炸藥名稱)驅散的人又再次聚集，但柳談在上面暗處又擲下七八個。

夜晚雖有火把照耀，但正因爲火光跳躍，由上而下丟擲東西，無人能看清楚，況且下面已然連續爆炸，慘呼連連。

而這幾個「小香瓜」剛好丟在逃與追的人中間。

追的人有的被炸傷，有的被迫倒下，有的掩面後退。

柳談再擲三五個，已使逃的人遠遠拋下追趕的人了。

柳談任務達成，急追小龍等人。

小龍等人由翁明珠帶路，逕奔此島西北角處。

他快要追上時，卻被一個人——錢起截住。

錢起是何人？他非但身藏絕技，頭腦也是一流的。

丟炸藥火器的人那麼準，而且切斷去追的人，恰到好處，絕沒傷到白倫這邊的，他不久就發現了柳談。

道理很簡單，也只有高處才能看得準。

柳談一看是他，心頭一凜。

「小子，你再丟丟看！」

柳談道：「你要以身試炸藥？」

「對，你不妨丟丟看。」

柳談以爲，此人敢這麼說，大概有恃無恐。

他攷慮了一下，捏住兩種火器。

一種是出手就爆炸，一種是碰物即爆炸。

錢起似乎也能猜到，這小子會玩點花梢。

（未完‧十九）